

七彩明珍劍（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馬騰・著

「寶劍贈英雄」自古傳爲佳話。一把代表了一位武林大美人終身的寶劍——七彩明珠劍，贈給一位武林年輕俊彥，自然成爲一段武林佳話，更引起不少人的覬覦搶奪，豈料伊人忽然失踪，追查之下，發現……結果令你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第28年
24

$5.00

編者話 「寶劍贈英雄」自古已傳爲佳話，今期的巨型小說「七色明珠劍」，是一部俠義奇情倫理故事，內容充滿傳奇氣氛，感人肺腑，講述一把代表了一位武林大美人終身的寶劍，贈送給一位武林年輕俊彥，成爲一段武林佳話，自然更引起不少人的覬覦，羣起搶奪，豈料，伊人忽然失踪，追查之下，發現……？故事結果令你匪夷所思，難以置信。這是馬騰先生近期最新之作，保証滿意，敬請萬勿錯過。

☆ ☆ ☆

西門丁先生小休之後，已於18期開始，再爲本刋執筆撰寫「雙鷹」故事後傳——「奪屍」，該故事在數期來情節發展緊湊，眞兇是誰？已漸露端倪，高潮迭起。下期他又替本刋撰著一部巨型故事——「最後一劍」。該故事是繼「蝙蝠．烏鴉．鷹」後又一篇殺手故事，風格秉承上篇，描寫一個殺手盡力完成任務之後，他即將最後一個目標解決時，其僱主突然出現，殺手却將最後一劍送進自己的心窩，到底爲何？……過程懸疑曲折，耐人尋味，欲知整個故事眞相，敬希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4期
（總號14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七色明珠劍

劍在腰畔 人在天涯

秋風一陣急過一陣，不但吹得江畔的楊柳落葉紛飛，更恍似酣醉於舞的美人，與人一種落索淒然的感覺。

賀南樓獨立江岸邊，衣袂髮絲被急疾的秋風吹得似欲脫體飛揚而去，他卻不管急風撲面刺眼，凝目江流滾滾逝去的水天相接處，臉上滿是落寞、孤淒、思想之神色。

他腰畔有劍。

那是一把只有二尺六寸長，劍鞘輕靈而秀雅，劍把上鑲嵌了七顆七色彩珠的寶劍。

這種劍 只要是擅於用劍的人，或是武林人，一看就知道 那是女子用的劍。因爲一般男子漢用的劍，不會這樣短——起碼也在三尺長以上，也不會如此輕靈，若施展起來，會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

但這把劍掛在身形挺拔的賀南樓腰畔．卻一點也不顯得不相稱．就像是爲他「度身訂造」的一樣。

江水滔滔，波浪翻湧，天色一片暗晦，更增蕭索之意。

良久，賀南樓喟然吟道：「漫漫天涯路，何處覓芳踪。」

「錚」然一聲 光華驟閃 腰畔「長」劍出鞘 扣指在劍身上一彈．發出一聲清越的激鳴聲。

「劍在腰畔 人在何方？」又一聲喟吟，眼中盡是思念與痛苦之色。

「唉，賀兄，何苦自傷若此？」突然從賀南樓身後側約丈外的一棵楊樹下，响起一把帶着同情的語聲。

「閣下是誰？」賀南樓在驟聞那突如其來的語聲的刹那，雖然身形微微震了一下，但語聲却很平靜，人也沒有因之而霍然回轉身，依舊淒傷地凝望着下游水天相連處。

「區區燕三郎。」聲隨人現，從那棵楊樹後轉出一個年紀與賀南樓年紀相若——約二十七八歲，身穿寶藍錦緞長衫的年輕人來。

這位自稱燕三郎的人生得臉如傅粉，眉清目朗，風流倜儻，驟眼看去，恍似潘安再世，只是，脂粉味重了些，稍欠英挺剛陽之氣。

「人稱玉臉粉金剛的燕三郎？」賀南樓邊說邊慢慢地擰轉身，兩道略帶淒愁的目光，一下子變得明銳起來，射在燕三郎的身上。

「哈哈，」燕三郎自詡地笑了兩聲。「賀兄，天下間除了區區博得『玉臉粉金剛』這個雅號之外，還有什麼人配稱此雅號？」

賀南樓那端正而又稜角分明的臉上，露出一絲卑厭之色，哈哈說道：「我與你毫無交情，你忽然找上我，有何指教？」

——這燕三郎憑着天賦的那副討女子歡喜的容貌，不知糟塌了多少無知女子的清白，武林中那些淫娃蕩婦，更是趨之若鶩，他也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雖然他從不用强——對付女子，但他那種德行，爲武林中的正人君子所不齒，也恥於與他交往，因此，他雖然不致被武林中人視作罪無可赦的採花淫賊，得而誅之，但也被鄙視。

賀南樓還是第一次與燕三郎「照面」，但却已久聞其「大名」，自然對其人也鄙視討厭，一點好感也沒有。

「賀兄，區區想與你談一樁買賣。」燕三郎當然不會看不出賀南樓對他的鄙視，但他這個人臉皮夠厚，一點也不以爲意，當下笑容滿臉地說道：「賀兄若不拒人千里，這樁買賣若是談得成，可說是皆大歡喜，賀兄你此不用再愁苦思念，悵然若失……」

「別轉彎抹角，請你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好麼？」賀南樓不耐煩地截斷了燕三郎的說話。

「區區遵命。」燕三郎沒有因爲賀南樓毫不容氣地截斷了他的說話而顯露出惱怒之色。「區區願買下賀兄你掛在腰畔的那柄七色明珠劍！」

七色明珠劍！

原來賀南樓腰畔掛着的那把劍，就是「名動」江湖武林的七色明珠劍！

只是，江湖上，武林中的人都知道，七色明珠劍乃重陽山莊李重陽之物，傳之於獨女李盈袖，此劍也因此而名噪江湖武林。却怎會落在賀南樓的手上？

說到李盈袖，江湖武林中人一致公認爲武林中第一美女，見過她的人，莫不驚爲天人。名劍配美人，更加相得益彰，但比較起來，七色明珠劍的「名氣」，自然比不上李盈袖的「美名」，因此，可以說七色明珠劍是用了李盈袖之名，才名傳武林江湖的。

——那是因爲江湖武林中人都將七色明珠劍視作李盈袖的獨有標記，換言之，七色明珠劍就代表了李盈袖！

而七色明珠劍乃是李家歷代相傳之物，李盈袖自得到七色明珠劍後，便一直不離身畔。並且，李重陽曾說過：誰若是從其女兒的手上得到此劍，也就等於是他的女婿。也因了李重陽這句話，七色明珠劍的「身價」，更加「名重一時」，甚至比李盈袖更加「名動」江湖武林。

無它，只因爲得到七色明珠劍，就等於得到了李盈袖的人！

而李盈袖說是武林中第一美人，對她有意思的，可說有如過江之鯽，誰不想獨佔鰲頭，「奪」得美人歸，成爲武林中人人艷羨的幸運兒？

× × ×

七色明珠劍竟然落在賀南樓的手上。

這豈不是說，他已獨佔鰲頭，「奪」得美人歸了。

只是，怎麼劍在腰畔，伊人却不在身旁？

伊人何在？

他又是怎樣得到七色明珠劍的！

既然得到了七色明珠劍，他又焉會將之拱手賣給別人：天下間，相信不會有那樣的傻子吧！

不過，天下間，特別是在江湖武林中，確是有很多會幹出不可思議的事情來的奇人「傻瓜」，因此，賀南樓若是一口答應將七色明珠劍賣給燕三郎，那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事情。

那麼，賀南樓會不會將七色明珠劍賣給燕三郎呢？

× × ×

「你眞的想買我掛在腰畔的七色明珠劍？」賀南樓拍拍已回劍入鞘的腰畔「長劍」，臉上沒有一絲開玩笑或是嘲謔的神色。

燕三郎的兩道目光一直注視賀南樓臉上的神色變化看出他是認眞的，不禁喜動顏色。「賀兄，當然是眞的，不然，區區怎會在聽到……消息後，便急急地找尋賀兄你的下落，總算不負區區的一片苦心，在這裏找到賀兄你。並且，七色明珠劍仍然安然無損地掛在兄台的腰畔。」

「嗯。」賀南樓似乎急於將腰畔的七色明珠劍脫手，直截地說道：「你出什麼價錢？」

「黃金十萬兩！」燕三郎一口說出來，還生怕賀南樓不相信他有那麼一大筆鉅金，緊接說道：「是廣昌隆錢莊的銀票，你總信得過吧？」邊說，邊從身上掏出一疊銀票來，朝賀南樓幌了幌。

「廣昌隆開的銀票若信不過，天下間，只怕沒有再可以相信的錢莊了。」賀南樓只是瞥了一眼燕三郎手上的銀票，臉上的神色沒有什麼變化。

「賀兄這麼說，是答應……」

「慢着！」賀南樓一招手，截斷了滿臉喜色的燕三郎的說話。「你別喜昏了頭，我可沒有說過答應你以那個價錢與你交易！」

「這——」燕三郎恍似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但仍然希冀地說道：「賀兄，那你要多少錢才肯將……賣給區區？」

「你到底出得起什麼價錢？」賀南樓冷冷地說道。

「這疊銀票一共是十萬兩金子及八萬三千兩銀子，區區身上就只有這些錢，區區全給了你，這總該夠了吧」？燕三郎說着將手上的那疊銀票向賀南樓一遞。

那時候，一兩金子大概可以兌二十兩銀子，十萬兩金子，就等於二百萬兩銀子，這可是一筆非常鉅大的數目，簡直可以堆放成一座銀山（若是全部兌換成銀子），足可以讓一個人自在快活地過八輩子也花不完。身懷這項鉅額的銀票，難怪燕三郎對於自己可能買到賀南樓的七色明珠劍，充滿了信心。

「不！」賀南樓微微搖了搖頭，這簡短的一個字，有如一把鐵錘般，將燕三郎的自信心與希望一下子砸得粉碎。

「你……你要多少錢，才肯將劍賣給區區？」燕三郎說話的語聲，透着猶豫。

「我不要錢，只要你一樣東西。」賀南樓淡淡地說道：「你若是答應，我便將此劍交給你。」

「是什麼東西？」燕三郎一聽，馬上精神大振。「只要是區區所有的，一定拿出來與你交換。」

「你一定肯！」賀南樓的語聲忽然變得冷銳起來。「你若肯將你的生命交給我，我便將此劍交給你！」

「你——」燕三郎呆愕了一下，繼之急怒得脹紅了一張臉。「你簡直是在開玩笑，尋開心。」

「你別誤會。」賀南樓沉聲說道：「自這把劍掛在我腰畔的一刻起，我便已經對天發誓，無論是什麼人，若想從我的手上得到七色明珠劍，除非他以生命交換，又或是殺死我，否則，別想得到七色明珠劍？」

賀南樓那番誓言，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人在劍在，人亡劍失！

燕三郎聽了賀南樓的「誓言」，不禁倒吸了一口氣，有點失神地瞧着臉上滿是堅毅之色的賀南樓。

——既然以那麼巨額的金錢不能買到那把七色明珠劍，非要以生命相搏不可，他自問武功遠不及賀南樓，若是不自量力，那不但會白掉一命，也別想得到七色明珠劍，他自然不會那麼笨、但捨此一途，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得到那把劍。因此，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走既不甘，不走，又不知如何是好。

「怎樣？」賀南樓兩道明銳的目光直射着燕三郎。「你若捨不得以一條命來交換，那就請吧！」

「哼！誰不知道你是武林中年輕一輩中的後起之秀！有奪魄刀之稱的第一快刀手，區區有自知之明，論身手，差你一截，若是動手搶奪那把七色明珠劍，無異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區區才不會那麼笨，自尋死路！」

「聽着！」賀南樓沉聲說道：「我不喜歡你這個人，你既然不肯以生命相搏來換取『七色明珠劍』，那請你立刻離開這裏！」

「若區區不離開呢？」燕三郎撒起賴來。

「那我就不客氣了。」賀南樓雙眼中閃過一抹煞芒。

「隨便。」燕三郎大耍無賴，挺挺胸。「區區絕不會離開。這裏可不是你的地方啊！」

「你——」賀南樓身形乍動即止，舒了口氣，無奈地說道：「那你在這裏站個夠吧。」身形半轉，往通向鎮上的路上走去。

燕三郎乾笑一聲，急急離開了江邊，跟在賀南樓的身後走去。

賀南樓霍然止步回身，怒視着燕三郎。「你跟着我幹麼？」

「哎唷，這條路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才走得的啊。」燕三郎做作地慌忙縮了縮身子，「你不是忽然變成了那種佔路爲王的剪徑賊吧！」

「住口！」賀南樓怒喝一聲，揚掌便

往燕三郎的身上砸去，但倏然又窒住了。

——他雖然極之憤怒，但却不是一個以强凌弱，不講道理的蠻人，而燕三郎雖然無賴，但也有點道理，所以，他硬生生忍住了。

燕三郎却故意裝出慌怕的樣子，縮頭退步不迭，一副可憐相。

這也是賀南樓下不了手的原因之一。

「你——簡直是一條狗！」賀南樓簡直拿他沒辦法，只好拿話來羞辱他，希望他還有羞恥之心，被這句話羞辱得夾着尾巴鼠竄而去，不再跟着他。

那知道燕三郎臉皮有尺厚，根本沒有羞恥心，不但不惱怒，反而嘻笑一聲：「是狗也好，是貓也好，總之，你若不將七色明珠劍賣給區區，區區是跟定了你！」

「無賴！」賀南樓忿怒得睜眼豎眉，恨不得將燕三郎一掌砸成一堆肉，但就是下不了手。

「嘻嘻，你也不是第一個說區區是無賴了，多你一個，有什麼關係！」燕三郎嘻皮笑臉的。

賀南樓碰上這種無賴，拿他沒辦法，跺跺脚，車轉身，大步往前走。

燕三郎得意地笑笑，跟着往前走。

「賀兄，你是怎樣得到七色明珠劍的？」走了一會，燕三郎蹩不住了，開口說道。

賀南樓却充耳不聞，頭也不回往前急走。

「唉，要是換了區區，在得到那把劍後，早已用油碧香車，載着那位武林第一大美人——李盈袖，眞箇銷魂去也！」燕三郎見賀南樓不答理他，越加放肆起來。

「住口！」賀南樓陡地怒喝一聲，霍然轉過身子，臉上那種忿怒的神態，嚇得燕三郎幾乎跳了起來。

定定神，他似乎覷準了像賀南樓這種正人君子，不會以强凌弱——向他動手的，乾笑一聲，說道：「賀兄，區區可是實話實說，心裏怎麼想，口裏便怎麼說，你若聽不進耳，大可以將雙耳塞起來，吼喝甚麼？」

賀南樓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似乎在强抑着心中的怒氣，怒視了燕三郎好一會，終於轉回身，大步往前走。

燕三郎看着賀南樓的後背，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又往前跟着走。

——剛才，他是强裝鎮定的，實則，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恐怕賀南樓眞的會動手揍他，及至賀南樓轉身往前走，一顆心才定下來。

「賀兄，你既然腰畔掛着李盈袖的七色明珠劍，她的人也應該在你身邊才對啊，怎麼劍在腰畔，人却渺然？」

「你很想知道麼？」賀南樓忽然停下來，擰轉頭看着燕三郎。

燕三郎却狐疑地停下來，不敢走近前去。

「那算了。」賀南樓轉回頭，繼續往前走。

燕三郎遲疑了一下，實在忍受不了那股强烈的好奇心，急走兩步，說道：「賀兄，區區確是想知道……芳踪何處。」

賀南樓放慢了脚步，喟嘆一聲道：「你知道了她的芳踪又怎樣，你也應該聽聞過，她是一個很難接近的人吧？」

「嘻嘻，但求能夠一睹芳容，區區便心滿意足。」燕三郎臉上露出一抹曖昧的笑意來。

「好吧，聽你說得那麼眞切的，我就告訴你吧！」賀南樓的身形陡地一個疾轉急掠，有如一支離弦的箭矢般，標射向燕三郎。

燕三郎料不到賀南樓的動作如此靈捷迅疾，大吃一驚，欲避已來不及，忙亂間，驚叫一聲：「你……幹甚麼？」雙掌一分，格向賀南樓飛遞過來的兩隻手掌。

賀南樓一聲：「我只想你不要像吊靴鬼般跟着我！」雙掌招式一變，燕三郎只覺眼前掌影一幻，根本看不清楚對方的掌勢變化，只覺格出的雙掌落空，肩胸處驟覺有如雨打芭蕉般，接連被戳了五六指，整個人登時有如一根木頭般，「豎」在地上，不能動彈。

賀南樓連點燕三郎肩胸處五六處穴道，身形一個風車轉，落在燕三郎的背後，冷笑一聲，說道：「得罪了。」身形一閃，自燕三郎的身邊掠過。

「你——想怎樣？」燕三郎驚慌地急叫。

「放心吧，我不會難爲你的，你站在這裏喝兩個時辰的秋風吧！」賀南樓這句話說完，人已急掠出十數丈外，眨眨眼，便已在燕三郎的眼內消失了。

燕三郎只有乾瞪眼。

× × ×

登峯鎮是一個很小的鎮集，小到簡直不應該稱之爲鎮，但他却又確是一座鎮集，雖然鎮內只有百多戶人家，甚至一些大鄉村的戶數，也比它多很多。

鎮上只有一條唯一的大街，由於不是位處水陸交通之處，而且還頗爲偏僻，因此，鎮上連一家像樣的酒樓也沒有，只有十多間店舖及酒飯舖，客棧麼，只有一家還是經常有一半客房空着的，無它，因爲平時難得有外來客到鎮上來，生意怎會好得了。

但今日却來了兩位外地來的客人。

這自然引起了鎮上人的好奇。

這兩個人的年紀相差懸殊。老的那一個年紀大約七十左右，鬚髮俱白，臉上滿是鬆垂的皺紋，但一雙眼却烱烱懾人。

年輕的那一個年紀大約二十出頭左右，生得丰神俊朗，腰畔有劍，更是顯得英挺不凡。

這麼樣的兩個人，若是在通都大邑出現，自然不會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在這種偏僻的小鎮集上出現，那自然引起了鎮上人的驚奇了。

這一老一少兩個人先在鎮上唯一的那條大街上走了一遍，才走入一家還算乾淨的酒舖內。

那家酒舖的老闆見來了貴客，忙從櫃枱後搶出來，親自招呼那兩個人。「兩位貴客，要吃喝些甚麼？請吩咐。」

原來，這家酒舖，還兼營着飯菜生意的。

「先拿兩壺貴店最好的佳釀來，再來三幾個小菜。」說話的是那個老者。

「是，是。」老闆迭聲應着，心裏可高興了，這可是難得一遇的闊客人，說不

定，還會打賞幾兩銀子，因此，顯得更加殷勤。「兩位貴客稍待一下，小老兒這就去吩咐廚下的大師傅炒幾樣精緻的小菜給兩位貴客享用。」接扭轉頭，朝那個伙計呼叫道：「阿壽頭，快拿兩壺陳年桂花露給這兩位貴客。」聽到那伙計應了一聲，又殷勤地替兩位客人將杯筷擺放好，這才朝兩人哈哈腰，急急往後面走去。

那一老一少兩人待那伙計將酒拿來，那老的替少的先斟了酒，才替自己斟，然後，兩人便喝起來。

「少爺，這果然是好酒。」那老的喝了一口，咂咂咀唇，開口讚起來。「簡直與洛陽狀元樓的陳年女兒紅不遑多讓。」

「嗯、想不到這種小地方，也有如此好酒！」年輕人領首讚嘆一聲。「大叔，你可以喝個暢快的了。」

老者擺擺手。「少爺，老奴怎敢、等一會還要辦正經事的啊。」

「大叔，你的酒量我是知道的，三五壺，還喝不醉你，這兩日只顧趕路，喝酒也是囫圇吞下肚、而且喝的都是劣酒，難得在這裏喝到這麼好的酒，你只管喝個夠吧。」

「既然少爺這麼說，老奴就喝個暢快了。」老者咂咂咀唇，一口將杯中的酒喝乾，馬上拿起酒壺，先替年輕人添滿了酒，再替自己斟滿一杯。

接着，他便端起杯子，一口便喝乾了杯中的酒，又急不及待地拿起酒壺來斟。

連盡五杯之後，他才頗為舒暢地透了口氣，又拿起酒壺。

那年輕人神態悠閒地慢慢品嚐着，看着那老者那種「鯨吞」的飲法，唇邊泛起一抹笑意，對於這位老人家，他一向都很尊敬的。

「大叔，打聽到的那個消息確實無誤麼、」年輕人忽然開口對那老者說。

「少爺，絕對錯不了！」老者吞下一口酒，滿是信心地說，「若是有甚麼差錯，唯老奴是問。」

「大叔，別這麼說。」年輕人溫和地說道：「我那麼說，只是由於太心急吧了。若連大叔也不相信，我還相信誰、」

聽那老者對年輕人的稱呼及自稱，這一少一老，應該是主僕關係。

「少爺，難得你對老奴這般信任，老奴縱使粉身碎骨，也難報少爺對老奴的恩德。」老者激動得咀唇微哆着，要不是在大庭廣衆之下，而那年輕人又曾三叮五囑，吩咐他不可太過多禮，不然，他眞會跪下去。

年輕人正想開口說話 一眼瞥到那老闆親自捧來兩碟熱騰騰、香氣四溢的炒菜走過來，忙咽住了。

「兩位貴客，請嚐一下這兩個菜，若是不合口味，小老兒馬上吩咐廚下改炒別的菜餚。」那老闆殷勤得過了份，那老者倒沒有甚麼，年輕人却感到有點吃不消。

「老闆，這兩個菜味道很好啊，你別只顧招呼我們，怠慢了別的客人。」

那老闆迭聲道：「能够侍候兩位貴客，是小老兒的榮幸，應該的，……」

但當他接觸到那老者烱烱的目光。霎時將下面的話咽住了，「啊啊」地乾笑兩聲。「請兩位貴客慢用，小老兒太絮聒了，請兩位貴客別見怪。」急急走開了。

那老者低哼一聲。「他若再不識趣，老奴眞要將酒杯塞入他的口裏，以免他絮聒個不休！」

年輕人淡笑一聲。「大叔，算了！他也是一番好意啊。」

「少爺，你為人實在妳寬厚了。」「老者喟然地說道。「在江湖上行走，那會吃虧的。」

年輕人淡笑道：「有大叔你跟在我身邊，我怎會吃虧、」

老人感動地說道：「少爺，老奴老了，終有一日不能跟在你身邊的……」

「大叔，快別那麼說！」年輕人連忙截口打斷了老者的說話：「你會長命百歲的！」

「少爺，……」老者感動得說不下去，只是激動地看着年輕人。

年輕人不想再在這方面說下去，扭頭對那個伙計叫道：「小二哥，再來兩壺桂花露。」

「少爺，別叫了，」老者阻止年輕人。「等一會找到那地方，說不定有一番惡鬥。」

「大叔，喝吧，再來兩壺，你不會醉的。」年輕人示意那個伙計不要理會老者的話，只管去取酒來。

× × ×

主僕兩人足足在酒舖內吃喝了半個時辰左右才離去。

付賬時，果然沒有讓那個老闆失望，那年輕人多付了三兩銀子，作為打賞。

那個老闆歡喜得差一點沒有向那年輕人跪拜下去，親自將老少兩人「恭送」出店門外。

老少兩人走了兩步，年少的忽然擰轉身，對那個打躬揖送的老闆道：「老闆，請問這鎭上是否有一處叫槐莊的地方？」

那老闆迭聲道：「有，有，就在鎭東頭外約半里左右的槐樹林後。」

「謝謝。」年輕人朝老闆抱拳一拱，便轉個身，與老者向鎭子的東面走去。

那老闆怔怔地看着老少兩人走遠的身影，自語地說道：「他們到那座荒廢了多年的鬼莊去幹麼？捉鬼不成？」猛地打了個抖嗦，急急轉身走回店內，恍惚生怕在店外站多一會，就會被鬼捉去一樣。

其實，這時候離黃昏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距天黑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光天白日的，若是鬧鬼，那就太邪異了。

一老一少兩個人很快便已來到那麼槐樹林後的莊院前。

當兩人一眼看清楚那座莊院——槐莊的情形時，不禁倒抽了一口氣，立即怔愕住了。

因為那座莊院太荒蕪了，牆倒屋塌，野草足有半人高，只能夠說是一處廢墟，若說住着人，那實在敎人難以相信，若說是有狐鬼出沒，倒令人相信。

——整座莊院根本沒有一處是完好無損的。

「大叔，就是這地方麼？」年輕人眼中透出疑訝的目光來。

「若是那個老闆沒有騙我們，應該就是了。」老者也露出思疑之色。

「那位老闆沒理由騙我們的。」年輕人兩道目光不住地掃視着眼前這座荒廢的莊院。

「少爺，那可說不定的啊！」老者說道：「人心難測，說不定，那個老闆就是那伙人的一份子……」

「大叔，你看一下。」年輕人忽然伸手一指莊門前倒折下來的一塊橫匾。「這裏確是槐莊，那個老闆沒有騙我們！」

老者順着年輕人的手指處瞧去，看到那塊倒折垂下來，經已腐朽的橫匾上，有兩個墨漆剝落，字跡模糊的大字，細辨之下，還是可以辨認出那是「槐莊」兩個大字。

「這裏果然是槐莊！」老者嘟喃一句，目中倏地暴射出兩縷寒芒來。「莫非那小子吃了熊心豹胆，作弄我不成？」

旋即又搖搖頭。「不會的，就算他的胆子比水甕還大，他也不敢在我面前胡指亂扯的，除非他不想活了！」

「大叔，既然來了，不管是不是這地方，好歹也要進去查看一下。」年輕人說道。

「少爺，裏面一定窩藏了狐鼠蛇蟲之物，你還是留在這裏，讓老奴進去吧。」老者勸阻那年輕人進去。

「大叔，你這麼說，我更加要進去。」年輕人說道。「萬一有什麼意外，彼此也好照應！」

「少爺……」老者話才出口，便被年輕人擺手阻截了。「大叔，我們進去吧！」說着，已當先向面對的一處圍牆缺口走去。

老者咀唇嚅動了一下，沒有說出話來，急急邁開腳步，越過那年輕人，走在前面。

× × ×

這座荒廢了的槐莊頗大，不但有前院，也有後園，房舍分為兩進，左右還有個小偏院，從這種佈置看來，以前的主人一定是有錢的大戶人家，只不知為何放棄了這麼大的一座莊院，任令它荒廢。

兩人先從前院一直往裏搜查，頭進搜過了，只驚走了幾頭狐鼠，連鬼影也看不到一個。

雖然是在大白天，但一陣陣的秋風吹動那些野草，發出「悉悉」的曳動聲，再加上狐鼠的尖叫驚，倒也令人心寒胆顫。

兩人已來到中院內。

那條原本是方磚鋪砌的小徑破碎得幾不復辨認，長滿了雜草，兩人需要用手撥開，才能向前走動。

「吱胡」的鼠叫狐鳴聲中，兩邊的草叢中「悉嗦」亂響，兩人也不以為意，沿着那條荒徑向後進走去。

其實，他們看不看也是一個樣的了，後進與前進的情形相差無幾，也是墻塌門窗倒，簷瓦零落，根本上不能遮蔽風雨，從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

不過，兩人既然走來了，正如年輕人所說，好歹也要看一下。

對於那些被驚走的狐鼠之類的異類，在乍入前院時，倒是被牠們嚇了一驚，那是在乍然之下，之後，兩人便不將之放在眼內。

正因為這樣，兩人都吃了一個不少的虧。

就在兩人快要走到後進那坍塌的階前，左右兩邊的草叢中，突然又響起一陣「悉嗦」聲。

兩人以為是被驚動的狐鼠驚竄聲，也不在意，直到那陣急促的「悉嗦」變成「颯颯」的掠空激射聲，兩人才覺驚到有異，目光急瞥，身形急動，掌袖翻飛疾舞！

——從兩邊的草叢中，飛射出一片寒芒——暗器來。

這自然大出兩人意料之外，因此，兩人雖然反應夠快，不免有點手忙脚亂。

陡地，後進那一列破敗的房屋內，破空聲驟響，一片暗器向兩人急襲過去。

兩人已忙於應付兩邊襲來的暗器，正面的暗器又至，無論兩人身手再高，並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應付得了，只聽悶哼聲中，兩人往地上栽倒下去。

「刷刷」聲中，從兩邊的草叢中，疾竄出十多條青衣人影來，手上一式的青鋼利刀，餓虎撲食般，撲斬向地上的老者與年輕人。

驀地，那老者發出一聲震人心魄的暴吼聲，一個魚躍，掌袖捲拍，同時間，那年輕人也貼地一個盤掃。

錚鏗聲中，最少有五六柄鋼刀被老者的掌袖拍擊捲纏得歪飛橫射出去，那些青衣人發出一陣痛叫驚呼聲，餘下的，也給那年輕人的雙腿掃跌歪仆於地。

——剛才，那老者與年輕人都被暗器擊中，幸好那些暗器是沒有毒的，而且，那老者捨命護住少主，身上起碼中了五六枚暗器，而年輕人只中了兩枚，幸好都不是傷在要害處，兩人之所以栽跌落地上，那是為了躲避餘下的暗器射擊，不然，兩人中的暗器更多。

「鼠輩，都給我滾出來！」老者鬚眉皆豎，瞋目大喝。

年輕人腰畔的長劍經已出鞘。

喝聲未過，後進那列破屋內，有如飛蝗般，激射出一片暗器來，往兩人的身上攢射過去。

年輕人身形急展，搶在老者的身前，劍化千鋒，那如蝗激射而至的暗器射在那片展佈開來的劍光上，有如燈蛾撲火，發出一連串叮叮噹噹的激響聲，折墮歪射開去！

「好劍法！」後進正中那間破屋內，響起一聲讚嘆。「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有千鋒劍之稱！」

這時，那些青衣漢子乘這間隙將兩人圍困起來，那幾個手中刀被拍捲得脫手飛掉的漢子，亦已乘隙將鋼刀撿回。

老者與年輕人互相斜靠着，目光逡巡嚴「陣」以待。

「鼠輩，有種的給我老人家滾出來，朝朝相，讓我老人家瞧瞧你們是何方龜孫子王八蛋？」老者怒喝一聲，兩道精光烱烱的目光直射着那間屋子。

「老王八，你死到臨頭，還胡言亂語？」隨着一聲怒罵，從那面破窗子的塌墻腳下，冒起一條人影來。

老者與年輕人立刻將目光射在那個人的身上。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不到的漢子，臉皮青青黑黑的，顴骨高聳，雙眼狹長，尖耳朵，翹唇，頷下留了一撮疏疏落落的

鬍鬚，好怪異的一副相貌。

「大叔，你認得這人麼，」年輕人悄聲對那老者說。

「認得！」老者也悄聲說：「此人就是豫西道上有名人物——青鳩孫大越。」

「原來是他。」年輕人口中說話，兩道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個漢子——青鳩孫大越的身上。

——對於孫大越這個人，他還是從老者的口中知道的。

「孫大越，你不在豫西道上幹你的沒本買賣，窩在這破屋子內扮龜作鼠的，幹什麼，」老者怒視着孫大越。

「嘿嘿，楊老兒，你不是已歸隱多年了麼？怎麼不在家中享福，却跑到這裏來東找西尋的，不是想獵幾隻狐鼠回去裹腹吧？」孫大越毫不相讓，反唇相識。

原來，這老者就是有霹靂手之稱的楊林。

提起此老，相信武林中，江湖上不認識或是聽聞其人的，沒有多少個，四十多年前，他已經憑着三十六招霹靂震天掌，闖蕩江湖，闖出了霹靂手的外號，飲譽江湖武林，成名垂四十年。

可是，他却在十二年前，忽然在江湖上消失了踪跡，引起了頗多的猜疑，後來，傳出一個他已退隱的消息，江湖上的各種猜測才平息下去。

想不到他却成了那位年輕人的僕人，並且在十二年後，重現江湖。

至於那位年輕人，論家勢，在武林中也是赫赫有名的。

剛才，後進那列屋子內不是有人稱他為千鋒劍麼，那是他的外號，而從千鋒劍這個外號，武林中江湖上只要稍有見聞的人，都知道，那正是從千鋒一劍這上面衍生出來的，而千鋒一劍正是武林大豪，也是一代劍術宗師秦非吾的外號，據說，他的劍術已達化繁為簡，化變幻為樸拙，返璞歸眞的最高境界，也因此，才博得一個千鋒一劍的外號。

而那年輕人正是秦非吾的幼子秦乘龍，由於他悟性奇高，除了得到乃父親傳之外，居然青出於藍，將乃父的歸一劍法練得更上層樓，往往在一劍（一招）中，衍生變化出千百劍來，因此，博得了一個千鋒劍的外號。

至於楊林怎會成了秦家的奴僕，那只有秦非吾及楊林兩人才知道其中因由，就連秦乘龍也不甚了了。

而楊林雖然在秦家自稱為「奴」，但秦家上自主人秦非吾，下至婢婦，都不將他作下人看待，秦非吾的妻子更稱他一聲二叔，而秦非吾也嚴命兒女稱他為大叔，下人則稱他為秦老。

但他對秦非吾妻兒等人，却自稱為老奴。

這在外人聽來，自不免有點怪異，起初，秦家的下人也很奇怪，後來習慣了，也就不以為怪。

× × ×

「孫龜蛋，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楊林對孫大越一點也不客氣。

「楊老兒，你闖進我的地方，是我問你是什麼意思才對！」孫大越雖然對楊林稱他為「龜蛋」感到惱怒，但他却强捺着，因為他自知憑他一個人，實在惹不起對方，若不是背後有强而有力的人物撐腰，再大胆他也不敢惹上楊林。

「哼！這裏可不是豫西，什麼時候你變成了這座廢莊院的主人，」楊林怒哼一聲，由於剛才吃了對方這伙人的虧，所以，他將孫大越恨之入骨，若不是他看出眼前的情形不宜逞强，他早已撲過去，讓對方嚐嚐他的絕學——霹靂震天掌的威力。

「好說了。」孫大越挺挺胸。「這裏既是無主之地，那當然是先來是主了，你們招呼也不打一個，便闖進來，這可怪不得我們無禮！」

「好一番歪理！」楊林怒笑一聲。「我老人家沒功夫與你們瞎糾纏，說吧，你們到底想怎樣，」

「不怎麼樣，」孫大越乾笑一聲。「只要你們不侵犯我們——退出這裏，你我便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陽關道，我窩我的廢莊院，互不相干！」

「說得好！」楊林沉聲說道：「要我們退出去也成，只要你們將一個人交出來，我老人家與少主人二話不說，馬上擰身就走出這莊院。」

「楊老兒，你在說什麼瘋話，」孫大越詫異地說道：「我與你根本沒有任何瓜葛，我雖然在十數年前在關洛道上與你朝過面，但自此之後，便沒有再與你朝面，你怎麼忽然要我交一個人給你，眞是莫名其妙！」

「孫龜蛋，別裝痴扮傻的！」楊林深吸一口氣，目中精芒暴射。「光棍一點好了！」

孫大越攤攤手：「楊老兒，我的人都在這兒了，你看一下吧，若是我的人中有你要找的人，你只管指出來，我一定將他交給你！」

「孫龜蛋，你以為我老人家奈何不了你麼，」楊林猛吸一口氣，手臂骨節及指節一陣暴响，兩隻手掌彷彿粗大了很多。

這是他運起天罡陰陽功的特有徵象。

天罡九陽功配合霹靂震天掌法，威力無儔，聲勢驚人，據說，自他出道以來，敗在他掌下的高手，大都是抵擋不了他那强勁無儔的掌勁，與及撼人心魄的隱挾風雷的掌聲，才敗在他的掌下的。

孫大越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但仍然毫不退讓地說道：「楊老兒，你這是以强凌弱，還是以大欺小啊，不怕損了你的名頭麼，」

「我老人家不在乎！」楊林怒吼一聲，猛撲向孫大越。

「大叔，先別動手，讓我與他說幾句話。」一直沒有開聲說話的秦乘龍伸手將楊林阻攔住。

楊林馬上將身形刹住，恭順地道：「是，少爺。」

秦乘龍之所以一直不開口說話，那是他尊重楊林，認為楊林是老江湖，論經驗比他豐富，所以，他一直旁觀着，讓楊林出面應付。

「孫大越，你是什麼時候霸佔了這座廢莊院的，」秦乘龍心平氣和地對孫大越說。

「大概也有十日左右了。」孫大越隨口說道，但馬上便警惕地瞧着秦乘龍。「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與我沒有關係。」秦乘龍淡笑說道。「但與你却大有關係。」

不等孫大越開口說話，接下去又說道：「我們要找的人，絕對肯定在你們的手上！」

孫大越翻翻眼。「我根本不知你在胡扯什麼，」

「孫大越，你不是說你們約在十日之前便佔據了這裏麼，」秦乘龍不理會孫大越那句話。「而我們得到的消息是，我們要找的人，在五日前，被帶到這裏囚禁起來，這豈不是說，那個人是在你們的手上麼？」

「你——」孫大越聽得呆了一呆，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

楊林讚佩地看了少主人一眼，隨即瞪着孫大越，沉聲道：「姓孫的龜蛋，怎麼樣，抵賴不了吧？還不將人交出來，不然，我老人家可不客氣了！」

孫大越想不到秦乘龍年紀輕輕的，便這麼機靈厲害，一下子便用話將自己套住了，不由重新打量了秦乘龍兩眼——對他刮目相看。「我根本不知你們說的是什麼，更不知道你們說的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人，」他繼續抵賴下去。

「好，我就明白地告訴你！」秦乘龍清朗地說道。「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就是有『武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李盈袖李姑娘！」

「你們要找的人就是李盈袖，」孫大越的神情明顯地震動了一下，但隨即便嚷叫起來：「你們這個玩笑開得好大啊！我孫某人就算胆大包天，也不敢動李大莊主的千金一根汗毛，甘冒與武林中年青一輩，追逐在李大小姐裙下的俊彥為敵的風險啊！」一頓，又嚷叫着說道：「楊老兒，秦少俠，我孫某人自問與你們沒有什麼過不去，你們為什麼要誣陷我，欲置我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孫龜蛋，你少呼寃喊枉的，在我老人家面前來這一套，不靈光的，你今日若不將李姑娘交出來，我老人家決不與你罷休！」楊林瞪眼朝孫大越喝罵！並霍地向前逼進了一大步！

那十多名青衣漢子雖然吃過兩人的苦頭，仍然悍然將包圍的圈子收攏了些許——向裏逼近一步。

秦乘龍手中劍一橫，隨着楊林向前邁進一步，虎視着那些青衣漢子。

「楊老兒，你這是强橫無理，要人沒有，要命倒有一條！」孫大越色厲內荏地嚷叫。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了！」楊林陡地發出一聲厲嘯，雙掌一錯，身形有如一頭怒豹般，撲向孫大越！

孫犬越厲叫一聲，身形橫閃，手上的鋸齒大刀颯地一聲，斜斬向楊林的脅腰部位！

楊林怒喝一聲，疾撲的身形橫擰，右掌勢式陡變，砸擊向孫大越的天靈蓋，左掌手勢一翻，以掌背拍向來勢兇猛的鋸齒刀身上！

那刹那，那些青衣刀手吆喝一聲，刀光閃爍，往秦乘龍的身上招呼。

若是換上別的高手，就算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在那刹間，同時應付得了那十多名青衣漢子的圍攻。

但秦乘龍却能夠。

因為他外號千鋒劍！

只見一道劍光倏閃的刹那，陡地變幻成千百道劍光，有如穿雲透霧閃耀出來的萬千道陽光那樣，閃耀了一匝。

一陣急驟的鏗鏘之聲暴响，那些青衣漢子撲得猛，翻跌得也快，刀光飛射中，起碼有一半人手上的刀都脫手飛了起來。

——那都是被秦乘龍的一劍千鋒所擊飛的！

倏地，秦乘龍被楊林的一聲厲吼震得心頭震動，慌忙閃眼往後進破屋那邊瞥望，只見碎木激飛中，一條人影挾着一道激烈的閃光，射在楊林的身上！

他不由驚怒得發出一聲怒嘯，人劍如虹，飛射過去，搶救楊林！

× × ×

楊林一掌拍歪孫大越那柄鋸齒大刀，右掌也拍了個空。

原來，孫大越眼見楊林倏然擰身變招，聲勢凌厲，嚇得他不敢攖其「鋒銳」，身子一縮，向後暴退，因此，楊林那一掌自然砸不中他。

「龜孫子，往那裏跑，」楊林怒喝一聲，身形疾旋，有如一股旋風般，旋撲向孫大越。

孫大越怪叫一聲，慌急中，一掌將一根歪靠在牆邊的斷柱砸飛撞向楊林！

楊林旋撲的身子陡地飛騰起來，那根斷柱「呼」地從他的腿脚旁掠過。

而驟變也就在那霎間發生！

本來，他可以一掌將那根柱子砸飛開去的，但這一來，他的撲勢便會被阻滯下來，而他對孫大越恨之入骨，況且，要找回李盈袖，則必需要抓住對方，決不能讓他逃了，基於這兩個原因，他才不發掌，那知道，却上了大當，吃了大虧！

那根斷柱就在那霎間，驀地爆裂開來，碎木四散激射中，現出一條身形來，挾着一道閃光，彈射向楊林的腰腹部位！

原來斷柱中藏了一個人！

這可是楊林萬萬想不到的一個意外，在這種情形下，楊林無論反應及動作如何迅捷，也來不及應變！

他只來得及做一件事。

——反掌砸向那「柱中人」的身上！

「柱中人」挾着的那道劍光先刺入楊林的腰腹上，楊林厲吼一聲，掌帶風雷，那一掌砸在那人的肩背上，將那人砸飛開去！

那人有如一隻斷綫的風箏般，斜飛出去，撞在牆上，一堆爛泥般摔墜在地上，吭也不吭一聲。

原來，楊林那一掌已將他的心臟內腑震碎，被擊飛出去時，經已氣絕身亡！

楊林也傷得很重，翻墜落地時，腰腹上仍然插着那把刺入他體內的利劍！

那把利劍只刺入他腰腹內有四五寸，幾乎從他的另一邊腰背後透突出來。

身子搖晃了一下，穩住身形，但他的臉面因為那巨大的創痛而扭歪了，鬚眉也簌簌地顫動着。

退到窻下的孫大越看到伏擊得手，臉上露出獰惡的笑意，正想撲上去撿個便宜

——一刀結果了楊林，驀地瞥到秦乘龍怒嘯着掠射過來，嚇得他臉上的笑意一下子僵住了，一個翻滾，自破窗中穿了出去，一脚踹在那個破窗框上，剎時之間，窗塌牆倒，暴響聲中，那破敗的瓦面也坍塌下來！

——那種聲勢倒也嚇人！

楊林奮起餘威，大吼一聲，「少爺，別理老奴，快走！」

他的吼聲却幾乎被那牆倒瓦塌的暴響聲掩蓋了。

「大叔——！」秦乘龍却不理會楊林的吼叫及倒塌的牆瓦，不顧一切地劍撥掌擊，射入那間破屋子內！

也就在那一剎那，機括聲崩響，一蓬蓬弩箭有如飛蝗般，自四面攢射向破屋子內。

幸好牆瓦樑柱的倒塌聲巳漸過（倒塌得七七八八），不至掩蓋，機簧發動的崩響聲，只見千百道劍光乍然暴展開來，那些激射的弩箭射擊在那片閃爍的劍光上，有如飛蛾撲火般，紛紛折墮歪彈開去。

但秦乘龍與楊林，仍然發出兩聲悶叫聲。

原來，秦乘龍驚覺得仍然慢了那麼一點點，身上都中了一兩支弩箭，所幸不是射在要害上，一時之間，沒有什麼大碍！

「少爺，你快走啊！」楊林一張臉煞白，咀角邊巳有血絲溢出來，掙扎着推開扶住他的秦乘龍，兩人都是灰頭土面的，身上的衣服破了幾處。「老奴不行的了，你若不走，要是……老奴怎對得起老爺？快走吧！」

秦乘龍却不肯獨自離開，反而一把將楊林挾起來。「大叔，要走一起走，我是死也不會掉下你一個人在這裏的！」說話中，他已往上騰拔起來。

機簧崩響聲中，又是幾簇弩箭追着他的身形攢射過去。

秦乘龍手中長劍急展，但由於挾着一個人，身法及招式皆不及以前那麼靈捷，雖然將大部份弩箭撥擊擋落，但他的腿上，仍然中了兩支弩箭。

而楊林經巳因爲傷重而昏死過去。

但他却巳挾着楊林騰掠上殘留的一根簷木上，咬牙忍受着身上的創痛，只下一點，斜掠向左邊的屋簷，也幸好他動作夠快，緊接射來的幾簇弩箭，都追不上他的身形，射了個空！

下面的人——孫大越及那些青衣漢子，都沒有掠上瓦面追截秦乘龍，只是站在下面，仰着頭，瞧着秦乘龍挾着楊林，如飛般在瓦面上幾個竄掠，接一長身，淩空掠射出莊院外，孫大越咀裏發出一串陰笑聲。

× × ×

「少爺，老奴不行了……」楊林躺在一棵樹下，上身斜靠在樹脚上，秦乘龍滿臉憂急地蹲在他的身旁，而他的腰腹上，仍然插着那柄利劍，沒有拔出來。

——要是一早拔了出來，只怕血流不止之下，楊林活不到現在。

而楊林這時候亦巳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氣了。

「大叔，你別這樣說，你不會有事的，你會長命百歲，無論如何，我也會讓你活下去的。」秦乘龍惶急地說着，反手不停地按撫着楊林的胸口。

楊林眼中的神彩巳失，但仍强撐着，艱澀地牽牽唇笑道：「少爺……，別說傻話……人誰無死……生死是不能……由人來……把持的，老……奴也不捨得……少爺你……無奈……老奴……大限巳到……你別傷心，聽我說。」楊林喘息了一會，抬起顫抖的手，阻止秦乘龍說話，接嗆出一口血來，含糊不清地說道：「少爺，老奴……去了後……你不要……一個人再……去冒險……找那龜孫……那……很危險……馬上趕回范堡中……稟明老……爺，然後召集……人手，再去找那龜……孫……」倏地噏動的咀唇一凝，頭一歪，便咽了氣。

秦乘龍看着楊林咽氣，一張臉搐動起來，咽聲叫道：「大叔……大叔……你不要死，你不會死的！」忽然滴下淚來。

楊林那雙黯淡無光的老眼大睜着，看在秦乘龍的眼內他感到彷彿老人在對他說：「替我報仇，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秦乘龍不由握緊雙拳，悲憤地叫道：「大叔，你放心去吧，我一定會替你報這血仇的……」

「這位兄台，人死不能復生，請你節哀順變，你身上負傷數處，再不料理，只怕你也……」驀地，身後傳來一個人突如其來的說話聲。

秦乘龍在毫無所覺的情形下，被那句突如其來的說話嚇了一跳，脚下一旋，也沒有挺起身，就那樣蹲着旋轉身，手中劍一抬，護住了全身上下。

但他馬上便發覺到自己太過緊張了，但爲防萬一，他沒有將劍收起來。

——就在他身後——現在應該說是身前約丈許遠的地方，挺立着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相貌端朗，稜綫分明的白衣人，腰畔掛劍，雙手下垂，臉上露出同情之色，瞧着轉過身來的秦乘龍，這模樣，就算是傻子，也看出對方是沒有絲毫惡意的！

「兄台，你巳流了不少血，若不嫌我冒昧，待我替你敷治一下身上那些傷口吧。」那白衣人懇切地說。

秦乘龍雖然悲痛楊林之死，但他沒有忘了禮儀，畢竟，他是武林世家之後，自幼便習武修文。當下不管那人是何許人，衝着對方那句話，也要表示一下，挺起身來，將劍插在地上，抱拳朝對方一拱，說道：「兄台好意，在下感激得很，請問兄台高姓大名？」

陡地，他雙眼定定地瞧着白衣人腰畔的劍，脫口疾聲道：「兄台腰畔掛着的可是李盈袖姑娘的七色明珠劍？」

那白衣人原本湛亮的雙眼頓時一黯，領首說道：「兄台沒有看錯，我腰畔之劍，正是七色明珠劍！」

「那兄台就是賀南樓了。」秦乘龍雙眼倏睜。

「嗯，正是賀某人。」白衣人原來正是賀南樓。

「請問兄台怎樣稱呼？」賀南樓亦朝秦乘龍抱拳一禮。

「在下秦乘龍。」

「人稱千鋒劍的秦兄？」賀南樓目光一亮。

「正是在下。」秦乘龍道：「在下有幸得遇賀兄，正好有一消息相告……」

「秦兄，你身上的傷仍在流血，且讓我先替你敷治好傷口，再說話。」賀南樓關切地說：「秦兄，不會介意吧？」

秦乘龍被賀南樓這麼一說，也感到有點支撐不住，而且，身上的劍傷也劇痛難忍，當下感激地說道：「賀兄，那就煩勞你了。」

替秦乘龍起出身上所中的兩枚暗器及二支弩箭，用金創物將傷口敷治包扎好，賀南樓吐口氣，說道：「秦兄一定是遭遇了什麼埋伏襲擊，才會被暗器弩箭傷了多處。」

秦乘龍吐口氣，說道：「賀兄說對了，在下與楊大叔就在十數里外的登峯鎮外，一座荒廢的莊門內，遭到伏擊……楊大叔不幸……」

賀南樓打量，業巳咽了氣的楊林一眼，當他看到老人那雙比常人的手掌還大的雙手，不由心中一動，試探地說道：「秦兄，這位老人家可是有霹靂手之稱的楊林前輩？」

秦乘龍沉重地點點頭，忽然，他急切地一把抓住賀南樓的手臂，疾聲道：「賀兄，你可是到一處地方去找尋李姑娘？」

賀南樓冷不防被秦乘龍抓住手臂，要不是知道他出身名門正派，在江湖上的名聲很好，他眞以爲他出手襲擊他，奪取他身上的明珠劍！不過，他也暗吃了一驚。

「秦兄，你怎會知道我……」賀南樓驚訝地瞧着秦乘龍。

「賀兄，不瞞你說，在下與楊大叔正是因爲到那座廢莊院找尋李姑娘，才會遭到伏擊的。你與李姑娘……的事，在下也有所聽聞，劍在腰畔，李姑娘却不在你的身邊，而你又在這裏出現，因此，在下才猜測你可能是來找尋李姑娘的。」

「秦兄，你見到她麼？」這一次輪到賀南樓情急地一把抓住秦乘龍的手臂，焦灼之色，表露無遺。

「沒有。」秦乘龍有點喪氣地搖搖頭，接將在槐莊內的遭遇，說了一遍。

「槐莊原來是一座廢莊？」賀南樓聽完後，雙眉皺攏起來。「莫非，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要誘我到那裏，然後奪取這把劍？」伸手摸了摸腰畔的七色明珠劍。

「賀兄，你是說，那伙人主要是對付你，目的就是你身上的七色明珠劍，而最終的目的，乃是……李姑娘？」秦乘龍不愧是個聰穎過人的人，馬上便猜想到賀南樓那句話中的眞正意思。

「除」這樣，我想不出他們還有什麼目的！」賀南樓凝重地說道：「秦兄，你怎會得到消息的？」

「在下與楊大叔是在五日前，無意中抓到一個飛賊——王洪，相信賀兄也聽聞過這個人吧。」看到賀南樓點點頭，秦乘龍才接說下去。「本來，依了楊大叔的脾性，一掌殺了王洪，也算是除了一害，但王洪却哀求在下饒他一命，願以一個江湖中人極想知道的重大消息交換，結果，在下好奇心大動之下，便答應了他，而他則說出，李姑娘落在一伙人的手上，被囚禁在登峯鎮外一處叫槐莊的莊院內，在下問他那伙人都是些什麼人，他却矢口說不知道，說這個消息他也是無意中偷聽到的，——楊大叔訓誡了他一番，才放了他。」

「秦兄，你爲什麼要救……她？」賀南樓的語氣中，透出些許的醋意。

相信天下間稍爲正常的男人，對於自己心愛的女人，都會着急緊張的，要不，那個男人肯定有點不正常。

秦乘龍却聽不出來。「賀兄，我家與李姑娘家乃是世交，小時候，也曾隨家父到過李家，與李姑娘見過幾次面，這幾年由於家父腿疾復發，行動有點不便，才沒有隨家父到李家走動，但說起來，兩家畢竟交情仍在，聽說李姑娘落在一伙人的手上，在下在情在理，義不容辭，也要去解救李姑娘！否則，將來有何顏面再見李伯父！」

賀南樓不是一個心胸狹，醋味重的人，不然，李盈袖也不會將代表自己終身幸福的信物——七色明珠劍交給他；他之所以對秦乘龍微露醋意，那是對李盈袖愛之深切的正常表現，如今聽秦乘龍那樣說，他頓時釋然。「秦兄俠心義胆，實在令人敬佩。」

「可惜，不但救不出李姑娘，楊大叔却……」秦乘龍神色黯然。

「秦兄，還是先辦了楊老輩後事，你認爲怎樣？」

「但……這附近沒有……」秦乘龍露出猶豫之色，雙眼四下掃視着。

賀南樓馬上明白他的意思。「秦兄，待我到鎮上去買一具棺木，順便買些香燭等東西回來，你在這裏看着楊前輩的屍首吧。」

秦乘龍想說什麼，賀南樓却擺擺手，擰轉身，朝登峯鎮那個方向奔去。

夜探槐莊 險遭炸死

「賀兄，這就是槐莊——在下與楊大叔遇到伏擊的廢莊院。」秦乘龍悄聲對身邊的賀南樓說。

這時候，巳經是頭更將盡時分。

兩人就匿伏在那座廢莊院——槐莊側面約三丈外的一株樹後。

雖然兩人都猜料孫大越等人可能巳遁匿到別的地方，但賀南樓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要到這座廢莊院來探看一下。因爲那是找尋失踪了的李盈袖唯一的綫索，好歹也要來走一遭，才甘心。

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才來，一來是在黑夜中，便於掩藏行動；二來，他們不是鐵打的，也要吃飯，他們在葬了楊林後，巳經是傍黑時候了，乾脆吃了晚飯，才夜探槐莊，三來，若是孫大越等人竄遁到別處，那麼，肯定會在秦乘龍挾着受了重傷的楊林逃逸出槐莊後，馬上離開那裏，那他們早些或是遲些趕去槐莊，也是一樣。相反，要是孫大越那伙人仍在槐莊內，那遲一些去，他們仍會在的，而且，也對他們的行動有利！

賀南樓要來，秦乘龍自然亦義不容辭地跟着來了。

對於楊林的死，他一直耿耿於懷，極想擒到孫大越替楊林報仇，何況，還可以從孫大越的身上，追尋出李盈袖的下落，因此，他巳將楊林臨咽氣前對他說的那番

話忘記了。

秋夜的風已帶着寒意，風很急，自廢莊院的那邊吹掠向這一邊，發出蕭瑟的怪異聲响，襯着那殘破頹敗的景象，更顯凄冷幽怖，若是胆小一點的人，聽到那種異聲，只怕被嚇得心驚脚軟。

「秦兄，這莊子如此荒頹破敗，那些人怎會藏身在裏面的？」賀南樓雙眼一直在注意着那座莊院的動靜。思疑地對秦乘龍悄聲說：「除非裏面另有乾坤，不然，怎可能在裏面藏匿？」

「賀兄，這一點，在下在脫困而出後，也曾想到這一點。」秦乘龍同意賀南樓的想法，「那裏面根本就不能住宿的，其中可能有地下室之類的地方，不然，絕不可能呆下去，更別說是用來囚禁人了。」

「嗯……」賀南樓忽然語氣一轉，說道：「秦兄，有可能那個消息是假的，其實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要讓我到這裏來，搶奪我身上這把七色明珠劍！」

「很有可能！」秦乘龍重重地點點頭，但隨即又思疑地說道：「不過，孫大越那伙人對付的若是你，那麼，他們應該不會將『消息』走漏出去，讓在下也知道的啊！」

「也是道理。」賀南樓道：「或者，他們是無意中洩漏出去的，又或者，他們這麼做是另有意思，只是我們一時間猜不到吧了。」

「賀兄，他們這麼做，會不會是因人而『施』？」秦乘龍加以解釋道：「在下的意思是，他們是擇人而洩漏這個消息，目的是將所有對李姑娘有意思的人逐個鏟除掉？」

「這未嘗沒有可能。」賀南樓說道：「然則，那個主謀之人，一定也是傾慕……她的了！」

「若這個猜測是對的話，那一定是！」秦乘龍道：「在下懷疑，那個王洪是故意讓在下與楊大叔擒住的，目的就是要將這個消息讓在下與楊大叔知道！」

一頓，馬上又接說道：「可笑他們不知憑什麼認爲在下也是對李姑娘有……意的人，大概他們認爲在下與李姑娘乃是世交，又見過幾次面，便以爲在下對李姑娘有意思，眞是可笑復荒謬！」

賀南樓沒有說什麼，只是伸手在秦乘龍的肩頭上輕拍了一下。

那一拍是一種對秦乘龍表示信任的動作。

有時候，不說話比說話所表達的意思，更加眞摯與强烈！

秦乘龍也默然地伸手握了握賀南樓的手臂一下。

「賀兄，說句眞心話，在下對你能夠獲得李姑娘的鍾情，打從心裏羡慕不已。」秦乘龍忽然坦率地說。

「秦兄，像你這種人材，必定能夠獲得一位紅顏知己的，說不定，比她還要好！」賀南樓眞誠地說。

「賀兄，你是怎樣得到消息的？」秦乘龍忽然問道。

「我是用銀子買來的。」賀南接說道。「秦兄，你應該聽聞過白靈鳥百里曉這個人吧？」

「聽聞過。」秦乘龍說道：「據說，武林中江湖上，無論是什麼事情，他沒有不知道的，而他就憑着這一點，出賣消息爲生，由於生意不差，這些年來，他已積聚了鉅大的財富。」

「就是他將消息賣給我的。」賀南樓說道：「幾日前，在離此約二百多里外的青牛鎭上，他忽然找上我，說是有一個我非買不可的消息要賣給我，並透露那是有關盈袖的行踪下落的。我正在四處找尋盈袖，而他的口碑一向很好，信譽卓著，驚喜之下，自然急不及待地答應與他成交，結果，他敲了我一千五百兩銀子，將那個消息對我說出來。」

「賀兄，據在下所知，百里曉做『生意』從來都是別人找上門，從未試過他將『生意』送上門的，你不覺得這有點突兀及反常麼？」秦乘龍目光閃閃的。

兩人雖然在說着話，却沒有一刻不注視着那座廢莊的動靜。

而兩人之所以一直沒有採取行動，那是賀南樓的主意，既然莊院裏面可能有人匿伏着，那何不暗中窺察一下才採取行動，說不定會有所獲，何況，他們有的是時間。

「秦兄，我剛才聽你說王洪可能是故意讓你擒住的……便已猛省到，百里曉之所以將那個消息主動『送上門』有可能也是故意將消息賣給我的，只是當時我在乍聞盈袖的下落後，情急心切之下，那裏還想到其它，一心只想盡快趕到這裏，救出盈袖！」

驀地，兩人的眼睛同時倏睁，閉上咀巴，定定地瞧着莊院前面那邊。

那邊，有兩條人影閃閃縮縮地掠向莊院，在距莊院大門約三丈外的地方略爲停下來，窺視打量了一下，便直向賀、秦兩人藏匿的這一邊掠過來。

兩人都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身上的兵刃，同時盡量將身子靠貼在樹身上，恐防那兩條人影直掠過來，被他們發現。

那兩條人影在掠到距秦、賀兩人藏匿處大約還有六七丈左右時，便倏地一折，直往一處缺口掠去，接身形一分，左右貼在缺口兩邊的圍牆上，其中左邊那個探頭往內窺察。

一會，那人將頭縮回來，與右邊那個同伴打了幾個手勢，右邊那人亦探頭往內窺察了一下，接着一閃，從那個缺口竄掠入去。

左邊那人立刻緊跟着閃掠入去。

樹後的賀、秦兩人看着那兩條人影竄沒於莊院內，都不禁同時吁出一口氣，賀南樓低聲說道：「秦兄，瞧那兩人的情形，不會是孫大越那伙人的同伙，有可能也是得到消息，趕到這裏欲救盈袖的。」

「極有可能。」秦乘龍領首道：「不過，那兩個人眞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難道他們都不知道，李姑娘已將七色明珠劍送給了賀兄，那表示對賀兄已情有獨鍾，他們眞是痴心妄想！」

「秦兄，也難怪他們痴心妄想的。」賀南樓語氣中不帶一絲妒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乃是人之常情，何況，盈袖還被那些好事之徒稱爲武林第一大美人，那自然更令那些自命風流不凡的人，心存妄想了……秦兄，能夠得到盈袖的垂青

，我也不知道是幸福還是自尋煩惱，不過，我却一點也不後悔，縱使是爲了她而死去！」

「賀兄，依在下看來，你是世上最幸福，也是最幸運的一個人。說句心裏話，在下對你是羡慕得要死。」

忽然，賀南樓輕噓了一聲，一伸手往莊院的大門那邊一指，示意秦乘龍往那邊望去。

秦乘龍立刻緊閉起咀巴，順着賀南樓的手指處望過去，恰好看到一條人影縱身飛掠上破敗半塌的大門上一根還算完好的柱子上，一個金鷄獨立之勢，踞高臨下，往莊院內窺望。

接着，雙臂陡揚，有如一隻蝙蝠般，飛掠入莊院內。

「又一個！」秦乘龍低叫一聲。「此人好俊的輕功。」

「從這人身具上乘輕功這一點，此人應該不是寂寂無名之輩。」賀南樓說道。

「賀兄，照這情形看來，只怕陸續有後來者。」秦乘龍說道：「由此看來，我們的猜測不會錯了。」

「嗯。」賀南樓忽然偏側腦袋，傾聽邊說道：「秦兄，你聽到沒有？裏面似乎有動靜。」

賀南樓側耳傾聽了一下，果然聽到有兵刃撞擊之聲，不由疾聲道：「賀兄，裏面的人似乎動手幹起來了，我們不能眼睁知道那三個進入莊子內的人有危險而袖手不理，我們進去看一下好麼？」

「我正有此意。」賀南樓話出口，人已從樹後疾掠出去，直撲向莊院那缺崩倒塌的圍牆。

秦乘龍身形急晃，也自樹後掠出去。

驀地，「轟隆」一聲震天撼地的巨响聲中，那座本已廢荒頹敗不堪的莊院烟火閃爍，磚飛土濺，塵烟飛騰，連那堵頹廢的圍牆也紛紛倒塌。

兩人急掠的身形被那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震得硬生生窒住，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出來跳，氣血翻湧不已。

待到雙耳的嗡鳴聲消失，兩人互望了一眼，俱禁不住倒吸了口氣，賀南樓語帶驚悸地疾聲道：「裏面的人一定遭了殃，好惡毒的安排，一定是在裏面暗埋了火藥，幸好我們沒有趕着進去，不然，只怕你我已經被炸成肉碎。」

秦乘龍禁不住打了個抖顫。「好險！」揑了一手的冷汗。

「秦兄，我們進去看一下。」賀南樓說着已向前縱掠，「經過這一炸，裏面應該沒有什麼危險的了。」

秦乘龍道：「賀兄，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身形急展，緊跟着掠去。

×　×　×

這座荒敗頹廢的莊院，經這一炸，更加不成樣子，後進的那列破屋完全倒塌得一塌糊塗，當中有一個大土坑，那些碎磚斷瓦飛散得到處皆是。

一如賀南樓所料，裏面不見一個活人，連鬼影也沒有，也就是說，不會有危險了。

在火摺子的火光映照下，秦、賀兩人在那附近察聲了一遍，結果，發現了幾具殘缺不全的屍首，以及零碎的斷肢殘肉，與及觸目心悸的點點血漬。

兩人拿着火摺子逐個辨認那幾具殘屍，發覺其中一具赫然是那位青鳩孫大越！

那是秦乘龍辨認出來的。

他被炸成兩截，右手也不知去向，死狀慘怖。

跟着，他們又辨認出一具被炸到只剩胸肩連腦袋的殘屍，乃是江北向家堡的少堡主玉麒麟向玉麟。

還有一具尚稱完好的屍體——只是被炸得開膛破肚，賀南樓辨認之下，馬上便認出那是有武林秀才之稱的卞秀書，而卞秀書與乃弟拈花聖手卞輕雲乃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活寶貝，由是賀南樓猜測另一具被炸去大半個腦袋的殘屍可能就是卞輕雲。

那兩個最先從圍牆缺口入莊院內的人，極可能就是卞氏昆仲。

其餘的兩具，雖然都勉强可以辨認出其面目來，但賀、秦兩人都不認識，兩人因此猜測那極有可能是孫大越的手下。

辨認完那幾具屍體，兩人都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孫大越等幾個人死得眞是慘酷，令兩人不禁想到，要是他們也在這莊院內，這時候不是也與這些殘缺不全的屍體一樣麼！這怎不教他們兩人心底裏生出一股寒氣來。

「賀兄，那伙人的主謀者好惡毒的手段，連自己人也不惜炸死！」秦乘龍憤然道。

「不但惡毒，也夠絕！」賀南樓咬着牙說：「這是殺人滅口！」略頓，緊接又說道：「孫大越是唯一可供追查的綫索，如今連孫大越也被炸死了，也就等於連唯一的綫索也斷了，無從追查下去。」

「賀兄，這一點你倒不用担心，」秦乘龍道：「若那個主謀者志在奪得……七色明珠劍，那麼，就算你不去找他，他也會找上你的。」

「嗯，秦兄所說有理。」賀南樓說道：「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一點，實在是關心則亂所至。」

一頓，仰望一下星沉月黯的夜空，吁出一口長氣來。「秦兄，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免得被什麼人忽然撞上，看到這種情形，引起誤會，那時，只怕我百口莫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秦乘龍聽賀南樓那麼說，心中悚然一驚——賀南樓說的未嘗沒有道理，若是遇上別有用心的人，一口咬定他利用這種惡毒的手段，殘殺「情敵」——對李盈袖有意思的人，那可是言之成理的，那時，賀南樓確是水洗不清。

「賀兄所慮極是，我們還是馬上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秦乘龍說走便走，向莊外掠去。

賀南樓摸了一下腰畔的七色明珠劍，也跟着掠去，而心中却同時閃過一個念頭：「莫非紅顏禍水這一句話，眞的千古不易？」

×　×　×

賀、秦兩人在望到前面那一片黑壓壓的房舍時，才吐了一口大氣，將身形放慢下來。

前面那片屋舍，就是登峯鎭。

這時候才不過三更左右。

急勁的夜風吹來，令到兩人不禁有點寒意，賀南樓不由想道：「不知盈袖如今身在何方，可有吃苦頭，秋夜風寒，不知可有添衣？」

對於李盈袖這位紅顏知己，他可是打從心底裏摯愛着的，他在李盈袖將七色明珠劍送贈給他時，曾暗中對天發誓，縱使海枯石爛，千刀萬剮，對她的那份摯愛，一生一世永不渝。

雖然說他們兩人將身形放緩了，其實，速度仍然很快的，只不過眨眼間，便巳隱約可以分辨出那些屋舍的形狀來——估計距鎮上還有三五十丈左右。

陡地，前面約七八丈遠的路邊，發出一聲撲簌簌的宿鳥驚飛聲。

兩人不由心頭一緊，互相看了一眼，交換了一瞥會意的眼色，隨即往發出聲響的那處路邊凝看。

那路邊有幾棵大樹，宿鳥驚飛聲正是從其中的一棵樹上發出的。

驀然間宿鳥被驚飛，那表示是有什麼忽然驚動了樹上的宿鳥，才會驚飛起來的，只要是稍有江湖經驗的人，都會警覺到，可能會有什麼兇險隱藏着，這就要提高警覺了。

兩人雖然說不上是老江湖，但這一點經驗，還是有的，所以，兩人馬上提高警覺，並還暗自摸着身上的兵刄，準備隨時應變，速度又放慢了一些。

兩人只顧着注視那發出聲響的路邊，那知道脚下忽然一絆，兩人不禁大吃一驚，賀南樓驚叫一聲道：「秦兄，快往上縱跳。」

他自己在驚叫聲中，已彈足向上縱跳，那知道脚下一虛，整個人被兜了起來，欲掙扎，一却使不出力來，全身皆被兜束着，動彈不得！

秦乘龍也一樣，而且，兩人就緊逼在一起。

而兩人也馬上警覺到，兜束着他們的，是一張網子！

安排這個陷阱的人，也可謂夠心思，利用那一陣宿鳥驚飛之聲，吸引了賀、秦兩人的注意力，却在路面上，暗佈了一張網子，待兩人不知覺間踏上去後，便猝然將網子「收束」起來，一下子將兩人兜束網罩在半空，令到兩人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嗖嗖聲中，從兩邊的路旁，竄跳出五六條人影來，一下子竄掠到路面上，其中一人嘿嘿悶笑兩聲，啞悶地說道：「主人眞是神機妙算，果然料到你這兩個小子必會走其中的一條路，嘿嘿！這不就一網成擒了麼！」

賀南樓用力擰轉腦袋一看，才瞥到，說話的是一個身穿黑色長衫的幪面人，由於整個頭臉被一個布套罩着，只有雙眼處開了兩個眼洞，故此，說話的聲音有點怪怪的。

在那黑衫人的身後，站着兩個也是以布套罩頭，身穿黑色勁裝的人，很可能那黑衫人就是這個幪面人的頭兒。

「哈，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那黑衫人又悶笑一聲，脚步一動，走上前去，伸手欲抓向賀南樓身上那把有一截從網眼中伸下來的七色明珠劍。

賀南樓寧願死，也不要失去七色明珠劍，故此，他情急地大吼了一聲道：「住手！」

那黑衫人果然被他那一聲怒吼嚇得窒了一下。

但隨即他便怒罵一聲：「姓賀的小子，你巳經是網中魚，任我屠宰，你還發什麼窮威，就算是一條老狗，你也奈何不了，你以爲老子會怕你麼？」

說着，伸手又抓向那把劍。

賀南樓雖然恨不得一劍將那個黑衫幪面人刺個透明窟窿，也忿急得整個人恍似要爆炸開來，但被那張網子網兜着，他空有一身本領，却無法施展，自然也奈何不了那個黑衫幪面人。

在他來說，他寧願死，也不要讓七色明珠劍被人奪去，那等於自他的懷中奪去他的心上人——李盈袖，這叫他如何忍受得了？

是以，他怒睜雙眼，瞪視着那個黑衫幪面人，由於急怒的關係，頭上青筋也暴現起來！

但那個黑衫幪面人却無視賀南樓的怒憤，從那個眼洞中透出兩道嘲笑的目光，一把抓向那劍鞘！

就在這霎那，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勁裝幪面漢子倏地悶哼一聲，雙雙栽向地上。

那黑衫幪面人聞聲悚然大吃一驚，急轉頭瞥望，一眼看到那兩名手下栽跌落地，跟着，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辛辣怪異之味，同時，又聽到對面那三名手下中，有人悶哼一聲，跟着是驚叫聲，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以爲嗅到的那一陣怪異之味，乃是毒烟之類的歹毒「暗器」，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當下驚喝一聲：「速避！」閉着呼吸，也顧不了再去抓奪賀南樓那把七色明珠劍，身形急縱，往路邊的野地掠去，與此同時，左手朝那兩個倒地的手下揮了一下。

另一邊那兩個勁裝幪面人也顧不了瞧看一下那個栽倒在地的同伴是生是死，有沒有得救，也慌忙地掉頭便往那邊的路旁竄掠而去。

網中的賀、秦兩人同時也嗅吸到那種不太强烈但却辛辣的異味，兩人不禁也驚慄不已，跟着，便感到胸中翳悶，腦袋有點昏眩，兩人雖然不知道這種怪異的氣味，是否可以置人死地的毒烟還是毒氣，但都不敢往好處想——那暗中施放這種毒氣的人，是來救他倆的。

因爲凡是身懷這種被正道中人視爲旁門左道的歹毒「暗器」的人，根本不會是心懷俠義的正道中人，只有黑道中的邪惡人物，才會身懷這種下三濫的「暗器」，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賀、秦兩人又怎會心存奢望？

賀南樓閉着氣，盡量不吸氣，他雖然無能爲力，但仍想看一下，那施放「暗器」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秦兄，這一次可連累了你，眞對不起。」但他仍然充滿歉意地對秦乘龍輕說一句。

秦乘龍急忙說道：「賀兄千萬別這麼說，那是在下甘願與賀兄你一同涉險的，再說，生死有命……」

「哈哈哈……想不到秦家四少爺年紀輕輕的，這麼看得開，倒是豁達得很啊，那麼，燕某人殺你，也不算罪過了。」聲隨人現，從一棵樹上，斜掠下一條人影來，落在網子前。

「燕三郎，是你！」賀南樓一聽那聲音，便巳猜到那是誰，忍不住怒喝一聲。

「賀兄，你巳經是網中之魚，燕某不會怕你的！」來人果然是玉臉粉金剛燕三郎。

秦乘龍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的時日很短，但由於出身於武林世家，故此，對於江湖武林中的有名人物，沒有那一個是不知曉的，像玉臉金剛這種人，他自然聽聞過其大名。

「燕三郎，你就是捕螳螂的那隻黃雀了？」秦乘龍說話的語氣一點也不客氣。

對於燕三郎這個人，他打從心中鄙視他。

「好說！」燕三郎打了個哈哈，「要不，怎會檢個現成的便宜！」

「燕三郎，你剛才施放的，到底是什麼東西？」賀南樓這時已沒有頭暈心翳，他猜測剛才嗅到的異味不會是毒烟之類的歹毒「暗器」。

「嘻嘻！」燕三郎得意地嘻笑兩聲，才說道：「那當然不會是置人於死地的毒氣，區區的身上，除了携帶那些能夠討女人歡心的丹丸藥散之外，從不携帶毒藥什麼的物品，不怕對你兩人說，那不過是胡椒粉混了石灰粉的混合粉末，想不到却嚇得那幾個見不得人的傢伙慌惶地鼠竄而去，看來，以後區區倒要帶備一些這種粉末，以備不時之需。」

「那地上那三個忽然栽倒在地上的幪面人，不是因爲吸入了你那種粉末……因而……」

「那當然不是了，」燕三郎說道：「那是區區在施放那種『毒粉』的時候，同時暗中將那三個倒霉的傢伙各發射了一枚暗器，若不弄成像是那三個傢伙『中毒』倒地的樣子，又怎能夠嚇走其他那幾個傢伙呢。」

「燕三郎，你當然不會是來打救我與秦兄的了。」賀南樓早巳想到，燕三郎這隻「黃雀」，一定是想奪取他身上那把七色明珠劍，但他沒有明白地問出來。

「那是當然了！」燕三郎直認不諱，「區區這個人除了對女人會做好事外，對什麼人也不會做的好事的！」

「你不是人！」秦乘龍鄙視地罵道：「連狗也不如！」

「嘿嘿，罵吧。」燕三郎恬不知恥地說：「區區檢了這個便宜，取到那把七色明珠劍後，李盈袖這位武林大美人就是區區的了，嘻嘻，那時候……管他是人還是狗，那種眞個銷魂的滋味，嘖嘖，區區也不知怎樣形容……」

「住口！」賀南樓聽得血脈賁張，奮力掙扎着，但人在網中，那裏掙扎得了？

「哼哼，死到臨頭，還發什麼威風！」燕三郎獰聲道：「你叫區區住口，區區現在就要你永遠也住口，說不出話來！」

話聲未落，手一翻，亮出藏在袖子內的一把尖刀，疾往賀南樓的背心要害刺過去。

賀南樓知道躲避不了，所以，他沒有掙動，只是怒睜着雙眼，瞪望着臉上滿是獰惡之色的燕三郎。

若是目光也可以殺人的話，賀南樓早巳將燕三郎殺死了。

秦乘龍由於是背貼着背與賀南樓困在網內的，所以，他看不到賀南樓此刻的神情，自然也看不到燕三郎巳向賀南樓下毒手！

但他却從賀南樓急促的呼吸聲，感受到那種令人心悸的危機！

× × ×

驀地，一道匹練也似的光芒閃射向燕三郎的身上。

燕三郎立刻發覺，悶哼一聲，也顧不了刺殺賀南樓，迴臂擋向那道閃射過來的電芒。

因爲他若不理會那道陡襲而來的電芒，他無疑可以刺殺賀南樓，但他也勢必被擊中，這種「兩敗俱傷」的傻事，他自然不會幹。

「錚」的一聲激响，燕三郎那把尖刀準確地擊在那道疾襲而至的光芒上，火星激濺中，絲芒四射！

這一下驟變，燕三郎却是始料不及的，他是發夢也想不到，那道射來的物事，居然乃是子母梭那樣的暗器般，內藏暗器，一擊之下，四濺亂射。

饒是他反應有多快，在這種猝然的情形下，仍然着了道兒，身形疾速閃挪中，發出一聲慘厲的痛叫，身子往地上一栽，却借勢一個鯉魚穿波，貼地竄掠出去。

網中的賀、秦兩人都看得很眞切，那道飛襲向燕三郎的閃芒，乃是一種梭形兵刄，大概可能是一把子母梭，不過，却有一條很幼細的鍊繫着的，那被燕三郎的尖刀一擋之下，歪射開去的剎那，便倒飛回去。

兩人由於「前車」可鑒，故此，對那個猝然襲擊燕三郎的人，也不敢存什麼奢望，乘這間隙，兩人奮力掙扎着，企圖穿網而出，以免任人宰割。

但那張網子也不知是什麼東西編織的，兩人越是掙扎，網束得越緊逼，加上那張網子的兩頭各縛在路兩旁的樹幹上，將兩人凌空懸網起來，故此，兩人不但發不出力，也無從着力，掙扎之下，只令到兩人在網中晃盪不已。

而燕三郎所受的傷大概頗重，貼地竄掠出去後，便頭也不回，落荒遁掠。

畢竟，生命比什麼也寶貴！

因爲人的生命只有一條，而機會却可能會有千百次，這也是爲什麼有些人存面臨生死關頭時，往往會「貪生怕死」的緣故。

兩人既然無法可以掙脫出那面網子，便只有眼睜睜地瞧着，那隻要捕「黃雀」的「老鷹」，到底是什麼人。

兩人馬上便瞧到了。

一條人影從來路那個方向約丈許兩丈外的路邊竄掠出來，瞬間便巳掠到兩人的面前。

但兩人却瞧不到那人的面貌。

因爲那人是以布巾將大半截臉面幪起來的，頭上也有一塊布巾罩起來，只能夠看到那雙閃靈靈的眼睛。

但兩人都有一種感覺，來人是一個女子。

這是從那人的體態看出來的。

兩人由於不知道來者的來意如何，所以，不免心頭忐忑地瞧着那人。

那人一雙閃靈靈的目光，也在溜視着兩人，不過却在秦乘龍的臉上溜得較久一點。

「閣下大概也是來奪取我身上那把七色明珠劍的吧？」賀南樓由於不能確定那人是女子，所以，只好那麼稱呼。

「賀……你以爲天下間的人，都覬覦那把七色明珠劍，對李盈袖傾倒痴慕的麼？」那人的說話聲沙沙沉沉的，「我是來救你們的！」

兩人一聽，不禁大喜過望。

尤其是賀南樓，簡直驚喜若狂，也因此，他也不在意那人所說的上一句話。

只要能夠保住七色明珠劍 縱死不懼，何況，既可保住那把劍不失，又可恢復自由，怎不教他驚喜欲狂。

「閣下，那請你快些將我們解開吧。」秦乘龍急不及待地說。

被網束着的那種滋味，可不好受。

「別急。」那人道：「在放了你倆之前，我要你倆答應我一個要求。」

「只要是力所能及，又不是違道義的，我答應你。」賀南樓恐防秦乘龍經驗淺，被那人拿話套住，所以搶着說。

「你別着慌。」那人說道：「我是要你們去救人！」

一頓，續說道：「佛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們不會拒絕吧？」

賀南樓經巳聽出，那人是故意改變嗓子說話的，他却無暇去理會這些，只求快些脫身，因此急急道：「人是有很多種的，若你要我們去救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我是寧死也不……」

「你放心吧。」那人截道：「那幾個人，都是武林中年青一輩中的一時俊彥，不過——」說到這裏，她故意拖長了聲音，不說下去。

「不過什麼？」賀南樓接口問道。

「那幾個人都可以說得上是你的情敵！」那人語出驚人。「賀南樓，不知你有沒有那樣的心胸氣量，容忍得了，去救那幾個人！」

賀南樓默然了片刻，才決然地說道：「說實話，對於男女情愛之事，相信沒有什麼人豁達到有『容人』之量，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任何人喜歡一個人，都不是罪過，別人也不能制止任何人去喜歡那個人，更不能因此而憎恨那些人，就正如那些人因此而憎恨你一樣，所以，我心中雖然生出妒意，但只要他們都不是該死的人，我答應你，一定全力去救他們！」

「夠坦白，有見識，怪不得李盈袖在芸芸衆『生』中，獨獨對你情有獨鍾！」那人禁不住讚一聲，但却露出馬脚來——忘記了改變嗓音，說話的語聲嬌脆悅耳。

那只有女子才會有如此嬌脆悅耳的嗓音。

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女子！

「他們都是誰？」賀南樓巳無暇理會對方是男是女。「請說出來，以便我去救他們。」

「名字都在這張紙上。」那女子手一揚，將一個紙團擲在兩人身前的地上。

「姑娘，是什麼人要殺他們？」秦乘龍忽然說道，並且一口道破對方的「身份」，「他們遭到什麼痲煩呢？」

那女子那雙閃靈靈的眼睛在秦乘龍的臉上溜了一轉，才說道：「因爲那幾個人都喜歡上李盈袖，所以，便要殺死他們！你喜不喜歡她？」

「在下與李姑娘是世交，而李姑娘那麼美麗，若說不喜歡她，那是違心之言。」秦乘龍坦然說道：「不過，在下喜歡她，却不涉兒女之情，那只是一種沒有夾雜什麼的情愛，你明白麼？」

那女子定定地注視了秦乘龍，好一會，才柔聲道：「我明白！」

「姑娘，你還未答在下第一問。」秦乘龍被那女子瞧得臉上有點發熱。

「我不答你，就是說，我不會說的！」那女子說道。

接着又轉對賀南樓說道：「你以後要特別小心，因爲你巳經獨佔鰲頭——獲得李盈袖的芳心，你是他們必欲殺之而後快的人！」一頓，又說道：「其實，那幾個人可以說是因爲喜歡李盈袖，才惹上殺身之禍的，因此，在情在理，你也好應該去救他們。」

「妳是誰？」賀南樓心中閃過一連串的疑問，「妳怎會知道那麼多內情的？」

「你省口氣吧，」那女子說道：「我不會答你的！」話聲未落，身形倏閃，寒芒暴現，「颯颯」兩聲，分別將繫在兩邊的網索削斷，身形一縱，掠入路邊的野地中。

網索一斷，兩人墜跌落地上，揮手掙脚地，好不容易從那面網子內掙脫出來，兩人不禁鬆了口大氣。

四道目光隨即往那個神秘女子掠去的方向瞧過去，夜色沉沉中，巳瞧不到那女子的身影。

「她到底是什麼人？」賀南樓嘟喃一聲。「她似乎知道很多的內情。」

「賀兄，別想那想不出答案的問題，還是撿起地上那個紙團，看一下要救的到底都是些什麼人吧！」秦乘龍說着巳低頭往地上瞧看。

賀南樓給他一言提醒，忙亦往地上找尋。

秦乘龍馬上便瞧到那個紙團，彎腰俯身將之檢起來，却沒有打開來，將之遞給賀南樓。「賀兄，還是你看吧。」

賀南樓接過，正想將之展開，忽然停手說道：「先兄，此地不宜久留，還是離開這裏，找個地方歇一下，才看不遲。」

「那就到鎮上去吧。」秦乘龍微微仰起頭，吁了口氣。「天巳快亮了。」

「嗯。」賀南樓點點頭。忽然說道：「秦兄，去看一下地上那三個傢伙是什麼人，說不定可以看出這伙人的來歷。」

「對！」秦乘龍說着便走到一個躺在地上的傢伙身前，蹲下來，伸手先探一下鼻息，氣息全無，才將那人翻轉過來，一手將其頭套扯脫，定眼打量那人的面目。

那是一張陌生的臉孔，根本就不認識，隨後，便在那人的身上搜查起來，結果，除了幾兩碎銀外，什麼也搜不到，但却



神秘女子揮動長劍，把網劃破，救出秦、賀兩人•

發現．此人的背心要害上，有一個指頭大的血洞 大概就是被燕三郎發出的暗器擊中，因此而喪命。

賀南樓同樣不認識另外兩具屍首是什麼人．亦同樣搜不到什麼可辨認出兩人的標誌來。

由於賀南樓早巳猜到這一點，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所以，他不怎麼失望。

秦乘龍却頗爲失望 憤然道：「那伙人好精細 居然連一點可以辨識身份的物件也不帶在身上！」

「他們的手段也很毒絕！」賀南樓說道：「溜竄而去的那幾個人 恐怕這兩個同伴還未死 只是受了傷 因而留下活口，在逃竄時 賞了這兩個傢伙幾顆暗器，目的當然是不留活口！」

「賀兄，看來那伙人的來歷 又是一個謎！」

「終會揭開的！」賀南樓目光閃閃。「據我猜測，那伙人極有可能與槐莊的孫大越那些人，是一伙的，你還記得那個黑衫幪面人在現身時所說的第一句話麼？」

「記得。」秦乘龍說道：「經賀兄這一說，在下也深有同感。」

「秦兄，我們走吧。」賀南樓說道：「這三具屍體 就讓天亮後發現的人埋葬吧。」

× × ×

在鎮上那家唯一的泰安客棧的一個房間內．雖然這時候天際巳一片灰白，天快亮了．而賀、秦兩人又奔馳歷險了一夜，但兩人却一點睡意也沒有．湊在燈下 看着那張那個神秘女子交給他們的紙箋！

紙箋上一共寫了五個人名。

翻雲手方少雄。

江南雙龍堡少堡主銀龍楚南圖。

中州白馬堂五堂主小霸王項吞雲。

金槍快馬潘展。

紫電劍金中玉。

在五個人名的下面，還有三行字，請火速趕往蓮花鎮，此鎮在漢水之濱，五個人在兩日後都會齊集於此鎮，然後到鎮外五里許的一座莊院中搭救李盈袖，那其實是一個陷阱！

下面沒有署名。

反復看了兩遍，賀南樓才將那張紙箋摺迭好．收藏在身上。

對於紙箋上那五個人名，兩人都聽聞過他們的大名，那五個人亦確是年輕一輩中的俊彥，在江湖上武林中，聲名响亮。

「賀兄，那位姑娘說得不錯、翻雲手方少雄，紫電劍金中玉五人確是一時俊彥，我們決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跌落那個陷阱，被殺死！」秦乘龍顯得很心急。

賀南樓頷首道：「姑勿論他們是大有名頭的人物，還是普通的人，我們既然知道了這個陰謀，正如那位姑娘所說，在情在理，我也要盡力拯救他們，就爲了那些人喜歡盈袖，巳知的巳死了三個人，我不想再有人因此而死！」

「賀兄，兩天的時間可以趕到蓮花鎮麼？」

「可以。」賀南樓肯定地點點頭。「秦兄，這是我的事，還是由我去吧，我不想再連累你。」賀南樓懇切地說。

秦乘龍却搖頭道：「賀兄，你我雖是第一次相遇，但在下對你心儀巳久，久欲結識，難得有機會與你患難與共，在下又豈能不顧而去，有虧道義，除非兄台不以在下爲友，否則，在下萬死不辭！」

賀南樓聽他如此說，若是再堅持，那便是說，根本看不起對方，這是萬萬不能的，因此，他只好說道：「難得秦兄看得起我，我是交定你這個朋友的了。」

秦乘龍立時激動地伸出手緊握住賀南樓的手，搖了幾下。「賀兄，在下很是高興。」

賀南樓含笑用力反握住他的手，代替了說話。

好一會，秦乘龍才說道：「賀兄，我們什麼時候起程？」

「我們都不是鐵打的，據我估計，從這裏趕到蓮花鎮，若是趕得快一點，我們吃了早飯才起程，大約明日黃昏前，便可

以趕到去，我們且小睡片刻，然後到外面吃點東西才起程吧。」賀南樓說着不自禁打了個呵欠。

秦乘龍聽他這麼說，自然沒有什麼異議，於是，兩人便一個躺在床上，一個倚在牆邊靠着桌子的椅上，歇息一會。

以毒攻毒　找到綫索

賀秦兩人兼程趕到蓮花鎮時，一如賀南樓所料，距黃昏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這蓮花鎮由於在漢水之濱，鎮口又傍着官道，稱得上是位處水陸交通之地，故此，鎮上市面頗爲熱鬧繁盛，在鎮口便可以望到那條大街兩旁，店鋪林列，招牌高掛。

而蓮花鎮比那僻處一隅的登峯鎮也大多了，幾乎有三個登峯鎮那麼大，氣象自然也比登峯鎮恢宏氣派多了。

兩人一眼看到鎮口那家高陞客棧的招牌，便一逕走了進去。

他們可不是急着投棧，而是向客棧的坐櫃的打聽那張紙箋上的五個人，看有沒有到來投棧，這是打聽那五個人是否已來到鎮上的最便捷的方法。

結果，他們要找尋的那五個人，沒有一個是曾在這家客棧投棧。

但這並不表示翻雲手方少雄等五人還未趕到鎮上，可能，他們在鎮上的別家客棧投棧也說不定。

因爲這座鎮子這麼大，不會只有高陞那家客棧的。

兩人雖然又渴又累，但爲了救人——及時阻止方少雄五人趕往那個莊院送死，是以，兩人連茶也不喝一口，便往鎮上其它的客棧去打聽。

賀南樓更是想出一個好主意，兩人分頭到其它的客棧打聽，這比兩個人同去逐家打聽快得多，因此，秦乘龍自然沒有異議。

於是，兩人相約不論是否打聽到方少雄等五人的消息，在各自查問過那一些客棧後，便在鎮口頭的那家萬寶樓相會。

兩人是根據鎮上那條大街爲分界綫，劃分成兩爿，各自負責去一爿鎮內的客棧查問。

賀南樓約問了七八家客棧，都查不到方少雄等五個人的踪跡，但終於在一家叫集賢老棧的客棧內，查問出其中一個的下落。

那個人是金槍快馬潘展！

他就是投宿在這家客棧的東字三號上房。

據那個坐櫃的說，潘展是在今日一大早到來投棧的。

能夠打聽到一個，賀南樓高興得很，振作一下精神，朝那個留了一綹疏落鬚髯的中年人說道：「老闆，請問那位客官在不在客房內。」

那中年人正是這家客棧的老闆，聞言歪着腦袋想了一下，遲疑地說道：「這位客官，這點我們不大在意，敝棧整日都有人出入，不可能將進出的客人全都留意到的。」

「那我到他住的房間去看一下吧。」賀南樓說道。

「這……請問貴客是潘公子的什麼人？」老闆露出爲難的神色。

「我是他的朋友，」賀南樓隨口胡謅，同時將一塊約一兩重的碎銀往老闆的面前一放。

那老闆立時目光一亮，咽了口口水，一手蓋在那塊銀子上，連聲說道：「既然貴客是潘公子的朋友，那自然可以到客房去找他。」接扭頭叫道：「阿貴，帶這位貴客到東字三號上房找潘公子。」

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在另一邊答應一聲，快步走過來，朝賀南樓說道：「這位貴客，請隨小的來。」

說着便往裏走去，賀南樓朝那老闆點點頭，跟着那伙計走。

轉過一個圓洞門，走上一條廊道，那個叫阿貴的伙計在一個房門口前停下來，轉對賀南樓說道：「這位貴客，這個房間就是姓潘的公子住宿的。」

賀南樓看一下閉着的房門上，果然寫着「東三上」三個字，便對那伙計點了點頭。

「貴客，要不要小的替你拍門？」那伙計阿貴殷勤地說道。

賀南樓點點頭、

那伙計阿貴便在房門上輕敲了兩下，叫道：「潘公子，你在麼？有一位貴客找你！」

房內却沒有人應。

伙計看一眼賀南樓又一舉手拍門，叫道：「潘公子，你在麼？」

房內仍然沒有動靜，那伙計阿貴轉對賀南樓說道：「潘公子大概是出外去了，貴客……」

賀南樓沉吟了一下，說道：「小二哥，煩勞你了，他既然不在，我待會再來找他吧，勞煩你若是潘公子回來，對他說一聲：有位朋友來找他，請他在房內等一下。」說着，拿出一塊碎銀來，塞在阿貴的手上。

阿貴大喜，迭聲說道：「多謝貴客，請放心，潘公子若是回棧，小的記着對他說。」

賀南樓點點頭，離開了客棧。

經過這一輪查探，已是黃昏時份了。

吐口氣，他繼續向另一家客棧走去。

那家客棧名叫安順棧。

賀南樓一脚才跨入安順棧內，幾乎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幸好兩個人的反應及動作皆很快，互相將身子一個偏閃，錯身而過，沒有撞在一起。

很自然的，兩人在錯身而過時，互相瞥了一眼。

賀南樓一眼便看清楚那人是個年輕人，大約只有二十五六年紀，相貌英俊，穿着華貴，看樣子似是一位富家公子，腰畔却掛着一柄劍。

由於對方很臉生，所以，賀南樓也不爲意，往櫃枱走去，對那個坐在櫃後的老頭說道：「老先生，請問貴店……」

驀地身後有人說道：「請問這位可是賀南樓賀兄？」

賀南樓聞聲扭頭回望，發覺那個突然說話的人，原來就是那個在店門前幾乎與他撞上的貴家公子。

「閣下，我就是賀某。」賀南樓狐疑

地上下打量着對方，不明白對方怎會認出他的，而他想遍了，也想不出曾與對方見過面，若說見過，那就是剛才在店門口的那一瞥。

那人兩道目光上下打量了賀南樓一遍，目光落在他腰間的七色明珠劍上，便像鐵吸磁般，被吸引着。

賀南樓頭腦精靈，馬上便猜到，對方之所以認出他，大概是認出自己腰間柄那七色明珠劍，因而認出自己的。

「賀兄，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了你，眞是天意！」那人說道。

「請問閣下是誰？大名怎樣稱呼？」賀南樓思疑地看着對方。「閣下爲什麼要找我？」

「兄弟金中玉。」那人說道：「金某人找你，正是爲了你身上那把劍。」

原來此人乃是紫電劍金中玉！

賀南樓一聽他就是要找的五個人中的其中一個，登時驚喜地道：「金兄，原來是你，我正要找你！」

「請問賀兄找金某有什麼事？」金中玉問道：「是不是想殺金某？」

「金兄，你怎會這麼說的？」賀南樓驚詫地說道。

「哼，江湖上誰人不知，賀兄爲了李盈袖姑娘，聲言凡是對李姑娘傾慕的人，都視作仇人，殺之而後甘心！」

「這是那裏話？」賀南樓吃了一驚。「金兄，請你別聽江湖流言，賀某雖然深愛盈袖，但還不至於爲了深愛一個人，而大開殺戒，濫殺無辜！」

「這些，金某人暫時沒有興趣追究，現在金某只對你腰畔的七色明珠劍有興趣！」金中玉的兩道目光，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賀南樓腰畔的七色明珠劍！

賀南樓眉梢一剔。「哦？金兄的意思是……」

「金某不怕坦白對你說，金某對李姑娘痴心傾戀，我要與你公平决鬥，誰勝，誰便可以得到那把七色明珠劍！」

「你以爲得到了七色明珠劍，便可以得到盈袖？」賀南樓不禁有點氣忿，他與秦乘龍由百多二百里外的登峯鎮來這裏，爲的是救金中玉等人，免至他們踏落陷阱，被那伙神秘人所殺，豈料金中玉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居然要與自己爭奪那把七色明珠劍，就算是泥人也會生氣：「金中玉，你聽着，盈袖是因爲喜歡我，才將這把代表了她終身幸福的劍送給我。你就算得到這把劍又如何？她根本不喜歡你，她曾對我說過，這把劍若是落在任何別的人手上，她是寧願死，也不嫁給他！你應該知道，男女之情，可不是一廂情願便可以的，那要兩情相悅，才會幸福，你該應不是一個糊塗人，不會不明白這一點的。」

一頓，又說道：「天下間，除了盈袖之外，還有很多模樣比盈袖還要美麗的好女孩，你又何必如此執着呢？」

金中玉似乎被賀南樓這一番話打動了，沉吟道：「你……果然說得有理，但金某怎知你說的那句『寧願死，也不嫁給別的人』的說話，是不是你編造出來的？」

「金兄，看來我是說什麼，你也不會相信那句話是盈袖親口說的了，可惜盈袖不在身邊，就連我也不知她現在的下落，無法叫她當着你的面前親口加以證實。不過，我可以用行動來證明，我對你是沒有一絲惡意，而且，也沒有騙你！」

金中玉沒有說話，只是瞧着他。

舒口氣，賀南樓說道：「金兄，我這一次從百多里外趕來這裏，乃是得到一個消息，你與翻雲手方少雄方兄等五人，乃是得到一個消息——盈袖被一伙人囚禁在離這裏約三四里外的一座莊院中，你們趕來這裏，是要救她，是不是？」

金中玉聽賀南樓那樣說，不由訝詫得瞪大雙眼，詫聲說道：「賀兄，你怎會知道金某來這裏的目的？金某却不知道翻雲手方兄等人，也得到消息，趕來搶救李姑娘！」

「那是一個女子告訴我的，」賀南樓說道：「她並要我與秦兄趕來這裏，盡力阻止你們去那莊院救人。」

「爲什麼？」金中玉不由自主地脫口問道。

「因爲據那女子說，那是一個陷阱，盈袖根本沒有被關押在那間莊院內，那只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讓你與方兄等人踩下去，殺掉你們五個人！」

「他爲什麼要殺我們？」金中玉半信半疑地說道。

「那當然是有所居心了。」賀南樓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却含蓄地說道：「我不說，你也應該想到的。」

「金某明白了。」金中玉眼色微變。「告訴你這些的女子，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賀南樓說道：「當時，我與秦兄遭到暗算……被一伙幪面人兜在網內……幸得那女子相救，才沒有被那伙神秘人殺死並搶去這把劍。」賀南樓簡略地說道：「那女子救了我與秦兄，要求我趕來這裏，阻止你們踩落那個陷阱，便一逕走了。當時是在半夜，加上那女子又是幪着臉，所以，我與秦兄皆看不到那女子的樣貌，自然亦不知道她是何許人，我曾問過她是誰，她却不肯說，似乎她有隱衷。」

金中玉聽完他的說話後，似乎有點相信了。「賀兄，你所說的那位秦兄，是否千鋒劍秦乘龍秦兄？」

賀南樓頷首說道：「正是他。」一頓又說道：「我與秦兄在黃昏前趕到鎮上，便馬上與他分頭到鎮上的客棧查問兄台與方少雄等其餘四人的下落，相約不管有沒有收獲，均在鎮口頭那家萬寶樓相會，金兄若是不相信我所說的，可以隨我到萬寶樓，當面向秦兄相詢。」

「賀兄，除了金某之外，你還查問到其餘四人中那一個的下落？」金中玉的口氣已和緩下來，右手也自劍把上移開。

他雖然沒有說出業已相信賀南樓的話來，但他這種表示，比說話還有力，起碼，他不至於那麼尷尬。

「我還在離此不遠的集賢樓內，查問到金槍快馬潘兄就投宿在內，只是，却找不到他，他出外去了。」賀南樓說道：「金兄，我們一起到集賢棧問一下潘兄是否回來了，然後一起到萬寶樓，秦兄或許打聽到其他三個人的下落也說不定。」

「賀兄 金某很感激你秉程趕來相告。金某很慚愧剛才對賀兄你的無禮！」

「只要金兄明白了就好。」賀南樓笑笑道：「請不要放在心上。」略頓，手一擺說道：「金兄 請。」

金中玉忙亦說聲：「賀兄請。」

賀南樓也不再客氣，當先向客棧外走去。

金中玉跟在他身後。

客棧內的伙計及那個坐櫃的老頭看到兩人從劍拔弩張的情勢中 緩和了下來，最後和氣地相偕離開客棧 不禁也鬆了口大氣。

× × ×

賀南樓偕同金中玉來到那家集賢客棧，那個坐在櫃枱後的老闆不等賀南樓說話，便已搶着說道：「這位貴客，可是來找東字三號上房那位潘公子的？」

賀南樓頷首道：「回來了麼？」

老闆搖搖頭道：「還未回來 貴客找他．是否有什麼急事？貴客可以留下書信．待他一回棧 我便交給他。」

賀南樓聽他那麼說 靈機一動 說道：「老闆，我留下一個口訊．可否替我轉告他？」

「可以 當然可以。」老闆迭聲說。

「請你轉告潘公子，有一位朋友在鎮口頭的萬寶樓等着他．有極緊要之事相告，請他得到口訊後 立刻趕往萬寶樓一晤。」賀南樓對那老闆說出口訊。

老闆用心地記在心中。「貴客．只要潘公子回棧．我一定代為轉告。」

「有勞了。」賀南樓說着，便與一直沒有吭聲的金中玉走出客棧，往鎮口頭走去。

兩人來到萬寶樓的時候，天色已開始黑下來。

萬寶樓內經已燈火明亮。

這時候，也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偌大的店堂內，幾乎座無虛席 賀南樓在店堂內游目掃視了一匝，看不到秦乘龍，腳步一移，往樓上走去。

金中玉與秦乘龍素未謀面，就算雙方對面相遇 也不認識 因此，他默默地跟着賀南樓走。

賀南樓與金中玉相繼走上樓上，立刻便瞥到牆角那邊臨窗的一副座頭上，有人向他們直招手。

賀南樓放眼望去，一眼便認出，那個人正是秦乘龍，忙舉起手揮一下，表示已看到了。

「金兄．那位就是秦兄。」賀南樓邊扭頭朝金中玉說話，一邊向秦乘龍那邊走過去。

隨即，他便發現那副座頭上還坐了一個人，年紀與秦乘龍相若，一臉英氣，正與秦乘龍在說話 目光却向他瞧過來。

「秦兄，這位是——」賀南樓眼看着坐在秦乘龍對面的年輕人，忙向秦乘龍詢問。

他雖然不知那人是誰，但却猜到，必是那紙箋上的五個名字中的一個。

秦乘龍已站起身來，說道：「賀兄，這位就是雙龍堡少堡主銀龍楚南圖楚少堡主。」

那年輕人忙站起身，朝賀南樓抱拳說道：「賀兄，小弟久仰大名了，想不到有幸與賀兄相見，實乃一大快事。」

賀南樓忙還禮道：「楚兄，別客氣，來，我為兩位介紹一下，這位就是人稱紫電劍的金中玉金兄。」

金中玉忙抱拳與秦、楚兩人互道一聲久仰，然後便坐下來。

賀南樓目光在三人的臉上溜了一轉，說：「三位想必已肚餓了，這樣吧，我們先要些酒菜，邊吃邊談好麼？」

三人同時點點頭。

於是，賀南樓便吩咐那位前來招呼的伙計，先送兩壺酒來，再要了幾個菜。

互相敬了一杯酒之後，賀南樓開口對秦乘龍說道：「秦兄，你只找到楚兄一個麼？」

秦乘龍點頭道：「是呀，在下已找遍了那一片的所有客棧，結果只找到楚兄，在下已對楚兄說出我們找他的原因，難得楚兄相信．在下便帶他來這裏，看看賀兄你找到幾個。」

「我找到兩個。」賀南樓說道：「除了金兄，還有金槍白馬潘兄，但他却外出未歸，見不到他．我已對那個客棧老闆留下口訊，請他一見到潘兄回棧，便對潘兄說一聲，立刻到萬寶樓與我們一晤。」

「這麼說來，名單上的五個人，還有兩個人——翻雲手方兄與白馬堂五堂主小霸王項兄未找到。」秦乘龍說道：「或許他們還未趕到來，又或是沒有投棧，而是寄居在別的什麼地方也說不定。」

「這座鎮那麼大，若是往別的地方找，只怕很難找到他們。」賀南樓皺着眉道：「但又不能明知那是個陷阱，却讓他們跌落去的呀？」

「賀兄，金某對你的心胸氣度，佩服得緊，也令金某慚愧得無地自容。」金中玉激動地說：「賀兄明知金某與楚兄等五人，都對李姑娘傾慕得很，這一次來到這裏，目的是要拯救李姑娘，希望得到她的歡心，也就等於是賀兄你的情敵，而賀兄不但不介意我們的痴妄 還不辭勞苦趕來通知我們那是一個陷阱，令我們免遭毒手。賀兄，金某對你的恩德，永銘於心！」

楚南圖也接口說道：「賀兄，小弟聽了秦兄的一番話後，也感到慚愧得很，對賀兄你的大量，打從心裏折服。小弟當時便暗中發誓：若是還對李姑娘心存非份之想，那小弟便不是人！」

「楚兄言重了。」賀南樓說道：「任何人喜歡一個人，那不是罪過，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別人去喜歡一個人，只要他不是用卑鄙的手段，不怕對兩位說．看到自己心愛的人有那麼多人傾慕追逐裙下，若說我沒有妒意，那是騙人的，不過，我知道『君子好逑』這句話，乃是千古不易的至理，也就是說，那是人之常情，故此，我一點也不憎恨你們，只要你們不用卑鄙的手段對付我，我很高興與你們交朋友！」

「賀兄，蒙你看得起，金某是交定了你這個朋友！」金中玉說着伸出手來，握住賀南樓伸出的手。

楚南圖沒有說話，伸出手有力地握住兩人相握的手。

秦乘龍也伸手握上去。

能夠結識到三位朋友，賀某高興極了

，來，我們乾了這一杯。」賀南樓說着舉起面前的酒杯。

三人呼應一聲，齊齊舉杯，四個杯子碰了一下，四人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這時候，酒菜已陸續送上來，四人暢快地吃喝起來。

吃了一會，賀南樓放下筷子，從身上取出那張紙箋，遞給坐在身旁的金中玉。

「金兄，楚兄，我差點忘了給你們看一下這張紙箋，是那個女子救了我與秦兄後，留給我與秦兄的。」

金中玉說道：「賀兄，不用看了，金某已完全相信，你所說的是真的！」

「金兄，看一下吧。」賀南樓誠懇地說道：「我不是懷疑你與楚兄還不相信我與秦兄來此的目的，我想你與金兄看一下，是否可從中發現一些什麼，說不定兩位從中認出紙上的筆跡，從而猜出那個女子是誰。」

金中玉聽他那麼說，才肯將紙箋接過去，打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

然後，他將之遞給楚南圖，却對望着他的賀南樓說道：「賀兄，金某認不出紙上的筆跡是什麼人寫的，不過，從紙上所寫的，可以想到，那個女子知道得很多，她要不是那幫人當中的一份子，我想不出她怎能知道得到那麼多。」

「金兄，這一點在下與賀兄在趕來這裏之前，經已想到這一點，但我們却想不出，她若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她為了什麼要救我們。」秦乘龍接口說道。

「賀兄，小弟也認不出那筆跡是誰人所寫的。」楚南圖看完後，將紙箋遞回給賀南樓。「不過，小弟的想法也與金兄的一樣。」

「猜不到，且不去想它。」賀南樓說道：「目前，最要緊的是找到方兄與項兄，阻止他們到那個莊院去救人，以免兩人落入陷阱，遭到毒手！」

「那只有到鎮上各處去再找一遍，看看找不找到其餘的三人。」秦乘龍說道：「據那個姑娘說，那伙人不但要殺死賀兄，奪取他身上的七色明珠劍，並且，還要殺盡那些對李姑娘傾慕的人。」

不知怎的，秦乘龍一直忘不了那個女子那雙閃靈靈的眼睛。

「豈有此理！」金中玉憤然道：「那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金某可不是紙糊的假人，金某倒要看一下，他們還有什麼手段！」

「金兄，不是小弟說句洩氣的話，若不是賀兄與秦兄這一次及時趕來，找到我們，對我們說出真相，只怕我們在色迷心竅之下，還不是像盲頭蒼蠅一樣，跑到那個莊院去救人，跌落那些人所佈下的陷阱中。」

「金兄，楚兄，他們那些人的手段確是很惡毒的！」秦乘龍想到在槐莊被炸得肢離破碎的玉麒麟白玉麟，以及卞氏兄弟所遭受的慘酷下場，心頭仍有餘悸。「在下差點忘了告訴兩位，在一處叫槐莊院內，江湖上人稱玉麒麟的白玉麟，以及有武林秀才之稱的卞氏昆仲，就是被那伙人誘到那裏，然後引爆炸藥，不但將他們炸得肢體殘碎，甚至為了滅口，不惜連自己人——孫大越以及幾名手下炸死！兩位，你想這種手段夠不夠惡毒？」

金中玉與楚南圖聽了秦乘龍的這一番說話，想到自己若不是命大，被賀、秦兩人找到，只怕潛入那莊院內救人時，也會遭到同樣的下場，一股寒氣不由打從心底直冒起來，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秦兄，那是怎麼回事，可否說一遍讓小弟與金兄聽聽。」

「當然可以。」秦乘龍不但將他怎樣「捲入這個漩渦」的起因及他與老僕楊林為救李盈袖而冒險探查那座廢莊院——槐莊，以及楊林驟遭暗算而死……一直到途遇賀南樓，再夜探槐莊，幸好沒有冒然潛入莊內，却目睹白玉麟三人先後潛入莊內，慘被炸死的經過，向金、楚兩人詳細地說出來。

金、楚兩人聽得驚忿不已，金中玉捏着拳頭說道：「果然手段惡毒，哼，他既然連金某也算上一個，金某就是拚掉這條命，也要揭開那一伙人的主謀者，到底是誰？」

楚南圖也道：「小弟也誓不罷休！」

「金兄、楚兄，你們是怎樣得到消息的？」賀南樓看了金、楚兩人一眼。

「金某是在一家客棧中的房內，無意中聽到隔壁房間的兩個人說的．那時候大約是二更左右，金某雖然躺在床上，却還未入睡，忽然聽到隔壁有說話聲，無聊之下，便好奇地傾聽起來……現在想來，那兩個人可能是故意說給金某聽的。」

「小弟的情形與你差不多。」楚南圖接口說道：「不過我不是在客棧中，是在一家酒樓中。當時，小弟正一個人在喝悶酒，忽然來了三個漢子，就坐在小弟隔鄰的一張枱子，起初小弟也不在意，忽然聽到他們提及李盈袖姑娘，小弟早已聽說李姑娘不知怎的失了踪，正在找尋她，聽到那三個漢子提及李姑娘，馬上豎起耳朵留心聽起來，才聽到李姑娘被一伙人關禁在這附近的一座莊子上，那三個傢伙似乎發覺到小弟在偷聽，馬上住了口，跟着匆匆結賬離去。小弟就是這樣得到消息的。」

「絕無疑問，那是故意讓楚兄你聽到的。」秦乘龍說道：「我們不妨想一下，那伙人將李姑娘囚禁起來，那當然是越隱蔽越好，那有唯恐別人不知道的，這其中顯然有詐，只是，我們都關心李姑娘，一聽到有關她的消息，便不去細想，只想快些救出李姑娘，那伙人正是利用我們這種對李姑娘的關心弱點，佈下陷阱，讓我們先後踩下去，遂其惡毒的目的。」

「秦兄所說有理。」賀南樓說道：「我們且先不說這些，還是先商量一下，怎樣才能找到方兄項兄兩人吧。」

「若照秦兄的辦法去找方兄項兄，小弟覺得不但費時失事，只怕也未必找尋得到他們。」楚南圖說道。

「那麼，楚兄有甚麼好辦法麼？」金中玉問。

「辦法倒是有一個。」楚南圖說道：「却未必說得上好，小弟姑且說出來讓三位參詳一下。」

賀南樓三人都沒有說話，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小弟的辦法是：方兄項兄兩位在不明真相之下，必會到那莊院去救李姑娘的

，那我們與其到處去找他們，何不在那莊院附近守候，是不是比到處亂找好些？」

三人聽完他的話，都點了點頭，秦乘龍首先說道：「楚兄這個辦法確比在下那個辦法好，我們只要守候在那莊院的四面，那麼，無論方兄項兄從那一面進入莊院，我們其中一人都會發現，加以阻止。」

「經秦兄這一補充，大概沒有再好的辦法了，賀兄，你說是麼？」金中玉對賀南樓說道。

賀南樓頷首道：「這確是個好辦法，我們就這麼辦吧。」

一頓，目光在楚、金兩人的身上溜了一轉，說道：「金兄，楚兄，兩位本來打算在甚麼時候去救人的？」

「金某本來準備在今晚去救人的，」金中玉說道。

「小弟也是。」楚南圖道：「晚上總比白天易掩藏，而救人不是像去討人那樣，可以公然直闖進去，所以越不被院莊內的人發現越好，那當然是選擇黑夜了。」

「兩位都選擇夜晚去救人，那麼，我猜想方、項兩位極可能也會在夜晚去救人，三位以為是麼？」賀南樓掃了楚、秦、金三人一眼。

三人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

「三位既然也那麼認為，那我們馬上就結賬趕往那座莊院，再遲一點，恐怕阻截不了方、項兩位。」賀南樓說道：「順道可以到集賢棧去找潘兄，相信潘兄也該回到客棧了。三位吃飽了麼？」

「吃飽了。」三人同聲說道。

「賀兄，你不是留了話要那位老闆轉告潘兄的麼？」金　玉說道：「潘兄現在還未來，只怕他還未回棧！」

「說不定，他一逕趕往那座莊院口救人了。」秦乘龍說道。

「有可能，」賀南樓情急地說道：「那我們馬上結賬離開吧。」說着，已招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

秦、楚、金三人也站起身來。

×　　×　　×

四人離開酒樓，來到集賢棧，賀南樓領先走進去，那老闆一眼看到他，馬上從櫃後站起來，朝他說道：「貴客，那位潘公子還未回來。」

「謝謝。」賀南樓馬上掉頭走出客棧外面。對站在外面等他的秦乘龍三人說道：「潘兄還未回棧，看來秦兄猜料得對，潘兄可能逕自到那莊院救人去了。我們快趕去那裏，但願仍然來得及將他截下來，不然……」

秦乘龍三人都緊張起來，齊聲道：「馬上趕去。」

四人不再多說，立刻走出鎮外，趕往那座莊院。

但走出鎮外，四人却停下來，秦乘龍道：「賀兄，在下記得，那張紙箋上，沒有寫着那座莊院在甚麼地方——那個方向的啊！」

賀南樓跌足道：「是啊，你不說，我還想不起，大概那少女在匆忙留字中，漏寫了。現在怎辦？總不能四處去找的，救人如救火啊。」

金中玉却說道：「賀兄，別發急，金某記得那兩個人曾經說過，那座莊院是在此鎮的西北方五里左右，我們先往那裏找尋。」

「知道在甚麼方向，就好找了。」秦乘龍吁出一口氣來。

四人循着西北方奔掠下去，默算着路程，果然在五里許的一處土崗腳下的樹林子後，找到一座莊院。

那裏頗為偏僻。

那麼說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座莊院了。

但為了謹慎起見，賀南樓留下秦、楚兩人，在莊子前暗中看着，自己則與金中玉分頭到附近察看一下，是否還有別的莊院，結果，發現不到，從而更加肯定，那座莊院就是他們要找的地方。

於是，四人馬上分開來，各自負責監視一面。

秦乘龍負責監視莊院的前面。他就躲在那一爿樹林邊的樹後，監視着莊院的前面。

金中玉負責左邊。

楚南圖負責右邊。

賀南樓負責莊院的後面。

因此，他要繞到莊後的崗脚上，隱伏下來，監視那一面的動靜。

就在他繞到莊院後，準備掠上崗脚上的時候，驀地，他發覺崗頭上，有一條人影疾掠下來，心頭急跳了一下，他急忙往上斜掠上去。

由於不能發聲朝那人示意——以免驚動了莊內的人，但又不能確定那人是否方、項、潘三人中的其中一個——有可能是莊院內的人，因此，他不敢暴露身形，利用樹木土石來掩藏自己的身形，萬一那人眞的是莊院內的人，被其發覺，那必然會發出訊號。通知莊院內的人，因此，他盡量掩蔽身形。

他很快便竄掠到可以截住那人的地方，而那人亦已快掠到他藏匿的那些矮樹叢前。

由於天上月隱星黯，故此，賀南樓無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他也無法確定那人是否方、項、潘三人中的其中一個，因為他根本不認識他們。

因此，他只能夠在那人掠到面前時，猝然開聲詢問對方是否五人中的一人。又或是驟然出手，先制住對方，才弄清楚他的身份。

他選擇了後一個辦法。

那雖然有點冒昧，得罪了對方，但為了不至弄出聲音，驚動莊院內的人，他認為後一個辦法比較妥當。

那人的身法頗快，眨眼間，已掠到賀南樓匿伏的樹叢前，一閃而過。

賀南樓也就在那刹那，倏地標掠出去，左手探抓向那人的左肩頭，右手併指飛點向其腰背上的穴道。

左手一抓只是虛招，目的是吸引那人的注意力，右手才是實招，希望一出手便制住對方，當然，若是那人警覺得太遲的話，他的左手那一招，便由虛變實，順勢抓落對方的肩井穴上！

那人的聽覺似乎特別敏銳，賀南樓才掠上去，他便已發覺，身形霍地向前搶伏的刹那，一個怪蟒翻身，刀芒閃爍，「颯」地掃斬向賀南樓的胸腹要害！

賀南樓不由大吃一驚，此人不但反應

快捷，身手也很高明，幸好他在標出去之前，已顧及到這一點，所以，他雖然吃驚，却不忙亂，身形借勢一個斜竄，右脚疾往那人的脚下勾撥過去。

那人冷不防之下，被勾個正着，身形一歪，斜跌向地上。

賀南樓的右脚順勢往上一撩，靴尖點在那人腰間的軟痲穴上，同時間身形藉着右手在地上一撐之力，翻挺起來，左手飛點在那人的啞穴上。

那人似乎想發出呼叫，但却被賀南樓及時點封了他的啞穴，只能夠在喉頭發出一聲低促的悶叫聲。

賀南樓還不放心，一掌按在那人的背心大穴上，那就不虞有意外發生了。

在楚、方、潘、項、金五人中，只有項吞雲一個人是使刀的，而這人亦是使刀。因此，賀南樓並不排除他就是小霸王項吞雲！

「聽着，你是不是白馬堂的五堂主小霸王項吞雲？」賀南樓邊低聲說，邊將那人的身子翻轉過來。「若是，你就點一點頭！」

但不等那人有所表示，他已知道那根本不是項吞雲！

因為他人眼看到那一轉來的臉面，認出此人不是項吞雲！

他雖然不認識項吞雲，却認識眼前此人！

「是你？」他脫口低叫一聲。「飛天蜈蚣毛百足！」

二年之前，他曾在河北道上，與這位出了名的飛賊交過手，但却被他狡脫了，因此，對他印像深刻。

那人果然是飛天蜈蚣毛百足，只見他眨了眨眼，臉上露出驚懼之色。

賀南樓之所以要捉拿毛百足，那是因為他的一位好友，曾經撞破了毛百足的一次盜竊，動起手來，不幸死在其獨門暗器淬毒蜈蚣鏢下。賀南樓知悉之後，發誓絕不放過此賊。上一次被其狡脫，他已耿耿於懷，想不到這一次無意中，却捉了他，莫非這是天意。

「毛百足，你是不是到崗脚下的那座莊院中？」賀南樓伸手朝崗下一指。說話的同時，解開了他的啞穴，但左手却揑着他的喉嚨，以防他大聲呼叫。

毛百足却只是眨眨眼，沒有答他。

「姓毛的，你若是實話實說，我答應放過你這一次。」賀南樓急於想知道那座莊院內的都是些甚麼人，希望能夠從毛百足的身上，查出那個主謀者是誰，因此才答應放過他這一次。

毛百足點點頭。

「莊內是不是巳佈下陷阱？目的是殺害翻雲手方少雄，銀龍楚南圖，小霸王項吞雲、金槍白馬潘展，以及紫電劍金中玉五人！」

「是……」毛百足啞悶地吐出一個字來。

因為賀南樓緊揑着他的喉頭，僅讓他可以說出話來，故此，但不能够大聲地說話。

「你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賀南樓接問。

「是。」

「主謀人是誰？」賀南樓狠厲地盯着毛百足。

「……」毛百足這一次緊緊地閉上咀巴。

「你說不說？」賀南樓逼視着對方，揑在他喉頭上的手指微一用力，毛百足立刻張口吐舌的，直翻眼！

但他仍然不哼一聲。

陡地，崗下的莊院內，响起一陣呼喝聲，賀南樓不由扭頭往下面張望，但却看不到甚麼，莊院內烏燈黑火的，只聽到吆喝聲繼續响起。

他不由心頭悚動了一下！——極有可能方、項、潘三人中，其中一個已避過他們四人的監視，潛入了莊內，却被莊內的人發現，因而發出呼喝聲。

他心中大急，扭回頭看一眼毛百足，只見他一張臉扭歪着，雙眼凝定不動，口中滿是鮮血，從咀角淌流下來，他不禁懊悔地鬆開揑在毛百足喉頭上的手。

毛百足那樣子，稍有經驗的人都看出，他是嚼舌自盡了。

一時的疏忽，便讓一個活口死了，本來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很多他想知道的秘密，但已經不可能了，這怎不教賀南樓感到懊惱？

事實，他也想不到毛百足會自盡的。

下面的吆喝聲突然沉寂了，那座黑黝黝的莊院，又沉寂有如一座墳墓。

這極有可能是潛入莊院內的人，已經跌落在對方下的陷阱中。

決不能再有第二個人再遭「滅頂」之厄了，賀南樓在情急之下，忽然想到了一個比眼下這個辦法更好的辦法。

與其在此「守株待兔」，不若釜底抽薪？

他匆匆地在毛百足開始冷硬的身上搜尋了一遍，搜不到任何可供追查的綫索，便從原路繞掠下去，先找到了伏在莊院左面的紫電劍金中玉，也不多說什麼話，直截地說道：「金兄，你聽到從莊院內傳出來的吆喝聲麼？」

「隱約聽到。」金中玉說道：「賀兄，金某猜疑那是有人避過了我們四人的監視，潛入莊院中……」

「我也是這麼猜測。」賀南樓截道：「金兄，潛入莊中的人似乎已經遭到不測，因此，我們要想一個較好的辦法，令到後來的人，不會再潛入莊中救人，跌落陷阱中。」

「賀兄想到了辦法？」

賀南樓點點頭，附在他的耳邊，說了一陣，金中玉邊聽邊點頭。「賀兄，這確是個再好不過的辦法，就這麼辦！」

「既然金兄也贊成，那我去告知秦兄與楚兄。」賀南樓說完，便竄掠向莊子的面前。

×　　×　　×

賀南樓繞着那莊院，分別將自己想到的辦法告知金、秦，楚三人，他們都沒有異議，一致說好，於是，他便趕回莊後的崗脚上，快速地檢了一些乾草，綑扎起來，然後竄到崗脚下的莊牆前，左右窺察了一下，然後默算一下時間，估計秦乘龍三人大概已準備好，便將火摺子掏出來，晃着了一將綑扎好的三扎乾草點燃，待其燒

得猛了，便半挺起身，揮臂將之先後擲入莊院內不同的地方，這樣，就算被莊院內的人發現撲救，也會弄得手忙脚亂。

與此同時，他撮唇發出一聲長嘯。

——這正是通知秦乘龍三人發動的訊號。

那三扎燃燒的乾草擲入莊院內，不知怎的，莊院內的人似乎還未發覺——賀南樓聽不到莊院內有聲響傳出來，若是有人撲救，那必然會有聲响的。

片刻之間，他便看到莊院內被着火的乾草擲入去的地方，有火光閃騰起來，接着，他又發現莊院的左右及前面，有幾處地方烟火騰騰，他知道秦乘龍三人在聽到他發出的嘯聲後，已分別將「火種」擲入了莊院內！

這時，莊院內終於响起一陣急亂的驚呼聲以及脚步聲，不用看，賀南樓也知道莊院內的人終於驚覺到起了火，慌急地奔撲向起火的地方，欲將火救熄。

但起火的地方起碼有十處以上（賀南樓四人都是將「火種」擲入莊院內那些有房屋的地方），而且四面皆是，就算莊內的人手再多，也會顧此失彼的。

而賀南樓的目的就是要將這莊院燒毀，不論是方、項、潘三人中任何一人若是想來救人，眼見莊子已起火燃燒或是經已燒毀，那就不會再進莊內救人，也等於阻止了三人「自投羅網」。這是釜底抽薪之法。

莊院內那些人在自顧不下的情形下，自然無暇利用佈下的陷阱，算計方、項、潘三人。

轉眼之間，有兩三處火頭被撲熄，但其餘幾處的火勢却越來越猛烈，莊內的人聲也更急促。

陡地，莊內响起二聲急促厲烈的短嘯聲，刹時，雜亂聲响逐漸平息。

賀南樓心知有異，也顧不了危險，長身掠上牆頭，放眼往莊內掃視。

只見莊內火光騰閃中，這裏明，那裏暗，有不少人影飛快地奔向當中的一座大屋子，賀南樓不知那些人爲何會忽然放棄了救火，奔入那間大屋，好奇心陡生，忍不住想進去看一下，倏地，他想到槐莊的爆炸，不禁心頭大震了一下，猛吸一口氣，振吭大吼一聲：「金兄秦兄楚兄快退！莊內可能會爆炸！」

喝聲中，他一個倒掠，飛掠出去。

倒掠出十數丈，身形翻落地上，但莊院內却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變化，倒是火勢更猛烈了，發出一陣「劈里啪勒」的火燒聲，烟火直衝夜空。

吐口氣，賀南樓暗道：「莫非我這一次猜錯了。」

思念未定，便聽到「轟轟」兩下爆响聲震天動地响起，震得他氣血翻湧，耳鳴心跳。

只見莊院內衝騰起兩股塵烟，彷彿天地間驟變了一霎。

跟着，火光衝天，莊院的上空一片通紅。

吸了口長氣，賀南樓立刻向金中玉那邊飛掠過去。

× × ×

金中玉，楚南圖，秦乘龍三人由於及時聽聞賀南樓那一聲驚叫，急不迭飛退開去，沒有被那兩下巨爆聲所波及，安然無損。

但三人都爲之咋舌不已。

望着那一片火海般的莊院，四個人都不禁有點怔怔的，半晌，金中玉吁口氣，說道：「原來莊院內埋了炸藥，幸好我們沒有闖進去，不然……不過，莊內的人一個也不見逃出來，莫非他們與之共存亡不成？」

「好惡毒的佈置。」楚南圖猶有餘悸地說。

「金兄，莊內的人，大概都由地道走了。」賀南樓說道：「我在爆炸之前，在牆頭上望到莊內的人在兩聲厲嘯聲响起後，便紛紛奔回莊內當中的一座大屋子，猜想那大屋子之內，可能有一條地道。我不相信他們會寧願被炸死，也不逃出這莊外的。」

「賀兄說得有道理。」秦乘龍說道：「莊內極有可能有一條通到外面的地道。我們何不分頭到附近察看一下，說不定，會發現那些從地道逃出莊外的傢伙。」

「秦兄所說極是。」楚南圖說道：「我們立刻分頭到附近去搜查！」

賀、金兩人都說一聲：「好！」於是，四人便按照原先的分派，各自向一個方向搜查。

結果，四個人都沒有什麼發現，也沒有發現地道的出口。

四人又聚在一起，却沒有離去，在莊院前面的那片樹林內，等待火勢熄滅，然後進入莊院內查看一下，希望能夠找尋出一些可以追查出那伙人的綫索來。

同時，也希望可以發現方、項、潘三人。

他們都不希望三人中，有人被害。

但他們等到莊院內的火勢大部份已熄滅，而天色也濛濛亮時，仍沒有發現方少雄三人中的其中一個。

而由於附近沒有人家，因此，火勢雖然很猛烈，却沒有驚動什麼人。

天色終於大亮，火勢也幾乎完全熄滅，只有餘燼乃在微弱地燒着，到處都是嬝嬝的烟霧，直往天上飄飛。

不知怎的，昨晚竟然沒有什麼風。

直待到烟霧也消散了大部份，賀南樓等人，才進入業已變成一片廢墟的莊院之內。

才走進去，四人便感到一陣熱氣逼來，靴底也似乎有點炙熱，四人只掃視了一眼，便發覺到，根本不可能在此找尋到什麼綫索。因爲看到的，全是一片焦土也似的廢墟，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所有的屋舍皆成廢墟，也就是說，什麼東西也被大火燒掉，化爲灰燼，那還能夠找到什麼？

「哼，他們不但夠毒，也夠絕！」金中玉咬着牙說道。

「他們的手段若不夠毒够絕，在下與賀兄早已在那座槐莊內，找尋到可以追查出那伙人的綫索了！」秦乘龍握着拳頭說道。

「金兄，雖然不可能發現什麼可供追查的綫索，但至少我們可以找尋出方、項、潘三人是否在此遇害！」賀南樓不免也

有點洩氣——遭遇了這一連串的事故，居然連對方那伙人是什麼來歷，也一無所知，甚至連一絲可供追查的綫索也沒有，怎不教人洩氣，但他仍然强提精神，安慰金中玉三人。

其實，他比金中玉三人還要心急焦躁，李盈袖是他最心愛的人，但心上人忽然失了踪，至今仍然找尋不到她的下落，若不是他素來豁達堅毅，只怕單是憂急，便已令到他崩潰了。

「賀兄，這裏什麼也燒光了，簡直是一片焦土，若是方兄等三人其中有一個喪生在這裏，只怕早已被燒成焦炭，根本辨認不出來。」楚南圖說道，兩道目光在餘烟嬝嬝的殘垣敗瓦上來回掃視着。

「楚兄，人雖會被燒成焦炭不能辨認，但兵器却不會被燒溶毀掉，是不是？」賀南樓邊往前走，邊往地上掃視着。

「對啊！」楚南圖揮揮手道：「小弟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來，我們分頭在各處搜尋一下吧。」賀南樓招呼其他三人。

於是，四個人分散開來，在莊中四處找尋。

「賀兄，在下發現一兩根金槍。」很快，秦乘龍便有所發現。「楚兄金兄，快過來看看。」

賀南樓三人循聲先後奔到站在一座已燒成焦土一片的屋子前的秦乘龍身前，秦乘龍不等三人開口詢問，便已指着脚下兩根業已彎曲變了形的短槍，說道：「快看看！這兩根金槍是不是金槍白馬潘兄的兵刃？」

三個人忙湊近去，賀南樓彎腰將一根短槍檢起來，居然還有點燙手，仔細端詳了一下，然後遞給金、楚兩人。

「據我所知，潘兄使的正是兩根只有四尺八寸長的金槍，這根短槍若是沒有彎曲，大概是這個長度。」賀南樓雖然沒有肯定地說那是潘展的兵器，但意思却很明顯！

「是的！絕對錯不了，這是潘兄的兵器！」楚南圖比較細心，指着槍尾一處嵌擶了一塊金玉的地方，對三人說道：「你們來看一下，那塊玉上，不是刻了一個潘字的麼？」

金中玉首先看到，脫口叫道：「是個潘字！確是潘兄的兵器！」

賀南樓與秦乘龍忙湊過去瞧看，立刻也看到，同時點點頭。

一時間，四個人都默然不語，心頭有點沉重。

雖然，他們與潘展都不認識，但都是武林同道，而且潘展在武林中的名聲頗亮，與金中玉等人同被譽爲武林中年輕一輩中的俊彥，識英雄重英雄，他們這幾個人彼此皆惺惺相惜，如今驟然知道潘展已遇害，怎不令他們黯然神傷！

不過，潘展是什麼時候潛入莊內的，他們四人皆不知道。

有可能他是在四人還未趕到這座莊院前，潘展已潛入了莊院內。

「但願不再發現別的東西。」秦乘龍嘟喃一聲。

其餘三人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他們的神色，看出三人對秦乘龍那句話深有同感。

但在他們再展開搜查後，又由金中玉發現了一根盤龍棒。

他們的心頭馬上往下一沉。

因爲四人都知道，翻雲手方少雄雖然以一套翻雲覆雨掌法馳譽江湖，但他用的兵器，却是九轉盤龍棒！

九轉蟠龍棒之名，乃是因爲棒身上那條盤龍恰好盤繞棒身九匝，因而得名。

金中玉已數清楚，棒上的盤龍果然繞棒九匝！

這也就是說，絕無疑問，那是方少雄的獨門兵器！

武林中人有「劍在人在，劍毀人亡」這句「壯語」，而大多數的武林人。特別是成名的武林人，都視兵刃爲自己的生命般重要，不少武林人寧願死，也不讓自己的兵器失去或被人奪去。如今方少雄的獨門兵器丟棄在地上，人却不見，那自然是凶多吉少了。

結果，他們在附近的一處灰燼旁邊發現了一具頗似人形的「焦炭」。

四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們黯然沉重的神態，顯露出已確認方少雄已遇害。

「希望不會發現項兄的兵器。」秦乘龍忽然又嘟喃一句。

天從人願，四人再沒有發現甚麼特別的兵器，也沒有發現別的屍體，但也找不到甚麼綫索。

走出那座莊院，四人不由同時吐出一口氣，扭轉頭望一眼身後仍在冒着餘烟的莊院。

默然走了一大段路，金中玉忍不住開口說道。「白忙了一夜，不但救不了方兄與潘兄，更連一點收獲也沒有，眞教人洩氣，也不甘心！」

「金兄，但我們起碼毀了那座莊院，令到項兄不至受害，這也算是收獲啊！」秦乘龍接口道。

「秦兄說得對！」楚南圖說道：「項兄可能還未趕到來，說不定，我們會在鎭上遇到他。」

一直沒有出聲的賀南樓開口說道：「三位，你們可曾想到，那座莊院一定有一位主人的。」

三人聽賀南樓沒頭沒腦地說出這句話來，不由都怔了一下——一時間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但隨即三人便幾乎是同聲說道：「賀兄，你的意思是……只要找到那莊子的主人，便有可能探查那伙人的來龍去脈？」

賀南樓點點頭：「三位認爲是麼？」

三人同時點點頭。

「賀兄，還是你的頭腦靈敏。」楚南圖佩服地說道：「但那座莊院附近皆沒有人家，根本找不到人詢問啊？」

「別急，」賀南樓說道：「建造那麼大的一座莊院，是不是要僱請很多人去建造。」

「那當然了，」秦乘龍忽然眼一睜，「賀兄，你是說，只要找到建造那座莊院的人，便可以問出那座莊院的主人是誰來了？」

「正是。」賀南樓點點頭：「我相信鎭上的人，很有可能會被僱請建造那座莊院的。」

「那我們立刻趕回鎮上，分頭查問一下。」金中玉也認爲這個辦法可行，不禁精神一振。

「金兄，急也不在一時。」賀南樓道：「我們忙碌了一晚，都有點困倦了，先回客棧睡一會，然後再向鎮上的人查問，順便打聽一下項兄是否在鎮上。」

三人也確是有點困倦了，聽賀南樓那麼說，不自禁地先後打了個呵欠。

四人彷彿心意相通般，誰都沒再說什麼，不約而同地加快速度，向鎮上掠去。

戀妻成狂　伊人玉殞

賀南樓四人在鎮上詢問了很多人，都說不知那座莊院的主人是誰，但不少人卻知道，那座莊院是在五年前建造的。

而鎮上的人之所以不知道莊院的主人是誰，那是因爲他們沒有人被僱去建造那座莊院，那自然沒有可能知道建造的人是什麼人了。

這不免令到四人大失所望。

賀南樓更甚。

他認定了那伙人，必然與李盈袖的失踪有關連，他自然極想查出那伙人的來歷，只有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才能夠查出李盈袖的下落，將她找救出來，如今連這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最失望的自然就是他了。

但他們卻找到小霸王項吞雲。

他們是在鎮口遇到項吞雲的。

原來金中玉與項吞雲有數面之交，故此認識項吞雲。

項吞雲大概是兼程趕來這裏的，一身風塵，胯下的健馬在奔入鎮口時，口中已吐出白沫來。

「項兄，總算見到你了！」金中玉一眼望到正翻身下馬的項吞雲，脫口高聲叫道。

賀、秦、楚三人聽金中玉忽然將一個人高叫「項兄」，都不由目光一亮，往項吞雲望過去。

他們三人都與項吞雲未見過面，因此不認識對方，如今聽金中玉叫他爲項兄，那自然就是他了。當然要看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項吞雲眞不愧有小霸王之稱，頗具豪勇之概，年紀約二十五六上下，生得燕頷虎額，環眼豹頸，蜂腰熊背，的確是一位人物。

項吞雲跳落地上，聞聲雙眼倏睜，一眼看到向他招呼的是金中玉，不由驚喜地叫道：「老兄，是你！」牽着馬急步向金中玉走去。

金中玉忙亦迎上去。

賀南樓三人隨在金中玉的身後。

「金兄，怎麼你也在這裏？」項吞雲與金中玉互相握手搖撼着。

「金某與項兄你來此的目的，還不是一樣？」金中玉笑說，接側轉身，一指賀南樓三人，「項兄，來，金某先引介三位朋友與你見面。」

項吞雲早已瞥到賀、秦、楚三人，聞言之下，閃眼向三人打量。

金中玉將三人的「大名」向項吞雲逐一說出來。

項吞雲聽聞三人均是武林中年輕一輩中的一時俊彥，與自己的名頭相若，忙抱拳向三人說道：「原來是賀兄，秦兄，楚兄，項某久仰三位大名，想不到今日能夠在這裏得睹三位風采，項某甚感榮幸。」

三人連忙抱拳還禮。

而三人對項吞雲也不由刮目相看。

那是因爲他們都想不到，項吞雲外表那種豪勇，加上小霸王這個外號，那一定是一位粗豪的人物，那知說出來的話，却是文縐縐的顯得頗有修養，實在大出三人意料之外，對於那「人不可貌相」這句話，有了更深的認識。

「項兄此來是不是要救一個人？」金中玉說道。

「是啊！」項吞雲詫異地看着金中玉：「金兄怎會知道的？」

「因爲金某來到這裏，也是爲了救人。」金中玉說道：「而且，金某猜測與項兄所要救的，是同一個人。」

「莫非你也是來救李盈袖姑娘的麼？」項吞雲說時，閃了賀南樓一眼。

「正是，」金中玉說道：「這位楚兄也是一樣！」伸手朝楚南圖指了指。

「原來楚兄也得到李姑娘被囚禁在此鎮附近的一座莊院的消息了。」項吞雲更感訝異。

「項兄，實對你說，金某與賀兄三人，已找了你一個早上，終於在這裏遇上你。」金中玉說道。

「金兄找項某幹嗎？」項吞雲奇怪地地說道：「莫非金兄四位，欲與項某一起去救人？」

「項兄猜錯了，」金中玉說道：「我們找你，是要阻止你去救人。」

「爲什麼？」項吞雲微退一步，思疑地瞪着四人，「四位不是想……」眼中隱露敵意。

「項兄別亂想瞎猜，」金中玉忙說道：「我們之所以阻止你去救人，乃是因爲那是個陷阱。」

「那是一個殺人的陷阱！」楚南圖接說道：「昨晚，金槍白馬潘展兄與翻雲手方少雄兄，已喪生在那個莊院之內，而我們亦已放火燒毀了它！」

「這……」項吞雲驚疑地瞧着四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項兄，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且到對面那家店子坐下來，邊喝邊說吧。」金中玉說道：「項兄想必是快馬趕來這裏的，一定又餓又渴了。」

原來這時候已經靠近晌午了。

項吞雲舔舔咀唇。「四位請。」

五人相偕走向對面那家萬寶樓。

×　×　×

項吞雲聽完賀南樓四人先後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詳細地說完後，他就算是個再蠢的人，也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眞相。

「賀兄，金兄，楚兄，秦兄。」項吞雲站起來，朝二人抱拳環揖。「對於四位的好意，項某衷心感激！」

「項兄，彼此份屬同道，怎能在知道實情後，還任由那伙人胡作非爲，讓你們去送死呢？」賀南樓說道。

「賀兄心胸豁達，項某佩服得緊！」項吞雲說道：「本來，項某對於賀兄你獨獲李姑娘鍾情，不免有點妒意，但如今與賀兄一席話，教項某妒意全消，並且認爲你能夠獲得李姑娘的垂青，實在是天作之合。」

一頓又道：「賀兄，項某還是要說一句：非常羨慕你獨佔鰲頭！」

「賀兄，小弟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你……」楚南圖說道。

「楚兄只管問。」賀南樓說道。

「賀兄，請問你，李姑娘是如何失踪的？」楚南圖說道：「若賀兄不方便說，就當小弟沒有說過。」

秦、金、項三人都一齊將目光集中在賀南樓的臉上，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們的目光，可以看得出，他們都極想知道原由。

賀南樓看了四人一眼，坦蕩地說道：「有甚麼不方便的，不瞞四位，我一直謹記着恩師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君子坦蕩蕩，事無不可對人言。何況，盈袖失踪的事，又不是甚麼不可告人的隱秘，我這就對你們細說。」

秦乘龍四人皆沒有說話，只是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盈袖失踪的時間，大約是在二十多日前。」賀南樓的語聲有點低沉。目光也顯得有點迷離。「我清楚地記得那一日，在濮水之濱一處叫美人石的地方，我與她把臂同遊，就在那美人石下，盈袖她……將腰畔的七色明珠劍解下來，含羞帶怯地捧給我，當時，我幾乎以爲是在夢中，張口結舌的，只是呆怔地瞧着她，不曉得去接，直至她含嗔說道：『你……不喜歡我？』我才像個傻子般，如夢初醒，心中那股狂喜，簡直是無法形容，急不迭地伸手將之接過，生恐它會從我的手中飛走，一個勁地緊緊握着它，直到盈袖看着我那個傻樣子，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我才知道那眞是實在的，我已贏得她的芳心，我是世上最幸運的人。我幾乎忍不住放聲大叫，讓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

秦乘龍四人聽着賀南樓的述說，都露出欣羨的神色，彷彿那個與李盈袖在濮水之濱的美人石上共對的幸運兒，不是賀南樓，而是自己。

「但在翌日，我的美夢便被戳破了。」賀南樓深沉地說道，神色黯然。「我起床後，便去找盈袖，那知道她却不知道那裏去了，當我弄清楚她已失了踪，那簡直像晴天响了個霹靂，我不但呆了，也瘋了，看着她遺下的一隻髮簪，就彷彿是一把尖刀，戳在我的心上！

「那支髮簪是我在那天晚上，千挑萬選後，買了回去，親手揷在她的髮髻上的，當時她喜歡得──甚麼也似的……我知道她不會將之胡亂丟失，我還記得她曾對我說，除非她遇到甚麼意外，否則，她決不會讓那根髮簪離開她身上的。因此，我找到那根髮簪後，便知道她出了意外，失了踪。

「此後，我像瘋了一樣，到處找尋她，但却連她的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到，直到百里曉找上我……」

「在李姑娘失踪的地方，沒有發現一點可供追查的綫索麼？」金中玉忙接口問道。

「除了那一根髮簪之外，那個房間內沒有遺下一絲一毫綫索以及打鬥的痕跡，因此，我才確定她是失了踪的！那根髮簪一定是她故意留下，好讓我知道她已出了事！」

「據四位所說，那伙人大要陰謀手段，目的就是要鏟除對李姑娘傾慕的人，那麼，據此猜測，那伙人之中的主謀者，必定也是一個對李姑娘傾慕的人，只是，此人太過惡毒卑鄙！」項吞雲說道：「賀兄，你肯定是那個人必欲除去而後快的主要一個，你一定要小心提防！」

「項兄，多謝你對我的關顧。」賀南樓說道：「四位今後也要小心一點，那個人既然將四位列在鏟除的名單上，那麼，那個人一定也會再想辦法殺你們的！」

「項兄與賀兄都說得對！」秦乘龍說道：「總之，我們今後都要小心提防！」

四人皆點頭稱是。

「賀兄，你準備如何着手追查下去！」楚南圖看着賀南樓。「所有的綫索似乎都斷了！」

「我仍然想在追查那座莊院的主人這條綫索追查下去，」賀南樓說道：「我不相信這附近的人，會沒有人知道那莊院主人是何許人！」

「在下贊同賀兄的推斷。」秦乘龍接口說道：「就算沒有人被僱請去建造那座莊院，總應該有人會見過莊院內的人的，只要查出其中一個的身份，那就可以從此追查下去！」

「對！」楚、項、金三人同聲說道。

「四位又有甚麼打算了？」賀南樓溜了四人一眼。

「那當然與賀兄你共同行動，對付那伙人了！」四人幾乎是異口同聲說。

「但……」

賀南樓才說了一個字，話頭被項吞雲打斷了。「賀兄，你不是嫌棄我們四人，不配……」

「項兄，請千萬別這麼說，我根本沒有這種意思。我……不過是不想連累了你們……」

「賀兄，你這麼說就不將我們四人當作朋友了！」秦乘龍與項吞雲幾乎是同聲說道。

而楚南圖與金中玉皆點頭表示附和秦、項兩人那句話。

賀南樓急忙說道：「四位千萬別誤會，我對於能夠結識到四位，感到非常榮幸，也是四位看得起我，才交我這個朋友。但我若是爲了自己的事而牽累了四位，那我一生一世也會不安的。」

「賀兄，正因爲我們是朋友，才不能說連累這兩個字！」金中玉說道：「豈不聞？爲朋友可以兩脅揷刀這句話？」

楚南圖也接口說道：「何況，這件事已不單是賀兄你一個人的事了，那伙人不是也要殺死我們四人麼？因此，這件事也算得上是我們的事了。正如你所說，那伙人這一次殺不到我們，必然還會想出陰謀詭計來對付我們的。也就是說，就算我們肯罷手，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四人，賀兄，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追查下去，一直到查個水落石出爲止，所以，我們與賀兄你一

齊行動，其實也是爲了我們自己！」

「還有。」項吞雲說道：「我們若是各自行動，絕無疑問，力量是削弱」，那伙人對付起來，就容易得多了，說得難聽點，就是我們給對方以可乘之機！但若是我們聯合在一起，不但實力比分散開來要強大得多，就是那伙人要對付我們，也沒有那麼容易，還有，若是遇到什麼意外或兇險的情形，彼此也可以照應！」略頓一下，加重語氣說道：「總之一句話：合則有利，分則自危！」

秦、金、楚三人聽得連連點頭，就連賀南樓也深以爲然，不由自主地點頭。

「賀兄，你……」

秦乘龍話才出口，便被賀南樓截斷了。「秦兄，你不用說下去了，你們四位都說得對，我也不再反對四位與我一起行動了！」

四人一聽，頓時高興得紛紛舉起酒杯來、朝賀南樓說道：「賀兄，爲我們能夠盡快救出李姑娘，並將那個惡毒卑鄙的陰謀者揪出來而乾一杯！」

賀南樓忙舉起酒杯。「四位，乾！」

放下酒杯，楚南圖開口說道：「賀兄，你不是說欲在此鎭的附近再查問一下的麼？事不宜遲，趁着吃飽喝足，這就去查，好麼？」

賀南樓早就想去了，聞言之下，迭聲道：「好，好！不知秦兄與金兄項兄三位意下如何？」

「好啊！」秦乘龍三人齊聲說道。

「那我們這就結賬走吧。」賀南樓站起來，舉手招呼一位伙計過來算賬。

× × ×

賀南樓與秦乘龍一撥，在那座已燒毀的莊院左邊一帶找尋，希望能夠找到一戶人家是知道那座莊院的一些情形的，而楚、金、項三人則負責右邊一帶地方。

賀南樓與秦乘龍在那附近一帶找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仍然沒有發現有人家，兩人都不禁有點氣餒。

因爲若是在附近找不到人家，就算在遠處找到，也未必知道有那麼一座莊院，更別說認識那座莊院內的人或是知道一些什麼了。

在洩氣之餘，兩人只有希冀金、楚、項三人那一邊有所收獲了。

正當他倆想轉回去與金中玉三人會合的地方——那座已被燒毀的莊院前面的樹林時，驀地，秦乘龍發現在一處山崗腳下的一片松林深處，有一縷淡烟嬝嬝升騰起來，不禁帶點驚喜地叫道：「賀兄，那裏一定有人家！」

賀南樓循着他手指處望過去，也不禁精神一振。「秦兄，我們到那裏去看一下吧！」

那片松林深處的一塊空地上，果然有一戶人家。

淡烟正是從那戶人家的一間小屋子上面的烟囱冒出來的。

兩人懷着希望走到那戶人家的正屋前，一眼便看到屋內坐着一個老漢，年紀大約六十出頭左右，但看來仍很健壯，正在拿着一把鋒利的刀子，在剝兔皮。

不用說，那老漢一定是個老獵人。

賀南樓輕咳一聲，待那老漢警覺，抬頭往屋外瞧去，目光落在他與秦乘龍的身上時，他馬上抱拳朝那老漢說道：「老伯，可否打擾你一會！」

那老漢思疑地打量着兩人，放下那隻剝了一半，血淋淋的兔子，但手上仍然握着那把利刀，慢慢地站起來，說道：「兩位是什麼人？」

賀南樓忙說道：「我叫賀南樓，這位是我的朋友，秦乘龍。」

秦乘龍朝那老漢和善地笑了。

「有什麼事情？」老漢的眼中仍然閃着警戒之光。

「是這樣的。」賀南樓說道：「我們想向你老人家問一下，可知道離此約二里許那座被燒毀的莊院，主人是誰，不知老伯你知道麼？」

「兩位爲什麼要知道那座莊院的主人是誰？」老漢是問多答少。

「是這樣的。」賀南樓說道：「我們聽鎭上的人說，那位莊主想將那座莊院出讓，恰好我有一位遠房親戚最近從京中告老還鄉，想在附近找一處幽靜的地方安渡晚年，我與這位朋友是來找那位莊主傾談一下的，却不料那座莊院已被燒成廢墟，但那裏確是頗爲幽靜，是一處理想的隱居地方，故此，我仍然想代敝親將那塊地買下來，重新建造一座莊院，但又找不到那位莊主，無意中發現老伯住在這裏，不揣冒昧，前來詢問一聲。」

那老漢大概看到賀南樓與秦乘龍皆一表人材，不類惡人，加上賀南樓說話又有條有理，因此，備戒之心消散了大半。

「兩位原來想找那莊院的主人商談買地之事。」老漢透口氣說道：「那座莊院還是在昨晚忽然起火燒毀了的。在起火時，還响起兩下巨爆聲，很嚇人的。」

「原來那莊院是在昨晚才燒毀的，眞可惜！」賀南樓不得不裝出驚詫的樣子。「沒有燒死人吧？」

「大概沒有。」老漢對兩人的戒備之心完全消散了。「天亮後，我曾到那裏走了一趟，發覺不到有屍首，大概莊內的人在起火時，已及時走避出莊外。」

「沒有人被燒死就好了。」賀南樓順着老漢的語氣說道，希望能夠博得老漢更大的好感，那麼，他打探起來，也容易得多了。「那位莊主相信也無恙。」

忽然，從那間冒烟的小屋子內，走出一個老婆婆來，看到賀、秦兩人站在門前與自己的老伴在說話，不由好奇地打量了兩人幾眼，朝屋內的老漢叫道：「老伴，煮好茶了。」

賀、秦兩人忙扭頭朝那老婆婆點頭笑笑。

老漢探頭出門外朝老伴叫道：「倒三碗來吧。」接對賀、秦兩人說道：「兩位想必也口渴了，請進來坐下喝碗粗茶，解解渴吧。」

兩人也確是有點口渴了，當下客氣兩句，便走入屋內，在櫈子上坐下來。

不久，那個老婆婆便已捧了三碗熱騰騰的茶出來。

兩人喝了一口，入口雖然有點苦澀，但隨即便感到滿口甘潤，不禁讚了一聲：「好茶。」

那老漢登時笑起來。「這種茶雖然有點粗，但却解渴生津消滯，每日喝幾碗，大有好處。」

兩人連連點着頭。賀南樓不想在這裏躭擱太多的時間，馬上「言歸正傳」，說道：「老伯，你認識那位莊主麼？」

「不認識。」老漢搖搖頭。「他是有錢的財主，我却是個窮獵戶，怎可能與之結交。」

賀、秦兩人一聽，不禁大爲失望。秦乘龍抱着萬一的希望問道：「那麼，你見過他麼？」

「那倒見過一次。」那老漢說道。

兩人一聽，登時精神一振，只要知道那位莊主的樣貌，那便有可能找到此人，賀南樓說道：「老伯，可否將那位莊主的樣貌描述一下？」

老漢喝了一口茶，微微想了一下，說道：「那位莊主大約五十上下年紀，身材頗高大，黃臉龐，鬍鬚也是黃黃黑黑的，左眉梢上有一顆約尾指大小的肉痣，長了一撮白毛。那一次，那位莊主似乎是去打獵，手上不但執着弓，腰間也掛了一把像蛇形般的劍，聽莊內的一位老廚子說，那位莊主姓劉。」

賀、秦兩人在老漢說出那人的樣貌特徵時，心頭同時劇跳了一下，禁不住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都露出一抹驚喜之色。

因爲他們已從那老漢所描述的那人的樣貌中，猜到了那人是誰。

江湖上武林中，只有一個人的相貌特徵與那老漢描述的一模一樣，而且，那人使用的兵器也是蛇形劍，那個人就是在武林中大有名頭的人物——蛇形劍劉廣漢！

此人在二十多年前，便以七十二式蛇形劍法成名於江湖武林，十多年前在三指峯下建造了一座莊院，從此便「隱」居在那裏，不大在江湖上走動了。

他又怎麼會又在這裏建造了一座莊院的呢？

兩人料不到在「山窮水盡」時，居然又柳暗花明，終於查出那座莊院的主人是誰，也就等於查出了那伙人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說不定，他就是主謀者，縱使不是，也可以從他的身上查出那個主謀者！

兩人那份驚喜，幾乎無法壓抑下去。

「老伯，謝謝你，不再打擾你了，告辭。」賀南樓急於想將這個好消息告知金中玉三人，說着已站起身來。

秦乘龍也站起來。

那老漢也站了起來，說道：「兩位好走。」

賀、秦兩人抱拳朝老漢一拱，走出屋子，急急往來路走去。

× × ×

賀、秦兩人急急奔掠回那座燒毀了的莊院前的疏林前，一眼便看到項吞雲在林邊往外張望着。

他也瞧到兩人了，朝兩人揮手叫道：「賀兄，秦兄！」

賀、秦兩人也朝他揮揮手。

「兩位有收獲麼？」項吞雲待兩人奔到近前，便急不及待地叫道。

「有一個意外的大收獲！」秦乘龍忍不住搶先叫道：「你們呢？」

「一戶人家也找不到，却驚走了幾頭野獸！」項吞雲苦笑着攤攤手。

「但……」

「金兄與楚兄呢？」賀南樓問道。

「在林內。」項吞雲心急地說道：「兩位有什麼意外的收獲？」

「項兄，別急，待見到金兄與楚兄，才一併告知你們。」賀南樓吐出一口氣，神態顯得頗輕鬆。

× × ×

項、秦、楚三人聽了賀、秦兩人的述說後，都露出一片喜意來。

「哼，想不到那座莊院竟然是蛇形劍劉廣漢的！」金中玉握拳說道：「他在武林中的聲名素來不惡，却做出這種毒惡卑鄙的事，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賀兄，他會不會就是主謀者？」楚南圖說道。

「現在還很難斷定。」賀南樓微蹙着雙眉。「不過，依我猜測，他不大可能是那個主謀者，有可能是受人指使的！」

「項兄，既然找到了這條綫索，事不宜遲，我們立刻趕去他那裏，當面向他查問，看他有什麼話說！」項吞雲的性子原來頗爲急躁。「兵貴神速，遲恐有變！」

「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金中玉問道。

「當然是到他那座千石山莊去找他！」秦乘龍說道：「正所謂走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何況，他以爲我們不可能查出那座莊院是他的，而他又沒有留下什麼綫索，因此，依在下猜測，他必定在他的千石山莊內，裝出沒事人一樣，掩飾自己暗中幹下的壞事。」

「我也是這樣認爲！」賀南樓說道：

不等賀南樓再說下去，項吞雲已心急地說道：「那就快動身吧，還站在這裏幹嗎？」

「項兄，急也不在一時。」楚南圖說道：「日頭已落山了，我們還是在鎭上歇一夜，明天早上起程趕去千石山莊，四位以爲如何？」

金、項、秦三人都望着賀南樓，讓他決定。

賀南樓看了四人一眼，說道：「楚兄說得對，我們這兩日都沒有好好地歇息過，我們都不是鐵打的，再說，在路上或是千石山莊中，不知會遭遇到什麼事情，因此，我們必需好好地歇息一下，有足夠的精神體力去應付任何的意外。」

「既然賀兄這麼說，那麼我們今晚就在鎭上歇息吧。」金、項，楚三人同聲說道。

× × ×

賀南樓三人在第三日午後，趕到千石山莊。

果然不出秦乘龍所料，劉廣漢正在莊中。

五人在一名莊漢的引導下，來到莊內一座廳堂前，一眼便看到蛇形劍劉廣漢站在廳堂前的堦上，迎候他們。

五人連忙朝劉廣漢抱拳行禮，並各自將姓名報上。

劉廣漢抱拳還禮。「難得五位年輕有爲的英雄光臨敝莊，劉某何幸如之。五位少俠快請到廳內坐下說話。」

在未撕破臉皮之前，五人都忍耐着，齊應一聲，走入廳內。

分賓主坐下後，待莊客捧上茶，五人喝過一口茶後，劉廣漢掃視了五人一眼，開聲說道：「五位少俠光臨敝莊，未知有何事幹？」

「劉莊主，在下五人造訪貴莊，乃是有一件事要請敎劉莊主的。」賀南樓微微欠欠身子，開口說道。

五人在進入千石山莊之前，已經商議好，由賀南樓說話，其餘四人則從旁「掠陣」。

「賀少俠，未知是何事幹，請說。」劉廣漢自看到五人那一刻開始，神色一直泰然自若。

「劉莊主，在下請問你，在蓮花鎭外西北方約四五里外座落於一片樹林子後，崗脚前的那座莊院，是否劉莊主所有？」賀南樓瞬也不瞬地瞧着劉廣漢。

「是啊！」劉廣漢的神色微微錯愕了一下，接着便坦然地點點頭。「不過，那座莊子在二年之前，我巳經將它賣給別人了。」

一頓，目注着賀南樓，詫然問道：「賀少俠忽然提起那座莊院，到底是什麼意思？」

「劉莊主將那座莊院賣給了什麼人？」賀南樓不理會他後面那句話，心裏冷笑一聲：「好一隻老狐狸，一口便將嫌疑卸脫了。」

「那人叫……好像叫陳達富，是……一個商人。」劉廣漢邊想邊說：「這件事不是我經手的，所以我不大清楚。是敝莊的總管劉榮與那位富商交易的。」

「那麼，可否請劉總管來……」

賀南樓還未說完，劉廣漢巳歉笑說道：「賀少俠，對不起，劉榮在兩日前，已起程去了山西辦一件事。」

賀南樓不禁愕了一下，但隨即哼了一聲，道：「劉莊主，你爲何要賣了那座莊院？」

「啊……」劉廣漢呆了一下，才說下去。「那座莊院我本來喜歡那裏幽靜，所以建造來作避靜的居所的，一年中，只到那裏居住一段日子，不瞞五位說，我本來不想賣掉它的，但那時候正好要籌措一筆銀子濟友之急，所以，我才忍痛將它賣掉了！」

秦、金、楚、項四人聽他幾句說話，便將一切嫌疑推却得乾乾淨淨。都不禁露出忿然之色，但幸好四人仍能夠按奈得住，沒有發作。

「你那位急需周濟的朋友是誰了？」賀南樓問道。

「賀少俠，我若是將那位朋友的姓名說出來，那我便有虧友道，對於有損友譽之事，我是決不會做的。」劉廣漢勃然說道。

賀南樓想一下，也認爲自己不該問，當下朝劉廣漢抱拳欠身說道：「劉莊主，是在下不是，有欠思量，才問出那一句話來。」

劉廣漢的臉色這才緩和下來。「賀少俠，相信你帮忙了一位朋友，也不會將那件事隨便向人『炫耀』吧？」

「劉莊主，將你那座莊院買下的商人，是在那裏做買賣的？」秦乘龍忍不住揷口問道。

「這一點我不清楚，恕我無法奉告。」劉廣漢說道：「或者劉榮會知道，可惜他不在這裏。」

項吞雲正想開口說話，却被坐在他身旁的賀南樓暗中碰了碰他，接着說道：「劉莊主，既然你也對那件事不甚了了，我們也不打擾了。」

劉廣漢却笑着擺擺手道：「賀少俠，你還未答我先前的那一問——你們爲何要打聽那莊院的事情？」

項吞雲口齒嗡動，又想說話，但却又被賀南樓暗中阻止了。「劉莊主，因爲我想買下那間莊院，打聽到原是你的，所以，我便來相詢一下，恰好在路上遇上項兄四人，他們也想來拜會一下劉莊主，所以，便一道來了。」

「五位既然來了，何不多坐一會，讓我稍盡地主之誼，與五位暢飲一番！」劉廣漢挽留他們。

賀南樓站起身來，對劉廣漢抱拳說道：「劉莊主，盛情心領了，在下五人告辭了。」

秦、金、楚、項四人也一齊站了起來，朝着劉廣漢抱拳說道：「劉莊主，告辭了。」

「五位實在客氣。」劉廣漢也站起來。「五位幾時有空，請再到敝莊盤桓，我是無任歡迎。」

× × ×

五人走出千石山莊，走着，項吞雲已經忍不住，說道：「賀兄，就算是瞎子，也看出他是在睜着眼睛說假話，編造出那一套謊話來，只有儍子，才會相信他的鬼話！」

「老奸巨滑！」秦乘龍也說道：「眞虧他在那麼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想出那番話來，一下子將所有的嫌疑推却得乾乾淨淨，令我們奈何他不得！」

「爲什麼我們不當面揭破他的謊言？」金中玉衝動地大叫道。「金某不相信我們五人之力，奈何不了他！」

「金兄，就算將他殺了，仍然奈何他不得！」賀南樓嘆口氣道：「他只要一口咬定是將莊院賣了給別人。我們在毫無別的憑證之下，是不能指證他就是那伙人的主謀者，或是受人指使的！」

「賀兄，那我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他？」楚南圖有點不忿地道。

「那又不是這樣說……」

項吞雲立刻截斷賀南樓的說話。「賀兄，你是否想到了什麼好主意？」

「說不上是什麼好主意。」賀南樓謙遜說道：「我說出來讓四位聽聽，若是認爲可行，便照計而行，若是認爲不妥，再另想辦法。」

「賀兄，快說吧！」金中玉似乎比項吞雲還要性急。

「四位，我們既然都看出，劉廣漢是在說假話，但又奈何他不得。那我們只好暗中採取行動，將千石山莊暗中監視起來，劉廣漢若眞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那麼，他總會有所行動的，我們只要盯緊了他，必定有所發現。」賀南樓掃了靜心傾聽的四人一眼，又說下去。「這個辦法絕對算不上是好辦法，但在目前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也不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四位

認爲如何？」

四人想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道：「賀兄，這是眼下唯一的好辦法，我們依計而行。」

「是不是立刻將千石山莊監視起來？」項吞雲性急地道。

「大白天，他大概不會這麼快便有所行動的！」賀南樓說道：「像他那麼老奸巨滑的人，不會看不出我們不相信他說的話的，他肯定也會想到我們必不會就此離去，可能會暗中在莊子附近監視着他的，因此，他若是有所行動，極有可能會在夜晚才行動，黑暗中，畢竟比白天容易掩蔽自己的行動！」

一頓又說道：「因此，我們大可以到附近的鎭集上，吃些東西，歇一下，待天黑之後，才展開行動，必要時，我們也可以潛入莊子內，說不定，盈袖被關在莊子內。」

秦、楚、項、金四人都認爲賀南樓說得有理，於是，五人便向最近的一座鎭集奔去。

× × ×

他們在一處鄉集的小飯舖內吃完飯時，日頭還未下山。這處鄉集距千石山莊大約六七里路左右。

在他們來說，六七里路，不消一刻便巳趕到，所以，他們也不急於動身趕往千石山莊。

五人樂得多歇一會，因此，在慢慢地喝着酒。

酒量大的人，等閒喝三五斤酒，根本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一定會鼈不住，要去解決，以免因爲鼈着肚子而喝不下去。

秦乘龍就是因爲喝多了，感到有點尿急，便走到店後的茅廁，整個人感到輕鬆舒暢，不禁自覺好笑，陡地「噗」地一聲，有一顆石子掉落在他身後的地上，他心中一凜，霍地扭頭往後瞥了一眼，而他的右手，巳握在腰間利劍的把上。

他立刻便瞥到，約三丈外的一棵樹後，有一個以布巾蒙面的人，探出半個身子，向他直招手。

他遲疑了一下，便往那邊掠去。

那女子看到她掠過來，馬上從樹後閃出來，往前掠去。

秦乘龍却忽然身形煞停下來，但隨即又加快了速度掠去。

他在那幪面人從樹後閃出來往前掠時，自不免心中生疑——恐防有詐，將他引開，落了單，然後對付他，所以，他忙煞住身形，但當他一眼瞧到那幪面人的身形頗爲熟悉，隨即便想到，那晚他與賀南樓被網兜起來，後得一個幪面女子解救，那個女子的身形，與「眼前」這個一模一樣，他才放胆追下去。

掠出大約里許外，前面那幪面人忽然停下來，旋過身子，擺手示意秦乘龍在他身前約二丈外的樹下停下來。

當秦乘龍在那棵樹下停下來的刹那，兩道目光恰好與那幪面人那雙閃靈靈的眼光相觸，他的心頭不由劇跳了一下——那雙閃靈靈的眼睛，不正是與那晚的那個女子一般無異麼？

那雙眼眸，曾令他時刻回想起來，簡直深嵌入他的心中，他絕對確定，眼前的這個幪面人，與那個曾救了他與賀南樓一命的女子，是同一個人！

「姑娘，原來是妳？」他忍不住衝口叫出來。

那女子——從她的體態可以確定她是一個女子——沒有說話，只是朝他點點頭，忽然開聲說道：「你與你的朋友千萬不要亂闖千石山莊內，莊內巳佈下羅網，等你們撞進去，我說的是眞的。」

「姑娘，在下相信。」秦乘龍很想將那女子幪在臉上的布巾扯下來，看看她的樣貌。「姑娘，妳到底是什麼人？爲何要兩番暗助我們？」

那女子的眼睫毛顫動了一下，眼瞼輕垂，隨即又往上一揚，搖頭道：「別問，我不會告訴你的。」

「姑娘，妳怎會知道那麼隱秘的事情的？」秦乘龍忽然失了自制。「妳是不是他們的人，你還知道些什麼？」

那女子眼中閃透了一抹痛苦之色，身子微自後退了一步。急急說道：「你別問啊！」但隨即又疾聲道：「劉大莊主不是令到李姑娘失踪的主謀者，主謀另有其人，他不過是被那主謀者脅逼那麼做的，你們不要去找他，去找那個主謀者吧！」

「那你告訴在下，那個主謀者是誰？」秦乘龍急聲道。

「我……不能告訴你的。」那女子惶恐地說道：「我不能害……」

「姑娘，在下求你說出來。」秦乘龍

五絕追魂殺
龍乘風著
是是非非構成多少個故事……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乘風最新著作
煞星與殺手……5.00
勾魂金燕……5.00
金殿狂龍……6.00
黃金戰袍……5.00

懇切地說道：「妳也是女子，難道妳忍心看着李姑娘遭人關禁，受苦受難麼？」

「我不會說的！」那女子邊說邊往後退，忽然一個旋身，斜掠向左側的一片樹林子，「記着，你們千萬不要偷進莊內，進去便永出不來。」「來」字出口，人已疾掠到林子前，有如投林鳥般，飛投入林內。

「姑娘！」秦乘龍脫口叫了一聲，身形欲動又止。

望着那女子苗條優美的身形投入林內，一閃不見，秦乘龍仍然呆怔怔地瞧了一會，最後，才若有所失地，轉過身，往回掠去。

× × ×

當他回到那家小飯店時，賀南樓四人正好結賬，準備離開。

「秦兄，你去了那裏？」項吞雲劈頭就問：「不是喝醉了吧？去了那麼久，我們正想去找你。」

「不是喝醉，而是肚子有點不舒服。」秦乘龍不想在飯店內說出他見到那個女子的事，以免被店內的其他人聽到，只好那樣說。

「秦兄，沒什麼了吧？」賀南樓關切地問道。

「沒什麼了。」秦乘龍說話時，向賀南樓打個眼色。

賀南樓立刻會意，五人付了飯錢，便離開飯店。

走在路上，秦乘龍才將他遇上那女子，被警告不要偷進千石山莊的事，向賀南樓四人說出來。

四人之中，只有賀南樓見過那女子，楚、項、金三人雖然沒有見過，卻聽賀、秦兩人說過，說起來，那個女子還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因爲若不是她將那座莊院內佈置了陷阱的事告知賀、秦兩人，並要兩人趕到蓮花鎭告知並阻止楚南圖三人不要到那座莊院去救人，只怕楚、項、金三人也會喪生在那莊院內！

「賀兄，既然千石莊佈下了天羅地網，看來，劉廣漢那老狐狸已猜到我們不相信他所說的，可能會潛入千石莊內搜查，因此他佈下天羅地網，讓我們自投羅網，他也算陰毒了。」金中玉憤然說道。

「看來，他暫時不會有所行動的了。」楚南圖說道。「我們監視他的行動，只怕白費精神。」

「楚兄說得對！」賀南樓說道：「我們不必再趕到千石莊附近去監視了，還是回到鄉集上，找家客棧，好好地睡他一夜吧。」

「賀兄，難道……」項吞雲急叫。

但卻被賀南樓擺擺手，截說道：「項兄，我不會就此罷手的，我想明天再到千石莊，當面揭穿他的謊話，看他還有什麼話說，他若是還矢口否認，那只好與他大幹一場！」

「好！這才夠痛快！」項吞雲口中嚷道。

畢竟都是年輕人，血氣方剛，忍耐得了一時，還是忍不下去。

翌日，吃過早飯後，五人便往千石山莊趕去。

來到千石山莊的大門前，五人沒有走進去，對守在門前的一名莊僕說道：「請貴莊主到大門前一晤，賀某等有一件事要當面向貴莊主弄個清楚明白！」

那莊漢正是昨日領五人進莊的那一個，自然認得賀南樓五人，他沒有說什麼話，只是請五人稍待一會，便匆匆往莊內走去。

不久，劉廣漢便與那莊漢走出來，隔遠看到五人，便高聲說道：「五位少俠何事再光臨敝莊，快請到裏面坐！」

賀南樓待他走到大門前，才說道：「劉莊主，不必了！我們只是來弄清楚一件事！」

「是什麼事？」劉廣漢疑訝地掃了五人一眼。

「我們都知道，你昨日說的，都是謊話！」賀南樓直截地說出來。

「五位昨日不是都相信了的麼？」劉廣漢一張臉沉了下來。「怎麼今日又來說不相信，到底你們攪什麼鬼？」

「劉莊主，我們找你，是要找出李盈袖姑娘的下落，我們已知道，你就是在蓮花鎭西北五里外的那座莊院內佈下陷阱，意圖誘殺我們的主事者，你根本沒有將那座莊院賣給什麼人，那是你的一派胡言！」項吞雲怒說。

「你這隻老狐狸！不用抵賴狡辯！」金中玉一眼看到劉廣漢張口欲說，搶截着說道：「我們還探查到，你爲了提防我們會潛入莊內打探，在莊內佈下了天羅地網，意欲將我們五人一網打盡，好惡毒的手段！」

「劉莊主，我們若不是找到證據，會來找上你的麼？」秦乘龍接口說道：「今日你若是不將李姑娘放出來，我們決不罷休！」

「你抵賴不了的！」楚南圖馬上接口說道：「我們還會將這件事向武林同道公佈，看看你在一衆武林同道之前，還能夠編造出什麼謊話來，騙得倒天下的武林同道！」

五人所說的話，只是在趕來千石山莊的途中，想出來的，而他們五人這一輪「攻擊」，乃是秦乘龍想出來的「攻心」之策，目的是令到劉廣漢招架不住，甚而崩潰，他們就可以「乘虛而入」，將他這座「堡壘」攻破！

這一招似乎奏效。

只見劉廣漢原本鎭定的神態，在五人這一輪「攻擊」之下，神色速變，待五人說完，他終於瞪目大叫道：「你們知道了又如何？你們奈何得了我麼？」神志顯得很激動。

「你以爲你是什麼人？皇帝老子，還是天下無敵？」賀南樓沉聲說道：「我不相信憑我們五人，奈何不了你！哼，那時候，可由不得你！」

落聲才落，五人身形疾閃，一下子就將劉廣漢團攏了起來，就在千石山莊的大門前。

「哈哈哈……」劉廣漢自然夷然不懼，狂笑起來。「我承認李盈袖是我擄走的，也承認那連串的事情，都是我幹的！那又怎樣？大不了一死！」

話聲未落，陡地手一抬，原來他的手上一直握着一柄短刀，只是被袖子覆垂着

，五人都看不到，翻腕猛往自己的心胸要害插入去！

五人料不到劉廣漢居然會自刎，不禁都脫口驚叫出聲，但在猝然之下，五人皆來不及出手阻止，眼睜睜看到劉廣漢將短刀刺入自己的心胸上！

劉廣漢的臉龐劇烈地搐動着，五官幾乎扭曲成一堆，鮮血自刀身的邊沿淌流出來，瞬即染紅了一大片衣衫。「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他艱難地啞聲說道。

「說，盈袖被關在什麼地方？」賀南樓衝前去，發急地大叫。「快說啊？」

「我……不會說的。」劉廣漢說着，口中噴出一口鮮血來，幾乎噴了賀南樓一身。「你們……有本領，你自己……只管去找……」

「老狐狸，快說，是不是有人指使你的？」項吞雲叫道。

「沒有……什麼……也是我……幹……的……」劉廣漢忽然一連吐出幾大口血來，人也搖搖欲墜！

「你到底將盈袖關在什麼地方？我求求你，快說啊！」賀南樓心急如焚，抓住劉廣漢的身子搖晃幾下！

但劉廣漢頭一歪，身子一軟，往地上栽下去。

但由於賀南樓抓住他的雙臂，所以，他栽跌不下去。

「說啊，我求求你，說出來啊！」賀南樓還在一個勁地搖晃着劉廣漢。

「賀兄，冷靜點，他已經死了。」秦乘龍走上前去，按住他的手臂。「賀兄，我們一定可以將李盈袖找出來的。」

賀南樓頹然雙手一鬆，劉廣漢便像一堆爛泥一樣，軟軟地摔跌落地上。

「這老狐狸臨咽氣，也不肯說出關禁李姑娘的地方，嘿！他眞不是人！」金中玉怒罵了一聲，幾乎想在劉廣漢的屍首上踢一脚。

「賀兄，據在下看來，劉廣漢不大可能是這件事情的主謀者，你們不覺得，他死得太容易了，換轉是你，花了那麼多心機手脚，將李姑娘囚禁起來，其中必定有什麼企圖，你會不會在未達目的之前，便輕率地自殺而死？那不像是一個處心積慮，幹出這一連串惡毒事情的人會幹出這種『蠢事』來的！他這麼做，依在下看，他只是代人受過！」

「秦兄，聽你這麼說，項某也認爲有道理，他不可能是主謀人，他是想以一死，弄斷所有的綫索，令到我們無法再追查下去，令到那個眞正的主謀人，永遠也不會被我們找出來！」項吞雲說道：「只是，他這麼做，內中一定是有什麼隱衷，不然，也不會那麼輕易就以一死來代人受過的。」

「但是我們可以將莊內的所有人捉起來，查問的啊！」楚南圖說道：「小弟不相信，莊內的人會對他所幹的事，一無所知！」

「楚兄，莊內的人可能眞的一無所知！」賀南樓說道：「你想一下，以劉廣漢這種老奸巨滑，手段惡毒的人。他會那麼笨，大發慈悲，會留下知道內情的人而自殺而死麼？那他豈不是白死？既然他這麼做，是要弄斷所有的綫索，那他一定會在死前，將所有知道內情的人殺死！」

「賀兄，那我們現在怎辦？」秦乘龍看着賀南樓。

賀南樓心亂如麻，頹然道：「我也不知道怎辦才好。」

楚、項、金三人你眼望我眼的，也想不出辦法，可以追查下去。

「眞絕！」項吞雲從齒縫中迸出那兩個字來！「他到底是爲了什麼？」

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爹——」驀地，從莊門內，傳來悲傷的一聲哭叫聲。

五人驟然之下，齊皆霍然扭頭往莊門內望去。

一個少女滿臉淚水，哭叫着奔撲出來，撲倒在劉廣漢的屍身上。「爹啊，你爲什麼要拋下女兒，難道爲了報恩，便連女兒也不要麼？」

「劉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賀南樓雖然爲了李盈袖而心內如焚，但看到那少女那樣悲傷，不禁心中惻然，忍不住開聲慰解她。

那少女淚眼迷濛地抬起頭來，凄聲說道：「五位不會因爲……家父幹下……對不起你們的事情，……而遷怒到……我的身上吧？」

「劉姑娘，那怎會呢？」賀南樓溫聲說道：「令尊在臨死前，曾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可不是那種不講理，濫殺無辜的人！」

「你們也不會恨我麼？」少女說時，特別閃瞥了秦乘龍一眼。

賀南樓正想說話，秦乘龍忽然疾聲道：「原來是妳？」

賀南樓四人被秦乘龍那句話弄得怔了怔，都看着他。

「賀兄，她就是那位救了我倆，並留下紙團，要我倆趕到蓮花鎭阻止金兄、楚兄、項兄五人前往那座莊院救人，又在昨日警告過我們，不可潛入千石山莊的那位姑娘！」

秦乘龍之所以認出那少女就是那位神秘的幪面女子，正是從那雙閃靈靈的眼眸認出來的。

這少女——劉廣漢的女兒也有一雙與那個神秘幪面女子一模一樣，令他深印在心中的閃靈靈的眼睛！

賀南樓四人一聽，都不由睜大眼，打量着那少女。

若劉廣漢的這位女兒是那個神秘女郎，那她可說是他們的救命恩人，而且，也解釋了，她爲何會知道那麼多內情的疑問了。

「不錯，我確是那個幪面女子。」少女抹去眼淚，站起身，「我不忍我爹爲了報恩，而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來，所以，我背着我爹，偷偷將我知道的事情，告知你們。我不想我爹雙手染上更多的血腥，弄至罪孽深重，終至……想不到仍然救不了我爹。」

「劉姑娘，我們不但不會恨你，還很感激你！」賀南樓說道：「對於令到你爹自殺而死，我們也感到很對不起你！」

這少女叫劉鸞鳳，其實，她剛才只說了一半的話，另有一半她是不好意思說出

來。

她是因爲喜歡上秦乘龍，才促使她不惜破壞自己父親的計劃，去搭救他們幾人的。

而一個女孩子家，當然羞於將「心裏話」說出來了，何況，是在這麼多人的面前。

「賀兄，其實也說不上是你們逼死我爹的！」少女說道：「是那個挾恩圖報的人，逼死我爹的！」

「劉姑娘，莫非你說的那個人，就是……」秦乘龍插口說道，兩道目光不由自主地，射在她的身上。

「就是那個罪魁禍首的主謀人！」劉鸞鳳也不由自主地閃眼瞧向秦乘龍，兩人目光相觸，急忙將目光移開。

「那人是誰？妳知道麼？」這一次金中玉比項吞雲還性急！

「知道，而且，也知道李姑娘被關在什麼地方！」劉鸞鳳說道：「我爹不肯說出來，那只是出於對那人的報恩，但他却沒有想到，是那人逼死他的！」她顯得有點激動起來。

「劉姑娘，請你說出那人是誰……」賀南樓心急地道。

「別急。」劉鸞鳳的神志忽然變得有點奇怪起來。「我說了出來，只怕你們都不會相信我的，特別是你！」拿眼望着賀南樓。

「信與不信，都請劉姑娘你先說出來吧。」楚南圖說道。

「好。」劉鸞鳳咬咬牙，一字字說道：「那人就是李姑娘的父親——重陽山莊的李重陽！」

五人一聽，都被到鸞鳳那句驚人之語震得呆怔住了。

居然會是做父親的，將女兒關禁起來！並要殺盡喜歡他女兒的人，這簡直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

他這麼做，到底爲了什麼？

世間上，相信沒有一個做父親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兒，覓得一個如意郎君的吧？除非那人是個瘋子，又或是……

「劉姑娘，眞的是李前輩？」賀南樓不相信地問。

「絕對是他！」劉鸞鳳一字一錘般說道。

「不會的，怎會是他，他是盈袖的爹啊！」賀南樓激動地大叫。

「劉姑娘，妳不會弄錯吧？」楚南圖的語聲也流露出不相信。

秦乘龍與金中玉、項吞雲雖然沒有說話，但他們的神情都像露出不大相信的表情。

「我早已說過你們不會相信我的了！」劉鸞鳳說道：「這是李莊主昨天晚上以飛鴿傳書寫給我爹的一封信！正是這封信，令到我爹自殺而死的！」

她從身上取出了一封信來，遞給秦乘龍。

秦乘龍接過，展開來仔細地看着。

站在他身旁的金中玉將頭湊過去看。

兩人邊看，臉上的神色接連起了變化，最後，吸一口氣，沉重地將那信箋遞給賀南樓。

賀南樓接過，目光落在那張信箋上，隨即，他不但臉色變化不定，連雙手也抖動起來。

看完後，他幾乎站不穩，身子搖晃着，楚南圖忙伸手扶住他。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將信箋遞給楚南圖，咀裏喃喃道：「是他……是他將盈袖關禁起來的……」

項吞雲忙湊到楚南圖的身邊，一同瞧着那張信箋。

那張信箋上只有幾行字——

廣漢賢弟大鑒：事已迫在眉睫，希望弟你速想出一萬全之策，不然，愚兄勢將身敗名裂，成爲武林中一大話柄，賢弟大概不會忍心看愚兄身敗名裂吧？若你已想到萬全之策，請以飛鴿將書信傳來。

下署：「愚兄重陽手草」六個字。

「賀兄，現在你們相信了吧？」劉鸞鳳掃了五人一眼，說道：「我爹正是接到這封信，一夜無眠，大概是想不出萬全之策吧。而你們因爲得到我的警告，沒有潛入莊內，因此令到我爹佈下的羅網沒有用，我爹正是在百思無計之下，出此下策，以爲他一死，便等於所有的綫索都弄斷了，也算報了李莊主之恩，却想不到，我這個不孝女兒，一直暗中看着，因而知道所有的事情！」

一頓，又說道：「當年，我爹闖盪江湖，不愼染上風寒之症，病倒在一家客棧中，後至今病勢轉劇，病倒在一家客棧中，後得他延醫救治，終於檢回一命，並贈了我爹一筆銀子，建造了這座千石山莊。我爹對他感恩戴德，時常對我提說，並思報答，却苦無機會，直到旬月之前，他忽然來找我爹……我爹便幹出那連串惡毒兇殘的事來。本來，我想勸阻我爹的，但是，想到我爹必是不會聽，而且，以他的脾氣，說不定爲了報恩，連我也可以殺死滅口，所以，我不敢勸阻他，只是在暗中加以阻撓。」

「爲什麼，他爲什麼要這樣做？」賀南樓仰天長嘆。

秦、楚、金、項四人皆答不出來。

劉鸞鳳却說道：「賀兄，我猜李莊主是因爲戀妻成狂所至。」一頓又說道：「據我爹對我說，李莊主對他的妻子深愛得近乎有點痴。而李姑娘長得極像她的娘親，我想李莊主就是因爲戀妻成痴，將女兒視作死去的妻子，不想她離開，因此，幹出這種有乖倫常的事來！」

「劉姑娘，李莊主將李姑娘關禁在什麼地方？」秦乘龍問道。

「就在離此約七八里外的一座莊院內！」劉鸞鳳說道：「自從李姑娘失踪後，他對人說外出，找尋女兒，實則，他一直躱在那座莊院內，看守着他女兒！」

賀南樓的神色變得很難看，咬着咀唇，唇破出血也不覺痛。

秦乘龍看到他那樣子，也感到十分難過，忙說道：「賀兄，你別這樣，李姑娘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們馬上去將她救出來吧。」

金、楚、項三人也慰解賀南樓。

「五位，我帶你們去。」劉鸞鳳道：「有我在，李莊主抵賴不了的。」

「有劉姑娘同去，那最好不過。」秦乘龍瞧着劉鸞鳳，發覺她臉上忽然紅了，

他的心頭也狂跳了一下，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

待劉鸞鳳吩咐莊漢將劉廣漢的屍體抬入莊內，停放在大廳上後，五個人便在她的帶領下，趕往她所說的那座莊院。

× × ×

他們趕到那座莊院前，直闖進去。

結果，他們不但找到李重陽，也找到李盈袖。

只是，父女兩人已經變成死人。

父女兩人皆是自殺而死的。

但也有可能李盈袖是被乃父逼着自殺的。

一代佳人——一代武林大美人，便這樣香消玉殞！

李重陽是死在廳堂內的。

而李盈袖乃是死在一間石室內的。

在這座莊院內找到李重陽父女，令到賀南樓五人先前仍有懷疑，這時也深信不疑了。

李重陽果然就是將自己女兒携走並關禁起來，並唆使劉廣漢使出各種惡毒手段，要殺盡喜歡他的女兒的主謀人！

六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而且，有一種作嘔的感覺。

因爲李重陽這麼作，實在是太令人噁心了。

賀南樓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六人中，也數他最難受。

最後，五人在那間室內，找到李盈袖一封遺書。

那是寫給賀南樓的。

信中說，她忍受不了父親將當她作死去的娘親，把她視作禁臠，雖然並沒有幹出有虧倫常的事情。她更不想父親爲了她而淪入魔道——犯下更多的殺孽——要殺盡天下喜歡她的男子，因此，她只好以死來解救她的父親。希望賀南樓不要傷心，忘記她，天下間多的是比她更要好的女孩子！

看完那封遺書，賀南樓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將那支髮簪從身上拿出來，小心細意地插在李盈袖那有點散亂的髮髻上，咀裏喃喃說道：「盈袖，我不會喜歡別的女子的，妳忘了麼？我不是對你說過，今生今世，只喜歡你一個，無論你是生是死，我喜歡的，只是你一個人……」伸手輕輕地撫着她的臉，就像她只不過睡熟了一樣。

楚、項兩人都想說話慰解賀南樓，但却被秦乘龍以手勢阻止了。

「盈袖，我帶你到一處很靜很美麗的地方，那裏，沒有人再可以傷害你，我會永遠陪着你。」賀南樓就像生怕將李盈袖弄醒般，極之小心地將李盈袖的屍體抱起來，一直走出石室，走出莊外。

項吞雲想開聲說什麼，但被秦乘龍輕噓一聲，阻止了。「別担心他，他只是太傷心了，像他這麼豁達的人，是不會幹出傻事來的。」

劉鸞鳳却感動得流下淚來。

秦乘龍暗中握住了她的手，五個人一直目送賀南樓抱着李盈袖的屍體，走出莊外，走向遠處……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號：　收據號碼：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

徐玉珊 · 編繪

黃天蕩（三）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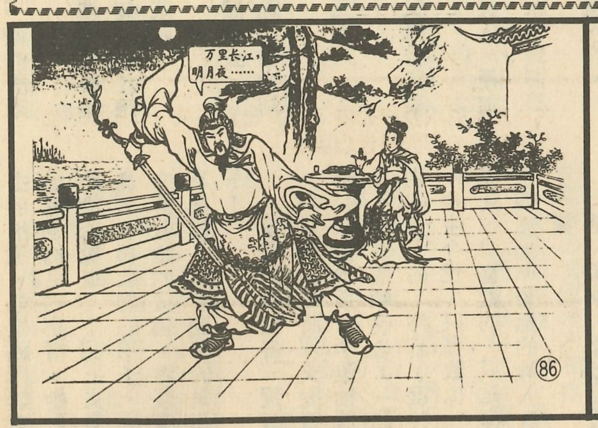
83 韓世忠吃了兩杯酒，又起身向金營眺望一番，只見黃天蕩前茫茫一片，燈火全無，想到日間大獲全勝，不免得意。



84 梁紅玉見韓世忠口出狂言，先還以爲他是醉話。



85 後來，聽出韓世忠並沒有醉，她沉思了一刻，終於向丈夫婉言勸說。



86 韓世忠對於妻子的忠告沒有理會，他認爲"兀朮已入死地，萬無生理。"高興之下，連飲數大杯，拔劍起舞。



87 舞罷再歌，歌罷再飲，直到盡興，方才下山回營。



88 話設兀朮大敗之後，剩下不到二萬人，戰船也都殘破不堪，原以爲可從這條港逃生，却不知黃天蕩是條死水。他找了兩個當地的漁夫來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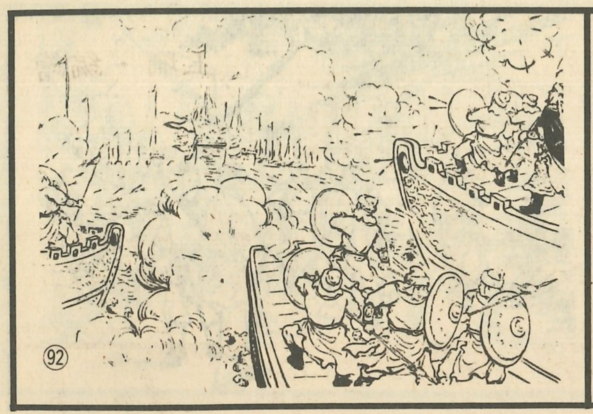
89 兀朮聽說是條死港，心裏愈發慌張，就和衆將官商議好，修書向韓世忠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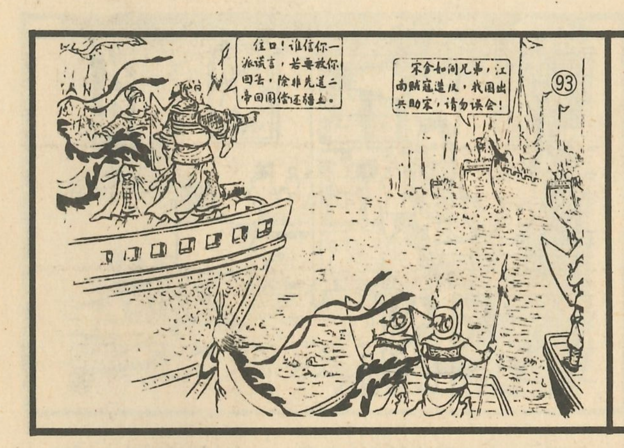
90 下書人來到韓營求見，韓世忠看了來書哈哈大笑，立刻把下書的人申斥回去，叫他回復兀朮休要妄想。



91 下書人去後，韓世忠料到兀朮必將拚死奪路，就通令全軍用心把守，倘若金兵衝來，不許交戰，只用大炮硬弩，打他回去。



92 傍午，兀朮果然帶領衆將殺了過來，費盡力氣，只是衝不出這鐵桶様的重圍。



93 兀朮見硬衝不行，就請韓世忠出來答話，還想巧言說動韓世忠放他回國，被韓世忠駁斥了一頓。



94 兀朮見韓世忠不允講和，又不能衝出江口，十分憂悶。哈迷蚩又出主意叫他出榜招人解危。



95　兀朮只好叫人貼出榜文，派小番守候，如有人揭榜，立刻引他來見。



96　且說這黃天蕩港灣裏，住有一個秀才，滿腦子功名利祿，只是屢次投考不中，心裏滿懷牢騷。



97　這天，秀才外出，看見一羣人正圍着榜文觀看，心想：本朝官府已經撤離，又不知是什麼把戲。



98　秀才擠進人羣，看了榜文上的賞格十分動心，暗喜自己頃刻就要變成了富翁了。



99　秀才久住水邊，頗懂治水，地理又熟，暗想只須如此如此獻上一計，千兩黃金穩穩拿來。



100 秀才伸手就要揭榜，不料手碰了頭巾一下，耳邊又聽見一個漁人講話，那隻手不由得假意去扶頭巾，隨後也就縮了回來。



101 秀才良心發現，自恨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怎能卑鄙到這樣，啐了一口，轉身就要走去。



102 當他一轉身的時候，目光一瞥，恰又掃見榜上的"千兩黃金"，秀才利令智昏，竟決定在晚上無人時來揭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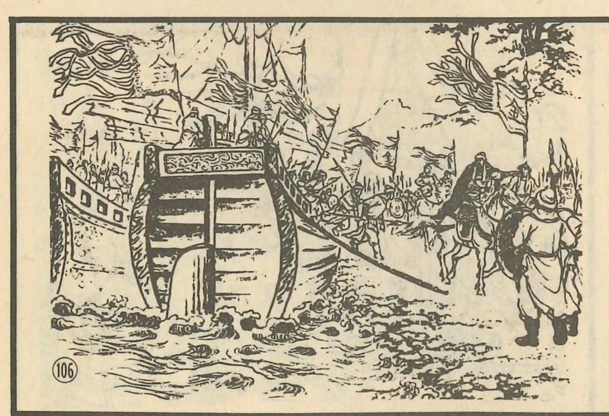
103 這夜，天空顯得特別陰沉，星月無光，秀才被領到兀朮船上獻計。兀朮聞計大喜，不住口稱謝。



104 秀才如願以償了，當他捧了黃金，剛上岸不遠，就被金營兵將打死，千兩黃金仍然落於金人之手。



105 兀朮傳令掘土引水，兩萬金兵誰不想活命，一齊飛快動起手來，只一夜功夫，就掘開了三十里，直通老鸛河。



106 兀朮等逃出黃天蕩，到了平安地帶，大隊人馬棄船上岸回建康去了。



113 岳雲自以爲活捉了兀朮，十分高興，連夜押解回大營報功。



114 岳飛聽到探報，韓元帥困金兵於黃天蕩，不意被他掘通老鸛河逃去。營門官又報岳雲押解兀朮回營，岳飛大喜，叫立刻推進來。



115 岳飛細看俘虜金將不是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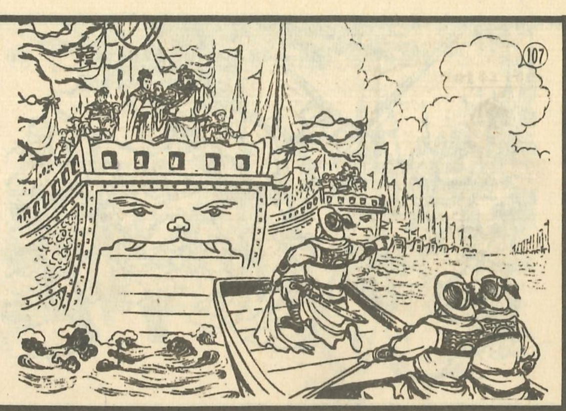
116 岳飛怒責岳雲粗心大意，致使兀朮再次漏網，要把岳雲推出斬首。經衆將求情，才免死罪，綁在營門前示衆，以儆再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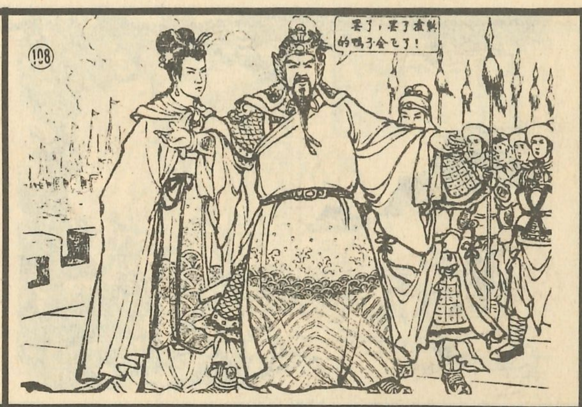
117 這日，韓世忠恰從漢陽趕來，要與岳飛商議班師之事，看見岳雲被綁在門口不知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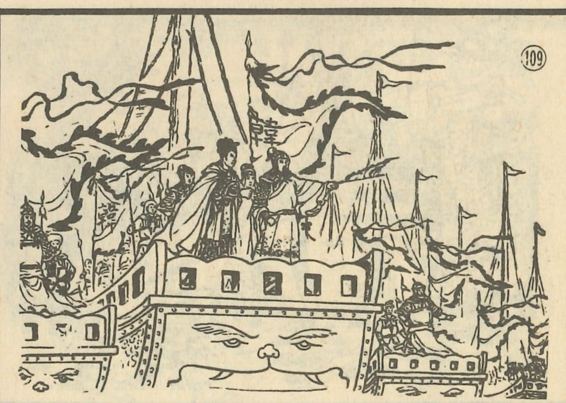
118 岳飛聞報韓元帥到，起身出迎，兩人携手入帳。



107 這邊韓世忠的士兵久守江口，看不到金兵的活動，就派哨兵前去暗探，探報却說金兵全數脫網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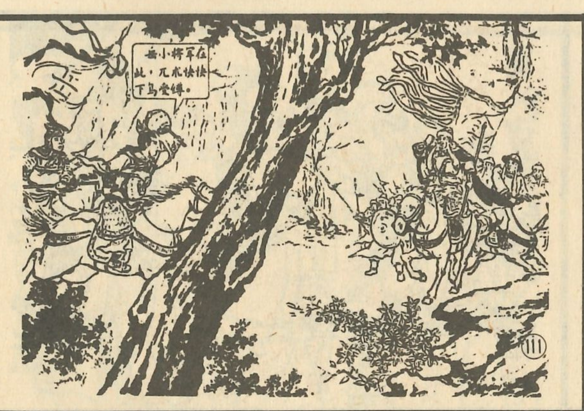
108 韓世忠大出意外之外，氣得暴跳如雷。



109 梁夫人聽了，不便火上澆油，只淡淡的說了句："這番可要引以爲鑒了。"韓世忠憤憤，無奈傳令大軍還駐漢陽江口，上表自劾不提。



110 從建康到天長關的路上，兀朮因已到達平安地帶，軍馬只是緩行養息。行至天長關時，兀朮看了地勢，不禁暗笑宋朝大將用兵也只如此。



111 正說時，猛聽一聲轟天炮响，樹林裏擁出一彪人馬，爲首一員小將，手使兩柄鐵鎚，飛馬來擒兀朮。兀朮轉身便走，暗暗又和人換了裝束。



112 岳雲追上，假兀朮急舉金雀斧迎敵，假兀朮被岳雲把鎚往上一架，"當"一聲金雀斧落地，假兀朮被岳雲從馬上提了過來。零散金兵見主將被擒四散飛逃。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奪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城救了英雄，他說出有人冒他的名字作弊，於是他們忙趕去追尋那人踪影，但巷內竟有同黨埋伏，出來阻攔，佈成疑局，結果司馬城等人撲了個空。另方面沈鷹給知縣蔡九洲請去，被困在水牢內，蔡九洲是被人要脅行事，不敢造次，只好將情況說出，將沈鷹放出，沈鷹會同管一見帶手下一千人等，知會了廖守備按地區逐戶搜查，來到一戶民居，在承塵上將一個青年叫穎應雄的捉住，他供出從採花賊風浪口中提及藏寶圖，冒認英雄之名，串同朱澄、鐵牛、連克昌等人一伙作案，沈鷹怕其中有詐，仍不斷審問……

牽涉面廣 分析供詞



應雄道：「朱澄介紹說他姓董，因為十分匆促，所以無暇攀談，有關他的一切，晚輩完全不知道！請沈大人明鑒！」

沈鷹想了一下，開門出去，管一見與司馬城亦已審訊完畢到廳裏。司馬城審的是沙過，沙過嘴巴緊得很，透露的極少，連克昌則比較合作，不過此人進城只為女人，對藏寶圖一事，毫無所知。

管一見道：「就叫沙過的嘴硬，待老夫整治他一下，不怕他不招供！」

沈鷹道：「不必了，看來這幾個人還是來湊興的，不是整件案子的主謀人！小城子，請英雄出來認一認應雄！」

司馬城進內，過了一陣回來道：「英雄看過，認得應雄便是在昇隆客棧，假冒他的人！」

沈鷹道：「看來朱澄所知道的比應雄等人還多！可惜讓他溜掉了。」

管一見道：「城門尚未撤防，料他們一時溜不掉！」

沈鷹又問道：「烟兄和彭七回來了沒有？」

「還未到！」沈鷹眉頭一軒，忙道：「你親自走一趟！哼，鄭州的知府看來都不大吉利，上一任的沙逸志，今任的蔡九洲，都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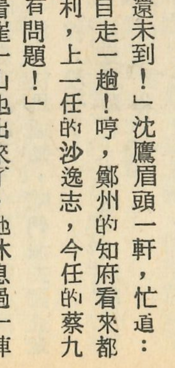
說着崔一山也出來了，他休息過一陣，疲勞盡失，沈鷹道：「崔老弟，老夫今晚要借府上宴請廖守備，煩你派人備三席酒！」

崔一山道：「家內人少，不如請酒樓代辦吧！」

「這更加方便！多少錢回頭老夫算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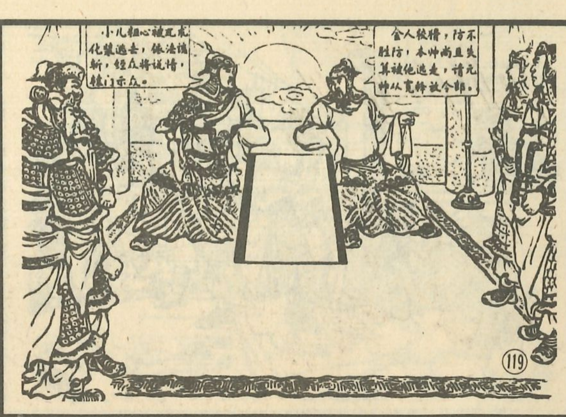
崔一山哈哈笑道：「崔某雖窮，三席酒還請得起！」

沈鷹正容道：「老夫說明要請，豈有讓你付錢之理？」管一見也贊成沈鷹之見，崔一山一笑出門。



管一見抬頭望天，已將交申時，便進房喚醒眾人，令他們去各城門處換班。

眾人剛出去，却在門外碰到席季良。



119 略叙寒暄後，韓世忠問營門綁的何人。岳飛實告。韓世忠內心慚愧，暗中佩服岳飛軍令嚴明，自己不如，又代岳雲說情，請岳飛放綁。



120 岳飛赦了岳雲。岳雲進帳謝過父親和韓元帥。



121 兩位元帥商議回朝。韓世忠走水路，岳飛走旱路，決定後，韓世忠告辭。



122 岳飛把人馬分成三路，由旱路進發。沿途老百姓聽說岳韓二元帥擊敗金兵得勝回朝，扶老攜幼夾道歡呼，經久不止。（本段完）

上兩圖為本故事主要人物

「請問小城子在裏面麼?」

雲飛烟道:「四弟好像出去了!」

沈鷹聽見他的聲音,忙叫道:「請席捕頭進來說話!」

席季良進來施禮道:「聞說兩位前輩抓到三個疑犯,晚輩特來道賀!」

「客氣!」沈鷹道:「請席捕頭隨老夫進來!」他在前引路,管一見和席季良跟在其後。到了客房,沈鷹推開門,只見應雄仍然原式不變地坐着,難掩驚恐之色。沈鷹轉頭向席季良。「你認得他麼?」

席季良沉聲道:「他不是江南英雄麼?神捕,上月底他曾助咱們打退盜大鐵匠屍體的幪面賊!」

應雄苦笑一聲,道:「席捕頭,我是西貝貨,姓應,應該的應,不是英!」席季良一愕,又羞慚又憤怒。

沈鷹用眼色止住他。「應雄,那位盜屍的蒙面人武功比你如何?」

「他是使劍的,劍法精妙罕見,但閱歷淺,而且似乎不大純熟!」應雄沉吟了一下,道:「那天晚輩憑一股勇氣和經驗,與他鬥個平手,但老實說,他的劍法比在下的刀法好!一年之後,晚輩料已非其敵手!」

沈鷹再問:「以你之閱歷,可否看出他是那一派的?」

「不但晚輩看不出來,連朋友們也未曾見過!」

應雄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叩門聲!

沈鷹道:「也許是小城子回來了!」

三人離開客房,到廳裏,崔丁已開了門,果然是司馬城、雲飛烟、彭七帶着蔡九洲、李信和奚楷來了。

蔡九洲臉色青白,走路時,雙腳不穩,一上廳,便向沈鷹跪下:「沈大人請恕罪!」

沈鷹一把將他提了起來,示意他坐下,轉頭向雲飛烟道:「爲何至今方回來?不是因爲發生了意外?」

雲飛烟道:「適才蔡大人因爲緊張加上驚悸憂煩過度,暈厥了,還請了大夫來診治過,吃了飯和喝了藥,精神才稍恢復些,恰四弟來請,所以到如今方來!叔叔,你那邊情況如何?」

沈鷹道:「等下再說,關於蔡大人的情況,你問明了沒有?」

「姪女問清楚了。」

沈鷹續問:「蔡大人,老夫有一事不明,因何你起初想殺害老夫,後來又因何改變主意?」

蔡九洲埋怨地道:「那兩個蒙面人威脅下官要困住你,然後再聽其命令行事,如此便可以放回下官的妻子,也是下官一時糊塗……所以……但後來下官覺得若果害了沈大人,下官一家大小的生命難保,故此改變主意……」

「在老夫被你困在水牢裏時,他們可有再上門找你麼?」

「沒有。」

沈鷹沉聲道:「可是眞的?」

他目光如一對鋒利的匕首,直刺蔡九洲,使得蔡九洲身子一縮,忙道:「是眞的,也許因爲他們拿不到御賜金牌,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沈鷹抽着烟道:「他們是急着出城,或者用老夫的生命來迫守門官兵讓路!」

彭七興奮地道:「頭兒,這證明咱們已經摸到重要地方的邊兒,所以他們方會着急!」

沈鷹搖頭道:「未必,也許他們是被老夫跟老管的金漆招牌嚇壞了!這亦證明咱們封城這一着棋,走對了!」

管一見道:「不錯,今日抓到的這幾位,顯然非咱們要找的人,他們只是湊興的,要想破案,還得花點工夫!」

蔡九洲飲泣道:「沈大人,管大人,請您們兩位高抬貴手……」

沈鷹不耐地揮揮手,道:「老夫念在你有悟悔之心,不與你計較就是!」

蔡九洲又跪下道:「多謝兩位大人宏量,但下官還想求兩位大人一件事,本來下官……」

管一見比沈鷹更不耐煩,不悅地道:「蔡九洲,如今咱們兩位已是閑雲野鶴的身份,你有話便爽爽快快地說,不要兜圈子!」

「是是!」蔡九洲道:「下官有個不情之請,希望兩位大人救救內子及犬子,大恩大德不敢或忘!」

沈鷹略一沉吟,道:「令正及公子料落在老夫要調查的人的手中,順便行事,無須致謝!」

蔡九洲囁嚅地道:「但下官恐怕因救了您,他們會遷怒於內子身上!」

管一見接腔答道:「果眞如此,亦是無可奈何之事,不過老夫認爲他們不會如此愚蠢!他們會利用令正在緊急關頭時候,威脅咱們!」

「是的,老夫亦認爲暫時無問題!」

沈鷹道:「大人先回府吧,一有消息,老夫當會派人通知,若有事發生,亦請蔡大人派人通個信!」

蔡九洲道:「一定一定!」他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

管一見道:「你放心,咱們會派人埋伏在你家附近!」蔡九洲這才放心回去。

沈鷹轉頭對雲飛烟道:「裏面那兩個女人,烟兒,你去問問她們!」

彭七道:「頭兒,今早咱們抓到的那個人,尚未問到口供!」

沈鷹剛點點頭,席秀良接道:「兩位神捕,晚輩幾乎忘記了,今早太行山南之涉縣縣令派人快馬通知,咱們派去調查章三娘的人被人殺死了!」

管一見聳然動容,急道:「詳細情況如何,快仔細說來!」

「段大人派去調查的人叫老穆,今年快五十歲了,在衙門已幹了二三十年,十分幹練,涉縣派來的人謂,他們接到一位賣菜小販的通風,在果林裏找到一具屍體,當時屍體被吊在樹上,似是自盡,但又因現場凌亂,估計可能另有別情,後來因爲在老身上找到一封公文,知其身份,所以特地派人來通知!」

管一見再問道:「老穆身上有沒有傷痕?」

「據稱仵工驗過沒有!」

「若非自盡,豈非被人封穴而死的?」管一見冷哼一聲,想不到這帮人勢力這

般大,又有這許多高手!」

席季良說道:「神捕,老穆沒有家室,一向十分樂觀,平常又喜歡帮助同僚和孤苦,他絕無自盡之理,必是章三娘有問題!」

沈鷹頷首贊成,管一見道:「老沈你先去換件衣服,被彭七抓到的那人,便由老夫盤問吧!」

× × ×

今早那位被雲飛烟制服的漢子雖然咀硬,但他跟應雄一樣,挺不下「萬蟻噬心搜魂術」的刑法,日後還是乖乖地認命,表示願意合作。

「先報上名來。」

「金文鴻。」

「你制服彭七的動機是什麼,與你同行的還有什麼人?一一替老夫招來!」

「咱們是爲了取得你們的御賜金牌,與俺同行的是俺的結義大哥許彪。」

「盜取金牌的作用何在?」

「這個俺也不清楚,俺只是聽許大哥的!」金文鴻恐怕再吃苦,忙解釋:「俺到這裏才兩天,是許大哥託人揹信到河北請俺來的,他神秘兮兮連俺也隱瞞,什麼也不告訴我,只說事後必有好處!」

「好,老夫暫且相信你。」管一見沉聲再問,道:「那你總知道他在何人家中吧?」

「俺一個人住在泰安客棧,不信請神捕去客棧調查。」

管一見厲聲道:「爲何不住在許彪家,卻要住客棧?你分明不說實話!」

「神捕明察!許大哥也是河北人,俺與他已經一年未曾見過面了,他不讓俺跟着他,只說替一個人辦事,那人暫時還不相信我,要等俺替他辦了幾件事才可讓俺加入他們那一伙!」

管一見眼珠子一轉,續問:「今早凌晨你們奉誰之令去蔡大人家擄人?」

金文鴻臉色一變,巴巴地道:「今晨俺尚在睡夢中,許大哥便來喚醒我了,說帶俺去辦一件事,却不許俺多問。到了蔡大人家,俺只負責看風,後來許大哥和另一位蒙面的朋友封了人,叫俺斷後,沒事便悄悄返回客棧,俺便依他的話辦,果然一切順利,但俺發覺咱們去蔡府的人,不止三個!」

「後來他又來找你?」

「是的,吃早飯時,許大哥來找我,並一直留在客棧裏。」金文鴻道:「泰安客棧,就在蔡大人府邸附近,後窗看得到蔡府大門。」

「後來,有人來找許大哥並悄悄跟他說了幾句話,許大哥便又帶我回去,咱們跳上崔家附近的屋頂監視,見到彭七,許大哥便叫俺跟他綴上,並在小巷裏攔住他,後來的事,您都知道了!」

「後來他又爲何捨你而去?」

「他事先說過,他在城內已有一段時間,恐被人認出來,不大方便,只能暗中行事。」金文鴻懊喪地道:「只是俺亦不知道他後來爲何不來救我!」

管一見冷笑一聲:「這個老夫可以代他答你!因爲你們所知無多,也因爲他有自知之明,所以把你出賣了!嘿嘿,他想存崔一山眼皮下救走你!做夢!」一頓又問:「許彪的武功比你如何?」

「許大哥武功比我高出許多,所以一直混得不錯!」

「先是在鏢局裏辦事,後來又幹過護院,到後來什麼都幹!」

「他去城內幹什麼事,你一絲都不清楚?是不是要再試試老夫的手段?」

金文鴻急道:「神捕,許大哥他一向辦事都很咀緊,他不想說的事,他爹問他,他一個字也不說!」

管一見又問了許彪的年歲和外貌特徵,然後出去。

× × ×

與此同時,雲飛烟亦問了甘氏和傅氏,這兩個女人自從被抓來之後,已嚇得只會發抖,一問便都說了。原來她們的丈夫學過幾年武,在外面胡混,却詐稱是做生意,只是兩兄弟在生時,倒還顧家,不時拿錢回家,林氏兄弟在外面認識連克昌,由於連克昌武功高,點子也多,便做了他的夥計。

連克昌是個孤兒,又沒成家,林氏兄弟爲了討好他,曾邀他回家作過幾次客,不想姓連的,却看上她倆,林氏兄弟未死前,三人已暗中相通,林氏兄弟死後,連克昌到她們家養傷,就更加明目張胆了!

雲飛烟怒道:「你們都有丈夫,難道不知廉恥,還要偷漢,而且三人大被同眠,簡直無恥!」

甘氏低聲道:「回……女俠,咱丈夫知道的,因爲要巴結他,默許咱們……只是表面沒有說破而已!所謂出嫁從夫,咱們不……」

「無恥!」雲飛烟又罵了一句:「昨晚的事快招來!」

「昨晚,朱澄突然帶了兩個男人,說到咱們躲藏一下,咱們女人還能管得了這許多?」傅氏道:「不但如此,他們說話還不讓咱們聽,把咱們趕出房外!」

「你們都認識朱澄?」

「見過一次,早幾天,是連克昌那殺千刀的帶他回來的,他只喝了碗茶便走了,連克昌與他好像有點交情,說以前一齊做過買賣!」

雲飛烟道:「今早他就離開了?」

「不錯。今早天亮之後,他說要去探風聲,早點也不吃便離開了!」

「這個朱澄平日住在何處幹的是什麼營生?」

「這個咱便不知道了。」

雲飛烟看看問不出什麼,便決定再去問連克昌,出房恰好遇着管一見,將情況對他說了。管一見喜道:「好,咱們一齊去問他!」

× × ×

連克昌雖然已四十歲,臉上也帶着幾分邪氣,但望之依然頗爲俊朗。管一見一進門,便沉下臉來,足足望了他兩盞茶工夫,只看得連克昌,一顆心怦怦亂跳,目光漸見慌亂,終於把頭低垂下來,不敢與管一見的相觸。

這時候,管一見才冷笑一聲:「連克昌,你好厲害呀,瞞了老夫許多事!」

連克昌忙道:「沒有呀!在下怎敢瞞您?」

「你又說跟朱澄只泛泛之交,以前與

他一齊做過買賣，又怎會是泛泛之交？」

連克昌忙道：「連某沒有騙您！那是三年來的事，當年朱澄與『斑面虎』李智一夥，連某是跟李智接洽，去刧四海鏢局的紅鏢時，李智拉了朱澄，咱們才見了幾面，分贓之後，大家便散了，以後一直沒再見過他！」

「李智如今在何處？」

「連某自那之後，兩年前只在商丘見過他一次，因大家都有『生意』，聊了幾句，便分手了！」連克昌想了一下，道：「連某記起了！年多前，林氏兄弟曾對我提過，在本城之內，曾見過李智，不過，他們不熟，也沒打招呼！」

管一見精神一振，又問：「當時只李智一個人？」

連克昌想了一陣，抬頭道：「連某記得林老大說過，他好像還有幾個朋友，所以才沒跟他打招呼——也許他們在談『生意』，不大方便！」

「在什麼地方？」

「在本城的雙喜酒樓！林氏昆仲下樓，他們剛要上去！」連克昌道：「連某知道的只是這些，到鄭州之後，也沒有再見過他！」

「你可曾聽人說過，有一張藏寶圖，流落在本城的消息？」

連克昌道：「不曾聽見！唔，難怪朱澄會在此出現！」

管一見冷笑道：「昨晚沙遏和應雄沒告訴你麼？」

「沒有。他們說被仇家追殺，所以到俺處躲一晚！」

管一見見他不像說謊，便暫時放過他，與雲飛烟出房，到廳裏只見崔一山和崔福他們，不見沈鷹，不由訝然問：「老鷹在午睡？」

「不，他再去問應雄！」崔一山說道：「蕭穆他們回來了，老朽着他們去休息，說不定今晚有一場廝殺，少了精神可不行！」

管一見也叫雲飛烟去休息，未幾，沈鷹自內出來，管一見道：「有新發現？」

「老夫問應雄的同伴，除了那個化名權貴的應志龍是他堂叔之外，尙有一位叫韓沖的，他們四人是一夥，在河東一帶做些沒本錢的買賣！不過看這幾人的身手，絕非一般小毛賊！」

崔一山道：「若是小毛賊，亦不敢指染藏寶圖！」

當下沈鷹求管一見交換了盤問到的情況之後，沈鷹道：「想不到那個朱澄還是個重要的人物！老管，你昨晚見過小鐵匠？情況如何？」

「他犯絞腸痧，沒有來，據小席說是眞有其事！」管一見目光一亮，道：「朱澄會否返回周盛家？」

「這倒有可能！」沈鷹沉吟道：「咱們分頭行事，一個去找小鐵匠，一個去找周盛！」

管一見道：「慢！你今晨因何會鬧得灰頭灰臉？」

沈鷹嘆了一口氣，赧然道：「也是老夫一時大意，方會陰溝裏翻船！」當下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下。

崔一山道：「蔡大人的住所，本是一名爲富不仁的暴發戶建的，那暴發戶只住了一年，又因賭輸大錢而敗了家，後來將房子賣給孟子超，蔡大人到任之後，向孟家賃的！」

「哦，孟子超也賭錢麼？」

「這倒不是，他是眞金白銀向那暴發戶買來的，那暴發戶後來連妻妾也賣掉，不知所終！」

沈鷹道：「崔老弟，老夫與老管去周盛家及小鐵匠家，若有緊急事變，請您派人捎個信！」

× × ×

周盛巳到舖頭裏做生意去了，家裏只有楊氏和其兩個兒子，沈鷹開門見山地問道：「你表弟朱澄有沒有來過？」

「回大人，那死賊自那天之後，沒有再來過！他敢再踏進我家門一步，民婦也不與他客氣！」

沈鷹道：「他在城內似乎認識了不少人，你可知道誰是他朋友麼？」

楊氏道：「民婦眞的不知道，他一向很少與民婦來往，連他在城內有朋友的事也不知道！」

沈鷹沉吟一下，長身道：「老夫隨便到各處看看！」

周大公子忙道：「請便！小民陪您！」他引沈鷹到各處看過，不曾有何疑點，沈鷹問了周盛記糧店的地址，便告辭了。

周盛記糧店在大街大巷裏，沈鷹到店外，見裏面人頭湧湧，生意居然十分好，他先不進去，截住另一位離店的顧客，問道：「這位小哥，你們爲何都來這裏買糧油？」

那小伙子道：「俺小孩子的時候，家裏就一直光顧周盛記了，因爲周盛老闆價錢公道，童叟無欺，又和藹可親，所以有許多老主顧！」

沈鷹在店外冷眼旁觀，見一位胖子不時由櫃台出來招呼顧客，料他便是周盛，一看便知此人是位好好先生，這種人心地善良，但也最怕事，又有同情心，沈鷹略一沉吟，忽然快步離開。

他兜了一圈，穿進一條小巷，到周盛記後舖，後門緊閉着，沈鷹見沒處可進去，唯有伸手去推門，門自內鎖着，沈鷹飛身躍上屋頂。周盛記糧店，分兩座，前面是舖面，後面是貨倉，中間一座小天井，兩旁各有一間廂房，料是夥計的居所，天井一角搭着一間護厝，估計是灶房。

只見周胖匆匆自前居跑出來，跑進後居去了，沈鷹立即把耳朵貼在屋瓦上凝神靜聽。只聽下面一陣沙沙聲响，沈鷹正在奇怪，巳見周盛托着一小袋東西出去，看樣子估計裏面裝的是大豆之類的東西。

沈鷹立即跳了下去，下面果然是座貨倉，裏面堆滿了麻包袋，他想了一下，一躍而起，落在麻包袋上，平滑米袋，是張天然的床，他自然不會放過每寸地方。可惜，上面並沒有異狀。

沈鷹又由米袋上面跳落去，忽聞門外有脚步聲，忽忙再跳上去，剛伏下身子，門巳推開，進來的又是周盛。他似乎有所發覺，向四周望了一下，輕聲喚道：「小榮子，你又偷偷跑來這裏睡覺？」

沈鷹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周盛拿了一張櫈子，想攀上米袋頂探視，不料門外

忽又傳來一個叫聲：「老闆，花生還有沒有貨？」

「是你呀？小榮子！」周盛嘀咕道：「俺還以爲你又爬上去睡覺！」說着提了一口白布袋便出去了。

外面小榮子道：「老闆，俺剛才不是告訴你，說送一袋米去金家麼？怎會爬上米袋睡覺？」

「俺剛才好像看見上面有人……」聲音巳經去遠，沈鷹鬆了一口氣，趕緊又躍落地，再走出天井。

外面沒有人，沈鷹立即竄到左首廂房前，伸手輕輕一推，那門便開了，他探頭一望，裏面張着兩張床，但房裏却無人，一望那些掛在牆上的衣衫，便知道此乃店內小夥計的居所。

沈鷹拉好門，再竄到右首廂房，伸手推門，不料竟推之不動，他心頭詫異，運上內功，用力一震，「卜」的一聲，門閂巳斷，門便彈開，只見房內那個窗子打開着，炕上有一張薄被，却不見有人！

沈鷹快步閃進去，再順手關上門，跳到床前，伸手到被窩內一摸，裏面還有暖氣，證明剛才有人在此睡覺！

人去了何處？當然是由窗口溜掉了！他爲何要溜掉？顯然有問題！

沈鷹心念電閃，伸頭出窗向外望了一下，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東西，他略一尋思，縮頭回去，將窗關上，再由房門出去，重新躍上屋頂，再跳落後巷，然後又兜了一圈，返回前面。

恰有一個老頭揹着半袋米，由周盛糧店走出來，邊走邊還跟店內的夥計揮手辭別。

沈鷹退後幾步，至街角時，將老頭截住。「老哥哥，俺是官府裏的人，有幾句話問你……」

那老頭一聽官府兩個字，巳搖搖掌，道：「老漢是個規矩的人，絕不會冒犯王法！」

沈鷹忙道：「老哥不必緊張，咱不是懷疑你犯法，只是向你調查點事！你一向光顧周盛記？」

老頭鬆了一口氣，道：「不錯，自從二十年前周盛記開張之後，老漢便一直光顧他們了，他店裏有多少東西，老漢也幾乎全知道！」

「好極了，周盛記有多少個夥計？」

「除了周老闆之外，還有一位二掌櫃，三名夥記老梁，老蔡和老孫，另外有兩位小夥計小榮子和石春漢，多數是做着帮雜的事兒，您問這個幹什麼？」

「這些人有幾個人是住在店內的？」

「兩個小夥記之外，只有二掌櫃因爲沒有家室，所以住在店內，其他的都是本城人氏，關店之後便回家了！」

「二掌柜就是那位蓄着山羊鬍子的老頭？」

老頭嘆了一口氣道：「他也可憐的，老婆早死，兒子不孝，身子又不好，幸好周老闆有良心……」

他還想嘮叨，沈鷹急又問：「最近店內可有生面人？比如周老闆的親戚？」

老頭想了一下，道：「老漢三五天便來一次，倒不曾見過，嗯，周老闆很好商量，您爲什麼不問問他！」

沈鷹向他謝了一下，向周盛記走了兩步，忽又停下，然後轉身，急急飛回崔家去。

× × ×

管一見到小鐵匠家，那女人正坐在店裏收錢，小鐵匠在打鐵。管一見問道：「你便是小鐵匠？老夫是官府的人，有幾句話要問你！」

那女人大聲道：「官府是幹什麼的？他今日剛能下床，你們又來煩着他，請問咱們還用不用吃飯？」

管一見道：「他既然能打鐵，老夫問幾句話又有何妨？」

那女人跑了過來，道：「不行不行，咱們幾大的活都還未幹，快走！」她伸手去推管一見，管一見手腕一翻，在她臂彎一戳，那女人的右臂登時不能動彈。那女人仍然嚷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管一見道：「你不嚷，老夫便解了你，要不你今生都好不了！」他走到小鐵匠面前，問道：「你貴姓？」

「城內的人，誰不知道俺姓鐵？」

「叫什麼名？」

「乳名豬兒，正名鵬。」小鐵匠說道：「不過無人叫俺的名，人人均叫俺小鐵匠！」

「你大哥叫什麼？」

「乳名狗兒，名鷹。」

管一見雙目炯炯地望着他。「你大哥也姓鐵？」小鐵匠臉色變了一變，却逃不過管一見的利眼。「說實話，對你和對你大哥都只有好處！」

小鐵匠臉上有痛苦之色，道：「我娘以前是有一位丈夫的，後來不知怎樣，又嫁給我爹，俺大哥肯定不是老鐵生的，至於我自己到底親生父親是誰也不知道！」

管一見目光連閃，道：「咱們到裏面慢慢談如何？」

小鐵匠放下手中的鐵錘，他女人叫道：「那我怎樣？」她舉起雙臂，臉上表情似孝子般。

管一見替她解了穴道，道：「你是全城出名的潑婦，老夫今次只略施小戒，下次，哼！可沒這般便宜！」言畢隨小鐵匠到後居。

小鐵匠拘束地道：「地方侷促，請大人隨便……隨便坐！」

管一見拉了一張板櫈坐下，道：「你也坐吧，老鐵與你娘親如何認識的？」

「這個俺就不太清楚了，俺只聽他有一次因喝醉了酒跟俺大哥說話，說什麼老鐵跟大哥的親生哥哥的生父是朋友，因同情娘親的遭遇，所以帶她逃跑，來這裏隱居，還說他也不姓鐵，不過却不許咱兄弟恢復原姓，否則便會有殺身之禍！」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問道：「老鐵原姓可是戴？」

「不知道！」小鐵匠道：「俺爹隻字不提！不過，也許俺大哥知道！」他目光忽然一亮，脫口道：「莫非俺大哥是因此而死的？」

「有此可能！」管一見盡量保持語氣平靜。「你娘親叫什麼名？」

「俺娘死時，俺才四歲，只知她叫阿柱，連姓也不知道！」

「難道連靈牌也沒刻上她的姓氏？」

「不錯，只刻了阿柱兩個字！俺哥哥比俺大八歲 也許他知道，但他一向都絕口不提這些事，而且他如今已經……」

管一見再問道：「你令尊是幾時過世的？」

「已死了十年了，當時俺才十四歲，就算有什麼話，他也只會交代俺大哥！」

「他懂得武功麼？」

「俺小時候，見過他在天井裏打過拳，但他絕對不許咱兩兄弟學，也嚴禁咱們對人說出身世！」

管一見逐漸覺得大鐵匠之死，可能與藏寶圖有關，奈何小鐵匠所知太少，挖不到有用的綫索。他沉吟了一下方再問道：「你們一直住在城內？」

「不，俺記得是從別處搬來的，走了很長的路程！」小鐵匠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些事，如果大人不提起，俺亦忘記了！」

「章三娘知不知道？」

「大哥嘴很緊，他連我都不提，而俺也不會對老婆說過一個字，料她也不會知道！」

「你家可有什麼親戚，或者還有誰知道你們的身世的？」

小鐵匠搖搖頭，道：「自俺記憶中，無人來過咱家，也沒聽爹提過！」

「你倆的打鐵技術是跟老鐵學的，他到底叫什麼名？」

「鐵達！不過，姓既然是假的，名亦可能是假的！」小鐵匠道：「他打鐵技術很好，咱兄弟是跟他學的。」

× × ×

管一見與沈鷹互相交換了調查的結果，有點綫索，兩人都禁不住一陣興奮，管一見說道：「咱們立即派人去監視小鐵匠和周盛記！」

沈鷹心頭忽然泛起一個念頭，道：「奇怪的是大鐵匠若是因此而死，爲何小鐵匠完全不受干擾？」

管一見與奮的臉色，立時歛去，在一張椅子坐下來，沉思了一陣，道：「問題可能出在章三娘身上，因爲她可能知道小鐵匠完全不會知道秘密！」

沈鷹見商衛自內走出來，便道：「商衛，叫小城子出來一下。」

商衛應了一聲，連忙又進去，過了一陣，小城子亦睡意惺忪地走出來，問道：「頭兒有何吩咐？」

「你見過大鐵匠和小鐵匠，覺得他們兩人的外貌有何分別？」

司馬城睡意突消，道：「頭兒不提，屬下一時也醒不起來，他倆的外貌有頗大的分別，尤其是身材，大鐵匠高大壯實得多，不過臉上輪廓，還有幾分相似！」一頓反問：「頭兒，您有新發現？」

沈鷹將管一見調查到的情況，扼要地說了一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分別？章三娘在你面前可有什麼透露？」

管一見接問道：「看得出她是否習過武。」

「看來她似未習過武！」司馬城皺着眉頭，邊回憶邊道：「除此之外，屬下看不出有其他問題。」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如今看來，大鐵匠之死可能與藏寶圖有關。」

管一見接道：「他生身之父可能是那個王侯的親信，大概對妻子不好，所以老鐵看不過眼，同情他母子，帶着她們私奔，他母親臨死時帶了藏寶圖，老鐵恐怕王侯的親信找上門來，因此嚴禁兒子說出身世，但這秘密終於洩漏出去了，章三娘下嫁與他，絕對不簡單。」

沈鷹頷首道：「章三娘是不是殺死大鐵匠的兇手？」

管一見道：「不可能，除非她已得了手！假如她已得到藏寶圖，斯時小鐵匠又不在，爲何不溜掉？」

「既然如此，如今已知道藏寶圖的，而又到了鄭州城內的，便已知有三撥人了！」沈鷹繼續分析，「第一撥是殺死大鐵匠的，也許與盜屍的是同一夥，第二撥是章三娘，第三[illegible]應雄這干人！」

司馬城插[illegible]問道：「風浪又怎會知道這個秘密，他屬於這三撥人？又是被誰所傷的？」

沈鷹想了一陣，道：「假如她屬於這三撥人，那麼大概與章三娘是一夥的，至於他受重傷，大概是被殺死大鐵匠的人所傷的，亦可能因爲他的出現，故而引起對方先下手爲强！」

這個分析，廳內數人都同意，崔一山道：「想不到這件案子這般複雜？但他們至今尙未有行動，老朽始終有疑問！」

管一見道：「這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他們在城內有秘密通道，連接城外的出口，第二，他們有秘密的地方收藏大鐵匠的屍體和章三娘，之所以隱忍不發，只是在等候機會！」

崔一山問道：「等候什麼機會？」

「等候咱們鬆懈！」

司馬城又問：「今早襲擊彭七，和威脅蔡大人的，又屬於那一撥人？」

管一見道：「老夫倒希望他們是屬於第一撥人，則最少可以證明他們沒有秘密通道通到城外，所以方會希望搶到御賜金牌，不過也可能是屬於第四撥人的！」

「朱澄此人又屬那一撥人？」

這個問題甚難解釋，沈鷹想了一陣方道：「也許跟許彪是同一撥人，也即是老管說的第四撥人！」

崔一山又嘆息道：「眞是錯綜複雜，如今該怎樣行動？」

沈鷹道：「他們在等候時機，咱們也同樣在等候，不過咱們的限期只有十天，且已過了一天，一定要想個辦法，迫他們出錯！」

管一見道：「老夫覺得孟子超此人實在有問題，第一，他以前的底細沒人知道，第二，他離家訪友時間太湊巧，第三，他家的護院陸雙舟亦請假得太巧，可否由他這方下手？」

沈鷹想了一下，才說道：「恐怕時間來不及，若咱們走錯路者，再回頭限期已屆！」

管一見道：「咱們雙管齊下，先由外圍調查起，比如派人去柴家莊暗查……」

沈鷹道：「這倒可以考慮！」當下兩人又商量一陣，酒樓已將酒菜送來，沈鷹令彭七喚醒其他人，又令司馬城去請廖守備。

趁大家都在廳裏，而廖守備又未到時

，沈鷹將適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再安排了各人的工作，俄頃，司馬城便陪着廖守備到了，管一見覺得不請蔡九洲和段縣令，依禮不合，又忙派人抬轎去請。

未幾，賓主齊至，三張桌子坐得滿滿的，沈鷹絕口不提今早的事，與管一見擧杯向蔡九洲、廖守備和段縣令敬酒！

那三人除了蔡九洲因妻小未回，心裏担憂之外，餘兩人都因能成爲沈鷹和管一見的席上嘉賓，而大感榮幸，臉上發着亮光，一飲而盡。

管一見道：「老夫與沈鷹在此『接生意』，還望三位大人照顧一二！」

蔡九洲乾咳一聲，道：「管大人言重，兩位大人肯降尊紓貴，造福本城居民，乃吾等之幸，地方之幸！」

管一見道：「只恐日後有些閑言閑語的！」

蔡九洲臉上發熱，道：「俗語云：皇帝不差餓兵，兩位大人不食皇祿，誰敢閑言閑語，何况苦主自顧請兩位調查，官府亦不能干涉，此與苦主懸紅緝兇，又有何分別乎？」

管一見不爲已甚，道：「如此老夫等便可放心了，來，老夫再敬諸位一杯！」

衆人一飲而盡之後，沈鷹道：「菜快涼了，請大家動箸！」他親自替廖守備佈菜。

廖守備受寵若驚地道：「末將怎生担當得起這種大禮？」急忙長身推辭。

沈鷹將他按下，道：「廖將軍請坐下，這些天辛苦你和你的弟兄們，也許還得再辛苦一段日子，這禮便由你代弟兄們受了吧，否則老夫心裏難安！」

蔡九洲和段縣令也在旁打邊鼓，廖守備這才受了，又道：「地方發生問題，弟兄們也有責任保護百姓安全，此乃應爲之事，兩位大人太客氣了！」

當下賓主齊歡，吃了一個時辰方散席，廖守備不敢多喝，匆匆欲去督軍，管一見親自送他出門，還塞了一張銀票在他手中。「廖將軍，一點意思，請你交與伙頭，讓他給弟兄們添點菜！」廖守備又推辭一番方才收下。

沈鷹派人送蔡九洲和段縣令回府，然後令風火輪和商衛去周盛記粮油店及客棧監視，另路遠和殷公正則埋伏在小鐵匠家外。

管一見本欲派馮曉年去柴家莊，但沈鷹不贊成，改派蕭穆和虞庭玉漏夜出城去，其餘諸人又分派去各城門助官兵防守，宅內除了沈鷹、管一見、崔一山、彭七和周昭信之外，只有一位受傷的英雄。

當衆人離開之後，管一見親自沏了一壺茶，與沈鷹和崔一山品嘗，崔一山喝了一口茶，道：「今晚會不會有事發生？」

沈鷹笑道：「希望會有，只怕要失望，朱澄日間已發覺自己身份暴露，今晚大概不敢再回周盛記睡覺！」

管一見放下茶盅問道：「他會否匿藏起來？」

沈鷹慢慢裝着烟，道：「此人似乎肩負着聯絡的任務，更可能是某一撥人的出頭鳥，需要出面的，便由他出面，所以他始終還要露面，除非對方改派別人担任其職務！」

「原來以爲此人是個莽夫，其實並不簡單！」沈鷹噴了一口烟，長身道：「老夫再去問問連克昌和應雄。」

× × ×

待沈鷹再次出來時，管一見已將那壺茶喝乾，沈鷹坐下來，又裝起第二鍋烟，管一見已急不及待地道：「毫無所得？」

「應雄是在河東認識他的，三年前，朱澄隨河南綠林羣雄去那裏聚會，商量推選兩河綠林總瓢把子的事宜，結果因爲互相不服，加上近年來，綠林道上不會出現過一位出類拔萃的英雄人物，所以不了了之，但據應雄觀察，朱澄此人，人面頗廣，在會上頗爲活躍，看來頗有辦事能力，只是他乏衆望，武功又只一般，所以沒人提議選他！」

管一見頗爲興趣，說道：「此人武功不高，又不會開門立寨，因何會認識這許多人？」

「老夫亦問過，應雄謂此人頗有義氣，做事有担當，有始有終，還頗肯賣交情，至於武功如何，他只是從別人口中知道一二，估計不會比他高！」

沈鷹噴了一口烟，續道：「但朱澄對河南綠林道上的人比較熟悉，少到河北河東一帶活動，連克昌亦謂他武功不太高，但有義氣，不畏危險，而且辦事手脚俐落，粗中有細，遇險時能沉得住氣！」

崔一山呵呵笑道：「這樣說來，此人倒是個人物！」

沈鷹敲掉烟灰，續道：「朱澄除了與『斑面虎』李智有交情外，連克昌只知『黑豹』畢烈與他亦有來往，並時常替他們搭綫拉生意！」

「畢烈也是名劇盜？」管一見轉頭問崔一山。

崔一山道：「老夫曾聽人提及河南綠林道上有『龍虎豹蛇』四名好漢，虎者便是『斑面虎』李智，豹者便是『黑豹』畢烈，至於龍到底是誰，衆說紛紜，却不能肯定，他是位神秘人物，而蛇之外號『三頭蛇』，亦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沈鷹亦問：「他們是一夥的，還是獨行盜？」

「是獨行盜，且甚少露面，過一段時間才出來幹一票，除非有大生意，否則，很少聯手，而這『三頭蛇』似乎是替他們三人聯絡穿綫的，所以稱之爲『三頭』！換而言之，這尾『蛇』也是個很獨特的人物！」

話音剛落，管一見忽道：「朱澄會否便是這尾三頭『蛇』？」

「有可能！」沈鷹目光大盛，接道：「那一條龍，莫非便是『獨角龍』陸雙舟？」管一見亦甚興奮。

崔一山却道：「不會吧？『獨角龍』名號有點不雅，那是因爲他額上生了一個小肉瘤，但行事不惡，雖稱不上『俠』，但嚴格來說，還是個好人，不似傳說中的『龍』！」

「你對龍所知有幾多！」

「聽說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但行事光明磊落，刦財之後，必留下一條龍的標誌，到底此人長得什麼模樣，恐怕只有『虎』，『豹』，『蛇』方知道！」

「此人做票的次數多不多？」

「比虎、豹却多！」

「既然如此，爲何無人見過此人之面目！」管一見道：「此中必有原因！」

沈鷹道：「老夫帶他們出來，大家一齊研究！」

未幾，應雄和連克昌被帶出來，沈鷹問道：「你們見過『龍、虎、豹、蛇』四人麼？」

應雄首先道：「那次河間綠林大會，只有虎豹兩人出現，所以俺只見過李智和畢烈！」

連克昌道：「連某亦只見過他們兩個人！」

沈鷹沉聲道：「你一向在河南活動，難道不曾見過龍、蛇？」

連克昌道：「虎豹不錯是較常在河南活動，但龍的活動範圍頗廣，而且吃的都是大生意，虎豹較常合作，至於龍，則未聞與他們合作過，而蛇此人更沒有見過，只不過是傳言而已！」

管一見接問：「既然龍的活動範圍廣，又頻繁，因何無人見過他？」

「因爲他下手乾淨，事後幾無活口，即使有一二個活口，他們對龍的身材形容也有所分別，面龍每次行動都幪着面，一如尋常的夜行人一般，所以大家對龍的一切都十分陌生！」

沈鷹笑笑，問道：「他總有失手的例子吧？」

連克昌含笑道：「他是在事成之後，才留下龍的標誌的，失手又有誰知道其眞正的身份？」

管一見却對另一個問題感到興趣，道：「爲何見到龍的人，對其身材的描述有分別？」

「分別不太大，只在肥瘦方面而已，基本上他是個中等身材的人，用劍！且拳脚功夫造詣亦不錯！」

沈鷹心頭一跳，問道：「有沒有人懷疑龍其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羣體？」

連克昌一怔，道：「沒聽人說過！」

沈鷹與管一見交換了一個眼色，續問：「關於『蛇』有所傳說？」

「咱們只聽聞『蛇』替龍虎豹辦事，其他的全不知道！」

「爲何你們不懷疑朱澄？」

應雄道：「不會是他吧？」

「爲何不會？」

連克昌道：「三頭蛇雖然無人識，但名頭不弱，朱澄似乎沒這個本領！」

應雄道：「假如他是『三頭蛇』，在河間綠林大會上，便不會受冷落！」

沈鷹又問道：「你不是說他人面很廣麼？」

「人面廣和崇敬他是兩回事！」

管一見又問：「在李智和畢烈身邊最常出現的，除了朱澄之外，還有誰？」

「還有幾個人，不過好像朱澄與他兩人的關係較全面。」

管一見點了點頭，又帶他們進內室。應雄問道：「未知神捕要將咱們扣押到何時？」

管一見道：「你們留在此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待此事告一段落之後，自然會放你們離去！不過老夫却希望你們能够改過自新，憑你們兩個的武功，還怕不能做一番事業麼？哼，如果怙惡不悛，再撞在老夫手中，決不輕饒！」應雄與連克昌，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唯唯喏喏，一副受教之模樣。

管一見再出廳，沈鷹大聲道：「依老夫之見，朱澄必是『三頭蛇』，假如『獨角龍』便是那一條龍，嘿嘿，事情便好辦了！」

崔一山道：「但關于他們對龍的描述，與陸雙舟可不盡相同……」

話音未落，大門「砰砰」地响起來，外面傳來商衛的叫聲：「頭兒，開門，周盛記有情況！」

沈鷹立即飛下庭院，將門打開，商衛道：「頭兒，有人進周盛記後居，咱們不敢打草驚蛇，所以屬下先回來通知您！」

沈鷹道：「好，快走！」

管一見急問道：「老沈，要不要老夫去？」

沈鷹問商衛：「周盛在不在店裏？」

「不在。」

沈鷹道：「老管，你隨商衛去周盛記，老夫摸上他家！」他未待管一見答應，便向周家方向飛去。

管一見帶上兵器，道：「老崔，這裏便由你打點一切了！」他拉着商衛，直向周盛記糧店馳去。

商衛跑得氣喘吁吁的，管一見在手臂上略一運勁，商衛登時覺得自己身輕似燕，速度快了許多。未幾，即至周盛記糧店外。

風火輪自牆後閃了出來，管一見低聲問道：「情況如何？」

風火輪道：「那人跳進去之後，至今尚未出來！」

管一見想了一下，再問：「他進入那一間房？」風火輪指一指一扇關閉着的窗子，大熱天，居然把窗子閉得死死的，管一見心中暗暗冷笑，遂令風火輪和商衛守在外面，他自己則輕輕躍上屋頂，當眞是點塵不驚。

管一見小心翼翼，踏瓦而行，至屋緣，輕輕躍下，落在庭院中，他躡手躡脚，走至右面那間廂房外面，將耳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

忽然木門倏地拉開，管一見虞不及此，不由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已經迎頭劈落！

這一刀快如閃電，幸而管一見歷過無數風浪，忙不迭閃開，脚尖點地，身子一跪，曲起的左腿，猛地向對方蹬出！

不料那人反應亦快，輕輕躍開一步，刀光一閃，改斬管一見的大腿，同時嚷道：「捉賊，快來捉賊哪！」

管一見驚怒交迫，怒道：「你竟敢賊喊捉賊，老夫便先擒下你！」

與此同時，對面廂房的門拉開，裏面衝出兩個漢子來，喊道：「那裏來的小毛賊？」

管一見喝道：「是官府裏來捉犯人的，別嚷！」他嘴上說着，手上却絕不放鬆，但那漢子刀法甚是嚴謹，管一見攻勢雖盛，一時之間竟然沒法得手。

此刻，風火輪亦撞破窗子，跳進房內，問道：「頭兒，要不要屬下過去？」

管一見年紀雖已不小，但好勝之心，

不輸青年，沉聲道：「不必，給老夫點燈吧！」

俄頃，房內之油燈被點亮，管一見眼前一亮，只見那使刀的人，身材瘦削，年紀約莫三十多歲，目光炯炯，身子甚是俐落。

那漢子被管一見追至倉庫一旁，叫道：「小榮子，你還不叫人來，官府那有這等身手的人？必是刦賊！」

風火輪道：「胡說，要是咱們是刦賊的話，俺會站在這裏不動手麼？」

小榮子嚇得牙關「格格」直响。「那麼……你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昔日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的大名，你們聽過沒有？」

那漢子一怔，脫口道：「你眞的是管一見？」

「難得你也聽見老夫的名，還不速速拋刀受縛？」

那漢子沒有拋刀，却放棄抵抗，管一見迫進一步，迫他只能倚牆而立，道：「你便是朱澄？」

那漢子微微一怔，隨即笑了起來。「我道在下寂寂無名，又一向奉公守法，爲何鼎鼎大名的管一見會找上在下？原來是認錯了人！」

管一見目光如電，緊瞪着他，冷冷地說道：「老夫不會輕易相信人，先報上名來！」

「曹啓智！」

小榮子在背後忙說道：「大人！這是眞的，他是咱二掌櫃的堂侄曹啓智，曹大哥！」

「你們二掌櫃叫什麼名字？如今在何處？」

「因爲曹大哥來了，所以老闆請二掌櫃，到他家裏睡覺！」另一個夥計接道：「曹大哥已來了三天了，這幾天都在這裏睡覺！」

管一見仍不能釋疑，續問：「姓曹的，大熱天時，你爲何緊閉門窗，不怕熬出熱症來麼？」

曹啓智道：「誰叫你們今早來探道不小心？剛才窗外又有兩個小毛賊，所以在下便關起門窗，專等毛賊上當！」

風火輪怒道：「你如今明知是咱們，還敢口口聲聲毛賊？」

管一見續問：「你因何事來此！」

「是來探望堂叔曹善！這可沒有犯法吧？」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你以前可曾來過？」

「來過三趟，大概三年左右便來一趟！」曹啓智道：「你不信的話，大可以調查！」

「你原籍何處？向在那裏活動？」

曹啓智微微一笑，道：「在下是河北三把刀之一，當然在河北一帶活動！祖籍當然亦在河北！」

管一見沉吟道：「可否請你隨老夫到崔一山家走一趟？」

「崔大俠之名在下如雷貫耳，早就有心拜訪，神捕肯引見，在下感激之至！」

他語氣充滿譏誚之意，管一見自然聽得出來，奈何自己魯莽在先，只好忍住氣，帶他返回崔家。

× × ×

沈鷹一口氣趕至周盛家，街上不見有人，只聞遠處官兵巡弋的脚步聲，他雙眼如電向四周看了一下，倏地拔身，越過圍牆，躍落周家庭院裏。

偌大的一座宅子，靜得落針可聞，沈鷹略一猶疑，直走進大廳，他已來過周家，對裏面的情況頗爲熟悉。廳裏的兩個耳房，是下人的住所，後居方是周盛一家人歇宿的地方。

沈鷹穿過大廳，後面是座小花園，一側由一道迴廊將兩座屋宇連成。夜風輕拂，花香撲鼻，但沈鷹則無心觀賞夜色，直趨後院。

後院又有一座小廳，兩旁各有兩間房，爲周家兩位公子的寢室和書房。周盛夫婦住在廳後的大房裏。

當沈鷹來至大房門外，却聽見房內傳來一粗一細的喘息聲，他來得眞不是時候，周盛夫婦正在敦倫，沈鷹略一沉吟後，悄悄退回內廳，然後先到大公子的房外偷窺。

房門緊閉，沈鷹將耳朵貼在門板上，聽了一回，裏面有個呼吸聲，他仍不放心，兜了一圈，走到過道裏，以食指戳破紗窗，借着微弱的月光向內窺探。

床上躺着一個人，只因面向內，看不清楚是什麼人，沈鷹也不驚動他，再找另一邊過道，偷窺另一間房間的情況。

當他湊首窗洞，見床上有兩個人時，心頭不由怦怦亂跳，暗道：「果然有蹊蹺！」當下雙掌微微用力，輕輕震開窗子，左掌在窗台上一按，已翻進房內！

床上那兩個人仍然熟睡未醒，沈鷹悄悄走近床前，定睛看了一陣，這才發現床上那兩個人，竟是周大公子和周二公子！

那麼另一間房床上睡着的是什麼人？

沈鷹心頭一動，輕捷如貍貓般，躍了出去，再兜了一圈，返回對面那間臥室，床上的人，恰好醒來，沈鷹眼明手快，手指一落，已封住了其啞穴！

那人在床上掙扎着，沈鷹五指搭住其腕脈，提着他走到窗前，月光照在其臉上，沈鷹甚感失望，原來此人竟是周盛記的二掌櫃！

此人一向住在店內，今日爲何來此？沈鷹心念電閃，止不住一陣興奮，略一沉吟，將他啞穴解開，手掌按在他天靈蓋上，問道：「你是周盛記的二掌櫃？低聲答我！」

「老朽……正是曹善！請饒命……」

「你爲何不在店內睡？跑來這裏做甚麼？」

「因爲俺堂侄來探我，睡在店內，老闆好意，請老朽來此睡覺！」

「你認識朱澄麼？」

老頭神色惘然地搖搖頭，沈鷹想了一下，又問道：「老夫是官府裏的密探，不准你聲張，快上床睡覺，老夫去後不許叫嚷！」

那老頭一味點頭，乖乖上床去了，沈鷹這才開門出房，剛出房忽然撞着一個人，只聞一個男人發出驚呼。沈鷹喝道：「別嚷！老夫是官府裏的人，你是誰？」他邊說邊晃亮了火熠子。

（未完・七）

武俠掌篇

青天樓主・文
可　飛・圖

天龍劍



夕陽西斜，晚霞餘暉，益顯得青城山迷濛蒼鬱，峯巒綺麗，氣勢獨特。

在一塊空曠的草坪上，劍來刀往，兩個人殺得難解難分，額角上都是汗珠兒，看樣子不分個高下，不可能善罷干休。

使刀的漢子，粗眉鷹鼻，滿臉橫肉，約莫四十來歲年紀。

用劍的後生，氣宇軒昂，儀態超俗，看上去不過二十上下。

論功夫，大漢高於後生；一番輪攻，大漢使出看家本領，虎頭刀法十二招，一氣呵成，只逼得那後生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餘地；第二輪搶攻，那後生已逼近懸崖，大漢舞起一片刀影，大喊道：「小子！你就認命吧！」

刷、刷……，後生被逼落到崖下；大漢往下看了看，緩緩的收刀入鞘；呸！吐了口口水，喃喃的說道：「活該！誰叫你插手管大爺我的事呢！」一陣獰笑後，向山下走去。

掉落在斷崖下的後生叫燕雲翔，因見大漢——楚霸天欺凌一位妙齡村姑，路見不平，因之惹起一場生死鬬。

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燕雲翔命不該絕，在跌落懸崖的途中，爲岩縫中生長的一株蒼松掛住，卡在樹叉間。燕雲翔定神後，嘆了口氣說：「托天保佑，我燕雲翔命不該絕！」

燕雲翔抬頭向下望，此時暮色蒼茫，天空已星光閃爍；向下望去，谷深不見底，黑烏烏地，甚是可怕；此刻他筋疲力盡，心神交瘁；下定主意先養養神再說吧；於是解開腰帶，再與一枝較粗的樹枝綁牢，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一覺醒來，天色大亮；定睛一看，哇呀呀！距谷底少說也有千多尺，但見溪水潺潺，像條白色絲帶；向上望，一片藍天，離山峯不知有多高。這時他覺得饑腸轆轆，口乾舌燥。燕雲翔本能的向四處打量，發現右邊不遠處有塊突出的岩石，平坦有如一塊小桌面，並有一棵桃樹生長在那塊岩石旁，綠葉間有不少紅紅的桃子，他高興極了，當即抖擻精神，發揮最大的潛能施展輕功，一躍而起，不偏不倚，恰好飄落在那塊岩石上。

燕雲翔從來沒有吃過如此美味的桃子，十數枚下肚，精神大振。接着便想到出路的問題，向上爬呢？還是向下滑去？他還沒拿定主意，天空整個暗了下來，雲霧瀰漫，細雨霏霏。燕雲翔緊縮着身軀，向身後崖間的一條窄縫擠去，這一擠竟讓他擠了進去，越向裏擠越寬敞，終於可挺身站立；燕雲翔心中大喜，摸索着走去；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眼前豁然開朗，別有洞天，原來他已置身於一處精緻的石洞。

雨過天晴，月色皎潔，一片光輝由洞頂射入。燕雲翔抬頭望去，但見石壁上刻有「天龍洞」三個大字。他聽說武功中有「金剛神功」，乃內功修爲已至化境；可以以手指代筆，在堅石上留下字跡，深及寸餘，莫非這就是「金剛神功」寫下的字體，那「天龍洞」三字蒼勁有力，鳳舞龍飛。

復前行，見一閉目老人盤坐在一張石牀上，一副道裝，背負長劍。燕雲翔立即跪下叩首道：「晚生燕雲翔無意誤闖前輩修煉聖地，打擾清靜，尚請寬恕是幸！」

說着磕了三個頭，俯視地面，不敢抬頭。

良久，沉靜無聲；燕雲翔慢慢抬起頭來，定睛望去，那道人盤坐如初，紋風未動。

燕雲翔慢慢走了過去，接近去看，才知道人已坐化多日。那道人右前方放置一個精緻的石匣，上書：「天龍金剛秘笈」六個大字，靠邊另有「天龍道人」四個較小的字體。

燕雲翔猛然醒悟，原來石床上坐化的正是聞名江湖上的「天龍道人」老前輩。「天龍道人」武功高强，一柄天龍劍再配上「金剛神功」，神出鬼沒，飄忽江湖，不知寫下了多少行俠仗義之事；但數年前不知何故，突然銷聲匿跡，不再露面，於是江湖上一般宵小敗類，又復出横行，將燕雲翔逼落懸崖的楚霸天就是一個實例。

燕雲翔好奇的打開石匣，立現一冊薄薄的秘笈，封面寫着兩行字跡：

遇險獲救，前世因由；

從今之後，永爲吾徒。

這位大難不死的青年暗忖道：我燕雲翔跌落萬丈懸崖絲毫未傷，不是天意又如何解釋，此番奇遇，自然亦屬蒼天安排，凡事冥冥中自有定數，處世順天應人乃是正途；於是他跪在地上，行過大禮，恭恭敬敬的說道：「恩師在上，徒兒燕雲翔今後謹遵師道，終生不渝，如有故違，願受天譴。」

拜禱完畢，翻閱秘笈，內繪有十二個天龍圖形，並附詳細說明；另有「金剛神功」的練法；最後一頁指出：練成「天龍劍法」與「金剛神功」，務必行善除惡，非必要切忌置人於死；宅心仁厚，後福無窮，寶劍贈愛徒，睹劍如師在，珍重！珍重！

於是燕雲翔安心留在洞中，潛心武學，依照秘笈上的圖形和說明，反覆演練，日有進境。

山中無甲子，歲月如流，忽忽已三易寒暑；一千多個日子裏，燕雲翔不但已得「天龍劍法」與「金剛神功」的精髓，而且心性的修爲也臻化境，磊落大方，超然不俗，眞是脫胎換骨，儼然武林奇葩！

且說這天艷陽高張，成都高聳丈餘的城墻，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巍峨雄偉，氣勢萬千；兩扇高大厚重的黑漆城門，一副小兒手臂粗細的紫銅門環，反射出耀眼的光輝；南來北往的人羣，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一個長髮披肩，滿臉鬚髭，衣衫破舊不整年輕漢子，背上一柄長劍，一個小包袱，也夾雜在人羣中，東張西望，朝城中走來。不少人瞧他那副落魄窮酸的模樣，都投以不屑的眼神；但年輕漢子心平氣和，毫不在意，我行我素的向前走去。

當衣衫不整的年輕漢子走近城門時，忽傳來開道的鑼聲，夾雜着嗒嗒清脆的馬蹄響；人羣很快的向兩邊分開；那年輕邋遢的漢子，一則是多日未見世面，滿懷好奇；再者是本身修爲高超，自然是毫無所懼，沒有向邊站。

「你個叫化子找死！」騎在馬上的官爺揮起皮鞭，「快給我滾開！」耀武揚威的喊着打去。

兩旁的人都爲衣衫不整的漢子揑把冷汗，這一皮鞭若是着身，怕不皮肉開花，立即掛彩。

誰知衣衫不整的年輕漢子，如輕燕般飄忽的一閃，立即躲過那狠狠的一鞭。這可惹惱了騎在馬上盛氣凌人的官爺，接連揮起皮鞭，啪、啪、啪……眞要置他於死地而不甘心。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衣衫不整的年青漢子大聲嚷着，但皮鞭始終沒能着身。

騎在馬上的官爺，臉色氣得發紫，心中想着好小子！看大爺我今天非宰掉你不可，正待又要舉鞭揮打，忽聽身後高聲喊道：「住手！」

騎在馬上的官爺唯命是從，立即收起皮鞭下馬，急趨後面的一抬大轎前，恭恭敬敬的說道：「小姐有何吩咐？」

「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又沒犯甚麼大罪，何必苦苦相逼呢？」轎中傳出柔聲細語。

「是！」那位官爺一肚子不高興，但表面却是極爲恭順，當他跨上馬鞍，從那衣衫不整的年輕漢子身旁走過，狠狠的瞪了一眼，心中如斯想到：算你小子走運，改天要是再落到大爺我的手中，我一定要你好看。

衣衫不整的年青漢子眞是走運了！

當那抬大轎也從他身邊經過時，轎簾突然打開，伸出一隻玉手，將五兩紋銀投入他的懷中；年青漢子抬頭看，一張姣媚的面孔立即映入眼簾，他像觸電似的，混身上下一股暖流，心神盪漾，雙眼直盯着望去，口中喃喃的說道：「好美的姑娘呀！」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小芬！說話不可傷人。」

＊　＊　＊

衣衫不整的年青漢子走進城來，在大街旁看到一家氣派不凡的客棧，便邁步往裏走。

突然，像堵墻擋在他的面前。

「喂！窮小子闖甚麼，趕快走開，要討飯到別處去！」店小二粗聲粗氣的喊道。

那年輕漢子一揮手，店小二跟跟蹌蹌倒退了四、五步，他順勢走進店內，往懷裏一摸，摸出一隻金元寶，啪的一聲放在櫃枱上。

「怎麼？開店的不歡迎客人上門？」

原先的那個店小二變得眞快，立即換了張面孔，滿臉諂笑道：「大爺！完全是誤會；大人不記小人過，多包涵，多包涵！」前倨後恭，一副小人的模樣，「大爺你需要些甚麼？我馬上準備。」

「一間上好的客房，準備洗澡水、送上最好的酒菜，還有請個剃頭修面師傅，並且請衣帽店的老闆來，好了，快去！」

那年輕漢子吩咐道，「記清楚了嗎？」

「大爺！小的辦事你放心，現在就請隨我到樓上客房休息，然後小的就爲大爺辦事。」

「我差點忘了，你爲我選匹上等駿馬，毛色要赤紅的，」年輕漢子說：「一共需要多少兩銀子，一起算好了。」

「是的，大爺！」

年輕漢子洗過澡，理好髮、修過面，

穿上一套天藍錦緞長衫，頭戴儒士巾，足登秀才鞋，腰掛長劍一把。飽食一餐後，容光煥發，神采飛揚，風度翩翩，超俗脫凡。當他走下樓來，衆客倌無不注目迎視，暗暗稱讚：好一位美男子！有幾分嫉妒，也有幾分欽羨。

「大爺，你是……」店小二瞪大眼結結巴巴。

「唉！兩個時辰前你不是還攆我出門呢！怎麼忘了？」

「罪過！懇求你高抬貴手，饒了我這有眼無珠的奴才下人！」店小二彎腰低頭，一副恭順反悔的模樣。

「好了！馬備好沒有？」

「就拴在店門外。」

「一共幾兩銀子？」

店小二扳起手指，一五一十的算過答道：「大爺，一共是紋銀五十兩。」

「我那個金元寶少說也可換得紋銀六十兩，剩下的十兩就賞給你吧！」

「恭敬不如從命，小的這廂謝過大爺！」店小二說着便深深一揖。

英俊瀟灑的年輕漢子，修煉三年，脫胎換骨；如今又改頭換面，眞是表裏如一，頂天立地的人物。他騎上那匹駿馬，儀態昂揚，氣度高潔；街上來往行人都爲他而吸引，暗道：那裏來的英俊小伙子，眞乃神仙中人！

他騎在馬上一路走出，心中抹不掉轎中少女的倩影，自忖：何時才能重相見？出了城門，心中猛然醒悟，兩個時辰前轎子不是朝城外北邊走去，我爲甚麼不順路看看。常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也許會再碰到的，管它的，順路走走看。

英俊的年輕漢子邊走邊想：三年前爲搭救一位俏麗的村姑，與楚霸天決鬪於青城山山巔上，差點送了命；幸蒼天佑我，化險爲夷，更有一番奇遇；如今爲一位仁心貌美的少女，失魂落魄；也覺可笑；男人總是爲了女人，但是獲得的途徑有所分別，一是兩心相悅，一是巧奪豪取。燕雲翔想着想着，不期然從懷中掏出轎中少女送他那錠銀子，輕輕的撫摸着，心中無限溫馨甜蜜，臉上泛起笑意。

燕雲翔不知走了多少路，一陣悠揚的寺廟鐘聲傳入耳中；他抬頭望去，一座巍峨的寺院就在眼前，金色的「慈雲寺」三個大字金光耀眼，墨綠的琉璃瓦，黃色的圍墻，益陪襯出寺院的莊嚴肅穆。

燕雲翔一躍下馬，將韁繩繫在廟前的一棵樹幹上；漫步走入寺內，經過一處廣大的庭院，到達正殿前，殿內香烟繚繞，神像前的蒲團上正跪着一位少女在默禱，寺內住持陪侍一旁；燕雲翔一時好奇，心想那少女不知默禱些什麼？讓我用秘宗傳音法聽聽看，於是即運用功力聽去，聽到那少女柔美的聲音：

「……觀音菩薩在上，信女楚秀紅祈求保祐，一求保祐父親身體康泰、前程順暢。二求保祐在城門口相遇的那位公子平安無事，不久能夠相逢，與他……」

燕雲翔一驚，這聲音好熟悉喲；啊，不正是在城門口轎中贈金的那位小姐嗎！待我用秘宗傳音法告訴她，我就在她身後；唉！不行，這樣不僅不合禮俗，而且太過冒昧。燕雲翔轉過身來，望著殿前的庭院，忽然自言自語道：「有了！」

他匆匆走到庭院那處花圃前，五彩繽紛的花朵開滿園內，清香撲鼻，蝶兒飛舞在花叢裡；一個頭梳兩條小辮子的俏丫嬛，正揮舞著絲巾，追來逐去，一心一意想捉到一隻，可是就無法如願。越捉不到越是用心專注，對其他事物渾然無知。

燕雲翔揣摩到捕蝶丫嬛的心理，手向空中一揮，一隻色澤鮮艷的蝴蝶便入手中，然後飄然站在她的跟前，搖晃着那隻蝶說：「小芬姑娘！你看這隻蝴蝶可好，送給你！」

丫嬛抬頭一楞，眼前一位玉面朱唇，俊美飄逸的公子站立跟前；她很機靈，很快恢復了常態，嘟著嘴、手插腰，一副刁蠻的模樣說：「喂！你怎麼知道的我的名字呢？」

「姑娘眞是健忘，三個時辰以前妳還叫我癩蝦蟆的，如今倒忘了！」燕雲翔說道。

小芬還有點不相信，想不到城門前那位邋遢的漢子，如今一變而爲風度翩翩，玉樹臨風的美公子了！

「啊！我記起來了，癩蝦蟆，不，現在不是，你滿英俊的嘛！喔，有事嗎？」小芬兩隻明媚的眸子直逼視著燕雲翔。

「這隻花蝴蝶送給你！」

「不希罕！」

燕雲翔不慌不忙從懷裡掏出一對翠翡玉耳環：「這個送給你好嗎？小芬姑娘。」

小芬瞪著兩隻杏眼，「好美呀！」

「姑娘若是喜歡，它就是你的。」燕雲翔笑著說。

「你爲什麼送我如此貴重的物品，」小芬很是聰明，反問道：「俗話說無功不受祿。」

「姑娘收下，以後自然會有功的。」

小芬有些遲疑，突然遠處傳來呼喚之聲；小芬忙說道：「賴同構來了！你趕快走吧！」小芬對來人似有莫名的畏懼。

就在這時節那人已到面前，燕雲翔眼睛一亮，一股怒火上升，他不正是在城門前用皮鞭抽打我的傢伙嗎？但燕雲翔修爲已臻上乘，立刻又恢復了平靜，不露聲色，原地未動。

「小芬！你在這裡做什麼？」賴同構厲聲問道。

「沒做什麼呀！隨便玩玩。」小芬玩弄著絲巾。

賴同構上下打量了站在一旁的燕雲翔，一股傲氣；目中無人，大模大樣指着燕雲翔道：「你在這裡幹什麼？」

燕雲翔瞧也不瞧一眼，抬頭望着藍天，大聲道：「在這裡，不管在那裡你管得着嗎？」

「好狂的小子呀！」賴同構怒火上升，手指着燕雲翔：「看你一副繡花枕頭模樣，膽子倒不小，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在此撒野。看你人五人六的，身背長劍，不中用的東西，充什麼殼子！」

「話不要講得太滿，要不然很難看！」

「小子還眞夠狂的，不教訓教訓你，你不會服氣的。」說着即拔下背後的大刀，劈頭一刀砍向燕雲翔。

燕雲翔不慌不忙，原地不動，輕輕一閃，躲過兇猛的一刀，並高聲道：「姓賴的你的皮鞭早已領教過，不過爾爾；現在又動起刀來了，今天我興趣很好，就陪你玩個夠吧！」

賴同構一聽，心中一驚，不覺脫口說道：「原來是你！」

「算你腦袋瓜靈光！有什麼看家本領儘管施展出來，我空手接你三十招！」

「小子死在臨頭，還敢說大話！」賴同構雙眼圓瞪，舞起一片刀影，像排山倒海般向燕雲翔殺來。刹那間十二招一氣呵成。

燕雲翔天龍神功，功力只施展五成，神出鬼沒，輕易的避過；但腦海裏忽然掀起記憶，這刀法好熟呀！啊！他忽然想起來了，這不是和三年前楚霸天的路子一樣嗎？他在思索間，賴同構更兇猛的施展出虎頭刀法，刷、刷、刷……另一十二招更兇猛的快速連續攻出；要是三年前，燕雲翔不死也傷，如今，則就大不相同了。

燕雲翔優哉悠哉，只見他輕移雙足，迅如閃電，飄忽間，使對方招招落空。賴同構只氣得面色發紫，七竅生烟，哇呀呀大叫一聲：「好小子眞有你的，你給我倒下吧！」

只見賴同構左手揚起，兩道寒芒直逼燕雲翔；燕雲翔說道：「撒手鐧！來而不往非禮也！」

他右手向空中一旋，食、中、無名三指夾起兩枝飛鏢。原先燕雲翔一直採取守勢，如今眼見賴同構施出狠招，咄咄逼人，不知好歹，當下心中也有幾分惱怒，左手揮出六成力道，將賴同構拋出兩丈開外，「噗咚」一聲，摔了一個四脚朝天；賴同構正待要掙扎爬起來，只見燕雲翔右手一揚，兩道電光直奔賴同構而來；「噹」的一聲，一柄金刀被震落在地上；另一枝飛鏢不偏不倚正穿透腦袋瓜上的髮結，賴同構嚇得面無人色，頹然再行倒地。

燕雲翔輕燕般飄到跟前，兩手背於身後，從容的說道：「想不到，倒下的是你！」

就在這時，一股強流直奔燕雲翔背後，他立即一招「平地青雲」，直衝空中兩丈多高，躲過暗襲，然後飄然落下；原來那股暗流乃一枚流星球所引起，强勁直衝寺院圍牆，轟然一聲，打了個大洞。燕雲翔飄身站定後，高聲說道：「何方高人？暗襲燕某。」

忽見一怪模怪樣六旬上下的老人現身面前，灰白長髮披肩，身上衣着不倫不道，左掛一隻大葫蘆，身背一把金刀，說道：「老夫是西北猿胡嘯天，我要先問你爲何與我徒兒打鬪？」

燕雲翔生性光明磊落，最是氣惱偷襲暗算：一聽面對者是惡跡昭彰的西北猿胡嘯天，自然賴同構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了，因而也不正面答話，乃憤然道：「看來傳言不虛，有其師必有其徒，師徒二人專門偷偷摸摸，暗器傷人！」

胡嘯天不覺臉色一紅，但隨即答道：「看不出小娃娃口齒倒滿犀利的。」

「你的流星球更是威力無比呀！」

你一言我一語，唇劍舌槍，各不相讓；燕雲翔忽然哈哈大笑着，用右手食指指向胡嘯天身掛的大葫蘆道：「西北猿，你的大葫蘆怎麼破了個大洞；嘖、嘖，裏面裝的是什麼？是水還是酒，可惜呀！可惜呀！統統流光了！」燕雲翔言談之間，輕鬆自然，若無其事般。

西北猿胡嘯天低頭一看，火氣衝天，只見葫蘆中裝的美酒，像小孩尿尿般淅淅的流着。正待張口時，正殿中走出一位秀麗大方、艷光四射的俏佳人，正由小芬跟隨着，朝燕雲翔他們這邊走來。

俏佳人杏眼一轉，正與燕雲翔的視線相遇，他不期然心中一驚，暗暗道：

「她不正是城門口坐在轎中的那位小姐嗎？」

燕雲翔機智聰明，立即恢復鎭靜；即行上前微微欠身，莊重大方的說道：「適才城門口相遇，小姐憐我落泊窮困，觸發仁心慈懷，慨贈在下紋銀五兩，大恩大德，萬分感謝；今不期在此重逢，就順便還給小姐了，再番謝謝你的美意。」

燕雲翔將銀子交予丫嬛小芬，掉頭就走；小姐一臉驚訝神色，閃動着明媚的雙目，輕啓櫻唇道：「公子你是……」

燕雲翔回轉頭來：「我就是在城門口你遇到的窮困骯髒年輕漢子！」

小姐興奮極了，心裏像有隻小鹿似的卜通卜通的跳着。

小芬則低着頭，心裏十分懊惱，先前爲什麼罵人家「癩蝦蟆」。

「小芬！這對翠玉耳環送給妳。」燕雲翔將東西交到小芬手中，接着又從懷中掏出一物，也遞到小芬手中，「這隻玉珮送給你家小姐吧！」

平日玲巧的小丫嬛，此刻倒不知所措，該說聲謝謝呢？還是立即婉拒呢？像隻木雞，站在原地。

燕雲翔轉向小姐，「恕小生斗膽，敢請教小姐如何稱呼？」

小姐臉蛋上泛起兩朶紅雲，輕啓櫻唇道：「我叫楚秀紅。」

燕雲翔欠身道：「感謝小姐不棄，小生當永遠銘記。」

他轉向廟外走去，躍上自己的坐騎，直奔大道。

賴同構在背後大叫道：「小子別神氣！總有一天我要報仇的！」

「表哥！技不如人，人家又沒惹你，幹什麼逼人太甚。」楚秀紅冷冷的說道。

「我看他不順眼！」是醋火、是嫉妒。

「徒兒！別逞能，自不量力，連爲師的都讓人家耍了，你有什麼能耐，這件事要詳加計議，不能妄動。」西北猿胡嘯天感嘆的說。

楚秀紅亦非等閒之輩，一身上乘武功，尤其輕功有獨到之處，當他表哥與胡嘯天談話間，她悄然飛奔而去，施展出輕功，雖說她奔馳如電，但燕雲翔已消逝在大道的那頭，杳無蹤跡。

楚秀紅悵然若失，悻悻的站在那裏。

賴同構帶着小芬同一般家人，也跟着趕到，賴同構餘怒未息，臉繃得緊緊的。

「小姐！你可把我急壞了，還以爲你失踪了呢！快上轎吧！」小芬急急的嚷道。

（以下轉入第89頁）

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大白鯊

大白鯊在太空碰到密如雨點的小隕石，又碰到太陽風，災難重重。

美國太空總署在月球建造最新設計的太空船 叫做「大白鯊」，向銀河航行，船內只有太空三雄，沿途驚險百出，被太空孤島吸住，血戰怪獸，力抗太陽風 終於發生悲劇，回到地球來，船在人亡！

大白鯊終於安然升空

為了配合列根總統說的「星球大戰計劃」，各種新型的飛行物體不斷的製造出來，大部份的飛行物體屬於戰機那一類，亦有一部份飛行物體並非為了作戰而設的，它屬於純粹研究太空各種變化而設 儘管如此，它仍是配合列根總統的主張而製造出來。

列根總統說過：「任何一種向太空探險得到的成就，都是驕人的 即使它對整體戰爭無涉，由於是新的知識，擴張人類可能到達的太空領域，故此它遲早變成有用的東西 未必是今天，可能是在遙遠的將來。」

太空總署的負責人就是依照他的意思去創造各種飛行物體的 希望征服遙遠的太空，「大白鯊」就是那些飛行物體當中的一種，戰鬥力不算强，可是，它能夠抵抗巨大的隕石。

憑着這種奇異的裝備，它有勇氣闖入隕石如雨的神秘地區。

儘管一件飛行物體企圖在隕星如雨的太空當中穿過，並非跟它作戰，仍是不容易的，因為隕石在太空飛行的速度十分厲害，有時閃避不及 就會被它碰撞。

當然的，能夠閃避它，那就更好。

因此之故，「大白鯊」最低限度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自行閃避外來的撞擊 另外一個條件是它的尖端有如破冰船的船頭那麼堅實，可以擊破巨大的隕石 使它四分五裂，大白鯊本身卻完全沒有損害，有了那些優點 加上了精密的儀器 以及供應三個人一年以上的食糧和水，另外加上可以呼吸十年的氧氣，那就有資格進入外太空了，此外 它還需要鋼和鉛加上了鎢混合製成的硬殼。

那三個人都是由許多自告奮勇願意無條件做「敢死隊」的志願軍當中挑選出來的，他們必須身家清白，永遠効忠美國以及効忠列根總統，曾經打過仗，對太空科技有高深的知識。

為甚麼「大白鯊」長達九十呎，只容三個人駕駛它呢，有三個原因，第一點，艙內的罐頭堆積如山，還有一管管的氧氣，它都是一百倍於潛水人員使用的那種氧氣管，另外加上「水」，那些東西佔了許多位置。

第二點，太空裏面根本沒有敵人，只是除了隕石，故此三名太空高手已經夠。

第三點，他們此行並非準備在火星或任何一個星球登陸，只是想搜集「外太空」遠方的隕石，帶回地球研究，由於隕石相當沉重，且又必須佔了相當多的空隙，大白鯊要留下很大的空洞地方給它放置，實情如此，更加不能夠讓太多的機師留在太空艙內。

從表面上看來，被選為遠征太空的大白鯊機師，是極有榮譽的，可是，他們九死一生，對太空缺乏真正認識的人，或者對太空有認識却是懦夫那一類，仍是不宜到那邊去的，即使他們安然無恙的回來，仍是兩手空空，犯不着這樣做。

一句說話，這個史無前例的壯舉，有許多個角度不同的觀點，引起各界人士對它發生猜測，至於三個機師，却一心一意的接受特殊訓練，視死如歸。

他們雖然不是太空總署的人，本身的背景仍是很超卓的，「卡龍」是太空總署副署長卡奇的侄兒，「巴力」是加州天文台長巴爾福的兒子，「溫樂」是國防部長溫伯格最寵愛的一名子侄，都是政壇上風雲人物的後輩，他們沒有登上「大白鯊」遠征之前，已經十分融洽，互相信任，絕對不會被人利用，列根總統相當放心。

「大白鯊」的建造費用不多，由於它本身在旅途中可以不斷吸收陽光，化為電力，推動它前進，根本上它從月球升空，很快就進入外太空，需要動力不大，除非發電機毀壞，不愁缺乏電力供應，總括一句，它是相當安全的，只有一件事情難以

預料，那是隕石撞擊的密度。

天文台長巴爾福早已計算過，「大白鯊」本身有自動調整方向和速度的機件，隕石從任何角度向它飛射過來，距離它只有一千碼，它也可以自動閃開，問題在這裏，如果那一處太空的隕石密度眞的密如雨點，不管它左閃右閃，俱是避不開，就會發生撞擊了，一次又一次的撞擊，它的抵抗力逐漸消失，便有可慮，必要時它可以盡快離開那一處，又可以用尖端最厚的金屬體企圖擊破任何一種隕石，直闖過去，故此艙內的人仍是很安全。

不管怎樣，「大白鯊」出動了，月球是它跟人類聯絡的第一個站，因此之故，月球的空軍總部負責把第一手資料向地球的太空總署報告，由月球上面資歷最老的科學家「巴東博士」負責。

「巴東博士」是很有名氣的外太空科學家，一生研究月球以外的太空，他本人對銀河有極大的興趣，對別人說：「今年我已經超過六十歲」，如果我未滿四十歲，一定參加遠征外太空的壯舉，第一個走進入白鯊的人就是我！」

既然他的興趣如此濃厚，三個機師駕駛入白鯊遠征之後的一個鐘頭開始，他就很有耐性的坐在無綫電話旁邊，跟他們三人密切聯絡，希望從談話中分享他們在旅途之中發生的遭遇，以及因爲那些遭遇的引起的情緒反應。

出乎意外的連續航行了六天，沒有看見過一塊隕石。

「溫樂」在無綫電話交談的時候說：

「我們簡直是走進了一個噩夢！即使我不說，你也可以想像得到，沒有陽光照射，到處黑沉沉，我的感覺是沉入無法測量的深海，越沉越深，反之，陽光滿眼，卻又太過耀目，看來就像是一團火，我發覺自己有如變成消防員的身份，走進了火光熊熊的火窟，奇怪的是我沒有燒死！」

「眞是有趣！你還有甚麼感覺呢？」巴東很興奮的說。

「我沒有甚麼感覺了，也許我的同伴有別的感覺，你可以問問他們。」溫樂很快回答，隨即把交談的萬哩傳聲筒移到右邊去。

接過傳聲筒的人是卡龍，第一句就說：「我是卡龍，就快輪到我休息了，我們三個人每隔六小時就有一個人休息，任由他吃肉喝酒睇書或睡覺，現時是巴力休息，你好嗎？巴東先生！」

巴東說：「我還不是跟以前的巴東一樣？你反而向我問好嗎？應該由我向你問好才對！你可以告訴我在大白鯊裏面怎樣過活嗎？」

「我的生活方式很是簡單，輪到我當值的時候，我全神貫注，我休息的一段時間，我照例閱讀偵探小說，我把能夠買到的偵探小說都買回來，一年也看不完。」

「爲甚麼你要看偵探小說呢？是否打算看倦了一雙眼然後睡覺呢？」

「這樣子固然是看書的一個原因，還有更加多的理由我喜歡閱讀它，因爲太空艙裏太過沉悶了，需要找刺激，我要打架或者想做愛，都沒有對象，逼於看這一類的書！」

「你覺得書上描寫的警匪槍戰場面相當逼眞，使你投入，因此忘記了在大白鯊的沉悶感覺，是也不是呢？」

「大概如此，多謝你的關心。」最後，卡龍很愉快的說。

不久之後，卡龍休息，接替他的機師位置那一個人是「巴力」，是天文台長巴爾福的侄兒，對太空有相當深的研究。

他獲悉談話的對方是巴東博士，相當高興，說：「巴東博士，我有許多問題想向你請教，希望你替我解答。我首先想知道我們的大白鯊選擇這一條航線是否弄錯了？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看見一塊隕石。」

巴東博士想了想，說：「隕石是星體爆裂或分裂引起的，你們所走的航綫只是那個方向比較容易碰到隕石吧了，並非一定有隕石，假如你們交運，可能此行在外太空兜了一個圈子就回航，一塊隕石也沒有碰到。」

「甚麼？巴東博士，你不是說笑吧？我們此行正是想收集各種不同的隕石，怎會希望空手而歸呢？」

「是的，我說錯了，不過，你們沒有機會碰到隕石，等於交運，確是事實。」

「那就奇了，我們此行只是想檢取外太空的隕石，作爲研究地球之外任何星體是否有動物生存的樣本，爲甚麼你反而說此行沒有碰上了隕石是幸運的反映呢？」

「巴力」說時有點困惑。

巴東博士說：「你可能忘記了一件事了，隕石有大有細，撞擊的速度也是大有分別，如果一塊細小的隕石凌空而墜，速度很慢，對人類沒有多大影响，反之，若是巨型隕石，影响就大極了，甚至有可能撞崩地球的一角，假如你們碰上了六千六百萬年撞擊地球的一塊巨型隕石，豈非全部變鬼？故此我認爲你們沒有碰着隕石指那種隕石而言。」

「巴東博士，那隕石大到怎樣呢？」

「它大到撞擊地球之際，使美國愛華州叫做曼遜鎮附近的郊野地方出現巨型洞穴，直徑二十哩，大概當時跟它一起跌落的巨大隕石不止這一塊，地球有幾處撞崩，隕石灰浮在空中久久不散，引起空氣含有毒素，恐龍逐漸全部絕跡，你說吧，假如你們碰着這麼大的隕石，是否可怕？還有一點，隕石仍非最可怕的東西，比它更加可怕的還是黑洞，在星體之旁，有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洞，具有極强的吸力，如果你們在太空飛行偶然被它吸去，就被幾千萬磅的壓力壓扁，化爲烏有。」

「巴力」說不過他，只好沉着氣說：

「是的，我們確是幸運，沒碰上隕石。」

雙方談到這裏告一段落了，最低限度他知道那些太空人相當安全，「大白鯊」也相當安全，不自覺的臉露笑容。

大白鯊碰上了太陽風

兩天之後，他們第二次通話。

卡龍在談話中突然說：「巴東博士，我覺得眼前的沉悶局勢達於極點，雖然在太空圖形上面顯示，越過月球，背着太陽航行，接近火星的一段路，已經是銀河的開始，隨時碰到隕石，甚至有機會看見流星雨，並非有可能碰到太陽風，或者碰到

在銀河漂流的太空孤島，可是，我們甚麼都看不見，黑沉沉的時間太長了，如在夢中，是否我們乘坐的飛行物體大白鯊出現問題呢？你博學多才，希望你對此有明確的指示。」

巴東博士說：「好的，你提出來的各項問題，相當有趣，我試把它逐項解答。

「從你說的第一個問題說起，太空實在太大了，你們所走的航綫是在火星旁邊航行到木星那邊，本來該處在億萬年之前有一個頗爲巨大的星體，因爲它跟木星相撞，四分五裂，化爲二百多個碎星，隨後繼續分裂，看來它只有八九十個較大的碎星殘存下來，儘管如此，它仍是有可能再分裂的，至於那些在早期分裂的碎片，突然分裂，化整爲零，就會出現大量隕石，太過細的隕石在空中出現，就是流星雨，至於令到碎片一再分裂的壓力，來自太陽風，太陽表面的高度火焰往往是一伸一縮的，收縮與擴張所形成的巨大氣流，時速超過地球上面的颱風二百倍過外，稱做太陽風，這種風相當奇怪，越是貼近風的核心，壓力越大，如果它是風的邊緣，壓力比較細，故此你們萬一碰上了太陽風是否立刻滅亡，看情形而定。」

「太空孤島呢？它究竟是一些甚麼東西？」

「太空孤島其實是星球分裂的碎片，不單是在火星與木星之間有這種東西，甚至在更遠的太空，如果有甚麼星體分裂，被太陽風吹向它漂流到地球這邊來，仍有可能在你們的航程當中出現，它不會傷害你們的，最要緊的是保存大白鯊，假如它降落的時候損害了一部份，你們不懂得修理，或者你們懂得修理可惜缺乏配件安裝，它降落之後無法起飛，你們就完了，明白我說的危機嗎？」

「我明白了，除非萬不得已，大白鯊決不在任何一個星體降落。」

「對了，祝你們好運。」

看來那一次交談即將結束了，卡龍忽又想到另外一些問題，說：「在大白鯊過活的人，都有些渾渾噩噩，好像晝夜不分，這種情況實在使我担心，懷疑它有可能發展爲一種難以解釋的太空病，爲了對抗它，每一次輪到我當值，我一定喝一杯咖啡，你認爲我需要喝它提神醒腦呢？抑或不宜喝它呢？」

「很難說，喝咖啡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而已，它不會損害健康的，除非你使用它輪流飲用，一會兒喝它，一會兒吃安眠藥，使腦袋失去了自立的能力。」

「糟了，巴力正是如此過活，他似乎病倒了，以前我沒有看見過這種病，故此我把它稱做太空病，病態就是醒覺跟做夢沒有分別，睡時像醒，醒時像睡，他正是每天分幾次使用咖啡以及安眠藥，有時他還密密不斷的抽香烟，我們只有三個人，就算一個人病倒也會影响大局，你認爲他是否必須立刻停止使用各種刺激品呢？」

「是的，他必須立即改變這種生活方式。」

「巴東博士，雖然我們是六百多人當中挑選出來的勇士，同赴外太空遠征，搜索各種隕石，原因是生物學家懷疑別的星球有些動物，我至今仍是不大懂得隕石跟動物存在的證據有任何一種關連，你可以解釋幾句嗎？」

「可以，照一般情形說，隕石只是石頭，可是，許多塊隕石當中，難保沒有一兩塊隕石含有化石在內，假如那些化石屬於動物的骨頭，或者牙齒，便即反映出那個地方曾經有動物生存，甚至你們發現隕石之際，那些動物仍然生存。

「此外，若干隕石沒有化石在內，卻含有一些有機體，它是地球上面開始有生命所含有的東西，都可以反映出該處可能有動物出現，不過，時機尚未成熟，再過一個時期，才有原形蟲出現，牠逐漸演變，從昆蟲或海產魚類變成動物。既然隕石是觀察某一個星體是否有動物生存的證據，應該特別重視它。」

「多謝你的指教，雖然我們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受訓，可惜時間太短了，此外，受訓的科目又多，反而不大清楚，比不上你所指導的情況那麼明確，以後我還要多多請教，你以爲我們能夠永遠靠無綫電通話嗎？」

「那是不一定的，不要那麼樂觀，太陽出現黑子或者空中的電磁大量增加，便有可能影响到我們通訊，你必須注意這一點，你們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身手敏捷，運用你們以前玩滾軸溜冰的技巧做各種閃避或出擊的動作，盡量保存大白鯊，假如三個人都有病，那就完了，你們將會遭遇到許多種意想不到的困難，似病非病的人，沒法應付。」

巴東博士很認眞的說。

最後，他還對卡龍說知，在無綫電通話器那邊已經裝置了一個特別的傳呼機，假如他們在太空任何一處出現非常厲害的敵人，或者環境上有特殊古怪的變化，難以應付，立刻對着通話器放聲大叫，月球上面自然可以感應得到，到時他會盡快趕來，跟他們交談，多一個人策劃總是好的，不過，這一項緊密措施只能夠在眞正需要它的時候適用，不要胡亂的大叫。

看來巴東博士整個投入「大白鯊」了，假如卡龍等三個人死在太空，他就傷心不已。

當時巴東博士作出這一項措施，只是爲了緊急應變，未必用得着，想不到大白鯊在太空航行了二十一天之後，突然發生變化，巴東博士在夢中聽到大聲呼叫。

他一躍而起，疾走到無綫電通話器那邊，抓起了聽筒，果然聽到一聲聲呼叫。

「我來了，你必須鎭定一點，大白鯊是否發生意外呢？」

「巴東博士，你及時趕到，指點迷津，眞的使我興奮！希望你聽得出我的語聲，知道我是卡龍！

「現時我急於把外邊的情況告訴你，大白鯊本身沒有任何惡劣變化，也沒有撞毀的跡象，問題是外邊的變化太大，我應付不來。即使我們交談，你仍然可以聽得到一些蓬蓬之聲，那是隕石偶然撞擊到它的外殼所發出的聲响，如果沒有超級巨型隕石，我們不必慌張，可是，大白鯊繼續航行，如果它沒有改變航綫，卻又担心黑洞，因此我覺得不容易拿定主意，向你求教。」

巴東博士聽了，不假思索，立刻反問

一句：「卡龍，爲甚麼你提及黑洞呢？照計你們航行了十多二十天，還沒有抵達火星，不會那麼快就碰上了黑洞的，你是否看見前面或左右兩邊任何一邊有些黑色的東西呢？」

「是的，我眞的看見一塊圓形的東西，黑色，沒有半點雜色，同時有一股狂風，好像你說過的吸力，還有一點，那件古怪的物體在我們不遠的右邊。」

「你放心好了，它不是黑洞。」

「爲甚麼你判斷得那麼快呢？」

「因爲我有這種知識與經驗，任何人在任何一種飛行物體之內，只要他透過反射鏡看見附近出現黑洞，他已經被吸入洞內，沒有機會多講一句半句。此外，它的吸力厲害到難以想像，你完全沒有機會逃生，照我看，你所看見的黑色物體只是太空孤島，你覺得有一股吸力發生，可能是太陽風的邊緣，至於隕石密如雨點，打在大白鯊上面，卻又沒法損害它，只是遠處太空有一顆大星爆炸所發生的碎片，你照樣航行好了，別理會黑色物體。」

「黑色物體也許是太空孤島了，爲甚麼它是黑色呢？我們背着太陽航行，等於它迎着陽光，它不應該出現黑色的。」

「我已經說過，太陽表面的火力沒法集中，出現黑色，或者太陽風突然狂暴，都有可能影响到它的光芒，暫時消失，也許你們碰上了這種情況。」

「現時我們最要緊注意一些甚麼可能發生的變化呢？」

「細小的隕石沒法損害大白鯊的，因爲它的外殼有六呎厚，同時它由鋼鉛以及鎢混合鑄造，更加堅固了，隕石沒法擊敗它，所須注意的是超級隕石，避無可避，逼於穿過去，有如破冰船擊破堅冰，你必須盡量避重就輕，從那塊隕石比較薄的一邊穿過，能夠在它的邊沿滑過，那就更好，你這樣做的時候，不必理會黑色物體，它一定不是黑洞。」

卡龍聽了，喜出望外，說：「多謝你的賜教，我現時稍爲恢復活下去的信心了，假如那件黑色物體並非黑洞，我可以放心向前航行。」

一個鐘頭之後，卡龍再用無綫電話跟他聯絡，對他說知，難關已經渡過了，只是可惜當時沒有打開大白鯊頂上的艙門，收取一部份隕石。

這個難關渡過了，巴東博士也覺得高興。

將來大白鯊的遭遇怎樣？他想也不敢想。

世事往往如此，不能夠完全倚賴運氣，最後一次雙方通話之後，連續有十一天之久，沒有聽到大白鯊的消息了，巴東博士十分沉悶。

大白鯊決不會這樣快就航行到火星去，只是在銀河遊蕩，照道理說，它不會無緣無故的失了踪，大概是無綫電對講機壞了，是否如此呢？難以估計，因此他感到心上如感重壓，根本查無可查，他只好把這一宗心事抛開。

列根總統忽然用無綫電話跟他交談，問及大白鯊的行踪，他苦笑一下，說：「它的確是失了踪，大概是進入銀河不久就失踪的，我沒法判斷它是否永遠消失。」

「如果我們派出另外一些飛行物體到銀河搜索，有沒有機會把它找出來呢？」

「有是有的，不過，機會很微。」

「找到它的機會微弱到怎樣呢？」

「大概是千份之一。」

「那麼，別再找它了，其實它啓程之前，我已經覺得它不容易達到目的，因此我沒有在太空總署抽調適當的人去充任它的機師，免得它失敗之後，有損美國太空總署的聲譽，此外，我還担心蘇聯派出戰機騷擾它，故此我不單是沒有涉及太空總署的名譽，還讓它在月球升空，並且在月球建造。」

巴東說：「總統眞是神機妙算。」

大白鯊被吸力所擾

巴東跟列根總統交談了十分鐘之久，兩人的談話就結束了，說也奇怪，他剛剛掛斷了無綫電話，忽然聽到另外一邊的通話器有很强大的叫聲。

他喜出望外，抓住它的聽筒說：「我是巴東博士，你是誰？」

「我是卡龍！」聽來，對方的語聲有些柔弱。

「你是卡龍？好極了！快些告訴我，是否仍在大白鯊裏？」巴東博士驚喜交集地問。

「我當然留在大白鯊的肚裏，另外兩個人也是如此，我只能對你說知人和大白鯊都是相當安全，至於大白鯊在銀河之內那一個角落，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不要緊，慢慢的可以把它的位置找出來，我有許多問題想問問你，希望你盡快回答，我想知道爲甚麼經過十多天你們沒法跟我通話呢？」

「恐怕是太陽風的影响了。」

「你怎樣知道它是太陽風的影响？」

「因爲大白鯊在銀河之內繼續航行，方向不變，突然有一股巨大的狂風吹襲，把它推向前面去，普通的風沒有顏色，它却是灰黑色的，彷彿風裏夾着塵埃，故此知道它是太陽風。」

「後來怎樣？」

「大白鯊被它吹到搖搖晃晃，很久，然後穩定下來，不過無綫電通話器就有點損壞了，我修理了很久，然後使它復元，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卡龍，現時你們有沒有特別嚴重的困難？」

「沒有嚴重的困難，但是，却頗爲失望。」

「甚麼事情使你覺得如此失望呢？」

「令到我們覺得失望的是隕石以及太陽風，隕石太過繁密，恍如落雨，我們不敢打開大白鯊的頂艙，讓隕石跌下來，到了隕石漸減的時期，太陽風就大量飄入，我們更加不敢把頂艙的艙門打開，萬一打開頂艙的門，太陽風突襲，頂艙塡滿了風，令到大白鯊失去平衡，那就完結了，由於這兩種顧慮，大白鯊沒有檢取一塊隕石，無疑的我們覺得失望。」

「日子多着呢？你們還沒有航行到預期的地點，何必担心呢？照我看，快要抵達火星的太空一段航程，必有更多的隕石，到時你們再檢取它，仍未爲遲，我絕不



太空孤島出現巨型怪獸，頭如蚯蚓，有一條長長的頸，來勢洶洶，太空人溫樂逼於發射激光槍毀滅牠。

担心你們空手而歸，只是担心你們的健康，聽到你的語聲，你的健康可能是保持得很好，你的同伴呢？巴力怎樣呢？他是否仍然喝咖啡以及吃安眠藥呢？」

「巴力告訴我，已經養成的生活習慣，短期內難以改善，只好聽其自然，原來他沒有踏進大白鯊的太空艙之前已經是這樣子過活的，每天覺醒了就喝咖啡，睡前必吃安眠藥。」

「既然養成了習慣，料無大碍，叫他多吃水菓就算了，幸而你們携帶大量的橙放在雪櫃裏面，多吃橙可以解除藥物帶來的毒質，對他是有利的，還有一個人，那是溫樂，看來他比你更加强壯，他大概沒有甚麼病吧？」

「溫樂沒有病，只是脾氣猛烈些，你知道的，大白鯊根本沒有隊長，幹怎麼事情他總是一意孤行的，誰也沒有權力干涉誰，我眞是担心將來我們三個人會惡狠狠的大打出手。」

巴東博士猛吃一驚，說：「打架嗎？萬萬不可，你們必須知道，根本上那座巨型的大白鯊，只有你們三個人，已經是人手不足的了，假如你們內鬨，只是剩下一個人把舵，難道這傢伙每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食嗎？彼此同舟共濟，稍爲容忍一點就算了，何必發生爭執呢？」

「不，有些事情，必須發生爭執的，大白鯊有幾次十分接近一些太空孤島，他想停下來，走到島上看看，同時打算在孤島上面大量檢取岩石，把它代替隕石，停留了一個時期，然後起飛，我跟巴力都不贊成這樣做，看來我們遲早要分裂的，將來我們大概會同歸於盡！」

巴東博士沒法可想，只好盡量地安慰他。

兩天後，通話器忽然响個不停，反映出卡龍在大白鯊那邊大聲呼叫。

他趕快抓起聽筒，說：「你是卡龍嗎？有麼急事呢？」

對方說：「我是卡龍，不過，我現時打電話給你，却非甚麼急事，也不是溫樂跟我們發生爭吵，而是大白鯊可能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災難。」

「災難嗎？那到底怎樣子的一種災難呢？」

「所有太空專家都說過火星只有微量的地心吸力，比不上地球，我們距離木星還遠，假如在太空出現强大的吸力，必然不是木星發出的，正如你所說，黑洞不會出現在銀河的邊緣，它大概在銀河深處，跟織女星座十分接近，因此之故，在太空裏面依照駛向火星的航綫航行，照理不會碰到吸力的，料不到我們碰着一股强大的吸力，更糟的是吸力越來越大，自覺難以應付，請你指教，是否太空孤島可能出現强大的吸力呢？」

巴東博士想了想，說道：「那是有可能發生的，假如在銀河之內漂浮的一個太空孤島，面積有整個美國那麼大，它從某一個星體分裂出來，本身會有很豐富的磁，在銀河漂流，不斷的吸引陽光，變成了電磁，吸力比較單純的磁强大幾千倍，就有可能出現一股强大的吸力，如果你們不想被它吸住，應該盡快地逃出它的吸力範圍。」

卡龍說：「問題在這裏，我們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想大白鯊被它吸住。」

「你說的是溫樂嗎？」

「是的，這個人正是溫樂！」

「你跟巴力聯合去對付他好了，不過，你們的人數太少，絕對不能夠失去任何一個，只好善言相勸，盡可能不要大打出手。」

「我們試過善言相勸了，他不單是絕不答應合作，一意孤行，還拔出手槍來，表示他隨時可以把我們二人殺死，看來他有點狂了，我們眞的沒法對付他！」

「卡龍，雖然他一意孤行，他這樣固執，大概有些道理，他有沒有說過他爲甚麼執意要到太空孤島看看呢？」

「他並非執意到每一個太空孤島去，只是有吸力的太空孤島例外，他認爲地球有的是地心吸力，故此地球上面有人類，也有別的動物，假如另外一個太空孤島，體積相當大，吸力相當强，它可能是另外一個地球，故此應該走到那邊看看，他還說此行的目的並非檢取隕石那麼簡單，還想看看任何一處屬於太空的地方是否有動物生存，故此他不肯放棄這個機會，巴東博士，你說吧，他的思想那麼固執，是否發了狂呢？」

巴東博士說：「卡龍，他所講的話，未嘗沒有理由，其實一個太空孤島上面是否有動物，很容易判斷，只要你們接近它的時候快些判斷它是否有動物，然後決定

怎樣做，那就不會發生爭吵了，現時我想跟溫樂談談，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聽筒聽聽我們的談話，不過，切勿開口，別讓他知道有人竊聽。」

「好的，我立刻依照你的吩去做。」卡龍很興奮的說。

過了一會，對方有人開口了，說：「巴東博士，我是溫樂，我們曾經見過面的，希望你記憶起我的見面的情況，不要讓別人破壞我的形象。」

「是的，你很强壯，意志力特別堅强，大白鯊應該由你控制，閒話休提了，現時我只是想把地球的一些重要特徵對你說知，在太空的任何一處，如果你發覺某一個太空孤島符合地球具備的條件，不妨把大白鯊緩緩的降落，到該處看看，那些條件就是地心吸力，爲甚麼地心吸力那麼重要呢，原因是它可以把太空的雨水吸住，使之留在地面低陷之處，變成海洋或河流，蒸發到空中，使空氣含有水份，亦即含有氧氣。

「氧氣的用途很大，不單是供給所有動物呼吸，使動物呼出來的碳氣被植物吸收，如是者循環不息，還可以在地球表面佈下一層防禦網，它就是大氣層，隕石穿過它就會燃燒，甚至沒有跌落地面已經化爲烏有，換句話說，那個地方如果有地心吸力就有水，同時有氧氣，絕非一塊充滿了死亡氣息的絕地，根據這個原理，你們發覺太空孤島有吸力，同時發覺它的表面有水或者有一層很濃厚的空氣，都可以降落地面看看。」

「是的，巴東博士，我也是這樣想，倘若大白鯊裏面有些人不懂事，胆怯如鼠，不敢讓大白鯊降落，希望你勸告他們，別太過固執，還有一點，大白鯊經過多次測驗，認爲它可以在攝氏五千度以上的高溫穿過，倘若某一個太空孤島表面的大氣層有那麼高的氣溫，它是否可以突然穿過呢？」

「是的，它一定可以突然穿過，此外，你仍要注意這一點，一件物體在大氣層穿過的時候，可能因爲磨擦生熱，出現更强的高溫，大白鯊的外殼雖然經過特別處理，能夠忍受高熱，仍要小心應付好些，它有一個紅色木棒形狀的機鈕，那是爲了反吸力而設的，假如你發覺某一處大氣層的氣溫在磨擦生熱溫度高達攝氏五千度過外，可以扳動它，使大白鯊下降的速度減弱，那就更加安全了。我只是依照所知的理論向你們提供一些意見而已，倘若某一處太空孤島只有吸力沒有水，不要冒險降落。」

「對，我們一定依照你的意思去做。」溫樂很快回答。

這一次談話結束之後，巴東博士的心情有些凌亂，他覺得溫樂一意孤行，隨時會發生惡劣變化，大白鯊之內只有他們幾個人，假如那些人內鬨，簡直是無法壓制的，他留在月球上面，相距太遠，有心無力，只好把這種憂慮拋開。

既然那些人有進一步的消息，他循例把它向列根總統報告，總統問他對大白鯊的前途有怎樣的看法，他沉住氣說：

「總統，恕我坦白點講述我的意見，我認爲大白鯊相當穩定，它不會無緣無故自行毀滅的，太空艙裏面的人就難以保證了，因爲他們都患上了太空病。」

列根總統大吃一驚，說道：「巴東博士，你認爲他們有病嗎，爲甚麼你不早點說？」

「這種不良反應只是我跟他們用無綫電通話多次才發覺的，那些病態只有存太空艙才發覺，此外，我還可以說它只是在外太空才有機會發作，不會存一般太空戰士的身上發生，你不必担心。」

「那就奇了，從地球伸展到月球，雖然稱做內太空，從月球伸展到銀河或更遠的一處，稱做外太空，這種分別，只是天文學者爲了研究太空的便利而設，其實它都是太空的一部份，根本沒有甚麼分別，何以大白鯊的人到了外太空就出現病態反應呢，」

「並非他們到了外太空就患病，而是外太空的環境不同，外界的刺激使他們的腦細胞發生變化，逐漸出現發狂的傾向，特別是太陽風，它的時速達到三千五百哩，地球上面出現的颱風只是時速二百哩而已，在强烈的風速積聚之下，大白鯊有堅强的外殼保護，不受影响，只是速度增强了十多倍，不過，太空艙的人就不同了，等於連續有十多天的暈浪，必然影响大腦，脾氣猛烈，十分固執，隨時拔槍，並非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出現這種病態反應，而是三個人同時發作，我眞的担心他們有一天打起來。」

「有辦法補救嗎？」

「我想不出有甚麼辦法補救，假如他們碰上了强敵，把充滿了暴力的目光投向對方，三個人不會內鬨，跟敵人拚命，那就有些轉機，不過，外太空一片死寂，鬼影也沒有一個，怎會出現敵人呢，這個希望十分渺茫。」

「不，它並非太過渺茫的，假如蘇聯有甚麼一艘太空船跟踪追上去，便會發生生與死的戰鬥。」列根總統很堅决的說。

所有美國科學家都知道他是最固執的人，沒有人願意跟他辯論，巴東博士亦無例外，聽了就說：「是的，總統的觀察力十分準確，與別不同，佩服之至！」

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巴東博士鬆了一口氣。

他做夢也想像不到那幾個美國人眞的在太空的遠處碰上了可怕的敵人！

蚯蚓怪獸向大白鯊挑戰

這是他跟列根總統通電話之後第三大的事了，剛剛破曉，天色還沒有亮透，他就聽到無綫電通話器有極龐大的震動聲發出來。

沒有人從地球打電話向他求救，那種震動聲剛剛傳入他的耳朶，使他在半醒半夢中驚醒過來，立刻想到向他求救的人必然是大白鯊的太空三雄了，他趕快走過去，抓起通話的聽筒傾聽。

頗覺出乎意外，他所聽到的是只是一陣陣沙粒相撞的聲响，顯示出大白鯊的機艙之內沒有人，那些怪異的微聲不過是由於雙方距離太遠在太空吸收到的雜音，他呆了一呆，抓住聽筒有十分鐘之久才把它放下來。

「完了，他們眞的完了！」他自言自語。

眞料不到，五分鐘後，他忽又聽到大叫聲。

他跟卡龍講過，卡龍想通知他有急事求助，立刻大叫，原來那些叫聲大概是卡龍叫出來的了，他走過去抓起聽筒，第一句就問：「卡龍，是你嗎？」

「是的，我正卡是龍！巴東博士，你是否剛才聽到巨大無比的震動聲，隨又寂然，以爲我們全部喪命了，大白鯊也撞毀呢？」

「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不過，聽到你的語聲我就放心得多了，你們是否三個人都安然無恙呢？」

「剛才那種强大的震動聲像大白鯊降落地面引起的，我們全部暈倒，我第一個甦醒立刻通知你，他們是否安然無恙呢？遲些我才對你說知，現時我立刻向他們施救。」

「那艘大白鯊怎樣？它是否撞到四分五裂呢？」

「它似乎沒有嚴重的損壞。」卡龍急於救人，隨口說了一句，便即走開。

三十分鐘後，通話器又嗚嗚的作响了，巴東博士接聽，對方仍然是卡龍。

卡龍很興奮的說：「他們都甦醒了，除了巴力覺得有些暈眩需要吃點藥之外，沒有甚麼問題，溫樂的身體比我更加强壯，只是可惜他在倒地的時候撞着一個塑膠架，以致昏迷，不過，他現時覺醒了，料想他不會因此喪命，我想盡辦法使他們二人躺下來休息，同時檢查大白鯊的機件，又看看它的外殼，認爲它大概沒有甚麼損壞，可以說這一次在地面降落是成功的，假如它降落的速度更加慢一點，我們就更加穩定。」

「恭喜你了，卡龍，想不到你在大白鯊的操作如此順利！你不是講過不同意在太空孤島降落嗎？爲甚麼你忽然又改變主意呢？」

「並非我改變主意，只是那個太空孤島把我們吸到外邊去，避無可避。」

「眞是奇怪了，竟有如此一個地方，具有龐大的吸力，照情形看，它似乎具有地心吸力了，是也不是呢？」

「暫時我還沒有足夠的本領去分辨它是否含有强大的地心吸力，或者它有一個磁場，正如地球上面的南極，大白鯊湊巧在它的磁場附近航行，故此被它吸引，溫樂相當機警，倘不是他盡快扳動反吸力機的木棒，否則，大白鯊早已撞散了！」

「卡龍，你們能夠活下來，眞是了不起！請告訴我，你看看大白鯊外邊有些甚麼？假如它有陽光，那就太好了，因爲你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巴東博士，大白鯊外面眞的有陽光，它降落的地點是一片黃色的泥地，較遠之處有山崗，並不很高，看來它很像是地球上面最普通的田野。」

「有樹嗎？」

「沒有樹，却有些植物很似的青草，我沒有觸摸它，不知道它的性質是否跟地球上面的草原相似。」

「它是否帶着綠色呢？」

「是的，是墨綠色。」卡龍再度發表他的意見，說：「巴東博士，我直覺到它是地球！」

「我不知道那個太空孤島的成份是些甚麼，不過，我認爲那個地方有泥土也有青草，那就可能有野獸，你們切勿輕視它，應該作出準備，必要時會展開戰鬥，此外，還要當心它的輻射綫傷害你們，儘管它的氣溫似乎適合地球上面的人，仍要穿太空衣裳，然後可以走出大白鯊之外，明白嗎？」

「我完全明白，多謝你的賜助。」卡龍由衷的說。

過了兩天，他又跟巴東博士通話了，很冷靜的說：「巴東博士，我直覺到那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了，我並非說有些强敵企圖侵犯我們，而是担心大白鯊飛不起來，如果它無法升空，我們就要永遠留在荒島上面，總有一天，我們吃完了食物的，人類不能夠吃草，我們勢必餓死，爲了解决食物的問題，同時想看清楚那個地方是否有機會製造一條跑道讓大白鯊起飛，故此我們三個人忙個不了，輪流到外邊觀察，每次兩人出外，另外一個人留守大白鯊，我們打算短期內先行巡察一個可以作爲自衛的木栅，把它放在大白鯊的前面，作爲前哨站，並且輪流派人守衛，如果一定要戰鬥，當然是在大白鯊外邊打鬥好些。大白鯊本身是絕對不能夠損壞的，沒有它，我們休想回到地球去，故此我們十分珍惜它。現時我想問問你，假如我們轉托你向列根總統求救，他答應這個請求，美國太空總署有沒有辦法救我們脫險呢？希望你說的是眞話。」

巴東博士沉思了一會，說：「我應該說眞話，你們只有想辦法自救，沒有人能夠救你們，原因是銀河非常廣闊，根本上無法測知他們在甚麼地方。」

卡龍沉默了一會，說：「我們不管能否自救，總是感謝你的，尤其感謝你說的是眞話！」

那一次談話之後，有五天之久，然後繼續交談。

仍是卡龍先開口，問清楚跟他交談的人是巴東博士之後，他突然說：「這個地方果然有野獸，不，我說的是巨大無比的昆虫！今天輪到溫樂留在前哨站，他發覺有幾條蚯蚓進攻，立刻使用機槍掃射，打死了一條巨大的蚯蚓，原來牠有五百磅過外那麼沉重，我們雖然獲勝，心裏十分慌張，因爲向我們進攻的蚯蚓不止一條，死了一條，牠們必然再度進攻，令到我們疲於奔命。此外，我還担心這個地方的昆虫不止蚯蚓這一種，假如牠的數量太多，我們未必是牠的敵手。」

巴東博士雖然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遇，可惜愛莫能助，只是想盡辦法多講幾句話去安慰他而已。

又是一天，輪到溫樂當值，他先向巴東博士道謝，原因是博士提醒他使用反吸力的機件使大白鯊降落得順利些。

他倆很快就談論到巨型蚯蚓，溫樂說：「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法講得出牠究竟是昆虫抑或野獸，因爲牠的頭頸相連，很像蚯蚓，不過，牠的軀體中部却是隆起的，那又不能夠稱做蚯蚓了，應該把牠稱做怪獸，假如我沒有躲在前哨站的崗位之內

，即使我穿上了太空衣，也會被牠一口吞掉 看來我們遲早被牠吃掉的，因為大白鯊的底層被黃泥粘住 時間拖長了，越加難以拔起來，我們如果沒法把怪獸驅逐，根本上沒法在這個地面弄出一條跑道來，大白鯊必須十六個輪子滾動 使它向前衝，衝勁十足，才可以升空，倘若牠盤踞在大白鯊附近 我們只能殺死牠 沒法趕走牠 屍體堆積如山 更加沒法築成一條跑道了，這樣一來，豈不是大白鯊永無升空之日嗎？」

巴東博士聽了，着實替他們担心，却又沒有力量帮助他們，心裏很是難過，當時他多說幾句含有安慰意味的話，分開之後，巴東博士忍不住把大白鯊以及太空三雄的遭遇利用無綫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

列根總統說：「巴東博士，你是太空的專家 長期留在月球 研究外太空各種變化 比較任何人更加瞭解太空，你也沒法挽救他們，住在地球上面的人，還有甚麼辦法挽救他們呢？我當然不想犧牲幾個屬於太空部門的精英份子，也不想犧牲大白鯊 可是，我自問沒法帮忙他們，請你原諒。」

談到這裏 巴東博士突然說：「總統，我自問才疏學淺，並非太空飛行物體的專才，大白鯊之內的機件，有些我也看不懂 相信地球上面必然有些人懂得，它的內部構造 希望你把太空三雄現時的窘境對他們說知，看看有沒有辦法解救。你知道的，我留在月球最主要的任務只是研究太陽，大白鯊陷入泥地，輪子不能夠轉動，缺少跑道，它就沒法升空，此外，那些蚯蚓之類的昆虫或怪獸何以如此巨大，我也弄不清楚，我立刻把最重要的情況說出來，請你用錄音機錄取，然後在地球找尋一個懂得修理大白鯊的高手，你可能工作太忙，不必留下來，使用一個錄滿半小時自動關閉的錄音機好了，我想講的一切，不會超過半個鐘頭。」

列根總統依了他，不單是錄取半小時的講話，還在事後把那錄音帶複製，變成五百卷 分別送給跟太空科技有關的專家，希望那些人當中有人懂得怎樣解開這一個結。

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雖然大白鯊在月球製造，裝嵌的工作全部在月球完成，可是，設計大白鯊的人却在地球過活，如此安排，可能有奇蹟出現。

千方百計挽救大白鯊

誰也料不到，短短的五天之後，有一名太空科技專家叫做金光博士，只是四十六歲 接到了總統派人送來的錄音帶之後，細心地加以研究，認為有點心得，立刻用長途電話向太空總署報告，再由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卡奇，把它轉達於列根總統之前。

列根總統一向對卡奇另眼相看，可以說是「心腹」，當然是接見他的，那晚兩人在總統府的機密室交談。

列根總統第一句就說：「金光博士所講的話靠得住嗎？」

「我認為他靠得住，並非我欣賞他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造詣，純粹是因為他是大白鯊最重要的一個設計專家金韋博士的侄兒，可能金韋博士病逝之前偶然對他說過甚麼話，跟大白鯊有關，觸發他現時對大白鯊作出的貢獻。」

「金韋博士死了嗎？為甚麼我不知道呢？」

「他是大白鯊在月球升空之後旬日之內病逝的，死於肝癌，一個科學家死了，對國家大事沒有甚麼影响，故此沒有人特別因為他的存亡向總統報告，好了，過去的事別再去說它了，我們還是研究金光博士的報告吧，在他的手上有全份的大白鯊圖形。」

總統忽然插進一句：「照這樣說，如果我們想重建一艘大白鯊，失去了金韋博士，由他接替這個任務，他也可以勝任愉快了，是否如此呢？」

「確是如此！」

「好的，重建與否？那是將來的事，不必談它了，你還是繼續報道金光博士的意見吧。」

「好，我應該繼續講述了，他曾經在長途電話跟我交談之際說出一個秘密，原來大白鯊碰上了最危險的遭遇，仍有辦法解救自己，在機艙之內不會受人注意的許多條金屬棒當中，有一條棒，棒端有黑骷髏，位置比較高，相當沉重，必須集合兩三個人的力量才可以把它扳下來，它一旦扳下，大白鯊即時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變化，不單是在任何場合都可以起飛，自動升空，而且在空中依照一條直綫飛行，回到地球來，自動降落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甘乃迪機場之內，不過，機場必須啓用所有夜間照明燈，另加上磁電的裝備去吸它，由於大白鯊的外殼有百份之六十是鋼鐵，故此它飛到地球上空就被機場的特殊設備所吸引，這個辦法本來是救急的絕招，他巳經製造出來，却沒有把那條黑骷髏金屬棒的使用方法寫下來，故此圖形上面有些地方不很清楚，月球上面的巴東博士也看不清楚。」

「為甚麼金韋博士生前在設計圖形上面有這種設計 却又沒有文字上的註解呢？是否他發覺它有問題呢？」

「不，他並非發覺它有毛病，而是他太過謹慎，設計建造大白鯊的時期，他的腦海中只有一個意念，怎樣可以使它盡善盡美，沒有考慮到佛州的甘乃迪機場，後來他才考慮到，認為這個方法可能使大白鯊降落之際，撞毀幾十架戰機，產生大災難，故此他沒有註解，他因此覺得十分煩惱，這種秘密他一直擺在心上，沒有向任何人說及，由於金光博士是他的侄兒，兼且是一流的太空科技人才，才對他說知，認為他萬一重建大白鯊的時候可以把這一項註解加入文字之內，另外寫下一種註解之外的註解，假如眞有其事，總統可命令佛州的民航機場在指定的一段時間之內封閉，三天或五天，又或一個月之久，那就更加安全。」

「因此金光博士把叔父死前的意見轉告給你，是否如此呢？」

「是的，正是這樣子，我認為它是有價值的，敬請總統加以考慮。」

「你的意思怎樣？」

「我沒有任何意見，因為我的侄兒卡龍也在大白鯊的機艙之內，我不想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 催促總統急救，免得太空總署的人說我徇私。」

總統想了想，說：「卡奇，我不說你自私 那就算了，請你把寶貴的意見講出來 從甚麼觀點去看這件事，你認為太空三雄非救不可？」

「我並非因為想美國借此誇張太空科技的威力而說他們應該援救 最重要的並非大白鯊那一艘太空船，也不是太空三雄，而是那一座太空孤島。」

「眞是出奇了，你居然重視它！」

「不，它是應該重視的，因為它有許多條巨大的蚯蚓，或者是一種具有蚯蚓頭部的怪獸，牠能夠生存 即可反映出它的品質跟地球相似 地球上面的蚯蚓也是吃泥就可以活下去的，相信那邊的蚯蚓也是靠泥過活 希望牠不吃草 故此有許多青草滋生。」

「相當有趣！卡奇，蚯蚓能否活下去，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應該是有關係的 因為美國需要大量的鈾製造核彈 又需要稀有金屬，另一方面，需要石油，黃金和鑽石，月球上面空無所有，因為它是最荒涼的地方，一條蚯蚓也養不起 現在明白了吧，那個不知名的太空孤島可以養活蚯蚓，兼且有地心吸力，跟地球相差不遠，那就反映出它的構造和地球相同，美國派遣的大白鯊首先在該處登陸 可以說它是美國的太空屬地，美國不應該放棄它！」

列根總統恍然大悟，說道：「卡奇，你眞是聰明，不愧是一流的太空科技專家，兼且是太空總署的副署長，現時，我立刻作出決定了，你還有甚麼事情需要補充的？」

「仍有多多少少重要的補充，我剛才說過，大白鯊降落之際，需要大量的電磁及探空燈 使它明如白晝，你立刻可以封閉甘乃迪機場 却不能夠立刻造出這種裝備，起碼要十天八天，故此你跟月球上面的巴東博士取得聯絡之後，過了一個鐘頭，跟他再度通話，獲悉他巳通知太空三雄，令到大白鯊起飛，由他回報，你就要在旬日之內辦妥金光博士認為需要做的事，最好由他督工，因為在地面裝置巨型的電磁這種工作也很吃力的，並非普通的技師辦得到。」

「好的，我全部接納你的意見，請你轉知金光博士到來見我。」

當天的晚上，列根總統就通知巴東博士，並且叫他跟太空三雄聯絡之後，盡快報告。

巴東博士渴望得到任何一種能夠救出太空三雄的辦法，既然有了轉機，他立刻使用無綫電話跟三雄通話。

湊巧卡龍接聽，再好也沒有了，因為他是卡奇的侄兒，他自然傾全力合作。

巴東博士先把卡奇所講的話轉達之後，說：「卡龍，這是生死關頭，希望你細心傾聽我所講的一切，我先行講述太空艙內金屬棒當中棒端黑骷髏的一條，你試找找它，如果沒有找到，那就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你快些尋找，我等候你的覆音，暫時收綫。」

巴東博士放下了聽筒，十分鐘之後，卡龍打電話給他，喘着氣說道：「我找到它了，要不要我先行試一試用力去拍動它呢？」

「切勿嘗試扳動它，因為它一經扳動，立刻起飛，為了便利它起飛，最好你們三個人傾全力合作，趁着蚯蚓怪獸沒有出現的時候，三個人走出大白鯊的太空艙，用斧或鋤撬鬆壓着它的泥土，使它比較容易飛起來，此外，緊記這一點，三個人合力扳動金屬棒之前，先行通知我，到時我可以聽到大白鯊起飛之聲，大白鯊起飛之後三十分鐘之內，請你們用電話通知我，由我轉告地球上面的人，早作準備，歡迎你們降落。」

「大白鯊不是在月球降落嗎？」

「它並非在月球降落，那是大白鯊設計人金韋博士的主張。」

「它能夠穿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沒有焚毀嗎？」

「我相信它不會起火燃燒，因為它的外殼有一層石棉包裹，你知道的，石棉在任何一種火焰之下都不會焚燒的，你不必担心！」

「那麼，還有甚麼事情要担心的？」

「很難說，如果大白鯊能夠進入地球的上空，那就一切安全了，值得担心還是歸途中可能發生的災難，那是無法預料的，祝你們好運。」

卡龍聽了，再三向他道謝。

太空三雄之間本來有些意見，並非全力合作，那時到了生死關頭，他們能夠摒除成見，徹底合作，確是可喜可賀，不過，他們想盡辦法不能夠 鬆大白鯊壓着的泥土，看來它入地超過十呎深，沒有跑道，大白鯊巳經難以起飛了，何况它還入地那麼深呢？更加不容易升空了，儘管如此，他們巳經到了絕望邊緣，當然是想碰碰運氣。

準備一切之後，卡龍通知巴東博士一聲，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訊了，看來並不順利，因為大白鯊入地有十呎深。我們即將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三個人合力扳動黑骷髏金屬棒，請你不要收綫，聽聽它起飛的聲响，言盡於此了，假如大白鯊沒有在起飛的一瞬間爆炸，我繼續跟你通話。」

巴東博士十分緊張。

他過份緊張了，反而不知道說些甚麼話才好，勉强說一句「祝福」，便即放下聽筒。

聽筒放在桌上，他坐在一邊，凝視着它，彷彿它是太空三雄命運的賭注。

不論如何，大白鯊起飛的時刻，必有隆然一聲巨响，那一聲巨响巨大到甚麼程度呢？巨响發生之後會不會再聽到卡龍的語聲呢？那就無法預測。

他好像禱告似的凝視着聽筒，目光呆滯，很久，很久，沒有把視綫移開。

他覺得那一段時間過得很慢，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聲响從聽筒傳出來，聽筒之內的薄膜也震裂，他險些給它震爆了耳膜。

過了一會，他定一定神，走過去檢查，那一具無綫電通話器，發覺它有幾處震裂，必須立刻修理，才可使用。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在定遠侯府棲身，教侯爺的千金羅蘭，以師兄自居，但他教的當然是孤烟門的武功，還傳授鄺豪等九人武功，還要代師傳藝，但羅蘭未能盡量吸收，至於九陽神功，更是談不上了。一天晚上却來了夜行不速之客，把羅蘭擒住不放，狄飛虹挺身將她救回，並捉住其他蒙面匪徒，可惜都被他們服毒自殺，無法追查是什麼人主使的。爲了羅蘭練功的需要，狄飛虹經定遠侯同意，帶同羅蘭去找水母珠或千年靈芝，來到關帝廟前見毒沙門掌門愛女祝京娘擺擂台鬥摔跤，一個叫帥狙的青年將京娘的娘打死，羅蘭慫恿圓角和尙仗義解危……

闖紅門惹禍　用血刀奪圍

這情形，的確不能再等了，因爲祝京娘已身負幾處創傷，再鬥下去，只怕不出十招就會遭到毒手。

但圓角大師却搖搖頭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怎能好勇鬥狠，不過賢夫婦旣是行俠江湖，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仁風義擧，自然要當仁不讓了。」

台上祝京娘危若纍卵，五步流血的慘劇眼看就要發生，大和尙居然還在搖頭晃腦的大談道理，這就難怪江湖上將他目爲怪物了。

更糟的是他不只是拆穿了羅蘭的女扮男裝，還說她跟狄飛虹是一對夫婦。侯門千金，雲英未嫁，雖是心有所慕，却還小姑獨處，大和尙如此濫開黃腔，豈不是唐突佳人！

以羅蘭往日的性格，他絕饒不了圓角大師，狄飛虹難免替大和尙揑了一把冷汗。

令人想不到的是，她只是哼了一聲，眼角向狄飛虹一瞥，足尖一旋，整個身子都轉了過去，除了留下一片嬌羞，已是雨過天晴。

姑奶奶不發雌威，應該是一件好事，但狄飛虹的眉頭却皺了起來。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會這樣，因爲人們已將全部注意投向台上，爲祝京娘的生死存亡，付予無盡的關切。

那是因爲祝京娘遭到喪母之痛，値得同情，而且小姑娘粉裝玉琢，生得如此的可愛，她的安危怎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但帥狙決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瞧他那狠毒的招式，似乎面對的是勢難兩立的仇家，非將祝京娘置於死地不可。

此時他以左掌猛擊祝京娘的太陽重穴，引得她空門大開，同時右掌貫注十成功力，屈指如勾，以疾雷撞山的威勢抓向祝京娘的胸口。

這一招帥狙是蓄勢而發，只要被他五指抓中，必然會開腸破肚，立斃掌下。

因爲這一招是鷹抓門的不傳之秘，稱爲「天雷報」，除了該派的掌門，沒有人能夠習得此項絕藝。

莫非帥狙是鷹抓門的掌門？那他與祝京娘母女又有什麼深仇大恨？

這些都是値得探討的問題，但瞧熱鬧的正處於驚心動魄之中，沒有時間去作深一層的思索。

如今衆人在唏噓惋惜，因爲帥狙這一招天雷報已經觸及祝京娘的胸衣了，跟着一幅血淋淋的畫面，就要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令人不解的是當帥狙五指觸及祝京娘的胸衣之際，他忽然身軀一震，那要命的五根手指，竟然停下來不再前進了。

莫非他旣殺其母，不忍再殺其女，還是憐香惜玉，愛惜這上蒼的傑作？

當然不是，他如果有這份仁慈之心，就不會一掌擊斃祝大娘了。

祝京娘也不信他有慈悲心腸，何況殺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停掌不進，只是貓哭老鼠的手法，她不能接受此等侮辱，那怕是同歸於盡。

於是她不再作任何思考，左掌橫切帥狙的右腕，右掌盡平生之力猛擊他的胸膛。

祝京娘功力不弱，但要跟帥狙相比，她就差了一大截了，適才一招雙式，她雖是全力以赴，但未必能夠傷到姓帥的。

誰知姓帥的竟然口中一聲悶哼，應手飛了起來，但他一蹶即起，用衣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絲，目光流轉，向瞧熱鬧的瞥了一眼道：「是那位暗下毒手？明人不作暗事，有種的給我站出來。」

敢情帥狙適才停掌不進，是有人暗中相助祝京娘，他吃了一記啞巴虧，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

他的挑戰，沒有人站出來，但却有人接上話了。

「省點事吧，施主，人家如果當眞站出來，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說話的是大和尙圓角，空門四怪在江湖上份量頗重，圓角大師說的話，帥狙怎敢等閒視之。

再說他現在巳經身負內傷，對付一個祝京娘，不見得就能穩操勝算，大丈夫要提得

起，放得下，此時再要不走，只怕會落得終身遺憾。

於是他二話不說，足尖一點地面，震臂彈身而起。一閃之間，便巳踪影全無。

圓角大師哼了一聲道：「他溜得倒是眞快，好啦，這兒巳經沒有好瞧的了，跟我走吧。」

狄飛虹道：「跟前輩走？可是咱們巳經定下客棧了。」

圓角大師道：「那有甚麼要緊，給一點銀子退了就是。」

羅蘭道：「這是爲了甚麼？莫非要咱們跟你住在廟裏？」

圓角大師道：「那倒不必，女施主儘管住在店裏，狄施主，咱們走。」

狄飛虹道：「這……咳，前輩是有事需要晚輩了，請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圓角大師冷冷一哼道：「你如果認爲是老衲有事求你，你就想錯了。」一頓接道：「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間，不應該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如果你認爲老衲說的不對，你可以不跟老衲走。」

這話不錯，當年狄飛虹行走江湖之時，曾經被黃蜂圍攻，如非空門四怪伏義相助，只怕早巳傷在毒針之下了，受人點水之恩，必須湧泉以報，不管圓角大師要他作什麼，不跟老和尚走，就得揹上忘恩負義之名，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好，晚輩跟你走。」

羅蘭面色一沉道：「不行，我不准你跟他走。」

狄飛虹大感爲難的道：「師妹，妳知道這位禪師是誰麼？」

羅蘭道：「我怎知他是誰？不過聽你說話的口吻，這位大和尚必然是一位高僧了。」

圓角大師叫道：「好說，老和尚只是一個怪物，不敢當高僧的稱譽。」

羅蘭撇撇嘴道：「不管你是什麼，我就是不准他跟你去。」

狄飛虹道：「師妹，大師當年有恩於我，我不能作一個忘恩負義之人。」

圓角大師冷冷道：「你弄錯了，施主，老衲豈是挾恩求報之人……」

狄飛虹一怔道：「那麼前輩……」

圓角大師道：「有一個對你有過救命之恩的人，她爲你金針過穴，然後千里護送……」

狄飛虹愕然道：「是她？請問前輩她怎樣了？」

圓角大師說道：「她自從家遭劇變之後，就過着意志消沉，生不如死的生活，爾來身染沉疴，百藥無效，生命巳達全面崩潰的邊沿，如非還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她……」

狄飛虹道：「那是一股什麼力量？」

圓角大師道：「大概就是你們年輕人所說的『愛』吧，因爲她時時都喊着三個字『狄飛虹』！」

狄飛虹嘆息一聲道：「如此說來的確是我負了她了，請問前輩，她如今人在何處？」

圓角大師道：「在熊耳山西麓盧氏縣城之內。」

狄飛虹道：「好，前輩，咱們走。」

羅蘭忽然尖叫了一聲，叫道：「不許走——」

圓角大師久走江湖，早巳看出羅蘭與狄飛虹之間，決不止於師兄妹那麼單純，但救人如救火，不論他們是何種關係，他一定要將狄飛虹帶往盧氏縣城。

羅蘭心機極深，巳經瞧出圓角大師的心意，因而嘴角一挑，冷冷道：「狄飛虹通匪殺官，身犯王法，咱們奉定遠侯之命前往大涼山公幹，是侯爺法外施仁，也是狄飛虹將功折罪的一個機會，大和尚要他反抗朝廷的王法，那你是想害死他了！」

圓角大師是出家人，但是終年行走江湖，作些行俠仗義之事，也算得是江湖中人。

無論他是何等之人，他絕不能跟官府，跟國法相鬥，因而羅蘭的這番話，難免在他的心中引起震撼作用，他向羅蘭深深的注視一眼，道：「姑娘言重了，老衲身在檻外，四大皆空，怎會要狄施主反抗王法？」

語音一頓，回顧狄飛虹道：「老衲師兄弟與萬里雲鵬程寒超爲道義之交，他爲人的功過咱們不談，但對程氏遺孤，空門四怪不得不盡一點心力。」

狄飛虹道：「大師慈悲爲懷，一生活人無算，此次多承大師傳言，晚輩十分感激，請示知程姑娘的詳細地址，晚輩當儘快趕往探視。」

圓角大師道：「她在盧氏縣城東門大街十三巷范家大宅之內，你到盧氏一問便知。」語音一落，轉身大步而去。

狄飛虹目送圓角大師的人影消失，仍然呆呆的立在原處，他浮沉江湖，所遇到的奇人異事太多，最使他糾纏不清，而又牽腸掛肚的，就是最難處理的兒女之情。

就拿程玉倩來說吧，他與其父萬里雲鵬程寒超，是勢難兩立的仇家，當他中箭受毒之後，程玉倩不僅替他金針過穴，還親身護送，帶着他千里求醫，此恩此情，豈能一筆抹煞！

他正在神遊往事之際，一股柔若春水的嬌音忽然進入他的耳鼓，道：「不要担憂，師兄，咱們這就去盧氏縣城瞧瞧。」

說話的自然是羅蘭了，令狄飛虹感到詫異的是，這位一向傲慢的侯門千金，何以會變得這般柔和？

他想不透羅蘭奇異的轉變，却對這項轉變有着一份喜悅，道：「多謝妳，師妹，現在時間巳晚，要去也要等待明晨。」

羅蘭道：「也好，今晚咱們早點歇着吧。」

狄飛虹此時也沒有心情再逛下去了，兩人就回到客棧，分別就寢。

翌晨他們相見之時，狄飛虹不只是神色一呆，投出去的目光幾乎收不回來，原來羅蘭回復了女裝，而且經過刻意修飾。

她原是一個美人兒，一經刻意打扮，眞箇是艷光四射，明媚照人。

狄飛虹呆了一呆，道：「師妹！妳好美喲，不過，這樣行走江湖，只怕有些不便。」

羅蘭嫣然一笑道：「如果我是一個人，絕不會行走江湖，現在麼，我有什麼好怕的。」

狄飛虹不便再說什麼，兩人經過一番清洗，吃過早餐之後，就結賬離開客棧，

及走出鎮口，羅蘭忽然目露殺機，向道旁一條人影投去。

莫非是這位侯門千金，遇到了什麼仇家！

不，那條人影是祝京娘，昨晚在關帝廟前，她幾乎遭到別人的毒手，當時是狄飛虹暗中以降龍神抓救了她，但除了近在狄飛虹身旁之人，沒有人能夠知道究竟，那麼祝京娘守在鎮口，是別有原因了。

狄飛虹是這般想法，按常情來說，這一想法並沒有錯誤。

但思緒還在腦中打轉，祝京娘巳經迎了上來，雙膝一屈，拜了下去，道：「婢子祝京娘參見公子小姐，並叩謝昨晚救命之恩。」

狄飛虹估不到別人巳經知道，只得承認道：「舉手之勞罷了，姑娘不必放在心上，這兒來往人多，別人瞧到不便，快請起來。」

待祝京娘立起身來，羅蘭冷冷道：「咱們還要趕路，妳可以走了。」

祝京娘道：「婢子巳經無家可歸，願意終身侍候小姐，希望小姐能夠收留。」

羅蘭道：「不行……」

狄飛虹道：「咱們終年奔波江湖，帶着姑娘實在有些不便……」

祝京娘一嘆道：「小婢也是江湖人，不會拖累公子小姐的。」

狄飛虹略作思忖，才說道：「師妹，妳那幾名丫頭，全都不會武功，更談不上江湖經驗，收下她今後對妳也許會有一點幫助。」

羅蘭沉吟一陣道：「好吧。」

祝京娘再度跪拜下去，道：「多謝小姐。」

羅蘭道：「起來，令堂的後事都辦好了麼？」

祝京娘道：「都辦好了。」

羅蘭道：「妳有沒有馬匹？」

祝京娘道：「有，就在樹林之中，待小婢牽牠出來。」

羅蘭道：「好，咱們走。」

×　×　×

范家大宅是武林世家，也是當地方圓數百里的首富，當得是家財無數，婢僕如雲。

大宅的主人范玉祥曾經中過武舉，是一個世家豪門子弟，他疏財仗義，性喜交遊，雖然不是江湖中人，却有不少江湖朋友，萬里雲鵬程寒超就是其中之一。

當程寒超身亡之後，程家堡也被江湖各派所燒殺，除了程玉倩帶着婢女六兒在江湖上尋找狄飛虹得以倖免，程家一門巳了無噍類了。

最後程玉倩遇五名蒙面高手，雙方一言不合，立即兵戎相見，在寡不敵衆的劣勢之下，他雖是擊斃對方二人，但主婢兩個却巳身負重傷，如非遇到范家護院追魂手展芳臣，她們絕難逃過賊人的毒手。

范家財雄勢大，一般江湖門派不敢輕易招惹，程玉倩主婢在此地養傷，安全上沒有顧慮，只是她忘不掉狄飛虹，由於心中積慮過重，傷病反而加劇起來。

這天傍晚時分，狄飛虹與羅蘭主婢趕到了范家大宅，他向門房雙拳一抱道：「在下狄飛虹，是程玉倩的朋友，請問程姑娘是否在府上作客？」

門房道：「程姑娘天天念着公子，你終於來了，請稍候，小的這就去通報。」

片刻之後，一名年約五旬，長髯拂胸的靑衫老者，與程玉倩的丫頭六兒快步趨出。

靑衫老者目如冷電，向狄飛虹等三人流目一瞥，然後抱拳一拱道：「這位就是狄少俠了，久仰。」

狄飛虹抱拳一禮道：「不敢當，在下正是狄飛虹，前輩是……」

靑衫老者道：「老夫盧璋，是本宅的總管，少俠請進。」

六兒眼眶一紅道：「公子，你終於來了，小姐命在旦夕，仍然望眼欲穿，快跟小婢走吧。」

總管盧璋道：「探病不必急在一時，狄少俠遠來是客，應該先安頓下來再說，哦，這兩位姑娘是……」

狄飛虹指着羅蘭主婢道：「這位羅姑娘，她是羅姑娘的婢女京娘。」

盧璋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羅姑娘，請三位跟老朽來。」

他將狄飛虹等三人帶到西跨院，那兒有一個小小的院落，及幾間精舍，但見修竹鳴風，蒔花如錦，景物之美，令人爲之心曠神怡。

管理這兒的是柳媚花嬌兩名丫頭，盧璋向她們交待幾句，便告辭離去。

晚餐之後，狄飛虹對柳媚道：「柳姑娘，請問程玉倩程姑娘住在何處？」

柳媚道：「程姑娘在後院養病，本宅規矩極嚴，小婢與花嬌非經傳喚，不得進入後院，所以並不知道程姑娘的確實的地點。」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貴主人是否在家？咱們冒昧前來，總該拜候一下貴主人。」

柳媚道：「這個小婢不能作主，請公子原諒。」

狄飛虹道：「那就請姑娘告知盧總管，就說在下求見貴主人，好麼？」

柳媚道：「好的，小婢這就去。」

片刻之後，柳媚回來道：「公子，不巧得很，盧總管因事出門去了，三天之後才能回來。」

狄飛虹一怔道：「這眞是太巧了，請問姑娘，在下有什麼辦法能夠拜候貴主人，以及見到程姑娘？」

柳媚道：「就小婢所知，除了由盧總管轉達，再也沒有別的法子。」

羅蘭冷哼一聲道：「一個土財主，小舉子罷了，居然擺出如此大的架子，師兄不要管這些，咱們闖。」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花嬌，原是一副冷酷呆板的面貌，她生得嬌小玲瓏，面比花嬌，但神情與長相却大相逕庭，瞧在別人的眼中，實在有點惋惜。

此時她柳眉一挑，冷冷道：「那妳就闖來試試看。」

羅蘭面色一變，目光一瞥祝京娘道：「賤婢無禮，給她一點敎訓。」

祝京娘道：「遵命。」身形一晃，出手如風，拍拍兩聲脆响，給了花嬌兩記耳光。

在范家大宅之內，人人習武，柳媚花

嬌也不例外，她們能夠獨當一面，無論武功機智，在下人中應屬中上之選。

但她分明知道祝京娘要出手，她卻躲它不開，在挨了兩記耳光之後，她那冷酷的雙目，忽然射出了殺機，右手問腰際一摸，摘下一把奇門兵刃蛇頭劍，這是一柄短劍，長度只有五寸，劍柄繫着一條銀絲，倒有一丈二尺長短，她提着銀絲，運腕一抖，短劍便以快似流星的速度，向祝京娘的酥胸扎來。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瞧她出手一招，就知道她身手不凡。

而且劍泛藍光，必然淬有劇毒，因此狄飛虹就留了心，只要祝京娘遇到危機，他必然會出手搶救。

好在祝京娘功力不弱，花嬌一招快攻，並沒有傷到她那裏，她以一雙肉掌迎戰，一晃二十招，不只是打得有聲有色，似乎還佔了上風，這還是她畏懼花嬌劍上淬有劇毒的原因，否則她早已取得勝利了。

當兩人展開惡鬥之後不久，柳媚便溜了出去，狄飛虹瞧在眼裏底，但卻聲色未動。

他們這一路之上，對范家大宅也曾有過耳聞，它財雄勢大，威震一方，武學范玉祥輕色重友，疏財仗義，在一般人民的心目之中，是一個高不可仰，神話一般的人物，但在江湖人之中卻另有一番說話，相傳范玉祥萬里雲鵬程寒超，終南惡客東門亮，及空門四怪的小師弟，他們都是城外神偷四空的弟子，范玉祥更是一個神秘的人物，武功之高，當得是深不可測。

待狄飛虹住進范家大宅之，他卻另有一種感受，不管江湖傳言是眞是假，他覺得這個大宅之內，似乎隱藏着一片神秘，而這項神秘與江湖動亂好像息息相關，有着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

狄飛虹心存忠義，光明磊落，他又嫉惡如仇，對忠奸好惡的界限畫得極爲清楚，如今既然發覺范家可疑，他焉能不弄個明白？

這是他未曾阻止祝京娘出手的原因，事情鬧大一點，也許可以查出一點端倪。

他的期望沒有落空，柳媚果然帶着六名大漢湧進了小院，他向院落瞥了一眼，忽然伸手遙遙一抓，花嬌掌中的淬毒短劍，原是奔向祝京娘的咽喉的，此時忽的騰空飛起，落入狄飛虹的手掌之中。

他不在乎任何劇毒，抓着短劍，扯斷銀絲，將它放入囊中，道：「女孩子利用這麼歹毒的兵刃，我替妳收着，師妹，人家來找場子，咱們出去吧！」

狄飛虹領先來到院中，舉目向來人一瞧，心頭不由暗暗一震，原因是對方六人全是十八九歲，二十不到的少年，但這般少年每一個都是舉止沉穩，英華內蘊，其武功造詣必有非凡的成就，看來這范家大宅當眞藏龍臥虎，高手雲集了。

以狄飛虹一身登峯造極的修爲，他自然不會將這些放在心上，目光一抬，向六名少年道：「各位這是作什麼？」

一名身材粗壯，同字臉型的少年道：「聽說有人在此地行兇，咱們是本宅十二巡查小組之一，有責任前來查問，你們到底是誰行兇打人了？」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這是一點小誤會，狄某願意道歉。」

同字臉少年道：「不必，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道歉沒有用，請你交出肇事者，咱們要按家規處置。」

羅蘭大怒道：「你們什麼臭家規，竟敢管到本小姐的頭上來了，肇事的就是我，你能將本小姐怎樣？」

同字臉少年面色一寒，道：「侮辱本宅者死，給我殺！」

這六人全都用刀，在同字臉少年一聲令下之後，動作一致，其快若風，但見寒光閃處，六柄長刀已然迫近羅蘭主婢的眼前。

羅蘭原已嚴密戒備着的，估不到人家出招太快，她只不過剛剛握着劍把，別人的刀鋒已迫臨眉際。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不到踏入江湖的第一步，就做了刀下亡魂，這是她不甘心的，但以技不如人，不甘心又能怎樣？

正當她驚魂未定之時，一股軟綿綿的力道，忽然將她撞得倒退幾步，幾記悶哼之聲同時傳入她的耳鼓。

看來這小院風雲，是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這樁變化是對她有利的，至少她那顆美麗的螓首，還安安穩穩的生在脖子之上。

及運目一瞧，她樂了，適才像兇神惡煞般的六名少年，不僅全部失去兵刃，也全被制住了穴道，這不用問，必然是狄飛虹傑作。

不錯，的確是狄飛虹，他瞧見這六名少年出手狠毒，一怒之下，才給他們一點教訓，但范家大宅門禁森嚴，行動是一個整體，這一巡查小組只不過剛剛受制，一片哨音忽然由四處响了起來。

狄飛虹哼了一聲道：「師妹，妳們快收拾一下，咱們可能要大開殺戒了。」

他語音甫落，有人吁了一聲接道：「狄公子好重的殺機，本宅供宿供食，莫非犯了引狼入室的錯誤！」

狄飛虹舉目一瞥，見來人正是范宅的總管盧璋，遂雙拳一抱道：「狄某不善逞口舌之利，也不願接受嗟來之食，貴宅如果讓在下見程玉倩一面，再讓咱們安全離開，在下對貴莊將有一份感激，否則但憑劃下道來，狄某接着就是。」

盧璋哈哈一笑道：「好胆識，就盧某記憶所及，敢在范家大宅說出這等言語的，以狄少俠爲第一人，不過……」

狄飛虹道：「不過怎樣？盧總管但說無妨。」

盧璋道：「本宅不入江湖，與武林各派談不上恩怨，但，如果有人動了本宅一草一木，或是傷了本宅一雞一狗，他就必須接受本宅的懲罰。」

狄飛虹道：「不問理由？」

盧璋道：「沒有必要。」

狄飛虹劍眉一挑道：「我說過，只要貴宅劃出道來，狄某是當捨命奉陪。」

盧璋忽然語氣一轉，道：「少俠想見見程玉佩姑娘？」

狄飛虹道：「不錯。」

盧璋道：「見過程姑娘之後，少俠就可以離開了，請。」

見過程玉倩就可以離開，那是說在他離開的同時，范家大宅將以合力攔截，那

麼他們將面臨一個以一敵百，無比兇險的場面。

狄飛虹剛毅沉穩，生死不懼，任何場面他都不會放在心上，再說以他那身超羣絕倫的卓越武功，又有誰能夠將他怎樣？

問題是在羅蘭主婢，這位侯門千金習武時間太短，雖經名師指導，也只能列入普通高手之林，一旦場面凶險，她就無力自保了。

但事到頭，不自由，如今業已騎上虎背，再後悔也來不及了，於是他們三人跟着總管盧璋一直向着後院走去。

這棟范家大宅，當眞是偉大無比，不僅雕樑畫棟氣象萬千，房屋之大，也使狄飛虹嘆爲觀止。

他們經過重重崗卡，最後終於到達後院。在一幢房屋之前，盧璋立住脚步道：「到了，就是這間紅門，少俠，請進。」

狄飛虹不再說什麼，舉步一跨，便與羅蘭主婢進入紅門。

紅門之內，氣氛氤氳，冲鼻就聞到一股藥香之味，他們轉過一道屏風，就果然見到程玉倩主婢。

六兒第一個歡呼道：「小姐，狄公子來了。」

程玉倩是個美麗的姑娘，此時卻顯得憔悴已極，她睜着一雙疲憊的秀目，面含苦笑，向着狄飛虹點點頭道：「公子，快關上大門，到這邊來坐。」

祝京娘生性精明，知道其中必有原故，聞聲立即倒縱，很快的將大門門上，然後退回狄飛虹的身後。

程玉倩悠悠一嘆，道：「公子，你爲什麼要來？」

狄飛虹道：「是圓角大師說妳病勢沉重，咱們是好朋友，我爲什麼不來？」

程玉倩道：「往事不堪回首，你何必還放在心上。」

狄飛虹道：「妹子，我對不起妳，在妳有病之時，我一定要來看看妳。」

此時六兒搬過來一張櫈子讓狄飛虹坐在程玉倩的床前，按目前的氣氛，他們應該是久別重逢，情侶話舊的場面，但他們又是不共戴天的仇家，其中恩怨糾纏，實在難以分辨。

祝京娘担心外面的狀況，當狄飛虹與程玉倩敍舊之時，她悄悄走到窗前，由窗縫中向外面一瞧，但見無數雄糾糾的大漢，已將此地包圍得水洩不通。

她心頭一震，急忙退回牀前道：「公子，外面已被包圍，咱們得趕緊離開。」

她說的不錯，身在龍潭虎穴，實在不宜多留。但他又如何能夠丟下程玉倩呢？何況，此時的程玉倩突然神色大變，冷汗直流，似乎病情有了劇烈的變化。

六兒焦急的呼叫道：「小姐，妳怎樣了？」

半晌，程玉倩才微弱的道：「公子，你快走吧，帶着六兒。」

六兒連忙道：「不，小姐，我決不離開妳。」

程玉倩道：「六兒，我已經要死了，妳跟着狄公子還不就是跟着我一樣嗎？」

狄飛虹還想安慰程玉倩幾句，但這位苦命的姑娘，竟然一瞑不視，魂歸天國去了。

六兒忍不住哭泣起來，祝京娘急忙掩住她的嘴道：「六兒，哭不得，妳一哭必然會引來更大的麻煩。」

六兒也知道事態的嚴重，立即停止了悲聲。

狄飛虹沉思半晌，道：「看來，咱們只有辜負程玉倩了，你們注意，我現在教你們三招刀法。」

於是他先講刀訣，然後演出刀式，這是血刀的精華所在，刀法雖然只有三招，威力卻無與倫比。

羅蘭主婢與六兒都是極端聰明的女孩子，仍然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能徹底領會。

此時院中已經有了極大的騷動，狄飛虹知道已經不可以再留，轉身向程玉倩深深地瞧了一陣，口中長長嘆息一聲，然後拔出長刀，身形一轉說道：「跟我走。」

拉開紅門，院中果然强敵環伺，領頭的正有那位盧總管。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盧總管，咱們要走了，閣下如果能夠讓開一條去路，在下會領你一份情。」

盧璋冷哼一聲，說道：「范家大宅，是何等所在，豈能跟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

狄飛虹道：「既然如此，在下就不客氣了。」長刀一舉，擺出一副氣勢凌人的刀式。

盧璋身後轉出兩名手持長劍的彪形大漢，一左一右分向狄飛虹撲來。

狄飛虹冷哼一聲，長刀左右一擺，立即响起兩聲慘呼。血刀刀法威勢無比，一刀揮出見血方收，這兩名武功不凡的高手，一招甫接，便雙雙臥倒於血泊中了。

盧璋大吃一驚，急舉手一揮，身後無數大漢，一齊衝了過來。羅蘭主婢，狄飛虹及六兒便一齊捲入人潮之中。

血刀門下身具天下無敵刀法，盧璋不得不以多取勝，他更想不到羅蘭主婢及六兒都已習得三招血刀刀法。

因此，范家大宅的門下便如沸湯潑雪般，被狄飛虹殺出一條血路，他護衛着羅蘭主婢，直衝莊外，以勢如破竹之勢，衝了出來。

他們放步急奔，一直向着山區奔去，待奔出二十餘里才放緩了步伐。羅蘭喘過一口大氣，道：「師兄，我走不動了，咱們憩息一下。」

狄飛虹道：「好吧。」

羅蘭剛剛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一條人影忽然像幽靈一般，由樹林轉了出來。

狄飛虹冷冷一哼，道：「閣下當眞是陰魂不散？」

來人微微一笑，說道：「狄少俠刀法驚人，盧某要是不領敎一下，豈不遺憾終生？」

敢情來人正是范家大宅的總管盧璋？當狄飛虹等闖出范家大宅之際，他並未出手，只是採取旁觀的態度，此時却孤身一人前來挑戰，可見此人不是個等閒人物。

他在狄飛虹身前丈外之處，立定脚步，伸手拔出一柄三節槍，用手一扣，便爲六尺五寸長的長槍了，他伸手稱了一下手中的長槍，雙眉一挑道：「狄少俠，請賜招。」

（未完・九）



少年英雄傳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郎爲張爺爺奶奶辦喪事，叫了自己的同窗皮蛋、多多等人協同辦理，棺木已運到，遺體遵禮入殮，大刀錢四海和兒子錢大進來追討錢多多回去，錢純純從旁慫恿挑撥，雙方大打一塲，老蓋仙洪五爺也來參加追悼會，說出張爺爺奶奶就是風塵雙俠張靜之和卜乃慧的名字，錢四海知難而退。阿郎總算弄清爺爺奶奶的身世，老蓋仙是丐幫的名人，與風塵雙俠齊名，至於性格和阿郎合得來，二人作人忘年之交。阿郎晚上守靈，突來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和銀劍使者鬼見愁徐雪梅聲稱奉天魔女之命，請張小仙公子相見，是有關阿郎的身世問題……

遇上天魔女

天魔轎內有了動靜，兩名金劍使者趕忙去掀簾子，一陣幽幽的清香之氣傳處，步出一位頭戴玉冠，身穿宮裝，雍容華貴，氣質高雅，雖然同樣也戴着一副魔鬼面具，仍然可以看出，年約三十五六，櫻唇貝齒，黛眉星目，雪白的皮膚，紅潤而有光澤，臉部的綫條勻稱而富魅力，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當年甚至現在，都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絕色佳麗。

只可惜，在眉宇之間，有一股化不開的怨懟、憤懣、憎恨、殺伐、陰沉、怪戾之氣。

不知道爲什麼，也說不出一個具體的道理來，阿郎一見到天魔女，就有一種無比的親切感，宛若似曾相識，故人重逢。

許是彼此惺惺相惜？

許是彼此性味相投？

許是……

許是……

天魔女對阿郎亦印象極佳，流露出一臉的慈祥關愛之情，一面傾聽着冷霜霜的

身世被揭開

報告，一面仔細的打量着張小仙，待玉羅刹報告完畢，天魔女和藹可親的道：「你叫小仙，又名阿郎？」

阿郎不假思索的答道：「沒錯。」

「跟着神州一奇張靜之姓張？」

「正是如此。」

「可知是多大的時候由張老收養？」

「大概是從呱呱墮地之後不久吧。」

「風塵雙俠沒說是在那裏拾到的！」

「不是拾到，而是由三絕婆婆送過去的。」

「你又是三絕婆婆從何處抱來的？」

「這……這我就不知道了。」

「爲何不問一下三絕婆婆？」

「正在設法找她。」

「風聞三絕婆婆已失踪江湖。」

「噢，妳也認識三絕婆婆？」

「聞名已久，緣慳一面。」

「天魔女，妳找我來，有何貴事？」

「想揭開你的身世之謎。」

「妳知道我的身世？」

「也許。」

「別打哈哈，請打開窗子說亮話。」

天魔女緊鎖的眉頭乍然舒展開來，招招手答非所問的道：「請隨本宮主來。」

玉步輕移，香風醉人，姍姍的踏進鬼宅大門。

阿郎、冷霜霜、徐雪梅等人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這眞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古舊殘破的四合院，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奇在四合院的中央，擺着一張比普通方桌大四倍的大石桌，覆以蒙古駝絨厚氈，上面擺着一副比小孩巴掌還要大的特大號麻將牌。

麻將牌是以漢白玉琢磨而成，雕工精細，匠心獨運，每一張牌皆稱得上是藝術精品，價值連城，想來參予牌局的人必然地位崇高，望重一方。

牌的重量也不輕，一張牌就有斤把重，益見賭者功力亦頗不凡。

其中三家的牌尚豎立桌上，另一家已推倒，張小仙識得是一副條子一條龍，獨缺五條。

五條就擱在旁邊，顯然是自摸的。

其他的牌則散落中央，多一半仍排列如舊，上面皆積了一層厚厚的塵垢，無疑，這一局牌在此地已經擺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令人不解的是，四邊空空如也，並沒有椅子，不知道這局牌參予的四個人是怎麼打的。

張小仙疑雲滿腹的道：「天魔女，不說在下的身世，帶我來參觀別人的麻將殘局做什麼？」

打從進入古宅起，天魔女的臉色就變得極爲幽怨、憤怒，雙眸之內充滿殺機，聞言如夢初醒，强作笑臉道：「因爲你的身世跟這一局豪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阿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驚疑不迭的道：「妳說什麼？我的身世跟這一局豪賭有關？」

天魔女無比鄭重的道：「事實確是如此。」

阿郎道：「那就請說下去吧，最好巨細靡遺。」

天魔女道：「十五年前，有四個武林人物，在此設局聚賭——」

阿郎打斷她的話，道：「等等，這裏沒有椅子，他們坐那兒？」

天魔女眸光四射道：「就坐在四合院的四面屋子裏。」

張小仙摸起一張牌來掂一掂，道：「這麼重，他們如何打？」

天魔女道：「這四個人都是一等一的頂尖高手，洗牌、擲骰、摸牌、打牌，甚至搬風換位，全憑深厚的內家眞力遙控行事。」

阿郎以懷疑的口吻道：「可能嗎？」

天魔女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飄身進入西廂，氣提丹田，功行右臂，玉筍似的五指一張一合，立有一張九筒應勢離桌，好像牽了一根綫一樣，飄飛到天魔女的手中去。

啪！天魔女復將九筒打出，牌落原位，乾淨俐落，功力非比尋常。

張小仙忍不住讚了一句：「好功夫！」有樣學樣，也闖進西廂，提氣行功，運掌一抓。

好小子，初生之犢不畏虎，竟敢在孔子門前賣文章，魯班門前耍大斧，牌是弄到手了，只是顯得頗爲吃力，而又勉强遲緩，阿郎臉上熱辣辣的說道：「獻醜，獻醜！」

天魔女却不作如是觀：「小仙，依你的年齡而言，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已是造極登峯，難能可貴，假以時期，必可成爲天下武林第一人！」

張小仙暈陶陶的順着桿子往上爬，自吹自擂道：「我也是這樣想，但願妖魔鬼怪不要扯後腿。」

啪！九筒擲回原位，倒是與天魔女的表現不相上下，在風塵雙俠的悉心教導下，阿郎確已具有相當深的功力火候。

步出西廂，阿郎吹拂一下牌上的積塵，道：「這麼好的麻將牌，又是四個頂尖高手，一定是一塲史無前例的豪賭吧？」

天魔女道：「是一塲豪賭，的確史無前例。」

「賭什麼？黃金？明珠？還是名位？人頭？」

「賭女人！」

「賭女人？」

「是的，賭女人！」

「女人怎麼賭！」

「他們首先抓來一名女子，就關在東北角上的耳房裏，大家講好，不吃不碰，也不能隨便亂胡，誰第一個自摸，就可以與那一名女子春風一度。」

「想來這一名女子絕非庸脂俗花，村姑山婦？」

「是當時武林中大家一致公認的，天字第一號大美人賽西施秋水寒。」

「是賽西施秋水寒？以前曾聽張奶奶說過，此女風華絕代，天上少有，人間無雙。」

「卜前輩沒有說假話，」天魔女輕歎一聲：「其奈紅顏薄命，美色招災禍。」

阿郎在洛陽混了兩年，各行各業都幹過，耳濡目染，見多識廣，人聰明，學識也不差，比他同年齡的人成熟，懂得事亦多得多，聞言氣憤不已的道：「是誰摘了花蕊，採了嫩芽？」

「不知道！」

「這種事，當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的呢！」

「秋水寒早已被人點了『睡穴』，昏睡不醒。」

「哦！」

「這一局牌一共打了三天三夜，換句話說，可憐的秋水寒遭到這四個惡棍的輪暴。」

「混蛋，簡直太混蛋了，將來如果被我堵上，非閹了他們不可。後來怎樣？」

「牌局興盡而散，四個魔鬼拍拍屁股就走了。」

「秋水寒呢？」

「第四天悠悠醒來，肝腸寸斷，痛不欲生。」

「她沒有去自殺吧？」

「秋水寒本來是想了此殘生，但她不甘心就此含恨而終，決心要報復，故而忍辱含羞活下來。」

「對，有仇不報非君子，這樣太便宜

這四個王八羔子了。」

「但是，沒多久，她發現自己懷了身孕，十月期滿，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娃娃。」

「哦，哦！」阿郎的眼珠子僵住了，張開的嘴再也合不攏。

天魔女情緒激動的道：「秋水寒在昏睡中慘遭輪暴，恨透了四個惡魔，壓根兒也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幾經考慮，便橫起心腸將孩子棄置分娩的地方。」

「秋水寒生孩子的地方在那裏？」

「洛陽近郊，距七里坡不遠的一座尼庵內。」

「因此，宮主懷疑我——」

「不是懷疑，而是本宮主認為你就是當年的那個棄嬰！」

「不！不！」張小仙大聲吼叫道：「我不信，我不信，我絕對不相信自己的身世會如此骯髒齷齪，可恥亦復可恨！」

「小仙，你此刻的心情，本宮主可以理解，」天魔女一臉肅穆，近乎激情的道：「但事實總歸還是事實，你不承認也沒有用。」

阿郎斷然決然的道：「我張小仙不可能有這麼個卑鄙下流的父親。」

「你可以不要父親，但是不能不要母親。」

「我也不應該有一個丟棄自己孩子的母親。」

「事出有因，情非得已，你應該原諒秋水寒當時的心情處境。」

「喂喂，天魔女，妳不要一口咬定我就是那個倒霉蛋好不好？我阿郎不會隨便認親娘。」

「可是，本宮主查過，當年從尼庵中抱走那個娃娃的是一位老太太。」

「是三絕婆婆嗎？」

「老太太沒有留下姓名。」

「又是一個糊塗蛋，庵中尼姑為何不問？」

「老師太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我的身世取決於三絕婆婆一人，除非她親口指認，我王母娘娘都不認！」

「小仙，事實如此，眞相已昭然若揭，不要再傷妳娘的心了，你娘近年來思兒念兒，柔腸寸斷，整日以淚洗面。」

「妳這是觸我的霉頭，傷我的心，沒有具體的證據，請免開尊口！」

發現天魔宮主雙目之中已是熱淚盈眶，情緒傷痛至極，不由心中一動，張小仙又道：「毫無疑問，妳就是那位受害者秋水寒？」

天魔女全身激烈的顫抖一下，連忙擦乾眼淚，矢口否認道：「不是！」

「奇怪，既非當事人，這種『機密大事』妳是如何得知的？」

「是秋水寒親口告訴我的。」

「你們是……？」

「情同姐妹，誓同生死的朋友。本宮主就是受水寒之託，代為尋訪愛子，並追查當年侮辱她的那四個惡棍。」

「賽西施秋水寒現在何處？」

「正在一個秘密所在苦練神功，隨時準備取色魔們的身家性命。」

說不上是什麼原因，雖然阿郎堅決不肯輕率認秋水寒為娘，但對天魔女却直覺感到頗為投緣，微微一笑，道：「抱歉讓妳失望，不過，我張小仙最恨淫惡之徒，一定會帮妳的忙，這位大姐——」

天魔女截口道：「小仙，你不可以叫我大姐，本宮主與秋水寒誼屬姐妹，你應該叫我阿姨才是。」

阿郎調皮的說：「妳跟秋水寒是一回事，我們又是另一回事，連老蓋仙洪五爺都跟我平輩論交，叫妳一聲大姐一點也不吃虧。」

天魔女道：「小仙，你有沒有想過，你是水寒的孩子——」

阿郎馬上舉手抗議：「我不承認，妳要是再亂拉關係，我現在就走。」

天魔女無奈地說道：「好，加兩個字，你『如果』是水寒的孩子，我們的輩份就亂了，為防萬一，還是叫本宮主阿姨的好。」

「阿姨就阿姨，反正只差一點點，不知天魔女阿姨如何稱呼？」

「阿姨姓秋，名月，與水寒同宗。」

「很好，秋天的月亮，又明又亮，跟秋姨的人一樣美！」

「小像伙，你的嘴可眞甜，人又機伶，精得像隻小猴子，難怪你在洛陽城的名聲會這麼響亮，這樣吧，不管你是否水寒的孩子，希望你能多多留意這四個混帳東西。」

張小仙爽快的答應下來，大吹法螺道：「秋阿姨放心，查案子幹偵探，我是專家，包在我身上了，但是阿郎也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天魔女秋月一怔，道：「哦？是什麼要求？」

「希望秋阿姨親自出馬，為張爺爺張奶奶抬棺材。」

「抬棺材是小事一樁，需要阿姨親自出馬？」

「風塵雙俠身份不同，抬棺者也必須是有頭有臉的人才夠拉風。」

「阿姨答應你就是。」

「如此，咱們一言為定！」

告訴了天魔女確切的出殯時間，阿郎方待告辭，秋月猛可冷叱了一聲：「什麼人？」

人隨聲起，疾逾閃電，彷若一縷輕烟，僅一閃已身在東北角上的跨院內。

眼前的耳房就是秋水寒昔日受辱失身之處，秋月感同身受，怒氣衝天，當下飛起一脚，通！一聲，兩扇木門應聲而碎。

取來一隻燈籠，向內一瞄，臥榻之上赫然睡着兩個人。

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已被破門之聲驚醒，正揉着睡眼往外瞧。

老和尚語無倫次的喊叫道：「不得了，了不得，是那個兔崽子吃錯了藥，不在家睡大覺，跑來劈人家的門板當柴燒。」

小和尚早已嚇作一團，哆嗦道：「師父，這是鬼宅，我看八成是遇上鬼了。」

「出來！」

天魔女秋月的聲音好像在下命令。

和尚師徒倆携手而出，當他們看清楚天魔宮徒衆臉上的魔鬼面罩時，皆愣然一楞，老和尚嘻皮笑臉的道：「原來是天魔宮的女娃兒，貧僧聞名已久，怎麼，可是沒銀子住店，也想來鬼宅打地舖？」

天魔女毫不客氣道：「報上名來。」

老和尚道：「金銀財寶忘不了，雞鴨魚肉少不了，老衲不了。」

邪僧不了，在武林中可是鼎鼎大名的成名人物，為人邪魔歪道，行事拂逆乖張，阿郎細一打量，蒜頭鼻，三角眼，配上一張大嘴巴，尊容實在叫人不敢恭維，道：「啊，你就是不了和尚，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難怪江湖上叫你邪僧。」

小和尚也自我介紹道：「吃吃喝喝嘴不空，左擁右抱手不空，小僧不空。」

張小仙冷笑道：「我看你應該叫空空，因為你的腦袋瓜子是空的，白痴！」

天魔女秋月玉面一寒，道：「給我拿下！」

「是，宮主！」

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銀劍使者鬼見愁徐雪梅等人齊聲應是，一擁而上。

別看冷、徐二女貌美如花，對阿郎客客氣氣，此刻却換上一副兇神惡煞的面孔，而且身手矯健，嬌軀三閃，已將邪僧不了師徒圍起來，亮出寶劍，準備動手。

邪僧不了陰陽怪氣的笑罵道：「慢着慢着，男不和女鬥，雞不和狗鬥，憑老佛爺我在江湖上的地位，豈會跟你們幾個女娃兒動手，怎麼回事？先看清楚再打也不遲。」

天魔女秋月以審訊犯人的口氣說道：「本宮主問你，你們師徒來此何事？可是舊地重遊？」

邪僧不了道：「什麼舊地重遊，和尚是第一次來這個鬼地方，睡覺。」

天魔女指着外面：「那一桌麻將，看到沒有？」

「又不是瞎子，不看也得看。」

「你可是參予賭局者之一？」

「和尚的兩手空空，賭不起，也不會賭。」

「十五年前，有一名絕色女子在此被人強暴，有沒有你的份？」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佛門弟子，不近女色。」

阿郎破口大罵道：「放臭屁，你是有名的花和尚，半年前我張小仙還親眼見你去遊窰子，可惜那時候不認識你，沒有替你做廣告。」

邪僧不了道：「冤枉，冤枉，身在佛門，六慾不生，豈會做那敗德亂行的苟且事。」

張小仙雙眉一皺，忽生一計，神秘兮兮的道：「大和尚，秒水寒這個人你曉得吧？」

「曉得。」

「貌相如何？」

「閉目羞花，美若天仙。」

「想不想得到她？」

「此話怎講。」

「老實說，十五年前被人強暴的女孩，就是秋水寒，此番尋尋覓覓，是想接續前情，以便白首偕老，從一而終，據我阿郎所知，秋水寒家產萬貫，可謂人財兩得，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傻蛋二百五才往門外推。」

「有這麼好的事？」不了和尚神采飛揚，話說一半，語氣急轉：「可惜老僧命薄福淺，難訂鴛盟。」

張小仙計謀落空，心頭火起，粗俗的道：「奶奶的，你太不上路了，敢不敢賭惡咒，發重誓。」

不了和尚道：「發什麼誓咒？」

阿郎道：「跟着我唸，皇天在上，我不了和尚在下，十五年前假如我曾參予賭局，玷污了秋水寒，願五馬分屍，大卸八塊，人頭落地，血染黃沙，上刀山，下油鍋，永世不得超生！」

小和尚不空道：「張小仙，你神氣個屁，發誓還不簡單，我來。」

阿郎嗤之以鼻：「一邊涼快去，十五年前你還在你媽肚子裏打太極拳呢？老子要你師父來。」

不了和尚怒不可遏的道：「張小仙，你狂得可以，老衲豈會被你牽着鼻子走，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縱起，帶着不空飛上天。

「那裏跑！」

「那裏跑！」

霎時，叱聲四起，人頭鑽動，不少人彈身出手截擊。

結果，徐雪梅、冷霜霜、張小仙都沒能截住，被他們師徒飛上了房，天魔女功深技高，去勢如風，也僅僅撕下小和尚的一片僧袍，卒被他們逃之夭夭。

這當兒，張小仙才想到了抬棺材的人還少很多，不了和尚正好夠資格，當即別過天魔女，尾隨追下去。

那知，不了師徒速度太快，古宅四週都是茂密的樹林子，一出鬼屋，便告飛鴻冥冥，只好折返七里坡。

× × ×

日上三竿的時候，張小仙才回到家。

大笨牛趴在供桌上，正在呼呼大睡，一臉傻相，嘴角含笑，還在嘟嘟喃喃的說着夢話：「哈哈！本大俠大笨牛，南征北戰，天下無敵，在泰山頂上撒一泡尿，一下子就淹死三千人——俺是帮主，教主，門主，兵多將廣，高手如雲，前擁後護，八面威風——呵呵，哇哇，金錢，美酒，女人，我都有了，比張小仙還多，哇哇，呵呵。」

這小子眞絕，一腦子的牛皮經，連做夢都不忘大吹法螺，眞以為自己當上掌門人，睥睨天下。

阿郎耳聞目見，笑得他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也因而使他臨時想到一個逗趣的新點子，暗自盤算道：「媽的，你少做夢中夢，咱們加演一齣火燒屁股的壓軸好戲吧。」

就地取材，點燃幾張金紙，放在大笨牛的屁股後面去，還故意將他的衣袂拉一拉，就着火苗。

「阿郎，阿郎。」

「小仙，小仙。」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外面喊叫，阿郎快步迎出，見是皮蛋和多多，心裏好不興奮，跳起來說道：「你們怎麼今天就來了，蹺課？」

皮蛋道：「不是蹺課，是臭水溝被你氣病了，今天放假。」

阿郎得意洋洋的道：「哼，最好多病幾天，想找我的麻煩，那是自找苦吃，活該！」

拉住多多的手，又無限關切的道：「怎麼樣，沒有受委屈吧？」

錢多多嬌柔嫵媚的道：「還好，五爺的面子夠大，爹狠狠的臭罵我一頓也就算了，不過看情形他老人家對你懷恨極深，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我看純純的苦頭也吃夠了，見好就收，帮他解了『鬼胎穴』吧，免得大家以後不方便。」

皮蛋戲謔道：「有什麼不方便，是不是怕妳老爸作梗，將來不答應妳嫁給張小仙？」

多多羞得耳根子都紅了：「死皮蛋，臭皮蛋，不許你胡說八道，再口沒遮攔，我可要跟你翻臉。」

皮蛋不肯退讓，語氣中充滿挑戰的味道：「妳不願意嫁給阿郎當老婆，是不是？好，我介紹阿珠或者阿蘭，阿美，阿雀，阿香給他，反正學堂裏的女生患了單相思，差不多都在暗戀小仙，多得是。」

妙語如珠，學堂裏女生的名字都被皮蛋搬出來了，多多更加惱怒，左一聲「死皮蛋」，右一聲「臭皮蛋」，掄着拳頭猛揍。

「失火了，失火了！」

猛聽大笨牛呼天搶地的喊起來，人也跟着跑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提了一桶水就往靈堂衝。

阿郎衝上去搶過水桶，調侃道：「那裏失火了？」

大笨牛還沒有睡醒，吐字不清的道：「靈堂，靈堂失火了，老大，我可沒有睡覺啊！」

阿郎啐道：「見你的大頭鬼，是你自己火燒屁股。」

嘩！一聲，一桶水往大笨牛的屁股上一澆，火勢本來就不大，立告應勢而熄。

當大家得悉起火的原因後，皆笑得不亦樂乎，大笨牛不甘受愚，將空桶扣在阿郎頭上，兩個人隨即在院子裏追逐打鬧起來。

打鬧過後，阿郎說出跟天魔女相遇的經過，錢多多面帶驚容的道：「小仙，天魔女是武林中第一號女魔頭，心狠手辣，武功高强，不論黑白兩道，無不懼她三分，你却說她和藹可親，美艷動人，還認她做阿姨？」

張小仙說道：「是呀，我們談得很投機，我答應帮她去捉大色狼，她答應替張爺爺張奶奶抬棺材，這大概就是所謂緣份吧？」

大笨牛口不擇言的道：「什麼緣份，依我看，秋月就是秋水寒，她八成是把你當成是她的兒子了。」

阿郎聞言大怒，劈面給了大笨牛一巴掌，罵道：「閉上你的狗嘴，照你這樣說我阿郎豈不變成超級大雜種了！」

大笨牛自知失言，連忙打拱作揖，說抱歉，皮蛋道：「小仙，老蓋仙是你哥哥，天魔女是你阿姨，這下可踐了，往後的日子必然越來越好混。」

多多道：「光混也不是辦法，要混一個名堂出來才行。」

阿郎道：「我也是這麼想，該攪個名堂出來才對，免得人家說咱們是無業遊民，多多，妳有何高見？」

多多道：「洪五爺是丐帮的太上帮主，天魔女是天魔宮的宮主，咱們也不能太寒傖，得成立一個什麼帮什麼派，在武林中爭一席之地，才有面子。」

大笨牛馬上舉雙手贊成：「我完全同意，老大是當然的掌門人，我們都是手下的大俠客，從此南征北討，打他個落花流水。」夢中的情景，他大概還沒有完全忘記。

阿郎挺直腰幹，意氣風發的道：「就這麼辦，等喪事辦完，咱們就舉行開山大典，大家都動動腦筋，取一個響亮的門派好名字，一定要響徹雲霄，一炮而紅。」

聽阿郎這樣一說，多多、皮蛋、大笨牛都興奮莫名，眞的搔耳弄腮，歪着頭動起腦筋來。

驀然，大門之外來了一羣不速之客。

一共六個人，都是和尙，每人的項間都掛着一串比桃核還要大的唸珠，袈裟五黃一紅，一個個大鼻子，藍眼睛，臉黑如炭，身材高大，顯非中土人氏。

紅袈裟的和尙跟一名黃袈裟的和尙結伴走進來，黃衣和尙單掌一豎，打了一個問訊，客客氣氣的說：「請問那一位是張小仙張少俠？」

還從來沒有人稱阿郎爲俠客，捧得他暈暈呼呼的，當眞裝作出一副俠客的派頭，端足了架子說：「本俠正是，兩位是何方和尙？」

紅衣和尙雙掌合十的道：「貧僧哈雷西斯．阿巴達。」

阿郎抱拳還禮道：「這麼長的姓名，難記又難唸，省一省，縮一縮，就叫阿巴達吧。那一位呢？」

黃衣和尙道：「貧僧阿拉費玆．烏克拉。」

阿郎道：「一樣的又長又臭，縮水以後叫你烏克拉啦。敢問兩位大和尙何事相尋？」

紅衣和尙阿巴達道：「貧僧是爲『鬼胎穴』而來。」

阿郎吃驚道：「『鬼胎穴』？」

烏克拉道：「我們初入洛陽，得知少俠精擅『鬼胎穴』的點法，不知可確有其事。」

張小仙謙虛的說：「精擅談不上，粗通而已。」

阿巴達望了烏克拉一眼，面露喜色，道：「少俠『鬼胎穴』的絕技，是何人傳授？」

「自然是本俠的授業恩師。」

「尊師是那位前輩高人？」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

「也許我們之間源淵非淺。」

「聽你的口氣，似乎對『鬼胎穴』的來龍去脈知道的不少？」

「實不相瞞，『鬼胎穴』乃是本門失傳的絕技之一。」

「你說本門？大門還是小門？」小仙開起玩笑來。

紅衣和尙阿巴達道：「少俠說笑了，貧僧是波羅門第二十代掌門人。烏克拉是本門總護法。」

錢多多楞了一下，道：「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一帮二堡三刀客，再加上不在英雄榜內的少林等派，自信皆耳熟能詳，從未聽說過有個波羅門。」

波羅門主阿巴達笑道：「本門遠在天竺，諸位自然不得而知。」

張小仙「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天竺來的外國和尙，莫怪會感覺怪怪的，想不到你們一口京片子還蠻地道的。」

總護法烏克拉道：「本門素仰中土文化，世代鑽研。」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達摩禪師諸位知曉吧？」

阿郎如數家珍的道：「曉得，是少林寺的開山祖師。」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波羅門就是達摩禪師在天竺所建立的另一支脈，算年代，比少林寺還要早十年。」

烏克拉接着說道：「少俠，現在總該可以說出令師的來歷了吧？」

阿郎那來的師父，剛才是臨時瞎編的，自然搬不出師父來，只好自己扛下來，嘻嘻笑道：「嘻嘻，剛才是跟兩位開玩笑吧，實則是本俠無師自通，自己研究出來的。」

烏克拉臉色微微一變，道：「少俠此言差矣，想那『鬼胎穴』等絕技，係本門精英，歷經三代鑽研，四代補正，方始大功告成，少俠就算是先知先覺，也絕無可能獨自研創出來。」

此話不假，這等曠世絕技，必然其來有自，但阿郎就是不肯說出來，繼續胡扯道：「本俠比先知先覺還要高一等，是天才超人，當然另當別論。」

阿巴達不予採信，臉色頓變，語氣亦不似早先那樣溫和：「張少俠，是師父所傳，請說出尊師大名來，是拾到經典秘笈，就請原物璧還，在可能範圍之內本門會給少俠一個合理的補償。」

一聽到補償，張小仙馬上計上心來，狡黠的道：「你們說自己在波羅門是什麼身份？」

阿巴達道：「老衲是波羅門第二十代掌門人，烏克拉是總護法。」

張小仙喃喃自語道：「掌門人，總護法，地位都不低，夠資格，人數不足，拉兩個外國人來湊數也不賴，二老日後去天竺觀光，就不必請嚮導了。」

阿巴達道：「少俠在說什麼？」

張小仙道：「本俠是說，這件事我們可以談判解決。」

「談判？如何談判？」

「也就是和尙爲我做一件事，本俠爲波羅門做一件事的意思。」

「你要本門爲少俠做何事？」

「小事，」阿郎指一下靈堂裏的棺木，道：「舉手之勞，只是想請兩位抬一下棺材。」

「抬棺材？」阿巴達的眼珠子瞪得跟烏蛋一樣大：「你要本掌門抬棺材？」

「一報還一報，本俠答應兩位，將有關『鬼胎穴』的來龍去脈說清楚。」

阿巴達怒冲冲的道：「波羅門在天竺可是名門正派，你這是存心羞辱本掌門，不幹！」

張小仙並未生氣，笑道：「不幹就拉倒，別生悶氣，出門在外的，別氣壞了身子，此處距洛陽不遠，到那裏正好吃中午飯。」

烏克拉一聽阿郎下了逐客令，不禁心頭火起，挑眉瞪眼的道：「張小仙，別不識抬舉，須知『鬼胎穴』等絕技，原本就屬本門所有，敝掌門願付一點代價，已是仁至義盡，撕破臉大家就不好看了。」

張小仙天不怕，地不怕，怎會被他唬住，於是頭一昂，說道：「撕破臉又怎麼樣？」

阿巴達道：「是師父就請出師父，是秘笈就交出秘笈來，如若不然，休怪本門要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

張小仙磨拳擦掌的道：「想打架，是不是？」

烏克拉道：「要你血流五步，命歸九幽！」

阿郎臉一沉，道：「赫！他媽的，到中原來耍流氓，打啊，誰怕誰呀！」

折下一條桌子腿，說幹眞幹，照準烏克拉的禿腦袋，用力猛砸。

遠來的和尙會唸經，遠來的番僧也不是膿包窩囊廢，不閃不避，砰！一聲，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棍子。

邪門，一棍打下，毫無痛苦反應，身軀紋風未動。

反而將木棍彈了起來，就好像打到鐵盔銅器一樣。

阿郎道：「和尙好棒的鐵頭功。」

烏克拉存心炫耀，期收不戰而克人之兵的效果，道：「少俠不妨再打兩下，貧僧願讓你三招。」

「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該和尙出手了，中原俠士，不會佔外國番僧的便宜。」

「貧僧年長，理當禮讓，免得落人以老欺小的口實。」

「本俠年少，身强力壯，免得別人取笑我以强凌弱！」

「小娃兒好利的一張刀子嘴，好，接招！」

單掌一豎，人走中宮，脚踩七星，呼！一掌當胸拍下。

阿郎好大的胆子，穩立如故，挺起胸膛來接。

皮蛋、多多、大笨牛可嚇傻了，同聲說道：「阿郎，別逞英雄。」

三人之中，只有多多身手不賴，方欲出手相助，塲中異事巳生，烏克拉蒲團似的大黑掌正中阿郎胸膛，吃虧的却不是張小仙。

原來阿郎全身是寶，身上各處皆藏有各種機關暗器，係暗器天下第一的三絕婆婆親自傳授，早在他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就巳經會打飛刀，擲袖箭。

也合該烏克拉倒霉，一掌尙未打實，阿郎以胸肌的力量逼射出一枚「霸王釘」，正好貫穿手掌，痛得他血流如注，倒退了三四步。

烏克拉嗚哇大吼道：「好小子，你的身體也會打暗器，更加饒你不得！」

拔去「霸王釘」，雙掌齊出，上取頭顱頸項，下取心胸兩脇，决心要置阿郎於死地而後巳。

可是，烏克拉挾雷霆萬鈞之勢攻到時，竟然失去了阿郎的踪影，阿巴達旁觀者清，剛剛驚叫一聲：「你也會本門失傳的『迷踪步』法？」還來不及出手馳援，阿郎巳如遊魂般欺至烏克拉身後，也不知他

怎麼一弄，烏克拉便如木頭人似的杵在原地不動了。

「接招！」

阿巴達僧袍怒張，掌下狂風大作，眼看小仙避無可避，躲無可躲，突然來一式「懶驢打滾」，滾到阿巴達身旁去，驀地飛起一脚猛一踹，只聽阿巴達悶哼一聲，與烏克拉如出一轍，也僵在那裏不動了。

張小仙好不神氣，得意非凡的道：「狗熊一個，知道你爸會『迷踪步』，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哼！」

門外的四名番僧一見，駭，紛紛闖入想要打羣架，被阿郎一聲獅子吼給震懾住了，道：「不要動，誰要是敢再向前走一步，我就要你們的和尚頭死翹翹。」

投鼠忌器，番僧不聽也得聽，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大笨牛大鼓其掌，道：「哇哇！老大就是老大，眞不是蓋的，兩三下就清潔溜溜，張小仙萬歲！」

阿郎志得意滿的道：「等一下喊，好戲還在後頭呢。」

拿起阿巴達的手掌，在烏克拉臉上打了一巴掌。

又拉住烏克拉的拳頭，在阿巴達身上打了一拳。

霎時，兩個番僧像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你一拳，我一掌，就這樣面對面的打起來。

多多是行家，道：「小仙，我原以爲你是點了他們的『麻穴』，現在看起來根本不是。」

阿郎道：「算妳識貨，是『瘋狂穴』，沒有外力刺激還好，一旦遇到攻擊，便會全力反擊，直到力盡而亡。」

皮蛋道：「你有這麼厲害的秘密武器，怎麼從來沒聽你提起？」

阿郎笑咪咪的道：「有些東西，該保留的時候就要保留，免得讓人看透，況且謙虛也是一種美德。」

多多嗤之以鼻：「算了吧，你還懂謙虛，不吹牛就已經不錯了。」

這話一點不假，因爲點「鬼胎穴」，「瘋狂穴」，與「迷踪步」的絕技，阿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練成的，一直沒敢告訴張靜之夫婦，自亦不敢輕易施展，多多等人自然無從得知。

就這麼幾句話的工夫，阿巴達、烏克拉一陣對打下來，已是鼻青臉腫，頭破血流，四名黃衣番僧中的一個，以乞憐的語氣道：「張少俠，請你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門主和總護法吧。」

張小仙道：「我本來就不想爲難你們，是他們自己太不上路。」

番僧道：「差不多了，現在敝門主一定會答應少俠的要求的。」

阿郎沉吟一下，道：「嗯，我看也是時候了。」

先點了二人的「麻穴」，然後才解開「瘋狂穴」。

惡鬥停止了，身子還是不能動，言語則無礙。

阿郎道：「怎麼樣？掌門人，可要收回成命，改變主意？」

阿巴達遲疑少頃，慨然一歎道：「陰溝裏翻船，本門主認栽，答應你的要求就是。」

「不要勉强，勉强就沒有意思了。」

「是本門主心甘情願。」

「你們倆情願抬棺材，不再認爲是一種羞辱？」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等我爺爺奶奶下葬後，本俠才會履行承諾。」

「但願張少俠不要食言而肥。」

「本俠喜歡吃肉，不吃鹽（言）！」

解開他們的穴道，說明喪葬的日期，哈雷西斯・阿巴達與阿拉費茲・烏克拉倒也安份，像是鬥敗的公鷄，領着另外四名番僧，垂頭喪氣的走了。

× × ×

七里坡對面，一個山窪子的上方，王大叔正督促工人修築墳墓。

前有小溪，後有高山，風景地理都不錯，張小仙一到，王大叔立即說道：「小仙子，這個地方風水絕佳，是龍脈，二老葬在這裏，你們張家必然後福無窮。」

張小仙心說：「眞是活見鬼，我又不是張家的人，八桿子也打不到。」咀裏邊却說的是另外一件事：「王大叔，後天就要安葬，來得及吧？」

王大叔道：「來得及，不會誤事的，做好之後保證是咱們七里坡最好的一座墳墓，二老總算沒有白疼你，你也算得上是一個孝順的好孩子。」

阿郎巡視一遍，給工人們打打氣，步下山坡，正在往家裏走的半路人，被伊川縣的捕頭開碑手陳大器給攔住了，開口就說：「神州一奇張靜之家住那兒？」

張小仙一楞，伸手指着道：「就是那一家。」

陳捕頭未再多言，招呼另兩名捕快放步就走。

阿郎覺得不對勁，追上去問道：「三位找張家做什麼，可是替縣太爺送輓幛奠儀來的？」他想的眞美。

開碑手陳大器邊走邊說道：「老夫伊川縣捕頭陳大器，人稱開碑手，是奉命來抓人的。」

「抓人？抓誰？」

「抓一個叫張小仙的小混混。」

「這個混小子犯案子了？」

「對，是有兩個人在縣衙裏告了他一狀的。」

「是那一位？」

「一個是大刀錢四海。」

「又是這個老混蛋，軟的不成來硬的，武的不成又來文的。」阿郎心裏這樣想，表面上却若無其事的道：「小張又捅了什麼漏子？」

「錢大俠告他誘拐錢家的小女兒多多，又以邪術致令大女兒純純身懷六甲。」

「另一位原告又是何人？」

「是洛陽鴻儒學堂的仇老夫子。」

「罪狀呢？」

「目無師長，大鬧學堂。」開碑手陳大器說到這裏，忽然改口說道：「你認識小張吧？」

阿郎道：「認識，我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

陳大器說道：「那就請小友帶我們去吧。」

阿郎眸中閃過一道極其狡黠詭秘的神采，搖搖頭道：「陳捕頭不必去了，小張不在。」

陳捕頭愕然止步道：「不在？到那裏去了？」

「進城。」

「進城作甚？」

「小張親口告訴我，說他受了委屈，要去告狀。」

「告誰的狀？什麼事？」

「小張沒有說，不過看樣子很難過，也很氣憤就是了。三位請回衙覆命吧。」

「不行，既然來了，好歹也得到張家跑一趟。」

已至大門外十丈不到，張小仙戟指說：「也好，張家已到，三位請進，小民另有急事想先走一步。」

不待陳捕頭首肯，阿郎便自匆匆離去了。

× × ×

他那裏也沒去，搶先一步，直奔伊川縣城。

進得城來，買了兩套夾肉燒餅，一面吃，一面往縣衙的方向走。

經過一個小土地廟時，發現一樁稀奇古怪的事，只見神龕前面，擺着一個寬約一尺，高約七寸，四寸厚薄，上寬下窄中空的大香爐。

香爐通體呈墨黑色，正面寫着三行共十五個金色的字，是：「裏七步，外七步，七步裏面有個金香爐。」

土地廟的四週圍了不少人，大夥兒比手劃脚，議論紛紛，有的人更在以香爐爲中心，向外走七步，再向內走七步，就在這個十四步的範圍內開始翻土挖掘。

張小仙笑罵道：「笨啊，笨啊，怎麼天下到處都有大笨牛！」

他身有急事，無暇久留，冷蔑不屑的掃視全場一眼，邁開大步，逕自來到伊川縣衙。

衙門外有一面大鼓，阿郎知道是專爲蒙受冤屈的人「擊鼓鳴冤」而設。

他不遑多想，先製造一張蒙冤受屈的臉龐，然後拿起鼓鎚，通！通！通！一陣猛擂，接着扯開嗓門喊叫道：「冤枉！冤枉哪！」

「冤枉！冤枉哪！」

「冤枉！冤枉哪！」

他內力充沛，聲如洪鐘，早已驚動整個伊川縣衙，才喊到第三遍，衙門內便出來兩名捕快，將他帶至大堂之上。

事出突然，兩班衙役尚未完全站好，連「威武」的堂威都來不及喊，縣知縣嚴如川也是急就章，七手八脚的整理好官服官帽，便即開始問案：「擊鼓鳴冤的人可是你？」

阿郎淚流滿面，楚楚堪憐的道：「正是小民，冤枉，冤枉哪，大人明鏡高懸，請主持正義，替小民挽救破碎的家庭，救救尚未出世的小生命，大人，大人！」

聲淚俱下，唱做俱佳，說着說着，終至泣不成聲。

阿郎演技精湛，入木三分，連兩旁衙役皆深受感動，跟着他淌眼淚。

縣知縣嚴如川也被傳染到了，以同情的語調道：「不要激動，慢慢的說，你究竟遭遇到什麼冤屈？」

張小仙表演逼眞的道：「小民身懷六甲，即將臨盆生產的妻子被人拐跑了。」

嚴知縣仔細的打量一下阿郎，道：「你小小年紀，就已經娶有妻室？」

阿郎道：「小民已年逾二十，只是長着一張娃娃臉，請大人明鑑。」

「且說是誰拐走了你的妻子？」

「是小民嫌貧愛富，狠心而又無情的老丈人。」

「你老丈人又是那一位？」

「小民的老丈人是洛陽城的大流氓，武林中的惡霸，綠林道上的土匪頭，小民不敢說。」

「你但說無妨，本縣爲你做主，不要怕。」

「大人，您說話可要算數，要爲小民主持公道，討回苦命的妻子，並且保護小民全家的安全？」

「大堂之上，沒有戲言，你放心的說吧。」

「小民的老泰山就是大刀錢四海。」

嚴知縣呆怔一下，心忖：「怪哉，錢四海告人拐騙女兒，是原告，怎麼又有人告他拐騙老婆，變成被告了，這是什麼玄虛？」

沉思俄頃，心知傳來錢四海，便可分曉，遂下令道：「傳錢四海父女。」

立有一名衙役領命而去。

早在這片刻之前，捕頭開碑手陳大器等三人已返回縣衙，就站立在大堂一側。

多多、皮蛋、大笨牛也跟來了，他們得知伊川縣要捉拿張小仙，心下大急，輾轉打聽，始知阿郎行踪，故亦來此旁聽，想親眼看一看這位超級小神童，又有什麼古怪刁鑽的新花樣，如何將被告變成原告，來打這一場糊塗官司。

嚴知縣發現了陳大器，道：「陳捕頭，人犯可曾抓到？」

開碑手陳大器道：「人犯張小仙不在七里坡，據聞已來縣衙告狀。」

張小仙馬上裝作出一副驚惶失色，莫可名狀的可憐相，聲嘶力竭的呼喊，道：「天哪，這是什麼世界，居然有人趁火打刦，落井下石，想必一定是有人惡人先告狀，誣陷小民，大人公正廉明，千萬不要收受賄賂，就算收了別人的紅包，也務必要替無辜受屈的小民申冤哪，大人，大人啊！」

假戲眞做，感人肺腑，令人拍案叫絕，多多、皮蛋、大笨牛又發現阿郎的另一項才華，還是一把演戲的好手。

錢四海父女已傳到，錢純純的肚皮比刻已腹大如鼓，與將要分娩的孕婦一般無二，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煞是滑稽，一個如花似玉的黃花大閨女處此境況，實在窘迫已極。

多多反應不慢，皮蛋和大笨牛合作無間，做了一道肉屏風，將她擋住。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大刀錢四海惡狠狠的瞪了阿郎一眼，對嚴知縣道：「嚴大人，以妖術陷害小女純純的就是這個小惡棍。」

伊川縣令嚴如川咳了一聲，道：「可是，張小仙現在告你拐騙他的老婆。」

（未完・四）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老夫人爲了要去碧落山莊索取解藥，以及救下藥姑，決定親自到碧落山莊去，寧勝天把人手分配妥當，便即起程……老夫人一行人來到碧落山莊，只見莊中空無一人，大家正在苦思間，門外來了一羣人，有金刀門、白虎門、黃龍寺等，他們均是來找老夫人報仇的，因爲他們親友以前曾被碧落山莊所害，同時要老夫人放回被迷失心神的人，老夫人一再解說，却不得要領，雙方更有人大打出手，突見場上有人中毒昏倒……沈雪姑看出夏侯前有疑，立即制住了他，夏侯前抵受不住逆血攻心，只好供出一切，他同時答應交出解藥。

陷迷陣得救　遇虎倀阻攔

這話說得很含糊，解藥分明是假的了。他不待沈雪姑開口，接着又道：「但烏金絲是老夫豢養之物，牠的解藥，却是千眞萬確，藥到病消，這位上官老弟被烏金絲咬傷，不出頓飯工夫，劇毒就會隨血行散，不及早施救，一個時辰，毒血攻心，那時縱有仙丹，只怕也爲時已晚，因此老夫認爲沈雪姑娘還是及早把解穴方法說出來，免得誤人誤己。」

沈雪姑用右手握着上官靖左手，就是以眞氣助上官靖運功，把兩人眞氣合而爲一，氣息相通，不用上官靖告訴她，也會知道他此刻把蛇毒經太素脈從傷口逼出，只是爲了怕餘毒未清，仍須再繼續運功一周。聞言冷冷的說道：「這是交換條件，你先把解藥交出來，我自會告訴你解穴之法。」

「呵呵！」夏侯前陰笑道：「這個咱們只怕談不攏了，上官老弟蛇毒即將發作，就算妳助他以眞氣逼住劇毒，只怕也未必管用，老夫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用姑娘一句話，老夫有的是時間，上官老弟的時間並不多，老夫認爲姑娘就先說出解穴之法，才是上策。」

沈雪姑在他說話之時，暗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你快裝作支持不住，席地坐下。」

上官靖此時已把蛇毒逼出體外，手背上先前流出來的還是黑血，如今流出來的血色，也業已正常，聞言故意脚下打了一個踉蹌。

沈雪姑和他依然雙手互握，裝作大吃一驚，失色的說道：「你怎麼了，快坐下來。」

上官靖沒有作聲，依然緩緩在地上坐下。

夏侯前笑道：「如何？老夫沒說錯吧，姑娘縱然運氣助他逼住劇毒，上官老弟還是支持不住了。」

「好，我先告訴你解穴之法。」沈雪姑似是下了決心，接着道：「但你必須遵守諾言，交出蛇毒解毒來。」

「這個當然！」夏侯前催道：「時間寶貴，姑娘快請說吧！」

沈雪姑隨口唸出道：「意存『紫宮』、鼓氣上『天突』、『百會』，再分左右下『巨骨』，直貫五指，你雙手就可以動了。」

她說的「紫宮」，在胸前，屬任脈，「百會」，在頭頂，屬督脈，「巨骨」在雙肩，屬陽蹻，這是奇經八脈的穴道。

任脈起於「中極」，循腹裏，上「關元」。沈雪姑說的，正是順行的路綫，夏侯前當然不疑有他。但沈雪姑以「無極神指」，點他奇經四處穴道，要衝開禁制，應該反其道而行。（衝穴，當然要逆衝，才叫做衝，順着經絡走，那叫做循經而行了）穴道本已受制，只有逆衝，才能衝能開，順行，豈不是加重禁制的力量了？

夏侯前也是大行家，只是「無極神指」制穴是無形的（不是直接用手點的），他如何識得透？當下立即依言意存「紫宮」，鼓起全身眞氣，上「天突」、「百會」，分左右下「巨骨」，直貫五指，這一運氣，果然如洪水暴發，沛然直上，但覺「紫宮」、「天突」、「百會」、「巨骨」五處穴道一齊震動，發出極其輕微的「比」「比」細响，旁人雖然聽不到，但自己却可聽得十分清楚，先前還以爲穴道已經衝開，那知這股眞氣直貫雙手五指之際，頓覺五指有腫脹之感，雙臂依然下垂，還是無法舉動！

沈雪姑却在此時，冷聲問道：「夏侯前，你氣運得如何了？」

夏侯前道：「老夫已經依法運氣，只是雙手還是舉不起來。」

他做夢也想不到沈雪姑怒他用苗疆毒蛇害人，這一運氣，五處經穴悉被他自己强大眞氣震傷，不但雙手從此再也舉不起來，而且此後再也不能練功了。

沈雪姑並沒有說破，只是冷冷的道：「你練的不是本門太素神功，我縱然傳你解法，又有何用，現在你明白了吧？」

口中說着，左手揚處，駢起食中二指，朝供案上的水瓶凌空點去，只聽「拍」的一聲，把一隻二尺高的靑瓷水瓶擊得粉碎。

夏侯前怒聲道：「妳怎麼把老夫辛苦飼養了三年的烏金絲擊斃了？」

沈雪姑冷聲道：「這種害人的東西留之何用？」

她已傾聽了多時，暗察夏侯前說話之處，應該就是在剛才翻下去的那方石板右首。

石板既是翻板，隨時可以翻動，縱然由機括控制，應該不會太厚，自己只要破板而下，就可擒住夏侯前，逼他交出解藥來了。

心念一動，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你從水瓶中取出來的解藥，只怕不是眞的，此人心機極深，不把他擒住，他是不會說實話的，你守在這裏，待我破石而下，把他擒來。」口中說着，暗暗運起神功，雙足一點，飛身朝那方方形的石板上猛地頓下！

這一下她功凝雙足，力逾千鈞，但聽「拍」的一聲，石屑四濺，一方靑石板登時被蹬得粉碎，一個人也隨着往下落去。

沈雪姑身形飛落，早已凝注目光，朝早已聽準夏侯前發話的方向投去。那是一條可容兩人並肩而行的地道，相距不過兩丈來遠，果見一條人影極快的往左閃去。

沈雪姑一聲嬌叱：「夏侯前，你還往那裏走？」

身形一晃，朝前撲去，等她追到，那裏還有夏侯前的影子？呈現在眼前的却是一直一橫兩條「十」字形的岔路。

她看到夏侯前的人影是朝左首閃去的，自然毫不考慮就朝左首岔路上掠去。

走了不過十丈光景，前面又出現了一條「十」字形的岔路。沈雪姑脚下不得不稍微一停，運神凝聽，發覺左首岔道上似有極輕微的脚步聲遠去！

那當然是夏侯前了，急忙飛身掠去，這條岔道差不多有二十來丈遠近，前面又出現了「十」字岔路，那輕微的脚步聲，却是從右首岔道傳來，沈雪姑又急忙朝右首岔路上追去。

這樣追上一段路，就有岔路出現，那輕微的脚步聲也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但却始終追不上夏侯前。

沈雪姑突然心生警覺，暗自忖道：「以自己的身法，不可能追不上夏侯前，怎麼會一路上只聞脚步聲，不見人影的呢？那只有一個解釋，夏侯前在這座岔路交織的地道之中，埋伏了不少羽黨，他們故意或左或右發出輕微的脚步聲，來誘使自己入伏！」

一念及此，深悔自己進來之時，沒有留下記號，此刻要待循原路退出，只怕也會迷失方向了。當即脚下一停，提高聲音喝道：「夏侯前，你不要忘了雙手經穴，非我莫解，你再不現身出來見我，終身將成殘廢，到那時就後悔莫及了！」

話聲甫落，突聽夏侯前的聲音從身後甬道中傳了過來，說道：「沈雪姑，妳已經進入地下迷陣之中，這座迷陣，一里方圓有數以百計的岔路，就算妳不食不眠，走上三年，也未必能走得出去，依老夫相勸，此時告訴老夫解穴之法，老夫還可以放妳出去。」

沈雪姑霍地回過身去，喝道：「夏侯前，我說過只有我可以親手解穴之外，別無解法。」

夏侯前忽然沒有作聲，過了半晌，只聽他的聲音又從身後傳來，陰笑道：「沈雪姑，妳不肯說，老夫只好先把妳拿下，老夫不相信妳不說。」

他方才半响沒有作聲，自然是從另一條岔路轉到了沈雪姑的後面來。

沈雪姑又很快轉過身去，冷笑道：「憑你，能把我拿下嗎？」

夏侯前大笑道：「這地道之中，有的是老夫手下，只要老夫一聲令下，他們就在每個十字路口，噴出毒烟，用不着和妳動手，妳就會乖乖的束手成擒。」

沈雪姑聽得暗暗一驚，在地道之中，如論武功，自己當然不怕他有多少羽黨，但如果施放毒烟，那就眞的成了甕中之鼈了！

心念迅速一轉，忖道：「如果他要施放毒烟，早就放了，何用告訴自己？他這樣說，大概只是虛言恫嚇自己而已！」

這就冷笑一聲道：「夏侯前，你豢養

的苗疆烏金絲，不是最厲害的毒蛇嗎，老實告訴你，上官靖雖被你烏金絲咬了一口，但此時早已沒事了，姑娘連烏金絲劇毒都不放在心上，何懼你施放毒烟？你不妨把毒烟噴出來試試，看能把姑娘毒倒嗎？你若是惹怒了我，到時候你就是跪在我面前磕頭，我都不會再給你解藥，你只好終身殘廢了。」

夏侯前似是一楞，問道：「妳當眞把上官靖的烏金絲劇毒治好了？」

沈雪姑哼道：「不信，你可以出去瞧瞧。」

夏侯前道：「老夫用不着出去瞧，上官靖縱然蛇毒已解，此刻只怕也已遇上幾個極强的高手，正在動手呢，只要他失手被擒，很快就會押進來了。」

× × ×

上官靖果然遇上了極强的高手嗎？

那是沈雪姑走後不久，上官靖緩緩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正待過去看看，突然聽到神龕兩側傳來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聲！

要知他目前不僅「易筋經」已有八九成火候，又練成「太素神功」和「洗髓經」，一身集佛道兩家之長，十丈之內，就是輕微的呼吸之聲，都可以清晰聽得見，何况是脚步聲了？心中暗自忖道：「光聽這五人的脚步聲，一身武功，就不是尋常之輩，雪姑姐姐說得不錯，這座廟宇，看來眞是碧落山莊的另一處巢穴了。」

思忖之際，故意不作理會，背負着雙手，緩緩走近那方石板已碎的窟窿，朝下望去，只見窟窿下面，離地約有三丈來高，果然是一條地道，還隱隱傳來沈雪姑的叱喝之聲！他對沈雪姑的武功，自然相信得過，不必爲她担心。

這時耳中又聽到左首三人中有一個人的脚步聲，正在緩緩移助，不覺回過身去，微哂道：「閣下既然要出來，又何必躲躲掩掩？大大方方的走出來不好嗎？」

「哈哈！」一聲尖沙陰沉的笑聲乍起，一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人已從神龕左側走了出來，拱拱手道：「南宮公子果然耳目靈異，老朽是聽說公子中了烏金絲蛇毒，特地趕來的，沒想到公子竟然好得如此快法。」

這人正是碧落山莊的總管秦皓！

上官靖看了他一眼，才道：「原來是秦總管，你不在碧落山莊當總管，却跑到這裏來當廟祝了，在下上官靖，已經不是南宮靖了。」

秦皓拱拱手，說道：「上官公子這是跟老朽在開玩笑了，試想老朽追隨老夫人十多年，她老人家輕信人言，對老朽有了極大誤會，今晚盛怒而來，老朽那敢躭在碧落山莊，因此只好在這裏暫時避避風頭了。」

上官靖問道：「管巧巧呢？」

碧落山莊前面，有幾十個人中了唐門「百步散」，管巧巧善於使毒，所以要問她下落了，

秦皓道：「管副總管不在這裏。」

上官靖道：「管巧巧既然不在這裏，遇上你秦總管也好，你總有唐門『百步散』的解藥了？」

「上官公子說笑了。」秦皓詭笑道：「百步散是四川唐門秘製的毒藥，老朽不是唐門中人，那裏會有解藥？」

上官靖問道：「那是什麼人身上才有解藥？」

秦皓一張古銅臉上，堆起了滿面笑容說道：「自然只有唐門中人才有，上官公子如有需要，老朽可以向一個人去取。」

上官靖望着他問道：「誰？」他這樣一望，只覺秦皓一雙目光似是十分深邃，瞬息之間，變幻不定，古銅臉上笑意也愈來愈深，好像每一條皺紋都在笑，而且笑得極爲古怪！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他這是在做什麼？」

他不知秦皓使的正是魔教「攝魂大法」，如以現代話來說，該是「催眠術」了。這種功夫，一經施展，不論你武功多高，都會墮他術中，在幾個月之前，連大名鼎鼎的終南五老老三金鞭叟田五常、金刀門名宿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霍五、智光以及皖西三俠等人陸續失蹤，都是被他「攝魂大法」所迷，才落入碧落山莊手裏的。

如今他對上官靖又故技重施，但他怎知上官靖身兼佛道兩家上乘內功，豈是魔教「攝魂大法」所能迷惑得住？

秦皓笑臉迎人，目光不住變幻，只是站着不動，却看得上官靖深感奇怪，忍不住問道：「秦皓，你這是在做什麼？」

秦皓聽得一怔，他不相信「攝魂大法」會迷不住上官靖，口中發出低沉的聲音說道：「老朽想請公子隨我到一個地方去。」身形閃電欺上，左手更是快速，朝上官靖肩頭拍來。

他這一拍，原也是「攝魂大法」之一，只要被他拍上肩頭，你就會乖乖的跟他走！但上官靖在心靈上絲毫沒有受他的影響，看他忽然欺身而上，舉手拍來，還以爲他突然出手襲擊，反手隨着疾發，朝他掌上迎擊出去。

秦皓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施展「攝魂大法」，居然會有心神不受迷惑的人，這個例子，就是千萬人中間也難得遇上的一個。他這一拍，施展的既是「攝魂大法」，自然不會凝聚眞力；但上官靖這一掌，却是硬接他拍來掌勢的，掌上少說也用了六七成力道，但聽「拍」的一聲，雙掌乍接，秦皓一個人猛地被震得凌空倒飛出去！

差幸秦皓一身武功極爲了得，趕忙施展「千斤墜」身法，飛出八九尺遠，便已落到地上，站住了樁，一張古銅臉上，盡是驚詫之色，望着上官靖半晌作不得聲，心中暗道：「這小子竟會不接受『攝魂大法』？」

上官靖一掌出手，才發覺秦皓掌上根本並未用力，心下也大感奇怪，一面歉然道：「秦總管掌上竟然並未用力，在下倒是出手魯莽了！」

「好說。好說！」秦皓道：「老朽聽說被苗疆烏金絲咬傷，絕非普通解毒藥物所能治得好，所以才伸手試試而已，沒想到上官公子果然痊癒了。」

上官靖道：「現在你可以說出『百步散』解藥，向誰去要了？」

秦皓道：「老朽已經告訴過你只有唐門中人才有。」

上官靖道：「唐紀中不是在這裏嗎，你把他交出來。」

秦皓笑道：「他是唐門弟子，如何會在這裏？」

上官靖道：「那好，你隨我到碧落山莊見娘去？」

秦皓詭笑道：「老朽也想請公子隨我去見一個人。」

上官靖道：「誰？」

秦皓笑笑說道：「公子去了，自會知道！」

上官靖道：「在下不想去呢？」

秦皓道：「依老朽想來，公子應該是非常樂意去見她的，也非去不可。」

上官靖點頭說道：「所以你在神龕兩側，埋伏了四個高手，準備和在下動武的了？」

秦皓聽得又是一怔，說道：「公子好尖的耳朶！」

上官靖道：「你不妨叫他們出來，看看是否能把在下請去？」

秦皓道：「老朽奉命來請公子，原無和公子動手之意，但公子既然堅持不肯隨老朽進去，老朽就難以覆命，那就說不得只好動武了！」

話聲一落，口中就發出一聲低沉的嘯聲！嘯聲甫起，從神龕兩側立即閃出四個頭蒙黑布，只留出兩個眼孔的黑衣人來，這四人身法極爲快速，宛如飛鳥一般，一下落到了上官靖的四周。

上官靖看他們身手矯捷，武功定然十分了得，心中暗道：「他以低嘯代替發令，這四人大概也是被他們迷失心神的武林知名人物了。」一面傲然一笑道：「秦總管你自己怎會不出手呢？」

秦皓詭笑道：「公子能夠接得下他們十招八招，已經很好了，老夫何用親自出手？」

上官靖心中暗道：「這四個不知是什麼人？」

就在此時，突聽神龕後面傳出一個銀鈴般的嬌脆聲音叫道：「秦總管。」一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小鬟急步走出。

秦皓問道：「飛虹，妳來這裏有什麼事？」

那綠衣小鬟欠身道：「回總管的話，老夫人有諭，對上官公子不得無禮。」

上官靖聽得不覺一楞，「老夫人」，他們這裏又有一個「老夫人」？

秦皓躬身道：「屬下遵命。」

綠衣小鬟沒去理他，却朝上官靖躬躬身道：「老夫人要小婢來請公子，公子請隨小婢來。」

上官靖既然聽到這裏又有了一個「老夫人」，他藝高胆大，自然要進去瞧個究竟，這就點頭道：「好，姑娘帶路」」

那綠衣小鬟咭笑道：「小婢給公子帶路，但公子必須用黑布蒙上眼睛才行。」

上官靖藝高人胆大，豪爽的道：「好，姑娘只管給在下蒙上黑布好了。」

秦皓由衷的生出佩服之心，一挑大拇指，說道：「秦某數十年來，還沒見過像上官公子這樣豪氣凌雲的人！」

綠衣小鬟飛虹從懷中抽出一方黑色絲巾，說道：「上官公子，你蹲下來些，小婢才能替你縛上眼睛。」

上官靖道：「好吧！」依言蹲下了身子。

飛虹給他縛上眼睛，走到前面，一手拉起上官靖的手，嬌聲道：「上官公子，請隨小婢來。」說完，往龕後走去。

上官靖只覺飛虹纖小的玉手，入握如酥，又軟又滑，拉着自己，還有些輕微的顫抖。

轉過神龕，好像後面還有第三進，上官靖清楚的可以感覺到踏着石板舖成的小天井，再拾級而上，那是第三進了，忍不住問道：「到了嗎？」

飛虹道：「還沒有呢！」

上官靖任由她拉着穿行大殿，（他被蒙住眼睛，看不清什麼地方，這是以一般情形說的，經過天井，拾級而上，自然是大殿了）又曲曲折折的轉了幾個彎，飛虹才脚下一停，伸手推開一道木門，走了進去。

上官靖道：「現在總該到了吧？」

飛虹輕笑道：「還沒有呢？」她忽然放開了他的手。

接着聽她關上了門，這一瞬間，上官靖忽然發覺飛虹和自己站得很近，她一個嬌小的身子幾乎貼着自己，不再走動，自己鼻子可以很接近的聞到她秀髮上清新的香氣和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的幽香！她雖然只有十六七歲，但女孩子這種香味總是十分誘惑的！

她爲什麼和自己站得這麼近呢？上官靖馬上得到答案了，因爲這間斗室，關上門之後，最多只能容得三個人站立，現在只有自己和飛虹兩個人，所以還不算擠，但也並不很寬敞了。

她爲什麼要把自己帶到這麼小的房間裏來呢？上官靖忍不住問道：「飛虹姑娘，這是什麼地方？」

飛虹輕笑道：「公子不用多問，就快到了。」

上官靖發覺她伸手朝壁上拉了兩下，也隱約聽到「鈴」「鈴」兩聲極輕的鈴聲，一面問道：「好，快到了？妳怎麼不走了呢？」

飛虹輕嗔，說道：「唉，你這人話眞多！」

上官靖笑說道：「這間房很小，是不是？」

飛虹問道：「你看到了？」

「沒有。」上官靖道：「我是感覺到的，我們站得很近，在下還可以聞到妳秀髮上抹了香油的香味！」

飛虹聽得大羞，連呼吸都急促起來，嬌聲道：「你……好壞！」接着幽幽的道：「你不該進來的，進來了，就會出不去了。」

上官靖問道：「爲什麼？」

話聲甫落，突然聽到一陣轆轤之聲，起自屋頂，接着這間小房間忽然起了一陣顫簸！

飛虹似是站立不穩，一下撲入上官靖的懷裏。上官靖急忙雙手一張，把她抱住，一面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飛虹一個嬌小而豐滿的身軀發出輕微的顫抖，慌忙輕輕推開他雙手，站直了身子。

這時這小房間好像緩緩的往下沉落，飛虹忽然附着他耳朶，吹氣如蘭，悄聲道

：「公子進去之後，務必隨機應變，不可觸怒了老夫人。」

上官靖一把抓住她纖手，低聲問道：「老夫人是誰呢？」

飛虹輕輕縮了一下手，但卻掙得不動，並沒掙脫，就任由他握着，顫聲的說道：「小婢不知道，小婢說的話，公子記住了就好，不可觸怒她，因為你是走不出去的……」

下沉的房間在一陣震動之後，突然停住，飛虹的話聲也急忙停止。隨着又輕聲道：「我們可以出去了。」她舉手掠掠秀髮，才推開房門，拉着上官靖的手走了出去。

上官靖心中已有七八分的譜兒，這間僅容兩人站立的小房間，敢情是由轆轤操縱，可以升降，方才這一陣緩慢的下降，分明已降落到地窖中來了，無怪飛虹會說自己走不出去的了。

心念轉動，就暗暗數着腳步。飛虹牽着他的手，一路行來，好像轉了一個大圈子，現在上官靖已可聽到前方不過三丈來遠，有兩個人呼吸的聲音。

果然走了不過丈許光景，就朝左轉彎，筆直行去。這兩人站立之處，敢情是一道門戶了，因為飛虹牽着自己的手，就是從兩人中間進去的，再走了約莫三丈來遠，飛虹就引着自己走上三級石階，路過一道門檻，終於停了下來。

接着就響起飛虹的聲音說道：「上官公子，到啦，你蹲下來些，小婢好給你解去黑布。」

上官靖依言蹲下身子，飛虹很快就解去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上官靖倏地睜開眼來，但覺自己站立在一座陳設相當典雅的堂上。上首一張高背錦椅上端坐着「老夫人」——藍布衣裙，兩鬢花白，臉上垂着綠紗，看不清她的面貌。

在「老夫人」左首，站着一個長髮披肩，一身葱綠衣裙的女子，身材苗條，臉上同樣覆着一層綠色輕紗。

這兩人，用不着有人引見，高踞上首的自然是「老夫人」。穿綠色衣裙的女子，自己也曾見過，她是善於用毒的副總管管巧巧。

這堂上地方並不太大，兩邊各有一排椅几，燈光明亮而柔和，如果事先不知道這裏已在地底，絕不會想到這是地室的。

飛虹已經很快的退了下去。坐在上首的「老夫人」忽然開口了·「靖兒，來了怎不坐下來呢？」

她這一開口，上官靖不由得驀地一驚，這慈祥而略帶蒼老的聲音，他最熟悉也沒有了，那不是娘的聲音嗎？

若非自己剛從碧落山莊來，碧落山莊此刻有不少高手在場，還包括了終南三老在內，娘絕不會遭他們刧持，至少也會懷疑娘已經先到了這裏！

但這兩種想法都不可能，那麼唯一的解釋，是娘離開之後，他們又製造出一個「老夫人」來代替娘了。聲音，同樣可以假冒，自己不是也會跟竹逸先生學過變音之法。

他心中暗暗冷笑，這就大大方方的走上兩步，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目光一抬，問道：「老夫人派人把在下引來，不知有何見教？」

老夫人藹然道：「靖兒，你以為娘是假冒的嗎？」

上官靖朗笑道：「難道不是？」

老夫人緩緩舉起手來，揭下了蒙面輕紗，慈祥的一笑，說道：「你可知道是別人假冒了娘，並非為娘假冒別人嗎？」

她取下面紗之後，當然和娘的面貌一般無二，這對上官靖來說，早已是意料中事，是以並不覺得驚異，聞言只是淡淡一笑道：「在下願聞其詳。」

老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你對為娘說的話，還絲毫不信了，唉，這也怪不得你，因為你有了先入之見……」

上官靖看着她沒有作聲，心中卻一直在盤算着，自己該如何措詞才好？

老夫人看他沒有說話，接着又道：「你心中一定認為在碧落山莊的是你娘了，為娘不妨告訴你，那是娘要她裝扮成娘的，其實她只是為娘的替身而已！」

她每一句話，都能打動人心，使人聽了，有不由你不信之感！

上官靖正容道：「老夫人一再自稱是在下生身之母，在下也似乎不得不信，那麼在下有一個請求，不知老夫人肯不肯答應？」

老夫人藹然問道：「有什麼事，你只管說出來。」

上官靖道：「目前有不少人中了『對消散』，也有不少人中了『迷迭香』和唐門的『百步散』，在下想請老夫人賜予解藥。」

老夫人沒待他說完，勃然臉現怒容，舉手在靠椅上重重拍了一掌，厲聲道：「這些人都該死！」

上官靖心中暗道：「妳一臉慈祥，果然是裝作出來的了！」一面說道：「老夫人此話怎說？」

老夫人問道：「靖兒，你姓什麼？」

上官靖道：「在下複姓上官。」

老夫人又道：「你是不是上官平的兒子？」

上官靖道：「妳說的正是先父。」

老夫人沉哼道：「你知道你爹是怎麼死的？你身為人子，難道不想替你爹報仇？金刀門、白虎門、神燈教、終南派、黃龍寺、八卦門、武功門，這些人那一個不和當年圍攻你爹的人有關，難道他們都不該死？」

上官靖道：「當年圍攻先父的人，像金刀無敵郭東昇，黑虎神侯敵，黃龍寺智明、永勝鏢局羅永椿，神燈教智多星金維能等均已先後死去，爹的仇也已經雪了，何用再多傷無辜……」

「住口！」老夫人怒聲叱喝，道：「什麼叫做多傷無辜？這些門派一向自號名門正派，卻縱容門人，有什麼正義可言？不是為娘派人借用旋風花之名殺了他們，十八年來，他們有沒有一個人替你爹伸冤？你還帮着他們說話？我不但不給解藥，連這些門派，都要予以殲滅，一個也不能留。」

上官靖冷笑道：「老夫人這樣做法，那是假借替先父報仇之名，只怕另有用心吧？」

老夫人雙目神光陡射，冷森的道：「為娘有什麼目的？」

上官靖虎的站了起來，目射稜芒，凜然道：「妳是魔教什麼人？假冒我娘，難道不是另有用心？你們為了昔年各大門派圍剿之恨．要和各大門派為敵．儘可堂堂正正的向各大門派尋仇，上官靖不容許你們假借替先父報仇，更不容許妳假冒家母，在江湖上倡亂。」

說到這裏，目光朝管巧巧投去，喝道：「管巧巧．在下聽說妳擅於用毒，妳給我過來。」

猛地伸手朝管巧巧一招。他原是無意招手，怎知他如今身兼佛道二門三種絕世神功，這一招手，陡然間從他掌心湧出一股極大的吸力，把管巧巧一個人往前拉了四五步之多！管巧巧沒想到他會練成如此絕世功力，人被一股強大吸力拉出，口中不覺失聲驚叫！

老夫人雙目之中綠芒陡射，沉喝一聲：「上官靖，你找死！」揮手一掌直拍過來。

管巧巧也在此時急急向橫裏閃出　但她一張蒙面綠紗卻被上官靖掌力吸得飄落地上，露出一張明眸皓齒的姣美臉孔．只是略帶驚慌之色！

老夫人這一掌．是為了救管巧巧，是以少說也用了七八成力道，一道掌風宛如開山巨斧　勁勢凌厲已極！

上官靖冷笑道：「妳終於出手了！」右手一抬　朝前迎出。

但聽蓬然一聲．勁風四捲　上官靖凜立不動，坐在椅上的老夫人卻白髮飛揚，一身衣裙都吹得獵獵作響！

這下，把老夫人激怒了，倏地站起身來，怒聲道：「好個畜生，你敢和為娘動手！」

上官靖突然目射寒電，舌綻春雷，朗聲喝道：「住口，在下方才已經說過，絕不容許妳再假冒家母，妳再敢假冒一句，上官靖今晚就先劈了妳！」

他說話之時，凜若天神，氣勢極為懾人！老夫人不禁呆得一呆，大聲道：「反了，反了，上官靖，你敢對老身如此說話；老身就教訓教訓你！」隨着話聲，右掌徐徐舉起！

她動作極慢，上官靖自然注意她的手掌，只見這一瞬之間，掌心漸漸色呈暗紅，緩慢的朝前拍來。掌勢甫出，已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炙熱氣流，像潮水般湧來！

上官靖心中暗說道：「她使的大概是『魔火煉形』和『九陰摧心掌』了！」心念一動，自然也不敢怠慢，立時運起全身功力，凝聚右掌，一記「返照神掌」朝前推去。

他此時功力和半月前和沈雪姑聯手，對抗娘的時候．又精進甚多．何況又吃過「九陰摧心掌」和「魔火煉形」的虧，因此這一掌上幾乎用上了全力，但聽「波」的一聲．强大掌風宛如狂飇乍發，把老夫人的掌風壓得悉數倒捲過去。

接着又是「蓬」然一聲巨震．把上首一張高背錦椅．和一堂屏風震得粉碎，四壁搖動　屋頂碎石沙土下落如雨．彌漫一室，視綫為之模糊不清！

上官靖幾乎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這一掌的力道，竟有這般威力？直等彌漫的塵埃漸漸落定，凝目看去，堂上那裏還有老夫人和管巧巧的蹤影？

這就回身退出，剛跨出門檻，就見階下「天井」中，（其實是在地下，那來的天井？但石階下一片空地，有如天井而已）早已悄無聲息的站着四個面蒙黑布的黑衣人，好像正在等着自己一般！

上官靖雖然不知他們是什麼人？但方才已經見過，秦皓曾說自己能在他們手下走得出十招八招，已經不錯，就可知道這四人武功之高，決非尋常之輩了！

這原是目光一瞥間的工夫，腳下卻並未稍停，舉步是下石階，朝「天井」中走去。

四個蒙面黑衣人從眼孔中露出烱烱目光，一霎不霎的盯着上官靖，並未出手攔阻，任由他走落「天井」，一直走到「天井」中間，下首兩人突然身形一晃，一下攔住了去路。這一下兩人在前，兩人在後，正好把上官靖圍在四方陣的中間。

上官靖在走下「天井」之時．早已功凝雙掌　蓄勢戒備　看去雖然走得洒脫，卻是暗暗留神着四人動靜，此時乍見前面兩人攔住去路，而且一言不發，就揮動拳掌劈擊過來。

左首一人振臂發拳，拳出無聲，使的是關外「隔山打虎神拳」，要等擊中目標，才會變成一團陽剛拳勁，是外門拳中最霸道的拳功。

右首一人發的是左掌，掌色腥紅怵目，帶起一股炙熱掌風．練的分明是「赤煞掌」一類旁門掌功！

「這兩人不知是何來歷？」上官靖心念一動，身形隨着一個輕旋，「天井」中宛如起了一陣輕風，朝左閃出。

就在他身形閃動之際，陡覺身後左首那人也及時出手，响起一道細長的「嗤」聲，朝自己劈來，掌風就像剪刀裁布一般，把天空間的空氣都裁了開來！

上官靖心頭突然一動，暗說道：「無形刀！此人該是邢鏗了。」他堪堪避開迎面劈擊過來的一拳一掌，來不及封架，只得身形急旋，橫移五尺，一道鋒利如刀的掌風，正好擦身而過。

只聽身後右首那人口中大喝一聲，又是一道掌風直劈過來。這一記雖是普通的「劈空掌」，但此人掌力雄厚，內勁極强，掌風有如洶湧狂濤，波瀾壯闊！

上官靖心中暗道：「這一掌少說也有數十年功力，無形刀邢鏗既在此地出現，那麼這人很可能就是終南五老的老三金鞭叟田五常了。」他身形連連閃動，接連施展師門「遊刄身法」，才從四道各具威力，像驚濤駭浪般的拳掌勁風中閃出。

這四個人各佔一方，把上官靖圍在中間，當然不會發了一掌就算，就因為他們第二招被上官靖輕巧的閃避開去，四個人同聲怒叱，第二掌，第三掌就接連劈出。

剎那之間，一座十來丈見方的「天井」之中，掌風拳勁，來去如電，匯成一片懾人盈耳的呼嘯之聲，上官靖志在突出重圍，不願和他們力拚，是以雙掌雖然凝聚眞力，却一直不曾出手，只是施展「遊刄身法」，一個人不住的閃動，從他們拳勁掌風中閃避遊走。

在外人看來，還當上官靖不敢和四人交手，只是在東躲西閃，其實以上官靖此時功力而言，絕不在這四個蒙面人之下，這一點只怕連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因爲他此刻接連施展「遊刃身法」，在一道比一道凌厲的掌風中遊走，巳經感到十分吃力。那是他施展的乃是「遊刃身法」，金羅漢和尚獨創的避劍身法，劍長不過三尺，寬不過三指，用「遊刃身法」閃避劍招，自可遊刃有餘；但掌風就不同了，功力深厚的人，一掌出手，就像一道洶湧狂濤。

這四個蒙面人，都是功力深厚的第一流高手，用牛刀割鷄，自可把鷄割了，如果用割鷄的刀法割牛，那就無法割得了牛。他用「遊刃身法」去趨避掌風，自然就十分吃力了。

所好這四人在「天井」中站的雖是四角方位，但他們並沒受過四方陣的合搏戰術，也不見他們追撲搏擊，只是各自爲政，站立在原地發掌，遙擊敵人。這樣才使上官靖有機會從四人中間穿走閃避。

但凡事有一利，也必然有一弊，四人站着發掌，雖然沒有追撲過來，容得上官靖有遊走的機會，可是敵人追撲過來，所發掌力，最多只能用上八九成，像他們這樣站着不動，發出來的掌力，每一記可以用上十成力道，威勢自然比互相追逐要强得多。

上官靖一連避過七八記掌風，才發現他們站立不動，分前後把自己圍在中間，自己若是僅憑躲閃，就極難衝得出去，看來只好和他們放手一搏，只[illegible]退當前兩人，就有機會可以衝出去了。

此刻正當四人一輪又一輪的揮掌劈來，上官靖突然閃到「天井」右側，左手一托，右手外引，使出「接引手」，把右前方擊來的一記「赤煞掌」，朝右後方的金鞭叟田五常撞擊過去。身形一個急旋，右手再次托起，左手隨着又把左後方無形刀邢鏗劈出來的一記銳利掌風朝左前方「隔山打虎神拳」送去。

這兩記「接引手」使得快如閃電，但聽接連響起兩聲「蓬」「蓬」大響，直震得「天井」上空沙石如雨！

上官靖無暇察看對方誰被震退？但他心中有數，右首兩人「赤煞掌」對田五常，絕不會佔了便宜，左首兩人，以「隔山打虎拳」對「無形刀」，吃虧的一定是「隔山打虎拳」。

他在這一瞬間，右手「刷」的一聲從腰間掣出青陽劍來，雙足一頓，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青濛濛的光華朝大門外飛縱出去了。

他練劍多年，根本連想也沒想到過「身劍合一」，但這回在情急之下，縱身發劍，全身眞氣轟然而發，一下貫注到了劍上，居然水到渠成，身劍合而爲一，劍光矯若神龍，寒芒四射，宛如一道匹練激射出去。

就在他飛射出大門之時，隱隱感到似乎有一團掌風擊上身來，但也只是身軀輕微的震動了一下而巳，同時耳中也隱約聽到有人發出一聲輕哼！

這不過是他身劍合一飛衝出門時電光石火般事，等落到地上，距離大門巳在五丈之外，眼前是一片黝黑的甬道，他不敢停留，身形隨着掠起！

好在目能夜視，進來的時候巳經暗暗留下記號，那是每隔幾步，或是轉彎之時，都曾用脚尖在地上劃下了綫條。此刻差幸身後四人並未追來，這就一路循着記號向外奔去。

也不知奔行了多少時間，照說應該早就可以退到地道出口處了，但眼前還是黑黝黝的甬道、岔路，始終沒有找到出口。

突然間心中一動，暗自忖道：「自己進來之時，雖被黑布蒙着眼睛，但用脚尖劃的記號，應該不會有錯，如今分明走入岔路來了，這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心機深沉的秦皓，暗中跟着自己身後，把自己所留記號抹去，再劃下錯誤的記號，引自己入伏。」

「他旣是有意引自己入伏，那就必有埋伏，何以甬道上如此沉闃，不聞一絲聲息？」

他藝高胆大，自然不懼有何埋伏，手仗着青陽劍，繼續擧步朝前行去。

這回處處留心，走了一段路，就會出現十字岔路，有時却又左彎右拐，走到盡頭，又無路可通，就得回頭，心中也漸漸明白，這地下通道，竟然分歧百出，自己巳經進入他們佈置的迷陣之中，是以不須再有什麼埋伏了。

這一想，不由心頭大急，高手圍攻，還有和他們放手一搏的機會，像這樣把你困在黝黑如墨的地底迷陣之中，讓你走來走去，兜着圈子，要走到幾時才能找得到出路？

「哦，不好，沈姐姐不是追入地道來的？她極可能也會被引入迷陣來了！」

就在他思忖之際，突然聽到右首數丈外傳來一陣極輕的脚步聲！

他如今內功精純，聲音入耳，巳可分辨出那是女子的脚步聲，而且有意把脚步聲放得極輕，好像怕人聽到似的！心中不由一喜，迅快忖道：「莫非會是沈姊姊？不對，沈姊姊如果陷入迷陣，正在找尋出路，不用如此掩掩藏藏，這人雖然放輕脚步，却走得很快，好像對地道中的道路極爲熟悉！」

上官靖不覺站停下來，貼壁而立。

這原是他心念轉動間事，那脚步聲巳經漸漸接近，地道中雖然沒有一絲天光，黝黑如墨；但他內功巳臻上乘，目能暗視，（一般武林中人的目能夜視，仍須憑藉星月之光才能看得見，與目能夜視不同）甬道雖黑，一二丈之內，仍可看得清楚。

他凝目看去，果見一個苗條人影，迅快朝自己立身之處急步走來，現在兩人相距巳不過兩丈來遠，自然看清楚了，這人穿着一身淺綠衣裙，黛眉鳳目，秀髮如雲，只是粉臉上略有焦急和驚慌之色！

她，上官靖自然認識，正是碧落山莊大小姐，老夫人的義女楚琬！

她手上並沒燈火，只是憑着熟悉路徑，一路急步行來，右手還不時的扶着石壁。因此上官靖巳經看到她了，她並沒有看到上官靖。

上官靖只是靜靜的站着，沒有作聲，直等楚琬走近，才右手疾探，三個指頭一下撮住了楚琬右手脈門。

這一下楚琬自是大出意外，驀然一驚，右手用力一掙，口中嬌叱道：「你什麼人？」左手要待劈出，但她右腕被上官靖「拈花手」擒住，不但掙扎不脫，甚至武功若失，連左手也抬不起來。

上官靖冷冷的道：「楚姑娘，妳掙也沒用，在下並無傷人之意，只希望……」

楚琬聽出是上官靖的聲音，沒待他說下去，就欣喜的道：「你果然是南宮大哥，還不快放手，我就是找你來的。」

黑暗之中，上官靖看她粉臉果然一片驚喜之色，這是眞情流露，自然不是假裝得出來的，當下二指一鬆，說道：「在下是上官靖。」

楚琬臉上繼驚喜之後，目光幽怨，幽幽的道：「我知道你現在叫上官靖了，但我叫慣你南宮大哥咯！」

上官靖道：「楚姑娘找在下何事？」

楚琬道：「我聽說你被誘入迷陣，心裏很急，這地下迷陣，足有一里見方，百多條岔路，互相貫通，你走上三個月，也休想走得出去，我……我是給你送東西來的……」

上官靖問道：「姑娘送什麼東西？」

楚琬忽然揚揚眉毛，嫣然一笑道：「自然是你最需要的東西了。」

上官靖道：「在下需要什麼？」

「你這人！」楚琬嬌嗔道：「難道你不想出去？」

上官靖道：「妳……」

楚琬巳從懷中掏出一件東西，迅快塞入上官靖手中，低聲道：「我不能多留，你出去了，只要不忘記我就好，我要走了，大哥，你多保重！」她眼中忽然起了一陣霧水，迅快的轉過身去，正待擧步！

上官靖低頭看去，她塞過來的是一支精緻的火筒，和一張摺叠得很小的箋紙。這就抬目叫道：「楚姑娘請留步。」

楚琬低低的道：「你看了字條，就會明白，我是冒死偷進來的，不能多留，你是我的大哥，永遠是我大哥……」話聲甫落，就低着頭急步朝來路奔行而去。

上官靖原有許多話想問她，諸如這一假扮娘的是什麼人？沈姊姊有沒有被誘入迷陣來？但看她行動如此慌張，就不好多問了。

自己目能暗視，火筒自然用不着了，這就揣入懷中，然後把摺叠的箋紙打了開來，目光一注，心中不禁大喜，原來這張紙上只寫了兩行小字，字迹也十分潦草，想係匆促寫成，但却是這一地區迷陣最近出口的走法。

她說過地底迷陣足有一里見方，百多條岔路，想來一定分爲幾個地區，可惜她走得太匆忙，來不及多問，目前雖不知沈姐姐是否入困？自己能找到出口，不如先出去了再說。

正待擧步之際，突聽又有一陣輕快而細碎的脚步聲，從右首一條甬道中傳了過來，心想：「莫非楚琬又回來了？」

心念方動，只見一條苗條人影巳經到了二丈以內，急忙凝目看去，這女子長髮披肩，穿的是一身葱綠衣裙，面上覆着一層薄紗，她，不是楚琬，竟會是管巧巧！

「這倒來得正好！」上官靖心念閃電一動，忖道：「只要把她拏住，就可以問出許多事來了。」是以依然貼壁而立，凝神以待。

管巧巧走到一丈左右，忽然停了下來，「嗤」的一聲輕笑，說道：「上官少俠好靈的耳朵，你大概巳經聽出我的脚步聲來了？」

上官靖只好應道：「在下不但聽到，而且也看到妳管副總管了。」

「你看到我了？」管巧巧驚異的道：「地道這麼黑，你怎麼看得到呢？」

上官靖道：「在下何用騙妳？」

管巧巧擧手掠了一下肩上秀髮，嬌聲問道：「那你看我在做什麼呢？」她擧手的姿勢，居然十分嬌美，媚態如畫！

上官靖嘿然道：「副總管搔首弄姿，可惜不是時候，在下如要突起襲擊，只怕妳沒有還手的機會。」

「看來你果然看得見。」管巧巧話聲中不期流露出驚詫之音，接着說道：「我是特地找你來的，上官少俠何用出手襲擊我呢？」

上官靖聽得一怔，她也是找自己來的，一面問道：「副總管找在下何事？」

管巧巧咭咭的一聲輕笑，說道：「別人可以來找上官少俠，難道我就不能來找你嗎？」

上官靖心中暗道：「看來她是跟在楚琬身後來的，如果不把她拏住，楚姑娘是爲了救我，這下豈不害了楚姑娘了？」心念閃電一動，右手也隨着抓出，三個指頭一下撮住了管巧巧右手脈腕。

管巧巧一點也沒有掙扎，任由他扣着右腕，身形一轉，口中嚶的一聲，忽然縱體入懷，一個軟綿綿的嬌軀，朝上官靖懷中偎了過來。

上官靖推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時被她鬧得個手足無措，只好指頭一鬆，放開扣着她的手腕，冷冷說道：「副總管不怕在下點了妳的穴道，把妳擒回去嗎？」

管巧巧站住身子，眨動一雙俏皮而且美的大眼睛，幽幽說道：「我偷進地道，來找上官公子，是爲了……爲了你……我什麼都不怕，就是你把我殺了，也是我遇人不淑，我也只有認命了。」

「遇人不淑」這四個字，應該是她掉錯了文，否則怎麼會說出這句話來的呢？

上官靖還當自己耳朶聽錯了，忍不住問道：「妳說什麼？」

管巧巧忽然間從眼角湧出兩顆晶瑩淚珠，低聲道：「難道遇人不淑，這四個字是我用錯了？我管巧巧活了一十九歲，還是處子之身，上官公子就是不要我，我活着雖不能進你上官之門，死了也要作你上官家的鬼，我會從一而終的……」

黝黑的地道中，她是看不見上官靖的，但上官靖却看得見她，她在說話之時，十分認眞，淚珠像斷了綫的珍珠，一顆接一顆順着粉腮滾落，此情分明不假！一時之間，可把上官靖弄糊塗了，怔怔的道：「管姑娘，妳在說些什麼？」

管巧巧低頭拭着淚，忽然又咭的一聲，破涕笑了出來，說道：「你是不是聽不懂我說的話？」

上官靖道：「在下確實聽不懂姑娘的意思。」

「這怪我話說得太急了。」管巧巧嬌

羞的道：「你還記不記得剛才用掌風吸去我的蒙面輕紗？」

上官靖點頭道：「在下記得。」

管巧巧臉上浮起了甜甜的笑容，問道：「你自然也看到我的面貌了？」

上官靖點了點頭，說道：「在下看到了。」

管巧巧幽幽的道：「這就對了！」話聲出口，地道雖黑，她粉臉上還是飛起兩片紅暈，好像不勝羞澀！

上官靖訝然的說道：「在下還是聽不懂。」

「唉，你這人……」管巧巧嗔道：「人家已經說得這樣明白了，你難道是木頭人。」

上官靖道：「在下眞的不懂，姑娘最好說得明白一些！」

「好嘛！」管巧巧接着說道：「我從十歲起，師傅就給我戴上了面紗，她老人家要我在神前立下重誓，從我及笄之年起，有人揭開我面紗，看到我面貌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從一而終，終身不貳……」

上官靖聽得駭然道：「在下當時是無意的，姑娘作不得眞……」

管巧巧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這是我們教中的規矩，我知道你是無意的；但這就是神的安排，我說過，就是你上官公子不要我，我這一生也是你的人了，我會從一而終，至死不渝。」

「管姑娘……」上官靖道：「妳聽我解釋……」

「不用解釋。」管巧巧幽幽的道：「我進來找你，就是要把我心裏的話告訴你，你承認我也好，不承認也好，在我心裏，你永遠是我的夫君，你進入了迷陣，我自然要全力來營救你，但我也不能叛離師門，所以我已經有了安善的安排……」

她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伸手遞了過來，低低的道：「我知道你是爲解藥來的，這裏面有三種解藥，裏面都有字，我偷出解藥來只是爲了解救許多人的生命，我想神一定會寬恕我的，你先收下了。」

（未完．卅三）

天龍劍

（本文承自56頁）

且說燕雲翔回到客棧，已是華燈初上時分。自有店小二送上可口酒菜，巴結奉承，不在話下。

他一面吃喝一面把自己沉浸在綺麗的情景中。楚秀紅的聲音笑容，是如此美妙引人，心地又是那般純眞高潔，美麗大方；燕雲翔的腦海裏整個充滿了她的倩影。

他沉思間，腦際深處突然顯現一道靈光，是理智凌駕於情感上。隱隱約約像是有人在訴說着。

「燕雲翔你忘記了三年前青城上的一幕了嗎？你爲什麼被逼而跌落山崖？

「燕雲翔你忘記了天龍道人的遺訓了嗎？三年苦練又是所爲何來，難道只是爲一個女人？」

「燕雲翔你忘記了你在天龍道人跟前的誓言了嗎？英雄俠士不能爲情所困，趕快清醒起來吧！」

燕雲翔不再想她，離座便和衣躺在床上，昏昏迷迷，不多時便進入夢境中了。

窗外明潔的月光，射滿床前，夜景如此的沉靜，燕雲翔輾轉間，忽然感到有種異樣的聲息，他沒有了睡意，再細心聽去，發覺屋頂上有輕微的脚步移動聲。

燕雲翔心想：偷雞摸狗的下流手段，施展到我的頭上了，那就等着瞧吧！

他細心注視着窗外，忽見從窗縫中伸進一枝小管，不一會，從管中冒出一縷縷青烟。

燕雲翔暗暗好笑，這種雕蟲小技來對付我，未免太小看我了；但他也不敢掉以輕心，乃以龜息調氣法自行運氣，約半個時辰，耳聽窗外人語：「小子大概已暈過去了，進去吧！」

一個蒙面人躡手躡脚推窗進來，來到燕雲翔床前，舉起金刀，朝着他的腦袋瓜砍下。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刀鋒將及的一瞬間，燕雲翔一招「遊龍戲鳳」輕鬆躱過致命的一刀；蒙面人見對方早有防備，急忙中左手攻出一掌，燕雲翔右手一揮化去來勢；蒙面人見無法得逞，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迅即返身躍出窗外，燕雲翔也跟着跳出。

蒙面人幾個起落，已越過客棧圍牆；憑燕雲翔的本領，擒獲來人，乃輕而易舉，有如探囊取物，此刻不立即下手，意在循線索追踪，擒賊擒王。

一前一後，距離越拉越近；蒙面人單手後揚，兩顆寒星向燕雲翔襲來，他右掌迎向寒星，兩隻飛鏢已在手中；這一來，完全證明他心中這想法，當下施展出「天龍出岫」絕技，猶如一道輕煙，立即超越蒙面人，回頭擋住去路；那蒙面人出刀猛攻，燕雲翔赤手空拳，纏住對方攻勢，使那柄金刀無從發揮威力。

不覺三十多招過後，蒙面人不但無從發揮威力，而且感到自身籠罩在重重的强大壓力之下，自忖如此打鬭下去，既無法取勝對方，累也要累死了，於是盤算既定，猛然虛晃一刀，迅即躍入一處修偉的庭院。

燕雲翔在銀色的月光下，赫然發覺自身正置身成都知府衙前，有些爲難，不知如何是好。

正猶豫間，忽然燈火通明，鑼聲齊響，正門大開，大批佩掛齊全的官兵，將燕雲翔圍將起來，領頭的並高喊道：「知府有令，活捉刺客，立功重賞！」

燕雲翔有些茫然，他知道賴同構乃官府中人，但他如何有此佈局。常說：藝高人膽大。既然置身此番情勢中，處之泰然，靜觀其變。

從知府大門內走出三人，爲首的正是賴同構，隨後的是西北猿胡嘯天；那最後一人大搖大擺，但見他長得粗眉鷹鼻，一

臉橫肉，面色黑黃，眼神不定，約莫四十五歲以下，此刻全身勁裝，腰間掛着一把金刀，看來相當兇猛。

燕雲翔仔細看來，不覺滿臉通紅，火冒三丈；寃家路窄，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那滿臉橫肉的傢伙，正是三年前在青城山上，刀逼自己跌落山崖的無恥之徒楚霸天。

燕雲翔是感到不解的是，一個性好漁色的傢伙，怎能身居成都府衙之中，發號施令，爲民保母；他眞有點不敢相信，但事實就在眼前，他不覺茫茫然。

就在燕雲翔納悶沉思間，楚霸天作威作福的喊道：「大膽狂徒！深夜竟敢在府衙附近滋事行兇，目無王法，你有什麼話說？」

燕雲翔心想這等裝模作樣，不知多少善良的老百姓遭殃了，當下哈哈大笑道：「看來你滿威風的嘛！你有王法？你心裏明白，自己過去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啊！」

楚霸天不覺心頭一怔，滿臉橫肉抽動，狠狠的注視着燕雲翔說：「你到底是誰？快報上名來，本府念你年幼無知，會從寬發落。」

「嘖、嘖，眞是貴人多忘事，三年前青城山巔一戰，逼得我燕雲翔跌落斷崖，可會記得？」

楚霸天心頭一懍，接着仰天狂笑道：「想不到，你竟然還活在世上，看來你命大得很呢！」

「在下不做虧心事，自然命長。三年不見，你居然做了父母官，看來蜀中不知多少淑女，難免入虎狼之口，眞是不幸！」燕雲翔義正嚴詞，拆穿了楚霸天是個僞君子。

此刻楚霸天兩眼發直，面色發紫；因爲燕雲翔掀了他的底牌。要不是裙帶關係，搭上朝中那位一手遮天的相爺，怎能當上成都知府；如今，讓這小子揭了底，不覺大怒，拔出金刀吼道：「你這狂徒，胡言亂語，一派胡言，絕不是善良之輩，待我將你拿下治罪。」

燕雲翔站立原地，既不答話，亦不動手，泰然處之。

楚霸天正待上前，身旁的賴同構忙道：「姨丈一府之尊，殺雞何用牛刀，待侄兒將這狂徒拿下就是了。」

賴同構一向垂涎表妹楚秀紅天香國色，自以爲非己莫屬。如今燕雲翔突然介入，表妹又對他一見鍾情，眞是恨之入骨。無奈技不如人，兩次敗下陣來，如今仗着人多勢衆，膽子也就大了，於是當即拔刀殺來，燕雲翔迎上說道：「姓賴的，你眞不識相，我看你不到黃河心不死呀！」

賴同構也是色膽包天，爲求表妹青睞，意欲置燕雲翔於死地，刀刀直取對方要害；但燕雲翔全然沒把這三流功夫放在眼裏，舞動雙掌，直使賴同構手忙脚亂，眼看再戰下去，必敗無疑。

西北猿胡嘯天旁觀者清，騰身躍起，向燕雲翔撲去。

燕雲翔神定氣閑，微笑着說：「我知道你會出手相助的，來吧！咱們打個痛快。」說着，「嗆瑯」一聲，拔出身後那柄「天龍劍」，月光下但見光華四射，閃閃生輝，氣勢萬千，動人心魄！西北猿胡嘯天不覺失聲道：「天龍劍！你是——，是天龍道人的什麼人？」

「獨傳弟子！」

燕雲翔不再理會對方，心想與這批傢伙耍嘴皮無益，乃施出「天龍劍法」，只見神龍縱橫，氣勢如虹；上下翻飛，劍氣凌厲，直逼得胡嘯天、賴同構師徒二人遠離燕雲翔一丈有多。楚霸天眼見這般情勢，不覺大驚，心想：「這小子三年不見，功夫進步如此神速！我如不即時加入，他二人必敗無疑。」於是，也顧不得什麼體面，拔刀殺了進去。

三人聯手，威力大增，將燕雲翔團團圍在中間，密不透氣；這時西北猿胡嘯天大喊一聲：「天地人金刀陣法！」

但見三把金刀，上下翻飛，舞起一片刀影，將燕雲翔籠罩在內，那胡嘯天又喊道：「天長地久，地久天長，人走四方！」

語聲一落，攻勢更見兇猛；燕雲翔原只是守而不攻，他宅心仁厚，希望三位惡煞知難而退，想不到對方卻毫不放鬆，必置之死地而甘心。自忖：再不給他們一點教訓，今晚必是無法脫身了。主意既定，轉守爲攻，舞動「天龍劍」，再也不留情了。

燕雲翔猛然一聲長嘯，氣沖斗牛，平地拔起三丈餘高，然後在半空中美妙的一旋，身輕似燕，「天龍劍」瞬間施展出三招：「風起雲湧，遊龍吐珠，龍歸大海。」

胡嘯天見勢不妙，只得喊出：「天地人合而爲一」欲合三人之力，破釜沉舟，與對方拚個兩敗俱傷。

燕雲翔居高臨下，早已窺知其意，冷笑一聲，又行一招「橫掃千軍」，立即激起一陣狂飈，就在這刹那間，將三人捲到兩丈開外，金刀脫手，倒臥地上。

胡嘯天鬚髮脫落，上衣劃開一條長縫；賴同構右手五指齊行削去，鮮血汩汩流下，痛得面無人色。楚霸天就更形悽慘了，一隻右臂從肩膀削去，躺在地上，雙目緊閉。

就在這時，出現了一位手持長劍，全身勁裝的少女，滿臉寒霜冷然道：「家父與你無怨無仇，爲何出手如此狠毒，如不說個明白，本姑娘自知不敵，也必盡力一拚！」

楚秀紅現身，燕雲翔一驚，不知如何回答，眞是意外、困惑，要說出她父親的劣跡，卻難以啓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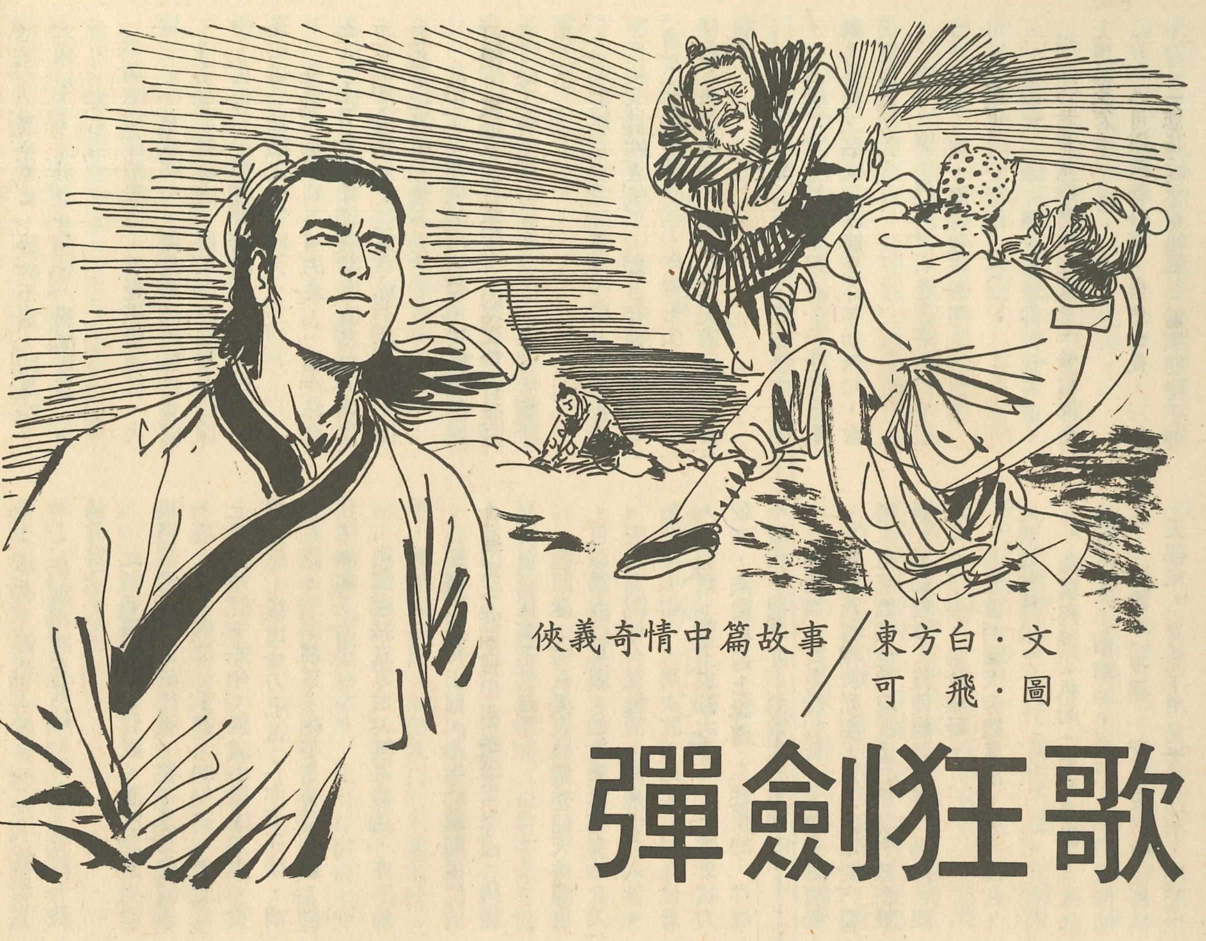
燕雲翔默默不語，楚秀紅還以爲他理屈，滿臉恨意，縱是芳心早許，父仇焉能不報，於是一連揮出三劍，都爲燕雲翔避過，他當下說道：「姑娘盡孝，小生甘願成全，以卻你心中之恨！」當楚秀紅再一招「旁敲側擊」出手，燕雲翔居然不躲，只見左臂鮮血濕透衣袖，楚秀紅反而內心大加愛憐，悽惋的說道：「公子……你爲何不避呢？」

燕雲翔慨然嘆道：「三年前小生無意間撞見令尊敗德惡行，因而引起爭鬭，被令尊逼落斷崖，如今恩怨已了，小生就此告別。」語聲未了，人已凌空數丈而去。

楚秀紅沉思少頃，銀牙一咬，立刻施展其上乘輕功，朝燕雲翔走的方向跟去。

（全文完）

（摘自海光週刊）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幾個大姑娘都看中凌鶴，引起了姜不幸嫉忌，悻悻的抱了凌小鶴走了，凌鶴發覺已遲，李婉如帶他找到江杏和馬芳芳，以爲找到自己的孩子，一看又是馬小鶴，原來江杏不滿芳芳所爲，暗中把孩子掉換，凌鶴感激致謝，馬芳芳弄巧反拙，又被李婉如打跑，凌鶴繼續找姜不幸。她遇到柳青陪同上路，被三六九刼持而和小鶴、柳青分開，柳青避過李占元、麥秀而將小鶴交到凌鶴手中，凌鶴向惡扁鵲問計，了解他爲會主夫人診病經過，說出自己的見解，惡扁鵲讚譽願作忘年交，提出刼持會主的寵夫人來換交姜不幸，二人密議……

奇癢藥試探　擄石女救妻

凌鶴想了一下，道：「前輩可還記得齊王后去世，後宮有十位寵妃，不知何人會繼后位？而宰相田嬰爲了邀寵未來的皇后，靈機一動，就想出了一個預測的妙計來……」

「好好好！太好了，也不能負妳了！」「惡扁鵲」道：「從此以後，你小子願意叫我一聲老哥，老夫自然高興，如果嫌老夫猥瑣，就叫我『豬叟』好了！能交你這個朋友，今生實在沒有白活。」

凌鶴道：「你我平輩論交，晚輩和曲大俠之輩份，以及和——」

一邊的李婉如首先不依，道：「師父，您和他這樣稱呼，置徒兒于何地？」

「我交我的，你們交你們的，不要夾纏在一起。」「惡扁鵲」說道：「小子，要學田嬰之計，必須準備鮮餌才行。你有嗎？」

「晚輩可以立刻去準備。」

「又是晚輩？怎麼？嫌老夫齷齪是不是？」

「好好，我就叫你朱大哥吧！」

「什麼？你以爲老夫姓朱？我說的『豬叟』是肥豬的『豬』！」

「以後我就叫你鵲老哥吧！」

「行。可別叫我『鳥』老哥。」哈哈大笑一陣，女徒在一邊，居然口沒遮攔。又道：「我倒有幾件東西，作爲此計的香餌，最爲合適，你來看看……。」

自身上取出一個包了好幾層的布包，道：「這幾件東西，早在數十年前就想送出去，沒想到居然保留到現在。」

「老哥要送給誰？」

「一個是『八臂嫫母』高麗花，另外二人是『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等等……」談起這段往事，似還有無限的傷感。

凌鶴心道，武林中三個最醜的女人都看不上他，就難怪他行爲偏激失常了。凌鶴道：「老哥，也許我能爲你介紹一個老伴。」

「算了吧！憑老哥這份德性，年輕時都沒有人敢領教，這把子年紀還有誰會問津，你快別吊老哥的胃口了！」

李婉如道：「我知道了，凌大哥是不是說的江大娘江杏？」

「是啊！江大娘爲人忠厚，五十左右，正好配上你老哥，堪稱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婉如，妳說一說看，江杏的人品如何？」

李婉如道：「江杏年輕時必是一位大美人，就是現在，也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稍微打扮一下，也只看來四十郎當歲。」

這工夫「惡扁鵲」的三層小布包已經打開，裏面是個長約五寸的錦盒，打開錦盒，嘿！竟是三支金步搖，都十分名貴，但其中一支最最名貴，鑲有紅、藍、黃等小寶石一百餘顆，另有七八十顆金鋼鑽。

「惡扁鵲」拏起這支最名貴的，在手中輕盪着，道：「這都是老哥昔年爲人治癒絕症時所贈的，任何一支都值數千兩銀子。至于這支最名貴的，由于出于名匠之手，加之鑲嵌之寶物太多，約值八千兩以上。黑夜戴在頭上，走路晃動，有如彩鳳翺翔天空，美麗而生動。」

凌鶴細細打量這三支金步搖，不由讚嘆不已。而「惡扁鵲」昔年居然一支也未送出去。也虧他有此眼光。

眞正是豬八戒進瓷器店——粗人玩細活。

「老哥，那會主不是有四個老婆，只有三支怎麼成？」

「可以再去打造一支。」

「您是說只要他把這支最名貴最瑰麗的一支贈與哪一個女人，哪一個就是他最寵愛的一個了？」

「不錯。這法子絕對可靠。」

「那您又如何能同時看到每一個女人？就拏這一個來說，還是他所謂的『小家女』，您爲她診病她都躺在帳中，手腕也不讓你摸一下。那個最被寵愛的，就更不會讓你看到了！」

「老哥可以動點腦筋，非要她們親自出來見我不可。」

「老哥可否先透露一點？」

「惡扁鵲」道：「老弟，只要你照老哥的計劃去實行，我的計謀就能行得通，那些女人非親自出來見我不可。」

「請告訴我一點……」附過耳去。「惡扁鵲」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陣，凌鶴先是一愣，繼而大笑，說道：「老哥，你眞壞！」

「老弟，這不都是爲了你嗎？須知得罪那魔頭，那是和自己過不去呀！」

「老哥，小弟領情，拏來……」

「惡扁鵲」去取來兩包藥，道：「這一包是上面的，這一包是下面的。但要小心！不要被擒，也不是要人看出是你，至于進入那兒恩始終不被發現，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絕不能被認出是你。」

「老哥，我記住了！」

「還有一事，我更要叮囑你一下，目前不必妄想能救出姜不幸，千萬別到處去找，露出行藏，我們的計劃就不靈了！」

「就這麼辦，老哥……」

凌鶴返回客棧，李婉如已先回來了，正在爲小孩換尿布，這工夫娟娟走來道：

「凌大哥，柳少俠和柳姑娘兄妹留條離去了！」

凌鶴看了留字，道：「但願他們能平安返回雲夢山莊。」

這工夫曲能直和姜子雲也來了。此刻已過了四更。姜子雲道：「少主人去見『『惡扁鵲』結果如何了？」

凌鶴道：「談得頗有心得。」

曲能直道：「他要是服了一個人，永不改變。」

李婉如說道：「師兄，咱們的難題可就來哩，師父叫凌大哥叫他老哥，他叫凌大哥是老弟，我首先不同意，這麼一來，咱們和凌大哥怎麼個稱呼。你猜師父說什麼？」

「各交各的對不對？」

「對，眞是知師莫若徒了！」

曲能直道：「由此可見，他是變了！反之，凌老弟也不會和他建交的。他和凌老弟的長輩過去無來往，又非親非故，這輩份怎麼安排都成。」

姜子雲道：「少主人，這『三六九』不知是什麼來路？」

凌鶴道：「是『統一會』會主之子，他有三個兒子，一個『三六九』，一個『四五六』，還有個『二五八』！」

曲能直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凌鶴道：「不久就會明白，也許不超過五天。」

曲能直道：「是不是你和他研究出救人的方法來了？」

「不錯。」

蕭娟娟道：「凌大哥，可否說說救幸姐的辦法？」

「爲了安全，蕭姑娘，此事以不說爲妙。妳不會怪我吧？」

「不會的，凌大哥。」口頭這麼說着，內心却不是這麼回事兒。這工夫，別人却去睡了，只有姜子雲還不想睡，小鶴由剛請來的奶娘陪睡，由李婉如和江杏保護着。

第二天凌鶴正午才醒，李婉如端來洗臉水，蕭娟娟就擺上了午餐。她們似乎較上了勁，李婉如後來居上，但娟娟早就認識了凌鶴，且各方面都幫過他。自不甘退縮，她們希望在姜不幸不在的空檔時間內，一舉而抓住凌鶴的心。

晚餐時刻。冬日晝短，天早已黑了。凌鶴戴上了頭罩，穿上不倫不道的怪衣，很快就找到了「統一會籌備處」那個郊外的田莊。

儘管「惡扁鵲」既乘轎又坐車，故意不使他記住路途，怎奈「惡扁鵲」的頭腦非常清楚，不管車、轎東轉西灣，他還是在心中繪下了路綫圖。

凌鶴此刻來有雙重的動機，第一是晚餐時戒備較鬆，武林中人都以爲三更才是夜行人行動的最佳時刻，其實不然。

另外，若等到三更，他此行的主要任務就不易完成。他展開絕頂輕功，逕奔內宅。很快地，他找到了一些內眷的住處，每人一個小院，但格局不大。有的尚在用飯，有的已經用完。

每一小院外都有數名高手巡邏，有一個小院則無，原來此院內無人住，只在正屋中供了一神主，上寫王夫人姓名，並未

冠夫姓。這自然是怕被外人看到知道會主的身份。左下方卻有不孝子三人，那就是「三六九」「四五六」及「二五八」。

這種神主很怪異，分明是會主的大夫人，卻讓人摸不着頭緒。這三個年輕人不知是哪一個生的，但絕不是老三生的。

而生病這個自稱是老二，會主卻說她是老三，這就矛盾了。這工夫，凌鶴又來到另一小院落中。首先去找馬桶。然後再去找面盆，自然是夫人專用而非使女所用的。

四個院落的任務全部完成，也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正要離去，一條身影悄悄地落在他的側面，道：「來了就別走，你也走不了的。」此人竟是梁不凡的父親「東海漁樵」梁士君，老來變節，令人扼腕，大概和李占元差不多。

梁士君想立功，馬上出手，凌鶴一試就知道此人的功力也大有進境。打了三四招，他佯作不支，東張西望，想要脫身。

梁士君纏緊了他，以為不出十五招就可以生擒這蒙面人，凌鶴有幾次都差點被擊中，這時突然又自屋頂上竄回院中，鑽進廂房，梁士君以為他要自後窗逃去，結果他仍自前面溜了。

出了這田莊，向相反方向疾馳五七里，往林中一鑽入，再繞回來。返回客棧。此刻他當然已恢復了本來面目。

姜、曲等人知道此事須保密，也不多問。凌鶴看看小鶴，睹子思妻，不禁暗暗嘆了口氣。各處走了一下，出了客棧而來到關林。此處也是洛陽的名勝。

「惡扁鵲」已在這裏等他，道：「成了？」

「還算圓滿。」

「沒遇上該會的人？」

「有。」他說了遇上梁士君的事。

「老弟，你辦得還不賴。下面就看我的了。」

「老哥，大概要幾天？」

「我已把餌掛到鈎上了。」

「也就是說你已把餌送去了對不？」

「不錯，所以這麼估計，不出三天我就可以弄清哪一個才是他最寵的禁臠？劫走他的禁臠，他是非交換不可的。」

「果真順利換回阿幸，他會不會發現是你弄的鬼？」

「應該不會，因為她們只用過一次臉盆和馬桶，用完就把邊緣上的藥洗掉了，可以說死無對證。」

「怎知她們非出來見你不可？」

「一個女人如果僅是臀部癢或者生瘡，總不好辦。但如臉上癢，她會漠然視之嗎？如果不儘快治癒，就可能把嬌靨抓破的，抓破了臉還用什麼來邀寵？」

「絕！老哥，以後就叫你『絕扁鵲』好哩！」

「惡扁鵲」道：「老弟，老哥哥一生作事，全是左道旁門，只是我已被你的至情和至性所感召，所以正在改正自己。」

凌鶴道：「老哥，如果你有位老伴，就不會太寂寞，所以我想——」

「惡扁鵲」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道：「老弟，好意心領，雖然老哥哥是頭山豬，連高麗花、阿九和王色都嫌我，如我有意成家的話，那些貨色老哥哥絕對不再孜慮。」

「這是什麼話！老哥，小弟若要為你撮合，必是個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的美人兒！」

「怎麼？你想撮合一對一樹梨花壓海棠？」

「不不，老哥，到時候你就知道！」

× × ×

黃氏兄弟也死心眼，非得到孩子不可。而葉氏父子卻另有打算。儘量利用黃氏兄弟。他們父子都有同樣的想法，煮不爛也要攪爛它。

此刻，葉氏父子正在「惡扁鵲」的住處窺伺，他們只看到梁不凡一人在看醫典。兩人一打手勢，葉伯庭立刻飄身下屋，傾聽一陣之後進入屋中。

梁不凡看得入神，加之先入為主的想法，以為無人敢來招惹「惡扁鵲」，不免大意。

待他們發現有一隻手放在他的左肩上，扭頭察看尚未看到是葉伯庭時，知道凶多吉少，反應的動作才動，已被制住了穴道。然後來人在屋中搜了一遍。

葉伯庭扶起他就走。父子二人在途中，江涵問道：「爹，把這個人擄來有什麼用？」

葉伯庭道：「當然有用。但要用一番心機……」目光一凝低聲道：「小子，你看那小橋上坐在欄杆上的女郎是誰？」

江涵看了一陣，道：「爹，好像是馬芳芳。」

葉伯庭眼珠一轉，道：「小子，把她拏下，但要記住，別讓她看到你。」

江涵說道：「爹，這樣做又是為了什麼呢？」

葉伯庭道：「不必問理由，你能不能做到？」

江涵傲然一笑，道：「老爹，你難道忘了我是誰的兒子了？」

葉伯庭欣賞地拍拍他的肩胛，江涵一伏身就掠出七八丈，今夜月色甚好，碧空如洗，但在馬芳芳的心情卻一點也沒有詩情畫意。人在失魂落魄之下，更加缺少警覺心。

江涵的身手了得，輕易得手，而且馬芳芳並未看到是誰暗算她？父子二人一人挾着一個奔掠，江涵道：「這兩個人目前對我們都沒有什麼用處。」

「天下萬物都有用。小子，你還是多用點腦筋吧！」

原來馬芳芳和李婉如動手，凌鶴走後，馬芳芳吃了點小虧，李婉如已無意和他折騰就追凌鶴去了。馬芳芳正要讓江杏把孩子還給她，巧的是正好來了三個馬家的人，為首是總管錢山。馬芳芳這才把孩子交給錢山且說了經過。

據錢山表示，初步調查放火燒了那家騾馬棧的可能是黃世海兄弟或部下。只是馬芳芳並未跟錢山一道走。

× × ×

梁不凡和馬芳芳兩小幾乎同時醒來。

在矇矓之間，他們都以為自己在作夢。只是這個夢不好也不壞。如果夢是睡眠者的幻覺，說幻覺是清醒者的夢也無不可。那麼他們到底作了個什麼夢？

其實那不是夢，只不過是在神智不清

時作了一件事而已，這件事在馬芳芳固是侮辱或傷害，在梁不凡也是一種殘酷的奚落。

他們發現自己是裸裎着，而同床共枕的。在他們二人來說，實在找不出任何理由能睡在一起，除非是在夢中，他們真希望這是夢而不是真實的。因為即使一個人心中想着某些綺念或不正當的事，而這事卻在夢中實現，他們也可以永遠把這秘密埋在心底。

然而，這的的確確不是夢。芳芳恨極，因她知道梁不凡是什麼人？他根本無此本能。一個無此本能的人來這一手，又豈僅是敗人名節而已。

梁不凡呢？他自被閹就有無比的自卑。他的羞怒較芳芳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兩人幾乎同時扼住了對方的咽喉。但兩人又同時抓住了對方的手，怒目相視。

「梁不凡，」芳芳切齒道：「妳似乎忘了你是塊什麼料子？」

梁不凡一字一字地道：「像我這樣無用的人妳都不嫌，妳說，妳是一塊什麼料子？」

馬芳芳狠聲道：「你以為是我自甘下賤找你？」

梁不凡道：「妳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會找妳？」

馬芳芳一楞，道：「淫賊，你說謊。當初，要不是你到『怒堡』去毛遂自薦，怎麼會被他們……」

梁不凡厲聲道：「正因我已是個廢人，才永不會做這種事的。而且妳又並未失身。」

馬芳芳想掙開手去摑他，但梁不凡目前已非吳下阿蒙，「惡扁鵲」的指點藥物的輔佐，武功和體能都是一日千里。所以馬芳芳掙不開手，反而肌膚密接，混身有如電殛。立刻作罷，道：「如果不是暗算我，我們怎麼會這樣在一起？」

梁不凡吶吶道：「你問我，我又問誰呢？」

「你渾蛋！」

「妳才混蛋！告訴妳，我本是在屋中看書，突然被人自背後制住，我根本就不知道妳在何處？」

「對呀！我也是被人自背後制住穴道的，我是站在郊外小橋上的。」

他們的確都未說謊。

「但是，在我的模糊意識中，你曾以身子壓過我。」

「也許，但我隱隱記得，妳也緊摟過我，且呼喚一個人的名字……對哩！妳喃喃地呼叫『凌鶴』！」

兩人想想，都有不是之處。也都想到對方不可能暗算自己。梁不凡以為芳芳不會作踐自己，要找個男人也不會找他。芳芳以為，梁不凡已不能人道，何必自討沒趣？

馬芳芳四下一打量，道：「這是什麼地方？」

四壁蕭然，只有一張破桌子和破椅子，頗似梁不凡和「惡扁鵲」兩人所住的小客棧一樣，梁不凡道：「我……我也不知道……」

不過，當梁不凡的目光觸及破桌上一個名貴的洋金鑲翠鼻烟壺時，他忽然發出一聲驚噫。

幾乎同時，他又發出一聲冷哼。

梁不凡認識這個鼻烟壺，他幾乎每天都要看到此物數次，甚至每隔數日他還要擦洗此物一次。

馬芳芳道：「什麼事？」

梁不凡一言不發，下床穿上衣服，冷峻地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是『惡扁鵲』的惡作劇。」

「他？他為什麼要這麼作？難道他不知道你是……」

「要不，怎麼會叫着惡作劇？」

「我不信。」

「桌上的鼻烟壺就是他遺忘而未帶走的，我每天都會看到數次。」

「這老賊的動機是什麼？」

「他曾說過，古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而他卻要重編鴛鴦譜。」梁不凡冷漠地道：「俗語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但武林中人要是選錯了師承，必然痛苦一生。」

「你能確定是他？」

「錯不了的。他是什麼人？難道沒聽曲能直說過？馬姑娘，好在妳我並未做什麼，就此告別。」

馬芳芳冷峻地道：「果真如此，我既不會放過『惡扁鵲』也不會放過你的。」

梁不凡道：「那就隨妳吧！反正我也不會放過『惡扁鵲』的。無怪他當初不要我拜師哩！」

× × ×

梁不凡恨黃氏兄弟也恨「惡扁鵲」！

馬芳芳恨的人更多。她因恨「惡扁鵲」，這種情況因不算有染，男女授受尚且不清，比之授受又如何？

她也恨姜不幸、凌鶴、姜子雲、曲能直、葉伯庭父子，甚至江杏等人。

梁不凡知道目前去找「惡扁鵲」那是自討苦吃，只好懷着滿腔仇火離開小店，也離開了本鎮，他沒有目標，弄得男女不分，發誓不回家去。

他覺得自己是個怪物。把自己當怪物的人，必有兩個趨向或其中之一。一是作踐自己，一是殘害別人。

走了大半天，已近午時，這工夫遠處來了一乘華麗的四抬彩轎。由于小路太窄，梁不凡乾脆坐在小路旁的小亭中歇息。

那知這乘彩轎到了這兒，轎中傳來嬌滴滴的聲音道：「路不好走，落轎休息一下，不急。」

彩轎停下，四個轎伕子都到附近方便去了。這工夫轎中忽然出聲道：「這位少俠可是有什麼心事？」

梁不凡此刻也恨上了所有的女人。因為今生今世，再也不必和她們打交道了，所以他沒出聲。

轎中的女人道：「我相信你一定有極不順心的事，其實你的心事再大也沒有我的大。」

梁不凡仍不出聲，因為他的痛苦全由女人而起，如果世上沒有女人，他的痛苦就不存在了，他忽然衝口而出，道：「女人，女人！」

轎中的女子脆笑道：「吃了女人的虧嗎？」

梁不凡冷漠地說道：「我爲什麼告訴妳？」

轎中的女人道：「假如說，你個由于恨女人，我可以保證你一定不恨我。」

梁不凡實在不想多說話，站起來就要走。

轎中女人道：「你難道不想知道世上你唯一不恨的女人是誰？」

梁不凡道：「世上除了家母之外，不可能有我不恨的女人。」

轎中的女子笑說道：「這樣好不好？我們來猜對方的身份，看看能不能不謀而合？」

「不謀而合？」梁不凡一楞道：「永遠不可能！」

「試試看如何，反正不論猜中與否？永遠是你知我知。」

「猜什麼？」

「你猜我是哪一種女人？我猜你是哪一種男人？但都要直言不諱，以爲對方是哪一種人就猜哪一種人如何？」

梁不凡道：「妳不過是想套我的實話，消遣我罷了！」

「我們素昧平生，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妳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也許我們同病相憐也未可知。」

「這……這怎麼可能？」

「就這麼辦吧！」轎中女子道：「我用眉筆寫個字給你，你就在地上寫個字給我看。」

梁不凡面孔木然，停了一會轎內果然丟出一個方勝兒，他沒有立刻打開，用石頭在地上寫了一個「石」字。

轎中女子忽然不出聲了。

梁不凡打開方勝兒一看，竟是一個「閹」字。

閹代表閹人，石代表石女，豈不個同病相憐？

這工夫轎中忽然又丟出一個方勝兒，梁不凡本不想去撿，但轎中女人道：「快撿起來，轎伕子回來了。」

梁不凡撿起方勝兒，女人道：「今日一見，也算有緣……」

這工夫轎伕子都巳回來，那女子下令起轎而去。

轎子走後，梁不凡才打開第二個方勝兒一看，上面寫道：「某月某日在附近『眞茹庵』相見。」字蹟雖草，却也娟秀。

梁不凡過去風流成性，現在却萬念俱灰。他根本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就在附近鎭上落了店。

× × ×

馬芳芳自飯館中歪歪斜斜地走出來。

她巳經連續酗酒五六天了，情場失意加上梁不凡那件事，她內心的恨比梁不凡更激烈，因爲她是一個外柔內剛的姑娘。

他搖搖晃晃的步伐，在街上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兩個青皮無賴跟了來，不即不離，總是相距二三十步。

馬芳芳雖有六七分酒意，却知道這兩個傢伙不懷好意，她現在正希望這種不開眼的倒霉鬼送上門。

她一路歪斜地到了郊外，夕陽餘暉巳自西山之巔消失，野外一片蒼茫，她進入一個大半倒圮的破廟中。

她呈「大」字型躺在殿前石階之上，似乎一躺下就睡着了，兩個青皮無賴不禁心花怒放，甲要先上，乙却不甘落後。最後還是乙拏出五兩銀子作爲頭籌的代價，甲才答應。

乙上前仔細一看，居然是個大美人，不由得意忘形，想先去親一下，那知他的身子伏下來，芳芳兩指如鈎，兩個眼珠子應指而出。

慘嗥聲中，這無賴的身子蹦了起來，另一個根本沒看清是怎麼回事，道：「怎麼哩？小張，又犯了什麼毛病？」

乍見伙伴的慘狀，不由心頭大震，却還不信這妞兒不好調理，似還不肯罷休。

馬芳芳還躺在石階上，鈎鈎指頭，道：「過來嘛！怎麼？不敢哪！」

無賴甲緩緩走近，這工夫乙已摸索着奔出破廟之外，甲到了芳芳身旁時，她道：「還想不想？」

無賴甲道：「想——」

一脚踹來，連點兩個穴道，這小子嗓中發出怪聲，雙手捂着小腹，踉蹌後退。芳芳冷峻地道：「從此以後你再也不會有這種煩惱了。」

無賴甲痛得一頭大汗，根本未聽清她說什麼，哼哼着出廟而去。

兩無賴去遠，小廟四周也就靜了下來，她仍然躺在石階上，石階冰涼砭骨，她的頰上也淌下兩行清淚。

在西北家鄉，誰不認識馬家小姐？哪一個不尊敬她。

到目前爲止，她不信凌鶴對她沒有那種情感，只是被姜不幸及李婉如破壞了。

不知躺了多久？實在耐不住石階上的奇寒，正要坐起來，潛意識告訴她似乎有人已站在她的身旁。

睜開眼，心頭震動，果然有個年輕人站在她的身旁，一隻脚抬起，逼近她的一個重要穴道，當她發現是江涵時，大駭之下，急忙一滾。

她的動作是絕對不會有江涵快的。江涵的足尖一點，比她剛才點那青皮無賴還要快速，她立刻就不能動了。

世上沒有比後悔還痛苦的事了。

通常的後悔就代表無法補救，馬芳芳立刻就知道自己的命運。

她這次出走，本來是打算返回西北老家，永不再到中原來，但她却又改變了主意。

就是情場失意，或者不知何人安排和梁不凡的裸裎相對也好，她都沒有失身，但這一切如何能逃過？

她可以聽到江涵的淫笑聲，甚至可以聽到他的寬衣聲。現在才知道，世上果眞有比死還痛苦的事。

在暴風雨下，自然是落紅片片。

江涵臨走的時候，居然喃喃自語說了這麼幾句話：「妳長得雖然不錯，畢竟不是環肥型的人物，所以爺們只有一次的興趣。」

江涵作任何事都很絕。不絕的事就不是江涵做的。

馬芳芳的淚巳流乾，而她發誓巳不再流淚，她要以血代替淚，當然不是她自己的血。

既巳豁出去了，就無法返回西北的打

算了，她又回到鎭上，買了些胭脂花粉把自己打扮得香噴噴，花枝招展地，

這個小鎭距凌鶴等人停留的小鎭約三十餘哩。

大約是第三天午後，她在屋內聽到人聲吵雜，似有客人住進這偏院之中，本來馬芳芳就住在這偏院的三間廂房中，尙有五間正房空着。

馬芳芳自牕櫺紙孔中望出去，一個鬢髮半白的老人領先往正屋走，此人同字臉，臥蠶眉，滿面紅光，衣著也十分講究。

後面由一個家僕模樣的老人扶着一個看來有病的老婦，這婦人衣著雖很高貴，却是蓬首垢面。

這老婦居然邊走邊指着前面的老人罵着，道：「我早就看出，你對我膩了，却裝着挺關心的樣子，其實你恨不得我馬上死了，你好再討個年輕的。哼！你以爲我不知道？」

進入屋中，前面的老者低聲斥責，道：「妳是窮嚷嚷什麼？就怕人家聽不到是不是？」

「聽見又怎麼樣？我眞希望有武林中人聽到，普通老百姓聽到還沒有什麼作用呢！」

「妳能不能住口？」那老人光火了。

「你不讓我說我就偏要說！我爹當初瞎了眼，才會招贅你，且把黑家的絕學全都傳了你。」

老人道：「恐怕不是傾囊相授吧！」

「就算九成好了！你還有什麼不知足的？」

老僕低聲道：「主人就少說一句吧！夫人有病在身，再說讓外人聽到確是不大方便的。」

上房中終于不出聲了。不一會老僕去叫了些飯菜來，一對老夫婦默默地吃飯却不說話。

馬芳芳雖是武林八大家之一的人，過去在西北的見聞却極有限，自入「怒堡」，就像脫骨換胎了。

他聽說過武林中有位俠隱叫黑中白，武功高不可測，但言人人殊，却也只知道這一點。其餘不詳。

馬芳芳猜想，武林沒有第二個黑家，紅黃藍白黑五色之中，以姓紅及姓黑的兩姓最少，老婦說的姓黑的，必是武林俠隱黑大俠。

馬芳芳心情不好，足不出戶，下午有點陽光，就在廂房門口晒太陽。

這工夫那老人自院外走進來，有意無意地看了她一眼，馬芳芳不知爲什麼向他露齒一笑。

老人對這嫣然一笑似乎楞了一下，點點頭到正屋去了。過了很久很久，才又自正屋走了出來。

馬芳芳並不是一個放浪、大胆或水性楊花的女子，但屢遭不幸，尤其失身于江涵，使她非但恨男人，甚至看厭惡自己。

一個人如果厭惡自己，那眞是可怕的事。

這老人其實並不算老，看只是五十左右的中年人，只是岸然道貌，顯得老氣些而已。此人見芳芳這一笑，不免有點意外，似乎毫無準備，也笑笑點頭而去.

馬芳芳自然已有他的打算，她自己並不以爲這簡直是發狂，說出來會使人大吃一驚的事。

可是馬芳芳却拏定了主意，她本就外柔內剛，在這嚴重打擊之下，絕不改變既定的計劃。

光是點頭打招呼那還不夠。這天晚上，她在一家清眞館吃牛肉蒸餃。那位紳士走了進來。

馬芳芳儘力表示不期然而遇的自然態度。然而這位紳士却大大地愕了一下，似乎絕對沒有想到她會來此。

其實馬芳芳早已發現，這位紳士晚餐都在此吃蒸餃或牛肉麵。紳士坐在另一桌上，目光移過來，馬芳芳又是嫣然一笑。

她飽經憂患，知道對這樣一位紳士的笑意，要笑得眞摯，當然也要有內容才有用。

她知道這樣年紀的人需要什麼？尤其在老妻生病而且情感不睦的情況之下。

紳士似乎有點手足無措，若表達過份的情意，會留笑柄，這年紀是不宜表錯情的，若果不能適度及應自己的傾慕，就辜負了美人之情。

紳士畢竟見過世面，展顏一笑，道：「妳好！」

「妳好」二字包羅甚廣，可以說想什麼就有什麼？

馬芳芳沒說什麼，只是抿咀一笑，到此爲止，馬芳芳吃完就先走了。

以後兩人天天在清眞館見面，這天馬芳芳吃完，不回客棧却來到鎭外。不一會紳士也來了，這兒有一條溪流，有幾株垂柳，黃昏殘照，予人以淒涼之美。

「姑娘貴姓？」

「我叫秦芳芳，先生高姓大名？」

「在下門羅。」

馬芳芳心頭一跳，心道：「他不就是普渡劍聖輪迴刀王門羅嗎？武林中盛傳有這號人物，見過的人却少之又少。她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一代奇俠門先生。」

「不敢當。同道謬獎，往往誇大。」

「不，我久仰盛名，今夜得見，眞是不負今生。門先生願交我這晚輩朋友嗎？」她歷盡滄桑，頗知賣弄風情的分寸，不文不火。

「姑娘這麼年輕……」

「小女子已痴長二十七歲。不能算是年輕了，而交友之道，似也不應以年齡爲限。」她多說了四五歲之多。

「怎麼？姑娘已二十七了，看不出，眞看不出！」

「門大哥，不知小妹這武林末學夠不夠資格交大哥這位神仙中的朋友？」

「這……這話折死愚兄了……這是什麼話……」他走過來，馬芳芳僅僅是一個風情萬種的眼神，已產生了極大的鼓勵，他握住了她的手。

女人的手被握住後的反應，可以決定對方的進退，差距之大，是相乘而非相加的。

門羅攬住了她的腰，她也混身酥軟形同一堆香泥倒在他的懷中。

夜更深了。溪水在輕輕鼓掌，似在爲情人們朗誦着詩句。

× × ×

「惡扁鵲」料事如神。再去「統一會

」，果然四位夫人都出來相見。

這是因爲她們非但大腿上及臂部奇癢，臉上也發癢，且生出一些小疹疱來。

既然有此名醫自不願失之交臂。

「惡扁鵲」的目光首先掃向她們的頭髮上，四支金步搖，其中最名貴的一支戴在老四頭上。

這就不問可知，老四是最受寵的一個，但是，如換了別人，自是可信，「惡扁鵲」卻不大相信，因爲他知道那個秘密。

「大夫，舊疾未癒，新毛病又來了！」老四說道：「你看我的臉上，是怎麼回事？」

「惡扁鵲」看了一下，又問了一些有關身上癢的事，立刻開了方子。由于主人堅留他吃飯，由「二五八」相陪，他知道又要看下藥的效果如何？才決定是否放他走？

「惡扁鵲」自然知道，就和「二五八」慢慢的吃酒，大約兩個時辰之後，他離席告辭，果然順利出了大門。

當然，這次又是在密封的轎中抬出來的，其實要在洛陽附近找到這個「統一會」的籌備處並不難。相信是個田莊。

「惡扁鵲」和凌鶴見面不在客棧之中，他們知道面對的敵人非同小可。他們不斷地變換見面的地點。

現在他們在金谷園見了面，洛陽附近的古蹟很多，最出名的有孔子入周問禮樂碑、老子故宅、銅駝巷、夾馬營金谷園、白馬寺、軒轅廟龍馬負圖碑，漢光武廟、關林（關羽墓）、龍門石刻、以及北邙山東漢諸帝塚等。

「老哥，此行順利否？」

「老弟，此行太順利，老哥哥反而覺得不妙。」

「如果太順利以爲不妙，老哥也未免太低估自己了吧？」

「不然，我總覺得那個神秘主兒不好纏。」

「不好纏那是必然的，但也不必過于自輕。」凌鶴道：「是老幾？」

「老四。」

「她？她果然就是最受寵者。」

「我總以爲不大可能。」

「錯了！」老哥，男人既有喜新厭舊的通病，那麼，任何美好的女人都逃不過被厭棄的命運，只有一種女人不會，那就是一代絕色的石女。」

「也許你是對的，俗語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這幾句話道盡了千古以來男人喜新厭舊的心理。」

「老哥哥，一點也不錯。我們何時下手？」

「老哥哥知道你們兩小鶼鰈情深，你恨不得馬上救出姜不幸，老弟，老哥忽然猜到『三六九』、『四五六』和『二五八』的含義了。」

「老哥哥請說。」

「由于二五八說他姓石，且在那田莊中有叫他小五子。因此我產生奇想，石五即『二五八』加起來的數字『十五』的諧音。『四五六』加起來也是十五，他們二人必是雙胞，『三六九』加起來是十八，所以他該叫石八。」

「老哥，你眞是猜謎高手。」

「我以爲他們未必姓石，可能都和四姨太是石女有關。據說三子皆爲原配所生，爲了使人不懷疑老四是石女，所以都繼承在老四名下。」

「果眞如此，那主兒還不會懷疑我們知道他的秘密。」

「也正因爲我怕他們懷疑我，才故意說老四的毛病爲『不調』，她當時曾笑了起來，這更證明我的號脈沒有錯，她是石女。」

「老哥，你這一套小弟自嘆不如。」

「只不過老哥哥不久以前又差點出壞主意害人，我送給蕭姑娘一塊綢子，要她在崖下接住你，就有重編鴛鴦譜惡作劇的意圖，後來終被你所感動。」

「老哥，何時下手？」

「就是明夜如何？」

稍後兩人低聲計議明夜進那田莊的一切步驟，人生在世，由惡變善是不會嫌晚的。

× × ×

早春之夜。

梁不凡對女人本已下定決心不再招惹，且要披髮入山，永遠不履寰塵。但是轎中女子給他的方勝兒還在他的衣袋中。

最初，他不屑拏出來看它，但終是忍不住，看了幾遍之後，披髮入山，永絕塵寰之想也就瓦結了。

至少，他以爲有見見這神秘女子的必要。

他固然知道何謂石女？但石女到底如何？不要說他，相信見過的人萬不挑一。當然，他要見這女子不僅是對石女的好奇，而是一種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的吸引。

好在這小鎮距「眞茹庵」不遠，晚飯後信步而來，很快就找到了這座規模不算太小的尼庵，看來新建不久。

現在他卻有點爲難，那女子若是此庵的尼姑，除非是庵主，要找她也很麻煩，如果不是而是來此隨喜的女子，這如何找法？又不便越牆而入瀆褻佛門淨地。

在門外猶豫了一陣子，敲了門環。不久大門開了一縫，一個小尼打量他一下道：「是梁施主嗎？」

梁不凡道：「正是。」

小尼一讓道：「梁施主請進。」

小尼引路，穿過長長的修竹夾道甬路，進入一個幽靜的院落。

這兒地方不大，庭園佈置更是別具一格。尤多奇石，古人所要求的所謂：梅邊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傍之石宜瘦、盆內之石宜巧。

似乎這兒的主人對石有所偏愛，奇石比花木還要多。

小尼在一精舍門外站住，道：「師父，梁施主到。」

室內傳來十分輕柔悅耳的聲音道：「請進。」

小尼離去，梁不凡懷着忐忑的心情進入。

梁不凡像是陡然間跌入了雲端，恍惚進入仙境，非但所見非人間所有，所聞也大不相同，人間絕無此等奇香。

坐在雲床上的不是尼姑，只能說她是一位帶髮修行的麗人。

這麗人雲鬢霧鬟，明艷照人。拂塵搭

在臂上，向他微笑點頭。

梁不凡第一個念頭是：如果不來踐約，眞是大錯。他施禮道：「不知在下如何稱呼姑娘？」

麗人笑笑道：「你今年幾歲了？」

「在下痴長二十六歲。」

「那就叫我一聲姐姐吧！我比你大一歲。」

「不知姐姐芳名……」

「就叫我石姐姐好了！」

「小弟有一事不明，不知姐姐怎知小弟的姓名？」

「這並非難事。」

「姐姐又怎知小弟是……」

麗人知道他要說什麼，道：「梁弟，談這些多無聊，你喜歡姐姐嗎？」

眞乾脆，簡直是單刀直入。

梁不凡道：「石姐豈非多問？只是小弟自慚——」

她又打斷他的話，道：「你說喜歡我，可是一般男人間的喜歡？」

梁不凡被觸着痛處，道：「只可惜小弟今生已無能爲力了！」

「你錯了！梁弟，姐姐又豈是一般的女子？你我雖不能隨俗而消受世俗之樂，卻可以把它昇華。」

梁不凡道：「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梁不凡雖浪蕩好色，但文事底子卻不差。

石麗人激賞地道：「梁弟，眞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飽學的年輕人。我的選擇就更不會錯了。」

「石姐爲何選上小弟？」

「姐姐不選你選誰？」

「噢噢！是的。小弟只能感激姐姐的美意。只恨小弟無德，如何消受？可恨黃氏兄弟二賊下此毒手！」

「哪裏丟的從哪裏撿回來。」

「石姐，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久你就會知道，」她下了雲床拍拍手，不久小尼在門外道：「師父有何差遣？」

石麗人道：「準備一壺酒、四色精美酒餚，送到『地心小築』來。」

「是。」小尼應聲而去。

這「地心小築」顧名思義是在地下，只是比一般的地下室暢亮。兩人坐在地上精編的蓆子上。

他們中間有一小几，四色精美酒餚已擺上，石麗人斟上兩杯酒道：「梁弟，我們也可以享受另一種樂趣。」

「石姐多指教。」他早把披髮入山那念頭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小弟可聽說過『心交身不交』也可以說是『神交身不交』之說？」

梁不凡道：「好像在某道書上看過。卻因讀來深奧艱澀，不甚瞭解。」

「『神交身不交』是一門玄功，道家有數宗擅此玄術。本是用以交換修煉心得，傳授心法的，但南宗也有用此法混合房中術採戰修煉的。」

「怎麼？姐姐要授我道家南宗修習大法？」

石麗人搖搖頭，道：「我們只是享受人生另一種奇妙的樂趣。」

「這麼說姐姐也會武功了？」

「會一點，來，我教你口訣，我們來試試看……」

梁不凡內功根基頗厚，人也聰明，不久就可以心領神會。大約兩個時後完畢。

梁不凡以爲這境界太奇妙。非夢非幻，似假還眞。絕非「飲食男女」那種況味，卻又有妙趣橫生、男女相悅互相吸引的感受。

他看看石麗人，她美目波光湛湛，脈脈含情，道：「小弟，姐姐無此經驗，你以『神交身不交』比之凡夫俗子的交合孰好孰壞？」

梁不凡道：「石姐，這太妙了。這才是發揮『情』之一字之最佳境界，捨此一途，皆不足觀。」

「對了！小弟，姐姐那天在轎衣縫中偷偷看了你一眼，就知道你雖荒唐過，卻絕非俗人。」

「石姐，不久前妳說過一句話還沒解釋，那就是『哪裏丟的從哪裏撿回來』之語。」

石麗人道：「小弟，以後再告訴你如何？」

梁不凡道：「石姐若能現在見告，將感激不盡。」

石麗人道：「你猜姐姐何人？」

「小弟猜不出。」

「我就是『怒堡』堡主黃世海的七個妻妾其中之一！」

梁不凡心頭一震，道：「妳……」

「小弟，你緊張什麼？黃世海兄弟目前被人所利用，已無暇顧自己的女人了。再說他們也不知道我在這兒。」

「石姐，我不是怕，我只是恨他們。妳這『哪兒丟的從哪裏找回來』這句話很有意思。」

「是不是有快意恩仇之感？」

「這樣是否對石姐不敬了？」

「不要緊，反正這對他們是報應，我是七個妻妾中唯一的石女，卻也是最受寵的一個。寧非怪事。」

「的確，這眞是異數。我就想不通，他們兄弟和我一樣，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妻妾呢？」

石麗人道：「還不是作作樣子，表示他們還能？」

「石姐，我們的『神交身不交』對身體有益還是有害？」

「無益也無害，祇屬消遣，若想有所裨益，就不能有享受之心，那要正心，而近似合籍雙修了……」

× × ×

天剛黑，田莊內已掌了燈。

「三六九」端了一盆淨面水，水中有一條潔白的面巾，他每次端淨面水，必然換一條新的面巾。一條面巾絕不用兩次。

進入小院，「三六九」就把腳步放輕，甚至比一隻貓的腳步還輕靈些。

他在這幽靜的小院內停下來低聲道：「姜姑娘，我送淨面水來哩！」

「放在門外。」

「姜姑娘，就讓我爲妳送進去吧！」

屋中未出聲，「三六九」興沖沖地端盆進入明間，把面盆放在面盆架上。然後

站在左邊暗間門簾外道：「姜姑娘，我進去少坐一下好嗎？只多盞茶工夫。」

「只許你探頭看一下。」

「這……這連喝一口茶的時間都不到呀！」

「那就連看一眼也別看。」

「好好！姜姑娘，每天我都巴望這點時間，因爲每天我們只能在這段時間內來這見妳一下……」說着巳探進頭來。

姜不幸自被葉伯庭所制住送到這兒來，一點也沒受委曲，只是不知爲她的食物中下了什麼藥？眞氣不凝，自然無法動手，也無法逃走。

她坐在粧台前，回頭望着「三六九」，似笑非笑，這儀態最最令人銷魂。她深知男人的習性。

「三六九」是弟兄三人中最少的。這工夫魂兒都飛了。但姜不幸立刻回過頭去，道：「走吧！」

「三六九」貪戀地縮回身子道：「姑娘，老實說，我如果沒有妳我就會死。」

「說說罷了！以前沒有我你不是活得好好的？」

「以前因爲我不知道世上有妳這麼好看的女子。」

「好看又怎麼樣啊？」

「如果……如果妳能跟我……不不，我不敢奢求……只要妳能賜我一些溫柔，我寧願折壽十年！」

屋內靜下來。「三六九」道：「是不是姑娘不信我的話？」

「何必多問？」

「姑娘如何才信？」

「我說了也是白說。」

「不，姑娘，除了我不敢也不能放妳之外，任何事，只要妳說出來，我一定會照辦。」

「快走吧！別討人嫌哩！」

「姑娘一定要信我一次。求求妳！」

屋中又靜了一會，道：「眞的嗎？」

「如我有一字不實，姑娘就永遠別理我。」

「好，我的眞氣不凝，可有解藥？」

「有，不過……」

「沒有什麼不過，拿解藥來讓我服下，如果有效，今夜三更三點就在『嘯雨齋』等我。」

「這……這件事我……」

「滾！快滾！我不過因爲眞氣不凝就不能癒傷，因爲當我受制於葉氏父子時受了點內傷，並不是想跑，就憑我一個人能跑出此莊嗎？」

「三六九」道：「好好！姑娘，我馬上去拿。」

「三六九」還眞守信，不一會就取來了一包解藥，姜不幸服下一試眞氣，道：「『三六九』成了！告訴我，你的本名叫什麼？」

「石八。」

「你娘姓石？你排行第八？」

「是……不過我也不大清楚。」

「你爹呢？」

「我爹？」

「算了！這事你絕對不敢說，記住，三更三點，一定要去，不要亮燈，更不要說話出聲。如果事敗被此莊中人發現，必須立下煞手予以擊斃。」

「我記住了！姑娘……」「三六九」的噪音有點顫抖，激動地道：「姑娘，我……我興奮得快要死了！」

「快走！」

石八立刻輕飄飄地離去，好像滿身都是翅膀。

大約半個時辰，「四五六」提了個用湘竹精編的食盒，共有三層，小心翼翼地在院中道：「姑娘該用飯了吧？」

「放在外間。」

「四五六」在外間一邊把飯菜擺在桌上，一邊說道：「姑娘，今天我不會再讓妳心煩說我聒噪不巳了！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請吧！一句我也不想聽。」

「姑娘，無論如何，也請妳聽我這句話。」

室內不出聲了。但停了一會卻又說話了。「四五六」一聽，幾乎跳了起來，全身骨節似都變成了彈簧。

最後來的自然是「二五八」了，這小子是來送茶的，且順便帶回碗盤和食盒。

這些事本來都是下人幹的，他們向下人討來了這份差事。

結果，「二五八」也喜孜孜地離開了此院。

三更三點，三條黑影幾乎同時落在「嘯雨小築」之內時，「二五八」首先出了手。

因爲，姜姑娘只有一個，怎會有三個人？

「二五八」攻向「四五六」，「三六九」同時猛攻「二五八」。這兄弟三人的武功都有所成。

四五六首先發現路數一樣，低聲道：「什麼人？」

「二五八」和「三六九」一聽是自己的人，立刻停手，「二五八」道：「我是石五。」

「四五六」和「三六九」也報了名，三人心頭一震，「二五八」道：「不好，咱們上了當。」

他的所謂「上當」自然不是指「三六九」給她解藥的事，因爲「二五八」和「四五六」都不知道，但三人同來此，不問可知。

三人的代號實在是怕在外面呼喚被人聽到而取的，這麼叫誰也不知其含意，卻被「惡扁鵲」猜出。

其實這樣也有其壞處，任何人聽了都會好奇而千方百計想揭開秘密。

在此同時，姜不幸早巳出了那個小院、她扮成小丫頭的樣子，手中還提了一個茶壺。但不巧得很，出了小院不遠竟遇上了葉伯庭。

遇上誰都還可以想想辦法，只有葉氏父子對她太熟，一下子就可以認出來。

一時無計只有閃入右手邊的院內。

這院子都是空屋，是準備給食客或將來入會的人員住的。葉伯庭自然知道。

所以葉伯庭見一少女忽然閃入此院中，似是有意迴避他，卻又未看出是誰？立刻犯疑。

葉伯庭疾掠入院，忽聞隔壁院中「嘩哩」一聲，似有水壺掉落地上的聲音。

葉伯庭立刻又掠入發聲的院中，這也是空院，卻無所見，以爲人必然又往前面院中掠去。

但姜不幸卻仍然在第一個空院中。只不過此刻有兩三個護院巳在院門口張望，似也聽到了聲音。

姜不幸在黑暗的屋中外望，心頭狂跳不巳，這次如失敗，下次就更難了。

那知道正自慶幸，忽然身後傳來了微聲。

她疾轉身子且左閃一步，隱隱發現一個人站在她身後約三步之處。如果此人剛才施襲，她是要吃虧的。

她低聲道．「誰？」

「是我……」居然是「三六九」石八的聲音。

姜不幸一驚，若是石五，她還能設法圓謊，對石八卻很難，因爲她向他要了解藥，她是無法巧辯的。

所以姜不幸只好先下手，一拳搗去，石八閃了開去，卻不還手。姜不幸心頭一沉，低聲道：「你爲什麼不還手？」

「我爲什麼要還手？」

「我向你要解藥就是要逃走的。」

「我給妳解藥也正是讓妳逃走的。」

「你沒去『嘯雨小築』？」

「去了！我去那裏也只是想絆住兩個哥哥而巳。」

「怎麼？你巳經知道我也把他們騙去了。」

「是的，兩個哥哥和妳交談我都聽到了！」

姜不幸楞了一下，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我說了妳也不信。」

姜不幸嘆了口氣，道：「我巳是有夫之婦，而且我們夫婦的情感極好。你又何必？」

「我知道我不對。可是由不得人。」

「這是不會有結果的感情，快忘了我吧！」

「我知道我辦不到！」

「一定辦得到，只要你記住我是有丈夫的女人就成了！」

「也許有個辦法妳能使我辦到。」

「什麼辦法？」

「妳馬上殺了我！請相信我絕不恨妳。」一手自身後伸出來，原來這隻手捏着一柄劍的劍尖，把劍柄遞給她，正是所謂「授人以柄」。

姜不幸十分激動，這個人也未免太傻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她只要握住劍柄，往前猛送就成了，可是她不能殺死這樣的敵人，儘管他的父親是武林的公敵，也極可能是詐死的麥老大。

她輕輕用手撥開劍柄，道：「我的軟劍在身上，此劍你留着用。當然，我不能殺死你。」

「其實妳殺不殺我都是一樣。」

「這是什麼話？」

「因爲我的心巳跟妳而去，一個沒有心的人還有什麼用？」

姜不幸搖搖頭道：「不要想這些了！世上好的女人車載斗量。何必死心眼，不過你這人還不錯，咱們山不轉路轉，如果我能逃離此莊，以後見了面就是朋友，石八，後會有期……」

姜不幸知道再遲了必然走不了。而此刻巳傳來了大聲斥呵及打鬥聲。

她當然不知道是凌鶴和「惡扁鵲」來了。

他們的計劃不錯，只可惜事有湊巧，正好姜不幸也發動，騙了三個小公主而使莊內有所戒備。

所以二人一到就被發現。兩人事先巳作了壞的打算，一旦在下手前被發現，就乾脆一人游鬥，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一面讓另一人去劫老四。

當然，如能找到姜不幸自是更好，他們知道既爲人質，找她很難，就直接去劫四姨太。

「惡扁鵲」來過兩次，凌鶴也奉「惡扁鵲」之命來此在面盆及便器上弄過手脚，只是劫人由「惡扁鵲」負責。

這老傢伙作正里八經的事不帶勁兒，作缺德的事，一個能頂兩個。

他先擒住了四姨太，再以「拍花」的邪術使她神智不清，只會聽命行事，然後用一個掃帚在茅坑中一蘸，就帶着老四往外衝。

由于他拍她的頭頂時叫她一聲「小四兒」，所以她那半醒半昏的腦中對「小四兒」很清楚，只要聽到有人叫她「小四兒」，她是絕對服從。

「拍花」不全是邪術，還要用藥，這一套在「惡扁鵲」來說，眞是雕虫小技。

他領先往外衝，且一邊叫着「小四兒」，聽來十分親切。

凡是撲向「惡扁鵲」的人，他就把掃帚一甩，必然是一陣大嘩和怒罵，且紛紛暴退。

所以最初十分順利。

當他帶着老四來到被二十餘高手圍困的凌鶴附近時，他故意大聲叫着：「小四兒，我們先走一步！」

這自是說給凌鶴聽的，叫他有機會就退出此莊。

可是凌鶴此刻要撤退又談何容易？

「惡扁鵲」只好先把老四弄出去，再回來接應凌鶴，要不，必然是白忙一場。

此刻這二十人當中有葉伯庭和梁士君等人，只是把面孔蒙了起來。

所以這一股壓力之大，和上次在絕崖上的搏殺差不多。

凌鶴道：「葉伯庭、梁士君，你們也不必藏頭露尾，面罩只能遮住你們的臉卻遮不住你們的良知。」

「他們連禽獸都不如——」來者竟是姜不幸，軟劍蜿蜒伸縮巳傷了兩個護院。

凌鶴的龍頭麟尾鞭掃砸七鞭，竟砸飛了一個屋角，也傷了一個護院，且把梁士君纏了個踉蹌，說道：「他們那及得上禽獸，簡直連昆虫都不如，蟬爲蟲中之夷齊，蜂爲蟲中之管晏。他們乾脆就不是什麼東西！」

姜不幸自生子之後，武功自必荒廢，較以前差得多，所以在這場面上，經常險象環生。

凌鶴此刻和她背貼背低聲道：「我爲妳開出一條血路，妳殺出去吧！」

（未完．十二）

骨肉兩情仇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峨嵋，少林等派高手圍攻葉青，葉青正處於危急之際，烈火眞君突然到場，從羣豪手中奪回葉青，並撒出火靈困仙網罩住葉青，三派高手要阻擋，烈火眞君掏出一顆雷火彈，劈面擲出，頓時人影亂晃，慘嚎連聲，又有幾名高手受傷……烈火眞君揹着葉青直奔火燄山，施照霞在後面跟踪。葉青一路怒罵烈火眞君，最後激怒了他，出手一掌打去，却見斷腸仙子出聲大喝，阻止了烈火眞君，此時施照霞也已被斷腸仙子制住，烈火眞君和斷腸仙子各有各的打算，最後大打出手，此時又來了七煞幫衆及武當、點蒼的高手，他們出手救了葉青和施照霞……

急於救人　誤中劇毒

三派高手，一時之間，竟被這種情形所震懾住，皆瞪目愕然，不知所措。

但硫磺烈火無法近身，只有瞪眼而望，愛莫能助！

綠色的火燄在燃燒着！

葉青胸腔中的熱血在沸騰着，施照霞爲救自己而來，然而，她就這樣葬身火窟嗎？

想到這裏，葉青悲愴中有太多的憤怒，憤怒中又滲雜了絕望的悲愴，他開始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潤濕，但是眼淚無濟於事，於是他盡量提足全身功力，雙掌伸縮間，推出一陣陣的掌風，欲先撲滅這堆烈火。

就在這霎那之間，場中紅雲一閃，破空而遁。

顯然，烈火眞君眼見心機又成空，豈能再待在此地挨打！

他這一走，一帮二派豈肯干休，立刻齊聲叱喝，羣起而追。

只存下葉青一人，狀如瘋狂，還在拚命設法弄熄火燄。

他這時已忘記了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腦海中只有施照霞的影子，可是這影子變成一個凄慘可悲的形像，美好的嬌軀變成了一堆焦骸！

深邃的秀目以及清麗脫俗的面頰，變得焦黑可怖。

霎那之間的幻想，立刻使葉青心抖魂裂，情不自禁的口中喊着：「施姑娘……施照霞……」

回答他的只是羣峯之間的廻聲，除此之外，四周充滿了墓園般的靜寂。

火光熄滅了，四周恢復了平靜，葉青身形微晃，已奔向那片焦土，拚命地尋覓施照霞的遺體。

在殘餘的灰燼中，一片殘草枝枯中，他一遍又一遍地翻撥，但沒有發覺一絲殘骸！

他心中更加悲傷，清澈的眼睛中佈滿了血絲和眼淚。

漸漸地，他失望了，緩緩地直起了腰

身，仰望着漸漸灰黯的蒼穹，腦中現出可怕的空洞，胸中猶如椎刺般痛苦！

他喃喃道：「這樣一個正直而善良的少女，就如此葬身於火窟之中嗎？上天何以如此殘酷，不會的，絕對不可能的！」

他呢語的聲音，漸漸變成高吭。

可是，儘管他否定一切，但是空言焉能否定事實……

天已漸漸變黑了，葉青的腦中，也跟着漸漸地在灰黯。但空虛的意念，却像空際飄浮的山嵐，是那樣不着邊際的升沉。

一陣夜風，吹襲着他的衣衫，使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於是，他的神志漸漸恢復，想起了自己制住的斷腸仙子，正欲離開這片焦土，驀地，遠處響起一陣陰惻惻的冷笑。

葉青悚然一驚，刷地一聲，身形直向出聲方向騰去，他脚步方起，遠處又響起一陣陰惻惻的語聲：「小子，要找姓施的丫頭，就照指示方向走！」

聽到這句話，葉青心中一愣，身形反而一頓。

等到他撲到剛才發聲的方向，夜色茫茫，空山寂寂，那還有半點人影。

這時，他目光一掃四周，確定周圍的確沒有動靜後，不由怔住了。

葉青目光仰視星月已升的天空，腦中閃過一絲疑念，以這潛伏在暗中人話，施姑娘分明未死，難道她早就躲開了嗎？

當時的情形，她絕難防備，而且假使她已躲開，那我當時的叫喊，她必定會聽見而回答，然而剛才却並沒有回答，理由何在呢？

葉青慢慢地靜下心來，腦中分析着是否有此可能？

片刻之後，他靈性忽朗，覺得那出聲講話的人並非欺騙。

假如施照霞眞遭火焚，那當時一定會輾轉哀號發出求救之聲。

可是，自己發覺火燒時，却並未聞草叢中有絲毫的聲息。由此可知，她早已不在那地方！那末，她當時爲什麼不聽自己的話而離開呢？

轉念到此，葉青腦中閃過一絲不祥的預兆，聽剛才出聲那人的口氣，似並非善意，那施照霞必定在雷火彈未爆炸以前，受到人家挾制！

分析清楚，葉青心中一悚，脚步輕輕移動，目光向地上搜尋指標，果然在三丈之外，發現一些碎布，他拾起一看，不由又驚又喜，以形狀及顏色來判斷，就像是從施照霞身上撕下來似的。

至此，他雖然不知道引誘自己的人是誰，但心中已一陣焦急，身形急起，似一縷輕烟急馳狂奔！

果然在一二十丈後，又發現一塊撕下的衣衫碎布，這樣順着一條條碎布方向也不知奔了多少路程，指示忽然中斷。

葉青目光一看星位，約已三更，自己足足奔了二三個時辰，展目游視，已到一座山谷。只見山嶺連綿，峭壁矗立，林木沉寂，四周是一片陰暗。

驀地，左方的峭壁間，隱隱露出一點火光，葉青攏目凝視，赫然是一個山洞！

葛藤掩曳，青苔叢生，不是因這點火光的吸引，葉青根本不可能發現這隱密的地方。

這時，他既發覺這點蛛絲馬跡，心中熱血又復奔騰，長身就向山洞方向奔去。

本來，在敵暗我明的情形下，葉青應該謹慎才對，但現在他仗着身懷鷹遊老人絕學，坦然無懼，最主要的，還是他心急於施照霞的安危！

一近洞口，他雙掌護胸，功聚雙臂，嗖地一聲，以輕靈美妙的身法竄進洞口！

進入洞口，停下身形，目光掃視，他臉色倏變。

原來洞壁上除點燃一枝松火外，裏面一無所有。

而自己心目中的施照霞，赫然被綁在一根木樁上，全身衣服破碎零亂，一臉惶急之色。

當她一眼瞥見葉青竟在洞口出現，臉上閃過一絲驚喜羞憤之色，脫口喊道：「青哥……」

她喊聲未落，葉青心中已一陣激動，飛快撲身而近，語聲激動地叫道：「霞妹，妳怎麼會被人挾持到此！」

說話聲中，他微微感到一陣昏眩！

這時，他面對自己唯一心愛的人，神志非常激動，以爲自己這一路不休不眠的波奔，勞累過度，並未在意，正想動手解開施照霞身上的繩索，倏見施照霞神色惶急，低聲道：「青哥，你已中了賊子暗算了，快退！」

葉青不由一愣，此時倏聞洞口傳來一陣陰惻惻的語聲道：「不錯，但爲時已晚了！」

葉青一聞語聲，眼色驟變，霍然轉身，烱目注視，洞口赫然站着一人，面目陰沉，白色長袍，嘿！那竟是追魂鐵令活閻羅！

葉青心中大怒，劍眉猛挑，暴叱道：「原來是你這狗賊，引誘少爺到此，峨嵋山的老賬，在今天不妨一併算清！」

挾着喝聲，身形一晃，就要撲去。

豈知這一運功，他覺得眞氣凝滯難聚，腦中一陣昏眩！

葉青心中大駭，只得勒住脚步，暗暗驚疑。

他知道自己一定中了什麼毒，但却不知在什麼時候中遭的暗算！

只見追魂鐵令陰森森的一笑，道：「現在你知道已經太晚了罷！」

葉青咬牙道：「活閻羅，你什麼時候下的毒？」

「告訴你也不妨，這隻火把，是用毒液浸過，燃燒後，會在空氣中散發一種無影之毒味！中者旬日必化膿血而死！」

葉青這時反而冷冷道：「好毒辣的手段，你既往與我無怨無仇，爲何再三下這毒手？」

追魂鐵令冷笑道：「只要你告訴我已學會的鷹符神功，我活閻羅就放你一條生路！」

葉青聞言，就知道日裏的情形，他一定已全部入目，故而已清楚自己底細！以此看來，追魂鐵令的確心機陰沉，歹毒無比。

轉念而此，不由微微一哼，道：「閻下心機，昭然若揭，就是在下吐露神功招式掌法，最後還不是不免一死！你豈肯放

虎歸山！」

追魂鐵令哈哈狂笑，道：「好聰明的小子，難怪能學會神功！」語聲到此轉而一寒，繼續道：「但是你難道要你心愛的人陪葬？」

葉青心中不自主地一陣震悸，不錯，自己就是葬身於此，但施照霞怎辦？

但是，他身中劇毒，受人要挾，怒火高漲，早已勉强凝聚一部份功力，企圖死中求生，精芒暴睜，暴叱一聲：「活閻羅，照打！」

打字出口，身影如電光石火般激射騰起，雙掌一招「龍降九幽」，就向追魂鐵令攻出。

葉青雖然身中劇毒，但玄武八式，何等詭奧，這猝然出擊，威勢也非同小可。

狂飈捲處，乍聞追魂鐵令大喝一聲，身影暴長，雙掌齊發，呼呼攻出兩掌。

兩股掌力，疾如山崩海嘯，迅速碰在一起，轟地一聲，震得山洞四壁，土石粉飛，火把倏滅。

葉青雖然能勉强擊出一掌，但却是强弩之末，他身軀立被震退五六步，身子晃了兩晃，才勉强拿樁站穩！

在這極快霎那，追魂鐵令身影一晃，已退出洞外，只聽得軋軋一陣機簧響處，洞門忽閉！

餘留在洞口的只是一片漆黑及洞門外隱隱傳來追魂鐵令陣陣陰笑及語聲：「小子，好好地想一想，十天時間不長，也不算短，過幾天在下再來討回音。」

葉青這時已無絲毫力氣，踉蹌跌坐地上，氣怒交加。

半晌，他才深深一聲長嘆，懊悔自己魯莽，剛脫虎口，又入狼穴。

正在他絕望悲痛之間，黑暗中已響起一陣嚶泣悲語：「青哥，我害了你，說實在，你是不該來此！」

葉青從悲痛中，霍然醒來，聞言忙道：「霞妹，是我害了妳，讓妳受罪！」

「不，青哥，爲你而死，我是心甘情願！」

雙方雖看不到容貌，但施照霞的語聲充滿了感情。

葉青聽得怦然心動，熱血衝動地大聲喊道：「霞妹，不，我就是犧牲自己，一定要救妳脫險！」

語聲悲憤而悽涼，這時他想起施照霞還綁在木樁上，跌跌倒倒地站起來，覺得四肢軟弱無力，分明毒氣已深入內臟。

他咬了一咬牙，踉蹌摸索走近施照霞身邊，預備解開繩索。

他發覺施照霞的身軀微微顫動，從她身上發出一絲處女的幽香。

但當他摸到繩子後，不由廢然長嘆，原來那繩索是牛筋製成，其韌無比，兩端繩頭，竟是連在木樁上之。目前功力全失，絲毫沒有辦法。

只聽得施照霞幽幽道：「青哥，我們已中劇毒，何必多費力氣！」

葉青頹喪地跌坐地上，欲哭無淚！軟弱地說道：「霞妹，我怎樣來報答妳的恩情！」

「青哥，不要難過，我們留在這世界上的日子已經很短，爲什麼不談別的，光談這些喪氣的事！」

青哥苦笑一聲，道：「我應該說什麼呢？」

「青哥，你愛我嗎？」

「是的，我愛妳！」

施照霞發出一陣悽凉地笑聲，道：「青哥，有你這句話，於願已足了，死又何惜！」

葉青清淚盈眶，長嘆道：「天涯茫茫，人生何處不相逢，但是我們相逢得太晚了！」

「不錯，我們相逢已晚，但願死後靈魂能共相廝守，於心已足！」

這短短幾句說，不僅訴盡她心中所思慕之語，而且說的悽惋動人，聞之令人柔腸寸斷！

葉青心如刀割，不覺想起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不禁喃喃道：「往事悠悠，相見徒憎恨，生也悵然，死也悵然……」

「唉！你說得不錯，生也悵然，死也悵然……」

施照霞悽婉的聲音，附和着他語聲，猶如幽魂夜泣！

時間在恨、怨、悵惘中過去！

洞中一男一女，各懷傷感，默默地無言！

在靜默中，不知黑夜，不知白天，漸漸地，他們覺得四肢無力，頭暈腦脹，不知不覺中，沉沉睡去。

第三天，洞門忽然打開，一陣誘人心魂的蕩笑，立刻傳入洞中！

葉青在迷惘中驚醒，睜眼一看，竟又是斷腸仙子，旁邊站立着追魂鐵令，心中不由一震！

這時，他體內中毒，已漸加深，沒有絲毫氣力，只是目光充滿了仇恨之火燄！

斷腸仙子明眸一轉，嫣然一笑，這一笑猶如百花爭艷，嫵媚無雙，以前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喪命在她這傾國傾城的媚笑之中！

只見她望着葉青，輕輕笑道：「葉青，離魂指獨步天下，你想不到我竟會到此吧？」

葉青怒火中燒，大喝道：「是誰救了妳？」

「就是你對頭寃家黑鷹令主！」

葉青心中一愣，忖道：「不錯，當今之世，除黑鷹令主能解之外，沒有何人能救！」

正忖念間，追魂鐵令陰惻惻地道：「葉青，你考慮過我的條件沒有？」

「活閻羅！只要你放了施姑娘，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追魂鐵令臉上閃過一絲得意之色，說道：「一言爲定，只要你立刻說出鷹符神功，在下立刻送上解藥，讓施姑娘安全離開！」

斷腸仙子咯咯一笑，道：「看樣子，你倒是個多情種子，一會兒紫衣仙子，一會兒玄冰幽女，如今又是雷音門女弟子，可是，你死了，還不是白費精神！」

葉青冷冷道：「這是我的事情，妳少費心！」

「但是我斷腸仙子實在奇怪，你既能爲她們拚死拚活，怎不肯答應我的條件，而求生存？」

葉青神色一肅，莊嚴如一座佛像，沉

重地道：「這就是愛的眞諦！」

「愛的眞諦？」斷腸仙子的語氣中有些茫然。

「是的，這就是眞正的愛！斷腸仙子，眞正的愛並不要求得到什麼，而是只有犧牲與奉獻，其中沒有慾，更沒條件。」

斷腸仙子臉上閃過一絲迷惘的神色，道：「難道你捨死而爲施照霞求生，只是單單爲了一個愛字？」

「不錯！」

這時，追魂鐵令插言道：「葉青，如今我們可以履行交換條件了！」

「活閻羅，你如不先放走施姑娘，恕我無法遵命！」

「嘿嘿！那就讓你再受幾天活罪試試！」追魂鐵令轉首道：「仙子，我們走，看這小子强硬到幾時？」

隨着雙雙又退出洞口，倏然斷腸仙子回首道：「葉青，你將來究竟會與誰結合，能否見告？」

「不妨告訴妳，在下已與紫衣仙子有白首之盟。」

洞門復關上了，又恢復了墳墓式的黑暗。

施照霞早已醒轉過來，聽了斷腸仙子與葉青的這番話，心中一陣酸痛，充滿了絕望。

她感到感情受了欺騙，情不自禁的淚水奪眶而出。

但她不願出聲，慢慢地終於暈迷了過去，其實，在男女之間，並沒有眞正的友誼存在，不是陌路，就要相愛！難怪她會悽楚欲絕！

施照霞的情形葉青並未發覺，現在葉青義正詞嚴地敎訓過斷腸仙子後，心中一陣舒暢，眼睜睜地望着黑暗，胸中波瀾起伏。

時間在等待中，覺得漫長而遙遠，此刻他彷彿覺得周身間，是那樣的孤獨，那樣地寂寞。

不知多少時間，洞門忽然又再度打開來。

一片淡淡的月光鑽進了這充滿黑暗的洞中。

葉青驀地一驚，轉目凝視，只見洞口一條黑影一閃而入。不由驚喝一聲道：「是誰？」

「是我！」

顯然是斷腸仙子的聲音，此刻，她已俏生生地站在葉青面前。

葉青全身無力，眼見她近在咫尺，却無力出擊，苦笑一聲，說道：「妳來幹什麼？」

斷腸仙子道：「我來救你！」

葉青聞言一怔，有過驪山那次經驗，他簡直不敢相信，冷冷道：「謝謝，妳又有什麼鬼計？」

斷腸仙子幽幽一笑，突然托起葉青脖子，一伸手，二顆藥丸已灌入葉青喉嚨！

葉青要想吐，已自無及，怒道：「淫婦，妳不要恬不知恥……我不是那樣的人，死也不會聽從妳擺佈！」

斷腸仙子長嘆一聲道：「葉青，你痛痛快快地罵吧，慢慢你就會知道！」

說着竟與葉青對面而坐，運起功來，倏然雙掌已搭在葉青命門穴上，口中喝道：「葉青，你已服下解毒丹，快運功逼毒，遲則無及！」

葉青心頭猛怔，未及轉念，只覺得一股眞氣，立刻貫入自己經脈。

慢慢地，他覺得全身舒暢，情不自禁入定運起功來。

他此刻覺得久已無法催動的眞氣，慢慢復凝聚丹田，隨着斷腸仙子輸入的眞力，運遍全身穴道，轉上十二重樓！

約一個時辰之後他張口吐出一堆穢物，腥臭難聞，接着，挺身一躍而起，覺得果然復原，這時斷腸仙子臉色在月光的浸沉下，現得過分慘白。

顯然她已全身疲倦，眞力大傷，只見她又掏出二顆黑色解毒丹，道：「你快把施姑娘救走！」

葉青雖然對斷腸仙子突然地轉變，感到奇怪，但此刻救人要緊，未遑多想，接過丹藥，迅速跑到施照霞的面前，見她已暈迷不醒，立刻錯開她下頷，灌入二顆藥丸，右掌運起功力向樁上繩索切去。

噗地一響，繩索應聲而斷，葉青忙扶着施照霞坐地運功替她逼毒。

半個時辰後施照霞已漸漸醒轉，葉青剛剛收功調息一周，陡聽洞口響起一聲陰惻惻喝聲：「好個斷腸仙子，竟敢出賣老夫，照打！」

打字聲音未落，只聽得斷腸仙子一聲慘嚎，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身體倒臥在地上，顯然已受重傷。

葉青一見運功調息中的斷腸仙子突然身受重傷，目光一瞥洞口站着的正是追魂鐵令，幾天來的積壓怒火，陡然湧上心頭。

就在這電光石火霎那，他雙目殺機驟湧，一聲大喝，身形平飛而起，越過盤坐的施照霞，玄武八式掌法第一招玉帝臨闕猝然而出。

這一招，葉青騰身猛撲，眞可說快若飄風，奇快絕倫，掌力捲處，勢如狂風暴雨。

追魂鐵令見狀，神色一緊，身形一劃，也以絕快手法攻出一掌。

但葉青存心把對方毀在掌下，自知運功療傷，眞元大耗，焉肯硬拚，在雙方掌風未碰實之際，招式忽變，弧形一圈，「龍降九幽」已經施出。

只見掌影千重，勁風萬丈。

這一招變得奇快絕倫，「龍降九幽」一招之內，暗藏三招不同變式，委實是一招奇詭莫測之武學。

追魂鐵令眼見來勢威猛，心中大吃一驚，覺得對方掌勢竟能從意想不到的部位角度電閃切入，想收身暴退已經無及。

只聽嘭地一聲，左臂已中葉青一掌！

這一掌打得追魂鐵令左胸疼痛欲裂，知道自己受傷已自不輕，在這電光石火刹那，就想遁走。

但葉青一招得手，精神大振，豈肯讓他離去，一聲長嘯，身形一彈，截住追魂鐵令退路，雙掌幻影而出。

追魂鐵令一見無法逃走，氣得哇哇大叫：「好小子，你得寸進尺，老子今天就同你拚了！」

在這句話之間，已經迅極絕倫地攻出六掌，掌掌挾着千鈞之力，飛撞葉青周身死穴。

一時間，掌風如山，人影如烟，乍會即分，乍離即合，打得難分難解！

葉青心裏暗忖：「他還有毒功在身，如不速戰速決，夜長夢多，吃虧的還是自己。」

心念一轉，一聲叱喝道：「你再接玄武八式最後二招試試！」

試試出口，玄武八式最後二式驟告出手。

這二招乃葉青挾怒所發，其勢如電，加上招式本身絕詭無倫，掌風過處，湧起如山狂飇，向對方飛撞而去。

追魂鐵令心中大驚，雙掌連環封出八掌，豈知掌掌封空，在這霎那，已知不對，身形一矮，即施出「懶驢打滾」招式，翻滾而出。

饒得他應變得快，左肩還是中上一掌，胸口血氣微湧，張口噴出一股鮮血，厲嘯一聲，長身而騰。

葉青心中痛快巳極，清嘯一聲，正欲長身急追，倏聽得斷腸仙子喊道：「青弟，你等一等！」

一聽她呼聲，心中想起洞中還有施照霞及斷腸仙子，連忙轉身入洞，目光一掃，除了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斷腸仙子外，施照霞巳鴻飛冥冥，人影不見。

他立刻心中大急，走近斷腸仙子身旁道：「妳看見施姑娘沒有？」

斷腸仙子幽幽一嘆，道：「唉！她走了。」

「走了？」

「嗯！愛情之間，沒有友誼，她怎能眼見殘缺的愛而痛苦一輩子。」

此時，葉青也知道了，施照霞一定聽到自己與斷腸仙子的談話，才痛心絕望而去。

他望着洞口淒清的月光，心頭一陣悵然。不由喃喃道：「人生如流水，聚散似浮萍，相見恨晚又苦短……唉，她又走了，又走了……」

斷腸仙子也幽嘆一聲，道：「她走了，相愛而不能相聚，誠是人生最傷心之事！唉！都是我害了你。」

她這是有感而發，自嘆自悲。

葉青倏然恨聲道：「妳爲什麼要來救我！」

「葉青，你的話使我了解了眞正的愛！但是我殘花敗柳，只是以心作表！」

她說到這裏，胸口一陣起伏，連聲嗆咳，顯然巳到了彌留之境！

葉青望着她蒼白無血的粉腮，忙道：「我既承妳相救，讓我來救妳！」

斷腸仙子搖搖頭道：「不用了，我傷及內腑，眞氣巳散，救也無用，讓我死去吧，而死在你面前，巳於心無憾！」

葉青茫然地望着她，心中不知是憐是恨！

斷腸仙子無神目光望着葉青，幽幽道：「青弟，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妳如此美麗的靈魂，怎會墮落的！」

「唉！世道崎嶇，一失足成千古恨……青弟，你還愛我嗎？」

葉青看她這時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知道生命巳在頃刻，心想：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我何必再傷她的心呢？

忖着，巳點點頭，口中吶吶道：「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會想妳及愛妳的！」

斷腸仙子艷麗的嬌容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紅光，急迫道：「眞的？你不會說我淫蕩吧！」

葉青正色說道：「不，善與惡只在一念之間，妳能及時反省，表示妳內在的靈魂，還是美麗而高貴的，我怎麼還會歧視妳！」

斷腸仙子滿足地一聲長嘆！斷斷續續道：「有你此言，我死而無憾，唉！雖然你是憐憫我，但我還是高興的，青弟，好好珍重自己……」

她語聲到此，戛然而止，頭一歪，巳香消魂散！

葉青看得心頭一震，忙俯身一探鼻息，巳經氣息全無。

眼看斷腸仙子巳死，他心中反而感到一陣悲愴及空虛。

是的，這女人曾經使他臉紅，曾經使他痛恨，但是，現在反而感到她可愛。

她或許生前受過刺激而墮落，玩弄盡了天下所有的男人，但是她對自己却是眞正的表示了愛啊，爲了愛，她巳經付出了生命最後的代價！然而，她得到什麼報酬呢？

葉青情不自禁地吻了吻她的額角，抱起她的屍首，走出洞口，爲她築做一個墳墓。

月光幽黯地照射着大地，四周是那般淒涼，而情海泛波，春夢一場，一代妖姬，就此長眠地下！

葉青呆呆地站在墓前，一把把將土慢慢蓋好了她冰冷的嬌軀，也壓住了自己的心腔，覺得那麼悵惘！那麼沉重！

自己憎恨的斷腸仙子竟死了，但是自己心愛的施姑娘呢？

葉青悃然地下山，想起了玄冰谷的約會，想起了黑鷹令主，一咬牙，昂然挺胸，向山下飛馳！

躭擱了這十餘天，他決定一路上苦習天狼神功，先到峭山一探黑鷹令的巢穴，再到玄冰谷履約。心念一轉，他立刻奔向峭山。

日子在他脚下一天天的溜過，他每天苦練玄武八式及天狼神功，功力一日千里，突飛猛進。

但到了峭山，走遍每一個角落，那有黑鷹令主半絲影子。

他失望了，他想起鬼諸葛的話，顯然黑鷹會的聚會巳散，換了地方。

但是他豈料到鬼諸葛根本是騙他！

於是他離開峭山欲取道甘陝！

正在這時，江湖上轟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

黑鷹令主傳檄天下，以較技決定鷹符神功屬誰。

這消息不但轟動了武林，更使葉青感到懷疑，他知道黑鷹令主絕不會如此作，但既然有這項消息，難道是項鬼計，抑是表示他巳習成神功，能無敵於天下？

他決心一觀究竟，立刻改道走向黃山，因爲黃山就是黑鷹令主函請天下武林，一爭雄長之地。

葉青匆匆趕赴黃山，果見江湖武林人物，齊向黃山飛靈峯湧去，確是事實。

等到葉青一趕到地頭，武林盛會巳經開始！

× × ×

黃山天都峯上盛會空前！

葉青趕到地頭，一打量，只見人頭攢動，摩肩接踵，峯頂的平場上，除了靠東面搭着一個高台外，其餘三面充斥着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武林人物！

其中有盛名人物，也有無名之輩：但葉青知道這些人之來，固然是想一睹熱鬧，但主要的不外想覬覦鷹游老人遺留的絕世神功，或是想看看使江湖中聞風變色的黑鷹會究竟是一種什麼組織，其中還藏些什麼人物？

只有葉青，他是急切追踪黑鷹令主而來，因爲他知道，目前時機緊迫，不但關係着自己母親的期待，而且也關係着武林刦運！

此刻正是午時交尾。

蒼穹碧空萬里。

艷陽當頭耀輝。

羣峯之間的縹緲白雲，隨風悠蕩，這，眞是一個大好天氣！

可是天都峯頭，却隱隱潛伏着無窮的殺機！

葉青遠遠地站在一棵虬松邊，目光微微向四下一掃，台中正有二人搏鬥得激烈無倫，他雖然不知道誰說的開場白，說些什麼話。

但他了解這一定與「鷹符神功」有關！而且場中所有武林人物，目光皆注視着台上的拚鬥。

葉青此刻對這種打鬥，根本引不起興趣，當他目光搜索到台下時，對黃山大會心中更加懷疑。

因爲在場中有七大宗派及南北各道盛名之士，還有一些從來未見聽聞的化外奇裝異服人物，可是，震懾天下的金、銀、銅、鐵四令，却一個也沒有到，還有震威東海的七煞帮也未露面！

葉青非常清楚，以這些來到的高手來說，都是極欲霸佔神功的人，而且以到塲的人來看，雖有幾人可與他們抗衡，但如今竟影踪未見，難道他們不知道嗎？絕不會，因此不由使葉青心中大感蹊蹺。

葉青急欲探清其中眞相，目光掃視四周，見高台後有一排簡陋的茅屋，不時有幾個黑衣蒙面，胸綉飛鷹的黑鷹會，帮徒進進出出，顯然這是臨時的窰寨，四周有十幾個帮徒來回巡視着，像是一批明樁。

他們相互漠視，不交談一句話，好像從不相識一樣，誰也摸不清楚他們面罩後臉上的表情。

當然，也不可能知道他們是一些什麼身份！

葉青看清現場情勢，就在外圍，想閃過羣雄視綫，逕奔那座茅屋！

正要起身，突見一個「黑鷹會」帮徒，從面前走過。

葉青暗忖道：「何不問問這人，先探探底子！」

心念微動，脚下微起，巳擋在那人面前，低聲道：「朋友留步！」

那人脚步微頓，略露怔呆的目光，向葉青上下微一打量，隨即從面罩中響起一陣冷漠的語聲道：「朋友有何指敎？」

葉菁忙道：「黑鷹令主在何處？」

「不知道！」

葉青心中一怔，又說道：「貴會既然傳檄天下，論武奪寶，黑鷹令主怎還未到呢？」

「不知道！」那人語氣仍舊是冷漠異常！

葉青本來對黑鷹會深痛惡絕，聞言不禁怒道：「你是不願說？」

那人微退二步，狀似戒備，但沒有作聲。

葉青臉色怒氣漸盛，身形陡欺，右掌閃電一劃，直扣對方左臂「小海」「靈道」「通里」三穴，冷冷道：「你以爲我無法使你說話？」

語聲中，五指巳堪堪沾到對方衣袖。

豈知那人，雙肩一晃，避過葉青這突然一擊，沉聲道：「慢點！」

葉青見狀不禁一愕，他想不到對方一個普通帮徒，竟會具有一流身手，避過自己這奇快一擊，由此推測黑鷹會中人物，果不能以等閒視之。

在這刹那，只見那匪徒依舊發出一陣冷漠語聲道：「朋友要找令主，儘可等待，何必强人作難！」

葉青冷哼一聲，道：「在下要你回答我的問題，有何作難之處！」

「尊駕問非其人，在下身爲帮徒，焉能知令主行踨，何况黑鷹會戒律素嚴，與人談不關己之事者，割舌示懲，尊駕豈非難人之難！」

葉青心中微怔，覺得就是用武力迫他就範，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正在此際，塲中爆起一陣驚呼之聲，接着「嘭！」的一聲暴響，一條人影，從高台上飛出三丈！

葉青一驚，轉目望去，原來台上搏鬥勝負巳分。

那蒙面帮徒，就趁葉青這一移目，身形刷地掠過葉青身邊，奔向擂台後的一排茅屋而去。

葉青要攔巳自無及，不過，他此刻覺得攔也無用，找人不如找頭，何必多生枝節！

這時，他注意高台上那位顧盼自雄的得勝者，是一個凸額巨睛，神態威猛的高大漢子！

只見他向台下一抱拳說道：「在下僥倖得勝三塲，不知還有那一位朋友上台賜敎！」

語聲方落，塲中立刻響起了一陣雜語聲！

驀地——後台走出一個蒙面的帮徒，向台下朗聲道：「『虎門峽』虎王周三畏，連勝三台，依本會早訂的規律，今天應該休息，列名榜上，等待入圍決戰！現在，那位英雄豪俠有志神功秘笈，可逕上台挑戰！」說到這裏，轉對虎王周三畏道：「周英雄現在暫且退下，等候明日入圍之戰！」

只見周三畏得意地道：「貴會設想公平，其實在下再戰個十塲八塲，也不會疲勞！」語氣妄傲無物，塲中立刻響起嗤鼻之聲！

葉青冷冷一哼，忽然覺得台上有個蒙面的黑鷹會匪徒，語聲極爲熟悉，眼見他

即欲退入後台！

在這刹那，他腦中飛快一思索，倏然大喜，暗暗說道：「這不是鬼諸葛還有誰？放着菩薩不問去問小鬼，這豈非自找煩惱！」

心念至此，身軀一彈，就向台上縱去！口中喝道：「慢走……」

語聲剛起，陡聞場中响起一聲大喝：「比武奪寶，早經規定例律，朋友難道還想搶場子？」

隨着喝聲，一股狂飈已奔襲而至！

葉青身在半空，陡遭攻擊，心頭不由一驚！

但他身挾神功，豈會放在心上，一聲龍鳳清嘯，擰腰擺臂，右掌反腕迎去，轟地一聲大響，葉青原勢縱向台上，回首一瞥，場中一人，蹬蹬蹬倒走三步，震得臉色又紅又靑，顯然吃了大虧。

豈知就在同時，台上響起一陣慘嚎，一條人影飛撞而出，葉青聞聲一震，目光瞬處，台上已屹立着一個奇裝異服老者，昂首屹立，氣燄不可一世！

剛才在台上虎王周三畏，已被這老者劈出三丈，倒地身亡。

這原是同一時間發生之事，葉青上台本想招呼鬼諸葛，豈知老者朝他嘿嘿一笑，說道：「年輕人，可是要找老夫比劃比劃！」

葉青一怔，陡然台下響起一陣暴叱！

「老狗，出手不打招呼，還我大哥命來！」

接着一道狂飈向老者劈去，衆目瞥處，赫然是突襲葉青的雄偉漢子。

葉青這時才了解此人與虎王是兄弟，剛才誤會自己上台是破壞規矩，故而出手阻攔。

此刻眼見他出手與異服老者激鬥，身形一劃，對鬼諸葛沉聲道：「曹鏗，慢走，在下有幾句話相問。」

鬼諸葛露出蒙巾的目光似因葉青在此突然出現，彷彿一震，脚下連退三步！

顯然，葉青的安然無恙，表示他的鬼計已告失敗，但他早就得到消息，葉青被烈火眞君所擒，不知生死，如今竟趕赴盛會，做賊心虛，豈不駭然！

這也難怪鬼諸葛如此，台下的七大門派，尤其峨嵋、少林、崑崙、雷音，四派何尙又不如此！

台上二人爭持正烈，鬼諸葛不知葉青來意，全身戒備，口中故作親切地問道：「呵！原來是你老弟，上次找到了黑鷹令主否！」

提到上次峭山遭遇，葉青心中一肚子火，怒哼一聲，目光如電，向台中四大宗派一掃！

鬼諸葛不知他哼的用意何在，全身不禁一抖，忙試探說道：「老弟有話儘管相問？」

葉青目光正視道：「比武奪寶大會是黑鷹令主舉辦嗎？」

鬼諸葛心頭一鬆，一葉落而知秋，顯然葉青並未發覺他的詭謀，而且自他知道葉青身懷「鷹游老人」神功後，詭計方式，早已更改，而且已下了第一步棋子，聞言忙走近幾步低聲道：「老弟，其中另有情節，你到此無益，不如退出，我曹鏗帮忙帮到底，待盛會事了，自會去找你，另有事相告！」

葉青暗忖道：「我心中的懷疑，果然不錯……」想着，口中又問道：「鬼諸葛，黑鷹令主是否在此？」

「不在！」

鬼諸葛立刻附耳回答。

這回答雖在葉青意料之中，但聞言也不禁一愕，道：「盛會既非這魔頭下的請帖，那是誰冒名傳檄？」

「是我曹鏗。」

葉青又是一怔，道：「你此舉用意何在？」

鬼諸葛在蒙巾中響起一聲詭笑，道：「這錦囊妙計，此刻不便多說，總之，我曹鏗此舉，完全是爲了你！」

葉青被他說得一頭霧水，道：「爲了我？」

「不錯！你老弟儘可先辦別的事，此處少留，其餘我鬼諸葛自會告訴你！」

葉青見他語意詭奇，弄得心中疑竇叢生，想起紫衣仙子對鬼諸葛的批評，如今覺得對方果然人如其名，不太簡單，正在這時，台中響起了一陣暴響，目光瞥處，二人勝負已分，虎王的胞弟被原先上台的異服老者一掌打得鮮血狂噴，踉蹌摔下台去。

只見那老者氣定神閒，一望葉青道：「閣下在台上等候多時，老夫說不得只好向你領教幾手！」

葉青聞言知道又是誤會，目光一瞥，鬼諸葛却在這刹那，隱入後台，處此形勢，自己不答話也不行了，遂冷冷問道：「尊駕何人？」

老者哈哈狂笑，說道：「老夫『大荒尊者』世居化外，耳聞中原武林高手如雲，故想見識一番，朋友，現在可以動手了吧！」

葉青劍眉微剔，暗暗罵道：「今天不是心中有事，定要教訓你一頓……」心中罵着，口中却冷冷道：「在下並非爲奪寶而來，恕不奉陪！」

語聲一落，就轉身正欲掠下台去，豈知大荒尊者身軀一劃，已是攔住了去路，冷冷笑道：「哼！你以爲老夫爲神功而來的嗎？」

葉青一怔，冷哼道：「尊駕爲何而來，與在下有何相干！」

大荒尊者狂笑道：「老夫化外野人，不知神功爲何物，只是聞訊而來，藉機一會中原武林高手，尊駕剛才露一手頗有份量，如你自信不是老夫對手，當衆宣佈，儘管下去，否則，就請留下人頭！」

葉青聽得怒從心起惡由胆生，殺機驟盛，沉聲道：「如在下二項皆不願呢？」

大荒尊者暴叱一聲：「那就試試老夫的『大漠飛沙十八手』！」

雙掌一翻，猛然推出，隨着掌勢，罡勁如山，直向葉青胸口壓到，猶如巨濤奔雷，聲勢委實驚人！

葉青見狀一凜，難怪對方如此張狂，功力却非泛泛，不在四令之下，在這刹那，他決意懲誡對方一番。

心念動處，施出「幻龍身法」，雙掌迅揚，一招「玄武八式」中的「海燕雙棲」，弧形撞出，右掌橫切對方腕脈，左掌

猛劈「丹田」穴，去勢如電，勁風颯然，招式奇詭絕倫。

招式一出，葉青口中喝道：「在下就看看大漠飛沙十八手有多少厲害！」

大荒尊者見狀神色一緊，他想不到對方年紀輕輕，竟具有這等至奧絕學，在這刹那，一聲悶哼，撤招變式，雙掌似削似切，大漠飛沙十八手的精奇絕學「流沙礫金」已告施出。

只見他身形似退若進，斜踩連環，掌風劃空生嘯，猶如沙漠狂風，塵烟漠空，迷人耳目。

大荒尊者急怒之下，盡展所學，威勢非同小可！

但葉青搏鬥經驗日增，加以「玄武八式」詭奧無窮，見狀一聲冷笑，眞氣催轉三十六穴，納陰陽二氣於丹田，默運「天狼神功」，功聚雙臂，霍聲吐氣，一招「雷劈天地」，雙掌驟告推出。

這一掌不但迅若奔雷，而且「天狼神功」果然超凡絕倫，滿空勁氣怒嘯狂湧，大荒尊者一聲慘嚎，隨着掌風，飛出七丈，砰地一聲，摔倒地上。

但大荒尊者功力到底深厚，雖受重傷，但身一仆地，勉强支持起身，口含鮮血，目露怨毒，遙對葉青道：「絕學果然不凡，老夫一日不死，定再向尊駕請敎！」

語聲一落，身形已踉蹌而遁！

這時場中已響起一聲驚呼：「鷹符神功！」

葉青五招擊敗大荒尊者，想起鬼諸葛之言，黑鷹令主既未在此，比武奪寶，根本玄虛，留此徒生煩惱，於是施出「幻龍身法」，刷地一聲，已掠空而遁！

葉青身形飛快瀉下天都峯，雖然滿心懷疑鬼諸葛此舉用意，但想起玄冰谷與玄冰銀令之約，時間快屆，决心先行赴約再說。

於是，他立刻取道天南，奔向玄冰谷去。

玄冰谷在陵境黑龍山之境，葉青日夜兼程，一到地頭，計算時期，恰好剛滿三月。

此刻已入隆冬，黑龍山滿天冰雪，粉裝玉琢，完全是銀色世界！

葉青初入其境，不由怔住，山道爲雪所埋，却不知玄冰谷在何處！

但如因此而退，豈非失約，大丈夫一諾千金，言出豈能反悔，想到這裏，決定滿山尋找。

滿地冰雪中，除地形各別外，其餘景物皆似雷同，葉青一入深山，四處飛掠，玄冰谷尙未找到，却把方向迷失！

他不由心中微急，抬眼一掃周圍一片銀色，不知要往東抑是往西，眼看天色漸灰，急得仰天清嘯，身形急掠！

嘯聲羣峯應和，他身形已馳出百丈，倏地，他聽到遙遠之處，也響起一陣清嘯，嘯聲尖銳，音調高昂！

在這荒無人跡之地，能聽到人聲，他心中一喜，循聲飛掠而去。

剛出二里左右，陡然眼前人影一花，面前站立一人，擋住去路。

葉青心中一喜，身形忙一頓，展目望去……

嘿！原來是玄冰幽女。

葉青一見是她，心中一喜，知道是來引接的，但對這個與自己有恩，又復憎恨的少女，如今再次相會，心中感到難以言形的滋味！

這時，只見玄冰幽女似怨又恨的目光一掃葉的，口中道：「你是來赴約？」

葉青希望立刻解開這難堪的場面，冷說道：「不錯，令師現在何處，煩請引路！」

玄冰幽女冷哼，道：「隨我來！」

嬌軀一晃，轉向來路掠去。葉青跟隨身後，二條身影在雪地上星飛電瀉。

盞茶時刻，已到一座峽谷，玄冰幽女突轉身道：「你在此等候，待我通報！」

葉青微微頷首，傲然而立，打量左右地形！

從谷口望去，玄冰谷內草木茂盛，滿地奇花異卉，與外界的冰天雪地，截然不同！

正在游目騁懷，陡聞谷中響起一陣怒叱，這陣叱聲傳入耳中，頗覺耳熟！眼看玄冰幽女去了半晌，尙未返轉，心頭疑竇叢生，暗忖道：「難道谷中有什麼事發生不成……」

正自思量，倏見一條光影激射而出，停在面前，赫然是玄冰幽女。

只見她黛眉含愁，對葉青冷冷道：「現在只有請你屈駕在此等一下，暫時不能入谷！」

葉青疑惑道：「谷中難道有什麼事發生？」

在這刹那玄冰幽女恢復冰冷的神色，道：「不錯，不過在此姑娘先要問你，斷腸仙子現在何處？」

提到斷腸仙子，葉青知道她心中昔日芥蒂未解，但當他想到那張艷麗無雙，誘人欲醉的倩影時，心頭一陣悵惘，嘆息道：「她已死了！」

「什麼？她死了？」

玄冰幽女對這個答案，顯然驚奇得出乎意外！

「是的，她死得非常可憐！」葉青平靜地回答。

「她死於何人之手？」

「追魂鐵令！」

玄冰幽女冷冷一笑，道：「淫婦死在毒夫手中，總算惡有惡報！」

葉青聽得劍眉猛挑，怒喝道：「住口！你豈能罵她！」

「怎麼！難道我罵錯了嗎？」

葉青憤怒地道：「人死爲大，她已魂歸天國，豈容辱她！」

玄冰幽女星眸中射出一股寃忿的光芒道：「看樣子，你心中確已愛上了她？」

「不錯，她生前我雖恨她，但死後確是有些愛她！」

「你這話豈不矛盾？」

葉青冷冷道：「有什麼矛盾？」

「她未死之前，你既不愛她，她死了，你愛她又有何用？」

葉青長嘆一聲，道：「雖然她死了，但是我心中永遠有她的影子！」

玄冰幽女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早燃起了一股酸意。由酸變怨，由怨成恨，不由冷冷道：「想不到你竟被這條淫婦迷得這麼深！」

（未完・十）

司馬洛傳奇故事

水壙

馮嘉·文
可飛·圖

殺手被擒 吐出眞相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找到了金素喜失去的鑽石胸針，細看之下發現那是假貨，晚上司馬洛潛進金素喜房中，在她的首飾箱中發現所有鑽石首飾均是假貨……菲菲出現了，司馬洛和菲菲在房中談話，也查到了菲菲的首飾均是假貨，原來是因爲菲菲的前夫對菲菲多次苛索金錢，菲菲又不想金顯來知道她以前有丈夫，所以偷偷變賣首飾給前夫，而造些假的來充場面，金素喜是同情菲菲而幫她的……金顯來知道一切眞相，對菲菲更加愛護，同時要求司馬洛找出兇手，也即是菲菲前夫阿平……司馬洛從一位叫足球的人口中查到一些有關阿平的事，繼續追查阿平的行踪……

「但是你又說他發達了不認識你了？」司馬洛說。

「也許，」足球說：「有人跟他在一起，碰到我這種打扮的一個人，對他會有影响，他不願意招呼吧了。沒有別人也許不同。」

司馬洛心裏嘆口氣，也許實在是足球這個人不太壞，他喜歡一個人，就想出一些理由替這個人辯護吧了。不過，無論如何，足球是喜歡這個人的，這個人一定是也有一定好處了。

很奇怪，菲菲也是這樣講的。她說阿平這個人本來也不很壞，祇是不負責任，心很野，看到了新鮮的女人就忍不住，至於後果如何就很難講，也許與許多壞人爲伍，受到影响，也改變了，她不敢肯定，不過他本來是不壞的。

× × ×

蘇淑萍這個阿平最後一個女朋友是在夜總會裏唱歌的，但是又不能算是歌星，祇是歌舞兩棲的。事實上她還是以伴舞爲主要的收入。她祇是在旁唱歌，有時客串唱一陣。她希望有機會轉爲歌星。有些人是有條件做到的，有些人則祇是希望做到而沒有這個條件。蘇淑萍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司馬洛不知道，因爲司馬洛不是到夜總會找她，沒有機會欣賞她的歌喉。

司馬洛是到她家去找她的。蘇淑萍今天休息。

蘇淑萍開了門，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看見她身上穿着睡衣，頭髮已略略整過了，但是看得出她的眼淚是剛剛乾的，而臉上有一個地方被打過，還是在發紅，她雖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還在騙不過司馬洛的眼睛。

也許她有了一個新的男朋友，而這個男人是喜歡打她的，這樣，司馬洛似乎來得不合時了。不過既然來了，司馬洛還是問：「蘇小姐嗎？我叫司馬洛，我想跟你談談，你以前是認識一個叫阿平的人，是嗎？」

「是的，」蘇淑萍說：「不過我與他已經分手了，找他有什麼事嗎？」

「你可以聯絡到他嗎？」司馬洛問。

「你進來坐坐吧。」蘇淑萍說。

「方便嗎？」司馬洛問。

「不要緊的。」她說。

司馬洛進去了。她住的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一房一廳一厠與一厨而已，司馬洛奇怪打她的人何去了。

他可以看到睡房的門正開着，睡房裏面的情形看得見，這個人顯然並不是在睡房裏的。

「阿平嗎？」蘇淑萍說道：「你找他有什麼事情呢？哦！對了，我爲你倒一杯茶！」

司馬洛看着她，看着她走過去倒了一杯茶又拿回來。

她顯得手足無措的。

「我是想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阿平。」司馬洛說。

「嗯——阿平——我最近很少見他，我們已經分手了，他這個人——你大概也知道，是很多心的，女人跟他一起，都是不會長久的。不過，你要找他的話，我可以給你他的地址——」她打開几上的一本雜誌，取出裏面夾着的一張紙——「就是這裏！」

「是他寫給你的？」司馬洛問。

「不，這是——是我自己寫的。」她說。

「阿平就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唔——是的，他就住在這裏，」蘇淑萍說：「你去找他就可以找到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讓我去找他好了。不過，他那裏有沒有電話？也許先打個電話給他好些。」

「沒有電話。」蘇淑萍說。

司馬洛不知道這個地址所在的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不過，這個時代，除非是隱居的人，或者是太窮的人，家裏才會連電話也沒有的，阿平不會是一個隱居的人，而他這種人，即使窮極，住的地方也應該是非要有一個電話不可的。

司馬洛掏出筆來給她寫，說：「你這裏的電話，可以寫給我嗎？也許我需要與你聯絡！」

蘇淑萍接過筆，在紙上寫下她的電話號碼。司馬洛看見她的手抖得很厲害，幾乎連筆也丟掉了。而她寫出來的字跡與紙上的也不是同一人的，雖然寫的祇是號碼，而且手又在發抖，仍然可以看得出。

她有很多破綻。第一就是她不問司馬洛是什麼人，第二就是她不問司馬洛找阿平幹什麼。不論她是還喜歡阿平，或是很恨阿平，或是已經不在乎了，她還是應該問的。但司馬洛沒有指出這個。

他把紙摺起來，說：「謝謝你，蘇小姐，假如有什麼困難，我打電話給你！」

他把紙摺起來，放進袋裏，却不是走向門口，而是迅速走到浴室門口，猛的把門一推。

因爲祇有浴室的門關着，打她的人，一定是躲在那裏面，而且這一定也是她害怕的人。

門果然在一個人的身上猛撞了一下，一個人叫了一聲，跟着「砰」的一槍槍聲響了。

蘇淑萍尖聲大叫起來，司馬洛連忙把門再撞了幾次，以使門後那人失去抵抗力，因爲有槍的人是非同小可的。

跟着他閃入浴室之內，把門放鬆了。

在那小如鳥籠的浴室之內，一個人頹然倒進那沒有放水，而大小祇足人屈膝坐進去的浴缸中。

這個人雖然有槍，却是已經不會抵抗了，他自己打中了自己一槍，中的正是不妙的地方，而他這樣倒進浴缸之中，頭在浴缸裏，亦是沒有帮助的。

他屈膝在浴缸裏，一動也不動。

司馬洛把他拉轉來，看見他原來就是龍兄虎弟之一，是哥哥李龍。

司馬洛拔出自己的槍，跳回浴室之外，蘇淑萍看見他手上有槍，便又大聲尖叫起來。

司馬洛也沒有空管她，先行去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衝進厨房去看看，然後又再衝入睡房中看清楚。龍兄虎弟是兩個人的，另一個在何處呢？厨房裏沒有，睡房裏也沒有，這屋子就是祇有這麼一些地方，都不在，就是不在了。

司馬洛扶住蘇淑萍，說：「好了，你先鎮定一點吧！」

蘇淑萍却還是在繼續尖叫。司馬洛在她的臉上略爲用力地摑了兩掌，她才稍爲鎮靜下來，而用雙手掩着臉哭泣。

司馬洛輕輕搖着她問道：「還有一個呢？」

「沒——沒有呀！」蘇淑萍說：「他是一個人來的！」

「他們是兄弟兩個人的！」司馬洛說，「還有他的弟弟呢？」

「我——我不知道！」蘇淑萍搖着頭，「我不認識他的！」

「那爲什麼你在帮他呢？」司馬洛問：「你是在帮他引我進入一個陷阱，那個地址就是陷阱，他們要把我引到那個地方去！」

蘇淑萍的回答是在司馬洛預料中的。她嗚咽着說：「我不是帮他，是他逼我的！他說要殺死我！假如我不依他，他就要殺死我，而且還要殺死阿平……老天，你——你把他殺掉了嗎？」

「他開槍打中了自己！」司馬洛說。

「一個人——一個人死在我的家裏！」蘇淑萍還是嗚咽着，「這怎麼辦好？」

「也許他還沒有死，」司馬洛說：「讓我去看看！」

「我們……應該去報警嗎？」蘇淑萍說。

「暫時不要決定，」司馬洛說：「讓我先看清楚！」

他回到浴室裏看看，他也是希望李龍沒有死的，因爲這個人不容易找，找到了就可以問出些口供來。但是沒有用，李龍是已經死掉了。

「怎麼辦？」蘇淑萍說：「他已經死了，死在我的屋子裏，以後我的痳煩就多了！」

「你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我有辦法把他搬走，但是，你要我帮你這個忙的話，你就必須先和我合作！」

「怎樣合作呢？」

「你得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清楚地告訴我！」司馬洛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蘇淑萍鎮定下來，有條有理地說話是並不容易的，還好司馬洛有經驗，知道越逼她就會越慌，所以他表示從容不逼，只讓她喝了一小杯白蘭地酒，定一定神，然後再問她問題。

蘇淑萍所講的經過還是跟剛才差不多的。

那就是，李龍上門來找她，說要跟她談談有關阿平的事情，她放他進來了。起先，她看不出李龍是有惡意的。而李龍這個人的演技也不差，在入門之前是顯得相當和善的，到進來了之後才兇相畢露，尤其是在她拒絕合作時更動手打她。

李龍要她合作的事情就是設一個陷阱對付司馬洛，她知道司馬洛會到這裏來查問有關阿平的消息，他要蘇淑萍供應司馬洛這個地址。

「我不肯，他就打我！」蘇淑萍哭泣着說：「而且他說他要對阿平不利，我沒

有辦法，我不能不跟他合作！」

「唔，看來，」司馬洛說，「你與阿平的感情還是很好的！」

「他——是不要我了，」蘇淑萍嗚咽着說：「但我是不恨他的，他這個人是這樣的，有了一個新的女人，便又跑掉了，但是我相信他是會回來的！」

有些女人，似乎是相信如此的。

司馬洛說：「那麼阿平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蘇淑萍說。

「假如你知道，」司馬洛說：「你最好快點告訴我。浴室裏這個人，用不着我講，你也知道是哪一類人了。他拿着槍來，他隨時可以殺人，你也知道，這一類人對阿平的安全是大有威脅的！」雖然，他並沒有說出，其實他自己對阿平亦同樣是不懷好意。

「我是眞的不知道，」蘇淑萍說：「他就是這樣忽然離開了我，也沒有跟我講一聲。假如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也去找他了！」

「不講一聲就跑掉了，」司馬洛說：「這不一定是離開了你，也許是失踪了，你不担心他有什麼意外嗎？」

「他是把行李也帶走了的，」蘇淑萍說：「這不是失踪，我相信他是終於會回來的。」

即使終於會回來，那亦是將來的事情了，司馬洛不能夠等那麼久，而司馬洛亦不能告訴她，李龍是與阿平一路的，否則，她也許對司馬洛會有敵意了。似乎，李龍也是不懂得怎樣利用女人的心理，假如他首先告訴蘇淑萍，司馬洛是一個對阿平不利的人，那麼他用不着動手打，蘇淑萍亦是會合作的。

司馬洛說：「你可知道這有什麼人知道阿平的下落嗎？」

蘇淑萍此時才記起了一個她早應該提出來的問題，她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找阿平幹什麼？」

「我是他的朋友委託的，」司馬洛說：「有些你不明白的錢銀糾紛，需要由阿平來澄清一下的，但是又不見他露面，我不是找他算帳，祇是，他是一個知道內幕的人，見不到他就弄不清楚了，但是又找不到他，所以我不免懷疑他是不是有了什麼麻煩。」

「不——不會吧？」蘇淑萍說。

「這要見到他的本人才能知道！」司馬洛說。

「這個——我——我已經很久沒有見他，總有半年——有十個月了。」蘇淑萍說。

一個男人，十個月都不見面，還不算是不回來了嗎？

司馬洛說：「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人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呢？」

「他——還有一些其他的女朋友，」蘇淑萍說：「但是我不會去找她們的！」

「讓我去找好了。」司馬洛說。

蘇淑萍立刻透露了一張名單，和詳細的地址。司馬洛有極好的記憶力，用不着用紙筆寫下，亦可以記住。

跟着，他又說：「蘇小姐，告訴我，假如萬一你發了達，那阿平會不會用你的錢呢？」

「我和他——假如他發了達，我就用不着唱歌，他會養我。」

「我是說假如你發了達，而他又窮困呢？」司馬洛說。

「我是沒有所謂的，」蘇淑萍說：「假如他環境不好，我會給他錢！」

「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司馬洛氣結地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蘇淑萍說：「他不是因爲我有錢而跟我好的，我根本就不是有錢，比我有錢而比我美麗的女人也不少。」

司馬洛看着她，這也許是一點點證明，她的確不是富有的，但這也不是很充份的證明。

蘇淑萍伸出手來，讓司馬洛看看手上戴着的一隻鑽石指環：「這就是他送我的！他也沒有拿回。」

司馬洛看看，那指環不算大，但起碼是眞貨。

「他從來都不是很有錢，」蘇淑萍又說：「不過他有的時候還是肯買這個給我！」她留戀地摸着那指環。

「沒有錢時呢？」司馬洛奇異地問。

「你是說，他會不會向我要回這指環，拿去典當嗎？」蘇淑萍說：「他是不會的。」

「他的錢是從何而來的呢？」司馬洛問。

「也許是偷來的，也許是搶來的，」蘇淑萍說：「誰知道呢？一個男人，假如他不告訴你，你最好就是不要問他的錢是何來的！」

司馬洛此時對阿平這個人又深感興趣了，因爲，雖然菲菲會是他的妻子，對他的爲人反而不是太清楚，似乎其他的人還清楚得多，尤其是已分手了這許多年，也許人是會變的。

司馬洛又問道：「他究竟是幹什麼的呢？照你所知，他是靠什麼爲生的呢？」

「賭，」蘇淑萍說：「賭馬，賭紙牌，沒有本錢的時候，就替人主持牌局抽水。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從來沒有告訴我。」

「唔，」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是結過婚的嗎？」

「他對我講過了，」蘇淑萍說：「祇有一次。他說他試過一次就害怕了，以後也不敢再試。」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也許因爲那時他根本就太窮了，不應該結婚，」蘇淑萍說：「你知道，窮是很苦的，愛情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錢的話，你就不會有心情愛。」

「我猜，」司馬洛說：「他大概也沒有錢送他的妻子一件這樣的禮物了？」

「很難了，」蘇淑萍說：「連生活都成問題。他告訴我他就是因此而跑掉了。他說，有些事情，他的妻子不願意他做，而他又不放心讓她出去工作。兩個人一起，就是有許多限制，活不下去，恢復了自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那反而容易。而且，他也有這個缺點，喜歡新鮮的女人，有了妻子，就不能這樣做。我，我不是他的妻子，我沒有權管他這些。」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我對些這人不很清楚，但聽你講，他這人還不太壞。」

「誰說他很壞？」蘇淑萍問。

「沒有人說，」司馬洛說：「也沒有人說好，我祇是不知道是好是壞，現在才知道！」

「他又不是很好，」蘇淑萍說：「他亦是有他的缺點的，問題是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司馬洛皺眉低着頭。蘇淑萍不會是在說謊，而且足球亦不會是說謊的，既然如此，阿平這樣的一個人，又怎麼會是去勒索菲菲的呢？然而，菲菲也顯然不是說謊的。

「現在怎辦？」蘇淑萍說：「有一個死在我這裏了，而那些人還說會對阿平不利！」

「這具屍體，我有辦法替你搬走，」司馬洛說：「但是你必須與我合作，明白嗎？」

「阿平的安全又如何？」蘇淑萍問。

「我也得找到他才行，」司馬洛說：「這個死了的人，他有一個弟弟，他的弟弟就正在這個地址等我，我找到了他，就可以弄清楚阿平的事情了。」

「那你還在等什麼？」蘇淑萍問。

「這個人的弟弟，爲防萬一他會來找你，可能會對你不利的，」司馬洛說：「屍體搬走了之後，可能他會來，你最好是避一避。你有什麼地方可以避的嗎？最好是在人多的地方暫住，常常都有幾個人一起的。住幾天，直至我通知你。」

「我可以住到宿舍去。」蘇淑萍說。

「宿舍？」司馬洛問。

「我的大班租了一層樓，一共有六間房間，都是租給手下的小姐住的，」蘇淑萍說道：「那裏一天廿四小時都有牌局，不能會像這裏，闖一個男人進來，使我不能求救！」

「這好極了，」司馬洛說：「你到那裏去！」

他進入浴室，看見李龍所流的血不多，他把李龍抱了出來，用水一沖，就把那些血沖掉了。跟着就由蘇淑萍在門口把風，肯定門外的走廊中無人時，司馬洛就迅速把李龍的屍體抱了出去，放在樓梯間的轉角處。這裏是大厦，每層的伙數很多，祇要蘇淑萍不承認，就不會有人知道屍體是從這裏搬出去的。

他弄好了之後就離開，在附近的店子打個電話向警方告密，報告發現屍體的秘密。

警車蜂湧而至時，也是蘇淑萍下樓離開的時候。

而此時，司馬洛已經到達了那紙上所寫的地址。

那個地方是一座新建的住宅大厦，住了還不到十份之一，因此大部份單位都是空着的，而紙上所寫的地址，就是一個還未有人住的單位，連門鈴都未裝的。

司馬洛敲了一陣門，沒有人應，他相信是不會有人在那裏面的了。不過，他還是要進去看看。

司馬洛開鎖的本領是高强的，而且這層樓裏面根本一個單位都沒有人入住，沒有人干涉他，他在那度門上更是可以爲所欲爲了。

他把門開了，進去。果然屋裏是沒有人在着的，但是他在浴缸裏找到了多個烟蒂和烟灰。似乎有人曾經在這裏吸過烟，等了許久，等得不耐煩而走掉了。

也許是等着等着覺得情形不妙而走掉了。

李虎是在這裏等他的人，而李虎走掉了，他錯過了一個機會。

司馬洛想了一想，覺得李虎是不會再來這裏的了。李龍李虎選中了這個地方作爲陷阱等他來，他却沒有來，他們就不再等了。他們是應該有人在這裏等着的，既沒有人，那就是表示他們是已經放棄了這個地方了。

司馬洛離開之後，到附近一間餐廳去打電話給蘇淑萍，就是打到那個舞女宿舍的地方。蘇淑萍果然已經在那裏了，而司馬洛亦可以聽到辟辟啪啪的牌聲。

他說：「你還安全嗎？」

「沒有事，」蘇淑萍說道：「你怎樣了？」

「遲來了一步，」司馬洛說：「人已經走了，因此，你也最好在那裏多留幾天，出入小心些，不要單獨一個人。他們利用你已經失敗了，可能認爲不要再碰你，不過世事是很難講的，可能他們也認爲應該向你報復，因爲你出賣了他們。用不着太担心的，你出入小心，他們看見不容易下手，就不會碰你。」

「好吧，」蘇淑萍說：「但是我希望你努力一些，爲阿平的安全着想一下。」

「這個我會的了，」司馬洛說：「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我再通知你吧！」

× × ×

司馬洛又在公園裏找到了足球。

足球還是正在那裏看人家玩足球，這一次身邊也有一隻紙袋，紙袋裏裝滿了零食。司馬洛向他買了情報，給了他錢，他就可以買東西吃了。正如他所說，人是天生要吃東西的，而吃東西乃是一種最佳的享受。

司馬洛坐在足球的身邊，足球說：「哦，又是你，你的事情辦好了嗎？」

「我感到很意外，」司馬洛說道：「我還以爲你的安全是會有問題的！」

「爲什麼呢？」足球說：「我沒有對你說謊呀！」

「你又把我來找你這件事賣給了誰？」司馬洛問。

「那兩個人？」足球說：「他們說是你的朋友——他們不是你的朋友？」

「他們要殺我！」司馬洛說。

「但是你並沒有——」足球說。

「其中一個死掉了，」司馬洛說：「另一個逃了！」

足球停了咀，呆呆地看着他。

「我雖然不算是你的朋友，」司馬洛說：「但我總算給過你一些錢呀，你這樣對我——他們連錢都沒有給你！」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足球說：「我還以爲他們是你的朋友，否則的話，我才不會對他們講什麼！呃——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我剛剛不是對你講過嗎？」司馬洛

說：「他們死了一個，逃了一個！」

「我是說——」足球說：「你結果找到了阿平沒有呢，」

「沒有，」司馬洛說：「蘇淑萍也不知道阿平何去。」

「那你再來找我幹什麼？」足球問。

「我祇是想看看你有沒有給他們打過，既然沒有，那我亦想知道，你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情報可以供應給我。」司馬洛說道。

「關於阿平的所在？」足球問。

「是的。」司馬洛說。

「假如我知道，我早就巳經告訴了你了！」足球說：「我不是拿過了你的錢嗎？但是，你要找阿平，究竟是爲了什麼事呢？」他開始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正如我所講的，」司馬洛說：「我是要澄清一些事情，你也別以爲那兩個傢伙是阿平的朋友，他們差點殺死了蘇淑萍，假如不是我夠機警，我會被他們殺掉，而跟着蘇淑萍亦會被他們滅口的！」司馬洛也自知自己可能是在說謊，因爲這龍兄虎弟與阿平是一路。

「但是，」足球說：「他們的確是不想你找到阿平。」

「這就是很明顯的了，」司馬洛說道：「不過，你認爲他們是阿平派來制止我的？」

「我不知道，」足球說：「但是，我認爲阿平是不會派人來殺人的。阿平這個人，不會做什麼太對不起人的事，既然沒有做什麼太對不起人的事，他亦不會帶人來殺人了！」

「你肯定嗎？」司馬洛問：「也許，阿平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我肯定。」足球說。

司馬洛倒是傾向於相信足球的。不錯，足球這個人是頭腦簡單，但是頭腦簡單的人也很直覺，有許多時候能夠準確地分辨人的好壞。假如足球的講法是準確的，那就很奇怪了，因爲依照跡象看來，阿平是窮兇極惡的人。然而，足球的看法，與及蘇淑萍的講法又不謀而合，那麼他又應該相信誰呢？

「也許，」足球說：「這些人也是對阿平不利的。我看你不像是一個壞人。也許，我去調查一下吧。」

「還是不好了。」司馬洛說。

「爲什麼呢？」足球說。

「我不希望你有危險，」司馬洛說：「你有什麼可以查的綫索，你告訴我，我去查好了。」

「這不行的，」足球說：「有些和我相熟的人和你不熟，有些我可以隨便去打聽的地方，你也不能去。而且，有時，爲了朋友，冒一下險也是值得的。」

司馬洛聳聳肩：「假如你一定要這樣做，我當然也不能制止你，而且你也是有你的道理的。」

「但是，」足球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找阿平，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司馬洛感到爲難了，假如把眞正的原因說出來，足球是否會合作呢？因爲足球是幫阿平的，而司馬洛此來的目的，到底亦是對阿平不利的。不過，司馬洛做事，許多時候都是往往有奇妙的靈感。他現在就有了靈感，決定對足球吐露眞相。於是，他就把這件事情都告訴了足球。

足球聽完了之後，看看地面，沉默了好久，吃東西亦暫時停止了，他終於說：

「我不相信！」

「難道我會對你說這樣的謊？」司馬洛說。

「不，」足球說：「我是說，我不相信阿平會做這樣的事情。」

「憑你所講的阿平的爲人，」司馬洛說：「加上蘇淑萍所講的阿平的爲人，也許他是不會的。但是，人都有朋友，你們是他的朋友，你們就不願意相信他會做這種事情，但是我是根據事實，我不偏帮任何一方面，我知道菲菲也不是對我說謊的，阿平的確去找過她拿錢，而她也把鑽石都賣掉了。並不是別人利用她與阿平之間的關係去向她勒索而阿平不知道，是阿平自己去找她的。」

足球沉默着看着地下。

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爲難的，但是我希望你也明白我的立場，這件事情，我不能夠不弄清楚。」

足球又開始吃東西，這一次則不是爲了吃東西而吃，而是他吃東西去發洩心中的壓力，把東西嚼得很落力。

「你可以不管這件事情，」司馬洛說：「讓我自己去辦好了。」

「不，」足球說：「我要管，我要讓你找到阿平，弄清楚，假如他會做這樣的事情，那我也不當他是朋友了。」頓一頓，「我怎麼和你聯絡呢？我們以後在這裏見面？」

「不，」司馬洛說：「假如我們再見面，我不知道你能活多久。」他把足球那袋食物拿了過來，也伸手抓了把放進咀巴。足球奇異地看着他。司馬洛把紙袋還他，說：「我巳經在紙袋裏放了一張名片，有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電話傳呼服務社的號碼和傳呼我的號碼，你有什麼綫索，你打電話找我好了，我們不要見面。」

「這樣也好。」足球說。

「現在我要打你了！」司馬洛說。

「什麼？」足球說。

「這是爲了你的安全，」司馬洛說：「我問你綫索，你不講，我們不歡而散，假如有人看着的話，也許就認爲不需要滅口了。」

「這樣也好。」足球說。

司馬洛忽然站起來，一把揪住足球的衣襟。

「你在幹什麼！」足球大聲叫起來。

司馬洛在他的肚子擊了一拳。

「別打得那麼重可以嗎？」足球苦着臉低聲說。

跟着，足球則是大聲叫起救命來。

司馬洛把他一推，使他跌開了，仆倒在地上，那一紙袋的零食也跌在地上，裏面的東西散地一地都是。

足球狼狽地爬着拾回。

他們這樣自然是很惹人注意，但是現今的世界，有些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並沒有過來帮助足球這個弱者。而且還不止如此而已，有人還叫喊起來：「打呀！」沒有正義感，還要幸災樂禍。

司馬洛走到足球的前面，提起脚要向

他踢去，足球連忙抱着頭大聲叫道：「不要！」

司馬洛冷笑一聲，把脚收回，不屑地說：「白痴！」

然後他便轉身走了。

足球繼續拾回他那些零食。當然，他最主要的乃是不要讓司馬洛放在紙袋內那張名片跌出來，而且還要把他帶走。

旁觀的人有些對足球發出殘忍的揶揄，而後來，他們因爲沒有什麼好戲可看，便也散了。

足球拿着那袋零食離開了球場。

司馬洛則是回到了他居住的酒店。

他留在酒店裏沒有出外，因爲他可以找尋的綫索　暫時巳經沒有了。蘇淑萍雖然是供應了他一些名字，但他暫時還不打算去找，在天黑之前還不打算去找。

天黑之後，他才出動。

因爲這個是追逃殺的最佳時間，天黑是適合做這種事情的，他要讓對方有一個動手的機會，而他在這樣的時間亦是比較方便動手。

他乘的士到租車公司去租了一部汽車，然後駕着汽車在兜圈子。

他兜來兜去，果然發現有人在跟着他，他早就覺得他是受着監視的，而現在事實果然證明了他的感覺是無誤的。他開始加速，後面那部車亦是加速。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荒郊去。

那部車再也不隱藏，而是很明顯地追來，既然是如此，那就是說，車中人是打算對他不利了。

爲什麼會這樣呢？爲了菲菲那並不太多的鑽石就如此？這並不單是李虎要爲哥哥報仇那麼簡單了。也許他們的爲菲菲是有很豐富的私蓄的？也許他們現在是欲罷不能了，菲菲那裏，錢是巳經拿不到了，而司馬洛來追究，他們就非要消滅司馬洛不可？也許他們還不知道不能從菲菲身上拿到錢的，因爲金顯來的遺囑，也祇是能讓家人知道了，可也不便公開登報聲明之類的。

那追司馬洛的車子上有三個人，都是如狼似虎的，其中二個，都在催那開車的人快些。忽然，他們看見前頭司馬洛的車子慢了下來，開開停停，終於停了。

「他的車子壞了！」其中一人叫道：

「租來的車子就是不可靠！」

司馬洛打開車門跳下車，逃進了樹林中。

這三人在他的車子後面停了，亦拿着槍跳下車。

「別讓他逃走！」其中一人叫道。

「殺他！」另一人叫。

其中一人就是李虎，李虎也許是習慣了與他的哥哥李龍合作的，不過現在李龍巳不在，他也沒有辦法了，似乎有人合作，也像是比較他一個人單獨好些的。

他們幾個人一起衝入樹林中，散了開來。

他們似乎認爲對付司馬洛是很有信心的，三個人也的確是比一個機會高得多，以衆敵寡，總是比較佔便宜。假如同時比賽拔槍及放槍快，三個人一定贏一個。即是其中一個或兩個輸了，第二或第三個就會贏。捉迷藏也是一樣，三個人找一個人，總是比較一個找一個機會高得多的。不過捉迷藏，則是對方沒有那麼吃虧，因爲有黑暗掩護，而且地方也夠大。

他們的錯誤就是以爲司馬洛一進入了樹林中之後就拚命逃走和盡量遠離。實則司馬洛却是並沒有走遠，而是躲在很近的地方，司馬洛祇是躲在很接近路邊的一棵樹上，一動也不動，他可以看到他們三人走過，當然，假如司馬洛放槍的話，那可是不利的，因爲司馬洛未必可以同時打中他們三個人，而他們之中祇要有一個或兩個有機會還擊，司馬洛就巳經不很妙了。

所以司馬洛並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在他們走遠了之後，司馬洛就從樹上跳下來。

三個人在林中叫喊着，互相呼應，越走越遠，却忽然聽到路的那邊傳來兩响槍聲，他們又連忙向那邊跑回去，隱約看到司馬洛的車子正在開動。

「媽的！眞狡猾，他又逃走！」一個說。

「原來他的車子，並有壞！」另一個說。

「他還是逃得不遠的！」李虎說。

他們回到路上時，司馬洛巳經走得很遠了。事實上，司馬洛這樣一弄，也的確是能夠領先了很多的，但是，假如他們以爲祇是如此的話，那他們是大錯了，因爲還有更糟的在後頭，那就是司馬洛放的那兩槍，司馬洛不會無緣無故放槍的，而且又顯然不是向他們放槍。當他們回到車子的旁邊時，他們就發覺，原來司馬洛那兩槍乃是射在他們的車子的前輪上，兩隻車輪上。

他們急得直跳脚，在惡毒地咒罵着，因爲車輪破了就不能追，要換車輪的話，就要花很多時間，換好了的時候，司馬洛巳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而他們亦根本不能夠換車輪，因爲後備車輪是祇有一隻的，他們却是破了兩隻，換一隻車輪，也是開不動車子的。

「現在好了，」其中一人氣急敗壞的說：「怎麼辦呢？我們不能追了。」

「現在回去也是問題，」另一人說，「難道走路回去？」

「等等有車子經過好了！」李虎說。

「這裏？」第一個人說：「你也知道這條路是甚少車子經過的，白天也巳經是了，何況還是晚上，而且看見我們三個大漢，人家也未必肯停車！」

「還有其他辦法嗎？」李虎說。

「我們可以一面步行一面等車，」其中一人說：「這樣，就是等不到車，也未至於浪費時間！」

「不！」李虎說，「我們要等車，我們就在這裏等。人家經過，看見我們是壞了車的，也許還容易肯停車，幾個大漢在路上走，那要人家停車，才眞難呢！」

李虎講的話有道理，於是他們亦贊成在那裏等着了。他們此時巳不再盤算去追司馬洛，因爲司馬洛巳經去得太遠了，不可能再追了。而且，先想辦法回去是最重要的。他們知道司馬洛住在哪一間酒店——也許司馬洛是還住在那裏的。

「媽的，」其中一人在等着時說：「這個司馬洛果然厲害，也許我們沒有給他

殺掉算是幸運的了！」

「我們會把他殺掉的！」李虎咬牙切齒地說。

「你很有信心，」那人說：「但是信心並不是可以成事的，你哥哥就是給他殺掉了！」

李虎瞪着那人，一時就像想為了這話而把那人殺死似的，但是結果他還是忍着氣，那人又並沒有講錯，李虎咬着牙說：「那個蘇淑萍一定是她出賣了我們，這筆帳我也是要跟她算的！」

「這恐怕要遲一些了，先把司馬洛這個問題解決了再算吧！」

「唏，有車來了。」另一人說。

他們都大為興奮 果然，有一雙車頭燈正從他們來時的方向駛來。

他們三個人連忙站到路中心去，揮着手，表示他們的車子壞了，務求把來車截停。當然，他們是已把槍收起來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假如拿出槍來，那是祇會把對方嚇走而已。

但是，這個極少車子經過的地方，這樣快就來了一部車，是沒有這樣的便宜的事情的。事實上，這部車子乃是司馬洛開來的。車頭燈光炫着眼睛，他們是看不到開車的人是誰了，而他們雖然隱約看得到這車的類式也沒有用的，司馬洛已經換了一部車，開的已不是剛才那一部了。

他們的企圖，並未能使這車停下來，這車在接近時也並沒有減速，而且狂响號角，表示不打算停車接載他們，他們都咒罵着跳回路邊。

車子在他們面前經過，却忽然停了下來。

車中的司馬洛開了兩槍，其中二人倒下來了，就祇剩了李虎。

李虎連忙要把已收起了的槍拔出來。

司馬洛冷冷地說：「不要試，李虎，你想在身上開洞嗎？」李虎不敢試了。

司馬洛說：「轉身背着我，然後把槍拿出來，丟在地上！」

李虎祇好照辦了，這樣他雖然是有機會把槍拿出來，却不敢轉身放槍。他不相信他夠快．尤其是司馬洛有車子的掩護。

李虎祇好把槍丟在地上。

「兩手放在後腦，伏在地上！」司馬洛命令。

李虎並無法不照辦，司馬洛下車，走過去搜了搜他的身子，搜不出還有其他的武器。於是他就過去把餘下的那兩個人的槍都收了起來。

那兩個人雖然還沒有死，却也已經是奄奄一息，沒有抵抗之力了。

司馬洛回到李虎的身邊，踢了踢他，說：「好了，起來吧，我有些事情要你做的。」

「你！你想怎樣？」李虎哀鳴地問。

「你把這兩個人搬進樹林裏，」司馬洛說：「他們這樣碍在這裏，萬一有車子經過的話，那是不大好看的。」

「你——你想拿我怎辦？」李虎問。

這個問題才是李虎眞正要問的。

「我叫你做事，你做不做？」司馬洛問。

李虎沒有辦法，由於槍在司馬洛手中的，他祇好把那二個中槍的人拖進林中藏起來，這工作本來司馬洛也可以做，但既然有李虎可用，就不必費力了，而且由李虎做，李虎就不能夠乘着司馬洛做時有什麼異動。

「現在好了，」司馬洛說：「我們到樹林裏去散步一下。」

「你想幹什麼？」李虎又哀鳴地問。

司馬洛已迅速用一根繩子把李虎的雙手在背後縛住了。司馬洛說：「走吧，李虎，假如你不聽話，我還可以拿一根繩子牽着你的頸子，使你的兩手在背後要舉起來，一放低，你就是喉嚨受罪。」

李虎也明白司馬洛所講的這個辦法的可怕，他不想受這個苦，所以也祇好暫時聽從司馬洛的命令了。

他讓司馬洛推着，走入林中。走了一段，他又哀鳴起來說：「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手中是拿着一隻電筒照路的，那隻電筒就是取自他們的車子，司馬洛照路，却照不出什麼路，那裏都是一片荒野，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口渴了，」司馬洛說：「喝點水最好！」

他的脚忽然從後一伸，伸到李虎的兩脚之間，李虎是看不見的，給這樣一絆，就向前仆去，而他的手給縛在背後，不能夠扳扶，亦不能夠做什麼平衡的動作，一仆便仆了下去。

他却不是仆在地上，而是仆進水中，因為前頭乃是一座水潭。

李虎一仆了進去，就向下直沉，由於他的兩手不能動，他的雙脚就是踢也沒有用，那水潭不淺，但又不太深，並不深到夠他打一個轉，於是他就是倒插在那裏，而雙脚則是在水面上踢着。

司馬洛等了若干時間之後才把他拉了上來。

李虎躺在水池邊，兩眼翻白，吐着水，咳得肺也要飛出來似的，司馬洛吃吃笑：「這就是你的水墳，現在你自己嚐到滋味了。」

「不要——」李虎呻吟着說。

「我相信你是一個聰明的人，」司馬洛說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會招供的。」

「我——」李虎說。

司馬洛却連說話的機會也不給他，祇是伸脚一撐，李虎便又再滾進了水中，這一次，他則是在水中打橫着了，然而他却是面部朝着下面的，假如他的手能夠動，他就可以翻轉身來，但是手不能動就辦不到這一點，而且他越是想把頭抬出水面，身子就是越沉得低。

司馬洛在水邊看着他，一點也不感到同情和憐憫，因為就在沒有多久之前，這個傢伙與他的哥哥還是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過他，司馬洛可以說是深明此苦的，現在看見李虎，就好像是看着自己上一次在受刑。

李虎這樣在水潭中雖然是很容易淹死的，司馬洛却暫時不肯讓他死掉，後來又是司馬洛把他拉起來了。

李虎辛苦得眼睛都要反轉了，這是一個祇擅長向別人施與痛苦，而自己却受不起痛苦的人。

司馬洛這一次不慌不忙，等他喘定了氣。

李虎終於可以開口了，他第一句就是連忙說：「不要——請——不要再這樣弄我！」

「很好，」司馬洛說：「你不想受苦，那你就招供好了！」

「我……我什麼都講。」李虎說。

「你也知道我是要問什麼了，」司馬洛說：「我的問題，差不多是等於你們上次問我的問題，祇是倒轉過來吧了。」

「你問吧！」李虎說。

「李虎，」司馬洛說：「你要知道，你現在是正在用你自己的生命作賭注，假如你回答得不好，我就把你推回水中，我不知道你可以捱得多少次，你自己也不知道，沒有人會知道的，所以，你最好別亂講話！」

「請你不要再……眞的不要再……」

「阿平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不是騙你的！」李虎連忙首先聲明，「我是眞的不知道！」

「我要把你推下去了！」司馬洛說。

「不要，不要！」李虎尖聲叫起來：「我是眞不知道的，眞的，眞的！」

「是有人派你來的呀！」司馬洛說：「這又不是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你怎會不知道呢？」

「司馬洛先生，」李虎苦着臉說道：「你得先要明白，你來這裏，就是要找他，他怎會不躲起來呢？他既然是正在躲，就不會那麼容易找得到，他不會告訴我他是在什麼地方的！他找我容易，我找他就不容易。」

李虎這樣講，倒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司馬洛接受了，司馬洛說：「你可以猜得到他可能躲在什麼地方嗎？」

李虎顯然是已經鬥志全失了，他嘆一口氣說道：「司馬洛先生，事已至此，不如聽我一句忠告，還是和平解決這件事情吧！」

「和平解決？」司馬洛說道：「我也是喜歡和平的人，但是如何可以和平解決呢？」

「你放了我，」李虎說：「當阿平與我聯絡的時候，我叫他別再去麻煩菲菲，這不就行了嗎？」

「你叫阿平？」司馬洛說：「阿平是聽你指揮的？那麼指揮你來殺我的人又是誰？」

「是阿平指揮我來的，」李虎說：「不過他祇是為了不想你找到他的身上來吧了，我跟他講，他就會作罷。有你插手，他也很難再去麻煩菲菲了，我相信祇要你肯作罷，他也肯作罷的。」

「就這樣作罷，」司馬洛說道：「那麼，無辜死去了的人，他們的帳又該怎麼算？」

「人死去了，我也是不能使他們復活的，」李虎說：「而且，你亦殺了我的哥哥抵數了。」

「我是想解決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但是不能就此算數，有許多帳都要弄清楚，問題才能夠解決的，譬如，菲菲與阿平的婚約，就應該好好取消，這件事情，就要見到了阿平才能弄清楚。」

「這應該不很難，」李虎說：「我也會對他講的！」

司馬洛却一點也不相信李虎，李虎這一類人，他不敢信任，李虎現在受制於他，當然是講得好好的，但是放了他之後又不同了！有如放虎歸山，不過目前，司馬洛要從李虎的口中多問出一點情報來。

他說道：「我也不相信阿平肯就此作罷，因為，他曾經派殺手去企圖謀殺金顯來。」

「這件事情我不知道。」李虎說。

「你是說，那些殺手不是阿平派去的？」司馬洛問。

「我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是，」李虎這一次似乎相當老實，「這事不是我經手的，我不知情！」

「阿平沒有跟你談過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李虎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機會跟他談話。」

「沒有機會跟他談話，」司馬洛說：「但你又說是他指揮你的？」

「間接指揮，」李虎說：「他現在很大了。」

「有多大？」司馬洛問。

李虎似乎也有他的牢騷，他說道：「以前我們本來是平起平坐的，但是，最近也不容易見到他了，他有事，祇是叫人傳達。」

「你們兄弟，也受得了這一口氣？」司馬洛問。

「我們是為錢買命的吧了，」李虎說：「既然他出得起錢，我們就當是一個不認識的老板好了。」

「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了，」司馬洛說：「你們兄弟的價錢是不平的，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算是一流好手。」李虎說。

「但阿平從菲菲手上拿到的錢不算多，」司馬洛說：「她把鑽石賣掉了之後也用乾了，她賣鑽石的錢，我看用來養你們也差不多了，那麼阿平得到什麼呢？」

「她丈夫有的是錢，」李虎說：「她有辦法從他身上拿到錢的。」

「你眞的相信她可以從她丈夫的身上拿到那麼多錢？」司馬洛問。

「是的，她是非要想辦法不可的。」李虎說。

「但是你認為成功的希望大不大呢？」司馬洛說：「你大概也知道金顯來的為人的，他不會把太大筆的錢交給他的太太而不問為什麼？」

「假如你問我私人的意見，」李虎說：「我認為希望不很大，她是已經給榨乾了的，不過，我們是在做一件工作，有人付錢叫我們做下去，我們就做下去！」

「這麼說，對不起良心也不管了，」司馬洛說：「不過，你也不是那種講良心的人。」

李虎聳聳肩：「關於派殺手去殺金顯來的事情，我不是經手的人，我不知道，不過假如叫我猜，我在想，也許，阿平就是知道菲菲不大可能再拿到錢了，於是他就索性把金顯來殺掉，金顯來死了，遺產給誰呢？菲菲，遺產到了菲菲的手，阿平

就可以拿了。」

「你眞以爲是這樣？」司馬洛說：「假如金顯來死了，菲菲就沒有顧忌，不必守秘密，那爲什麼她還要付錢？」

「阿平可愛還是老頭子可愛？」李虎說：「難道你相信菲菲不是爲了錢嫁給金顯來的，老頭子死了，她會回到阿平的懷中，兩個男人比較，誰都是取阿平了。」

「也許你是猜得對，」司馬洛說：「要殺金顯來的目的就是如此，你倒是替我解答了一個謎了，不過，假如阿平眞是如此，那他的估計是錯誤得很了，菲菲不是是爲了錢嫁金顯來的！」

「你看得愛情小說太多了，」李虎說：「我則是見得世事多，老夫少妻，祇可能是一個故事，而這也是老故事了。」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尋思着。這一點他不願與李虎辯論，反正李虎也是不會相信的，他又說：「我在找尋阿平的時候問過好一些認識他的人，他們不能告訴我阿平是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們都告訴我，阿平不會是那種向女人勒索的人，尤其是一個做過他的妻子的女人，你既然與阿平本是老友，你以爲他會不會呢？」

「我告訴你，」李虎說：「我六歲時在學校裏是一個模範學生，品行一流，但是窮，你知道窮是會怎樣影响一個人嗎？做好人有什麼用？人家有的東西，自己得不到，做了壞人，我可以得到我所要得到的。」

「你的意思就是，阿平也本來不是這樣的人了！」司馬洛問。

「沒有人是本來是什麼人的，」李虎說：「最重要的還是看看受到多少錢的影响，錢多了，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今日我做的事，你給我十塊錢，我不會作，但是給我理想的價錢，我就會做了。」

李虎所講的又不是沒有道理，在大多數人身上而言都是如此的。

「我還有一個不明白的地方，」司馬洛說：「你說你沒有機會見到阿平，你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

「最初一次是他叫我去拿錢的，」李虎說：「後來他就不露面了，大了！就不想見我了。」

「既然那麼大了，」司馬洛說：「爲什麼還要向菲菲身上拿錢呢？」

「這世界上沒有人嫌錢多的，」李虎說：「可以拿就拿，也許你是唯一例外的一個。」

「多謝你，」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覺得我不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的呢？」

「假如你是爲了錢，」李虎說：「那你早就答應跟我們合作了，與我們合作，當然可以得到更多錢，你替金顯來做事，做得怎樣好，他也是不會把家產分你一部份的。」

「說得對！」司馬洛說：「我就是這樣一個笨人，但我們是在講阿平，你說阿平很大了，究竟有多大呢？」

「總之很大——不屑與我們見面。」李虎說。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他大到叫一些你也認爲不是小人物的人代他與你們聯絡，所以你就覺得他是大了，假如不是這樣，那你未必會認爲他是大，可能祇認爲他是沒有空吧了。」

李虎無法否認司馬洛這個推測。

司馬洛又說：「他的代表，例如是誰呢？」

李虎不做聲，司馬洛把一塊石頭丟進水中，提醒了他。

李虎連忙說：「陳威仕。」

「我沒有聽過這名字，」司馬洛說：「陳威仕是幹什麼的？」

「他是賭外圍馬的莊家。」李虎說。

「唔……」司馬洛說道：「這是夠大了。」

因爲在此地，外圍馬是非法的，靠外圍馬混飯吃的人很多，有大有小，但莊家則是很大了，莊家的意思就是有本錢及勢力接受及賠任何大注。

「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陳威仕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虎說。

「你也不是一個很講朋友道義的人，」司馬洛說：「尤其是在現在這個自身難保的時候，你還爲朋友守秘密？」

「證明我眞是不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李虎說：「他可以找到我，但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找到他。」

「他是外圍馬的莊家，」司馬洛說：「這樣一個人，怎麼可以找不到呢？」

「現在不是馬季，」李虎說：「他用不着出現，等到馬季開始時，他就很活躍了。」

「唔，」司馬洛說：「你的帮忙不算大，不過也總算是帮了忙了。」

他又取出一根香烟，李虎說：「你可以給我一根嗎？」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一根香烟，又不値什麼錢！」他把香烟遞過去要放到李虎的嘴唇間。

就在此時，李虎忽然發動反攻了，他那仍然自由着的兩腿忽然把司馬洛攔腰夾住。

司馬洛給他整個提了起來，而李虎兩腿發力，司馬洛就覺得不妙了，原來李虎的腿子氣力很大，繼續夾下去，肋骨也有可能給他夾斷，或者起碼會給他夾得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祇有採取他唯一能够採取的行動。

由於此時他給夾得連雙手都不方便動作，槍亦丟下了。

於是他兩脚運用餘下來的最後一點氣力向地面一撐。

假如沒有李虎把他夾住，他可能會整個跳起來了，但是由於李虎把他夾住，他便帶着李虎一齊滾開，而他當然就是向那水潭的方向滾過去。

兩個人一起跌進了那水潭中。

李虎的雙手是不能動的，一下水，他就知道不妙了，但是他仍然極力把司馬洛夾住，顯然要與司馬洛同歸於盡，這却是他的一個錯誤，因爲假如他不是如此，司馬洛是未必會殺死他的，司馬洛這個人向來有一個弱點，就是很難下手殺掉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

現在，李虎既然如此，司馬洛也顧不了他了。

而司馬洛雙手能動，是比李虎便宜的

，他能夠撥水，後來抓緊了水邊的一塊石頭，脚亦踏着水底的一塊石頭，發力一撐，頭部便能冒出水面。

他這樣一升，就變成李虎沉得更深了，李虎連忙發力一拉，又把他再拉進了水中。

但是司馬洛因爲頭部能夠在水面冒出了一下，他就吸到了一口氣，李虎却是沒有機會吸氣，他在水底能夠比李虎支持得更久。

終於，李虎乏力了，司馬洛的身子一擺，便將他甩開，而攀住水邊的石頭，再把頭冒出水面。

此時的司馬洛也幾乎沒有了氣力了，祇能夠伏在水邊喘氣，等着他的體力恢復過來。

他已沒有空去顧李虎。

當他可以轉過去找尋李虎時，李虎巳經不動了。

司馬洛把他找到，拖出了水面，爲他施行人工呼吸，但是沒有用。李虎巳經沒有救了。

也許，李虎死於他自己喜歡的水墳，也是應該的，他巳經殺過不少人，他也是活得太久了。

司馬洛狼狽地回到路邊，登上他的車子，走了，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把衣服脫下來，晾起，等到乾了，然後才回到城裏。由於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不能夠以太怪的樣子出現在人前的，這裏發生了一件命案，警方會找尋兇手，不管恩怨如何，他不希望他成爲被找到的疑兇。

他回到酒店，由於時間巳經很晚，不大有人注意他的打扮如何，他的衣服就是皺一點亦不要緊。

他在房間裏換過了衣服，躺在床上，吸一根香烟，思索着。

李虎是給了他一些綫索的，要找到阿平，可以先找到那個代替阿平聯絡的外圍馬莊家陳威仕。其他的綫索不必去跟了。

怎樣可以找到陳威仕呢？

司馬洛先打個電話給蘇淑萍。

蘇淑萍藏身那個地方，是廿四小時都不怕電話响的，而這一次，司馬洛亦是一樣可以找到她。

她說：「這個人我是聽過的，但是——要找他——我一時也想不起怎樣可以找到。」

「不要緊，」司馬洛說：「祇是問問吧了！」

「不如我替你打聽一下吧，」蘇淑萍說：「你找他有什麼事情呢？」

「千萬不要打聽！」司馬洛連忙說，他實在不想再禍延蘇淑萍的身上，因爲對方至此可能是巳經放過她了，假如再把她牽進漩渦，那是實在不公平的，「祇是問問吧了，你知道就告訴我，不知道就算了。好了，你休息吧，我也不阻你了！」

司馬洛掛了電話，考慮着上次與蘇淑萍談話時，蘇淑萍所供應的那張可能有情報供應的人的名單。這些人之中，可能有一個亦會知道陳威仕的下落的，但這些人大多是她的同業，也都是無辜的人，假如把他們牽進一個可能有生命危險的漩渦裏，這對得起他們嗎？

這樣想着時，他那個電話傳呼機就發出「必必」的响聲。司馬洛知道這電話一定是足球打來的，因爲他到了此地來之後才租用了這個傳呼機，開了一個戶口，却還沒有把號碼給過別人。

於是司馬洛覆電話到傳呼中心，果然是足球打電話找他的，足球沒有留下自己的電話號碼，顯然足球所在的地方是不大方便接電話的，所以他請司馬洛留下一個可打的電話號碼，以便他再打給司馬洛。

用這種東西，就有這樣的好處，用電話聯絡，也可以很有彈性的，司馬洛就把他的酒店電話號碼留下了。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足球的電話便又來了。

司馬洛說：「你打電話的地方是安全的吧？」

「我也不是那麼笨的，」足球說：「沒有人看見我打電話，亦沒有人知道我是來了打電話！」

「這樣很好，」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

「我剛剛打聽到一些有關阿平的消息——」足球說。

「你又去自討苦吃了！」司馬洛說：「我又沒有叫你去落力打聽。」

「我並沒有落力打聽，」足球說，「我祇是去聽，人家都以爲我是傻瓜，在我的面前講話不大有顧忌的。總之我有我的一套，你少爲我担心好了。」

「好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說：「你打聽到了什麼呢？」

「照我聽到的，」足球說：「阿平是失踪了。」

「也許他不願意見我？」司馬洛說。

「不，不是這個意思，」足球說，「失踪的意思，即是說並不是他自願躲起來的。」

「那即是什麼意思呢？」司馬洛問。

「說不定他是——有了什麼危難。」足球說。

也許他的意思就是，阿平可能是有什麼不測，不過因爲阿平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不願意講得語氣太重。司馬洛說：「例如有了什麼危難？」

「我不知道，」足球說道：「起初，我以爲他是發了，不願意睬我，這也不出奇。但是，一個人發了，也不會連自己經常喜歡去的地方也不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譬如有些地方你是很喜歡去的，但是因爲沒有錢，就不能常去。假如你有了錢，你就會常去，是不是？但是他却沒有去。」

「唔，」司馬洛說，「很有道理，你以爲他可能是遭遇了什麼呢？」

「我不知道，」足球說：「不過，你認爲他有理由遭遇什麼危難嗎？你這件事情，你說祇是要找他澄清一下而已，那麼道理對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這很難講，」司馬洛說：「說不一定有其他的內幕是我不知道的，否則的話，我也不必調查了。」

「我很爲他担心。」足球說。

「我也爲他担心，」司馬洛不大有誠意地說：「現在你再告訴我，足球，你聽過有一個叫陳威仕的人嗎？」

（未完・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蹤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已入夜岳雲龍和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共同用青霜劍的清液爲凌秀風治療創傷，蒼髮神君亦飲了少許，治療自己受了「寒風殘骨掌」的內傷。岳雲龍自己也飲了少許，提高了自己的功力，青霜短劍的效用能解百毒，治療創傷，增長功力的妙用。岳雲龍此時正在爲蒼髮神君迫出掌傷殘毒瘀結之處，諸葛妙機爲他護法，突然來了天龍幫總護法金風子向他襲擊，跟着白旛星君、楊元秀也出現，岳龍雲幸好運功療治完畢，便力拚楊元秀，此時又來了玉面神簫萬人傑，岳雲龍轉對殺父仇人，變方分人對對兒厮殺起來，高手過招另有一番景象……

龍潭有佳境　浮生半日閒

金環劍楊元秀，正自得意諸葛妙機會斃命於自己掌下，但那知在這魚游釜底，鳥握掌中的當兒——

自己身側突吹來幾縷寒涼輕風，楊元秀是詭譎絕倫，無比機智的人，立覺有異，發出的掌勁力道，倏然一帶一轉，迎向吹來的幾縷寒風！

「絲！絲！絲！」一陣勁疾的銳嘯聲響！

蒼髮神君呼延慶發出那十五縷氣勁，驟若雷奔電閃，已疾射至金環劍楊元秀軀體一尺左右。

金環劍楊元秀驚駭不已，他萬沒想到對方，身負此種奇詭秘技，他身軀急如飛輪般，懸空直往地面滾下。

總算，金環劍楊元秀命不該絕，事先已撤回擊向諸葛妙機那道凌厲氣勁，轉迎向那十五縷勁風，不然，再有十條命，也難保住。

金環劍楊元秀就是有種獨特的陰沉、機智，凡是他覺得有危及自己性命者，無論自己如何亟切需要對方的命，但他却也不肯，和對方兩敗俱傷！這特點，是一般暴戾跋扈的魔頭，所不能做到的。

趨避蒼髮神君這招絕技雖是楊元秀見機得快，但也免不了些微損傷。

「嘶！嘶！」一陣衣衫碎裂聲，金環劍楊元秀上半身衣袍，已被那十五縷勁氣，劃破了幾道長條裂口，虧他已運起罡氣相護，只不過感到氣血一陣激蕩而已。

但也使這位平生狂傲，心狠手辣的楊元秀咬牙切齒，盈怒不已。

他嘴角泛起一絲殘酷的冷笑，道：「蒼髮神君，原來你們這些自命非凡之輩，也是專門暗算人的，嘿嘿！剛才這筆帳，本少爺要叫你十倍償還！」

蒼髮神君呼延慶眸中也露出一股冷寒殺機，不屑叱道：「對付你們這種罪惡滔天之人，無須再向你們客氣，廢話少說，拿命來！」

語音甫歇，蒼髮神君呼延慶雙掌疾速的圈成圓形，在夜影中，一圈圈的寒氣，

有如宇宙中的罡氣，排蕩着湧向金環劍楊元秀。

金環劍楊元秀嘿然一聲冷叱，雙掌十指急伸疾縮，也連連彈出絲絲銳厲勁風，消去對方一半掌勁。

緊隨着，他身形急如鷹隼般，晃身掠起，掌腿齊出，瞬間連環拍出六掌，踢出四腿。

身手之快速，凌厲，可謂至極！

蒼髮神君呼延慶名列武林三君，武功只不過僅次於玉面神簫萬人傑，他這一碰到金環劍楊元秀，恰是棋逢敵手。

蒼髮神君在楊元秀掌山腿影中，展出奇妙的身手，一陣怪詭飄閃，雙掌也銳厲無匹的攻出七八招。

兩人一時眞也是打得難分難解，所發出的氣勁，呼轟雷響聲並不比岳雲龍與玉面神簫萬人傑相擊稍見微弱。

諸葛妙機脫逃出楊元秀掌下後，深深的長吸了一口氣，冷寒的電眸，瞥掃到金風子曹逸天的身上。

金風子曹逸天這時那雙詭譎的寒眸，却也正瞧向諸葛妙機。

他發出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奸笑，道：「諸葛老匹夫，你今夜可眞是報應臨頭了，嘿嘿！你是否要找曹某施一點苦頭給你嚐受，嘿嘿！可是，一旦和曹某拚上可沒那麼容易了，你的兩位護身符，已各自性命難保了！」

賽孔明諸葛妙機被他這陣冷諷熱嘲的奚落，眞是要把一顆肺氣炸了，但他乃是極端聰明之人，知道對方也深深忌憚自己的武技，只是想要以語言激起自己的分心神亂，然後，驟下毒手，自己之武功，也無自信能夠抵住金風子曹逸天，絕對不能中了對方之奸詭陰謀，不然，便要抱憾終生了。

諸葛妙機腦際如電般掠過此念，背脊之上冷汗直流，他以自己超人的定力，强自抑下憤怒的情緒。

他態度遊閒，淡淡一笑，道：「曹逸天，不要再妄施詭計，那只不過徒費口舌而已，如你不怕死的話，索性放手來幹，哼，倘若你知錯能改，就趕緊退出是非之地，大概尚能夠渡幾年殘餘歲月，若再執迷不悟，定難逃慘死報應，話盡於此，由你自擇。」

原來金風子曹逸天一生所作所爲，並非大惡不赦之人，諸葛妙機也知道今夜若是他也和自己爲敵，生死存亡，眞是難於猜測，所以，他想以言語打動，勸金風子曹逸天從此退出天龍帮。

金風子曹逸天身爲天龍帮總護法，他極受玉面神簫萬人傑所寵，怎能夠聽諸葛妙機三言兩語，而背叛天龍帮。

曹逸天陰惻惻一聲冷笑，道：「諸葛老匹夫，你這番話，是否哀求曹某手下留情，嘿嘿！……」倏地，他臉色驟變，目露兇光，厲聲叱道：「諸葛妙機，拿命過來！」

語聲剛落，身軀微晃，左掌轉了一影圈，呼！的一聲，擊出一股凌厲狂飈，右掌駢指如戟，疾速點向諸葛妙機「氣戶」「將台」兩穴。

一招兩式不同的襲擊端的詭妙無比。

諸葛妙機臉色倏寒，左脚微旋，右掌疾若閃電，拂出一道波濤潛勁，迎向金風子曹逸天左掌勁力，左掌如刃，挾着一記鐵沙掌力，猛劈向點來的兩指。

曹逸天深感一驚，對方倒眞是位炙手可熱的人物，他那敢存着絲毫輕視，身形猝然暴長起來，雙腿如飛，踹向諸葛妙機大腿，「伏兔」「陰市」二穴。

諸葛妙機雙掌倏變，用力往外一摔，整個身形，倒了一個九十度角，「嗨」！一聲暴喝，雙臂一陣彈顫，二股洶湧如濤的掌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轟盤捲向曹逸天全身要害。

此招端的奇奧異常，使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擊出。

金風子曹逸天的眸中疾射出一道寒光，怒哼一聲，全身勁力，運聚右掌，一陣揮動，一股排天巨浪勁飈，强硬地迎接過去！

「劈拍！」一聲大響！

接着——一連串的綿密珠爆響起，諸葛妙機與曹逸天雙掌甫接之下，又在眩人眼目的快速下，對接六掌。

這六掌硬拚，兩人心血各自翻騰不已，嘴角滲出縷縷血絲來，兩對含滿怨毒的眸光，互相怒視着一瞬不瞬。瞬間——又各自一聲暴喝，凌厲、毒辣的絕招，已如狂風驟雨般，連綿而出。

他們這一次交手，都是胸中充滿了憤怒，招招狠辣，欲置對方於死地，端的極其驚險、慘厲。

但見掌風排空呼嘯，身形腿影翻飛，一時眞難分出勝負。

這三對正邪的武林絕頂高手，眞是打的風雲變色，極端慘烈！

窒人氣息的凌厲狂飆，充塞整個空間，呼嘯激蕩，銳利的西風，吹過樹顚的浪潮聲，在此地頓時不復聞見。

「劈！劈！拍！拍！」一陣珠爆的响聲！

原來玉面神簫萬人傑與岳雲龍已各採取內力的硬拚，一道道雷霆萬鈞的勁氣，互相接觸，迴旋四溢的氣流，如銳利的刀斧，掃向四丈外的竹籬。

整片籬笆，如龍捲風突襲，片片震斷，漫空飛舞，飄出幾丈之外。

這種空前未聞的威勢，端的裂胆驚魂，看得使人心生餘悸。

岳雲龍星目佈滿血絲，長髮散亂，衣衫碎裂，嘴角掛着絲絲鮮血，顯然他在玉面神簫萬人傑的酷毒掌下，已經受傷不輕了。

再看玉面神簫萬人傑臉色慘白，肩頭兩處，染滿一片血跡，好像在岳雲龍掌下，也沒討到多少便宜。

兩人雖然身羅重傷，但那身形步法，仍沒稍呈混亂，發出的掌法，却一道比一道的强猛剛烈。

響起一陣一陣，如雷霆萬鈞，撼山震嶽的暴響。

這時，岳雲龍右掌斜推，左掌橫劈，又擊出二股駭人的剛猛狂濤，硬接玉面神簫萬人傑一道深沉似海的氣勁。

「劈拍！」又是一聲大響！

廻旋勁氣，激蕩的啞鳴聲中——

岳雲龍與玉面神簫萬人傑各被震得暴飛出一丈開外，這一次兩人所遭受的震力

波動，其烈至極。

「哇！」的一聲，兩人各噴出一口鮮血，胸部一陣急促的起伏，慘白的臉容，更見猙獰慘厲，肌肉微見痛苦的抽搐着。

玉面神簫萬人傑眸中暴出一股無比殘毒的寒芒，岳雲龍血紅的星目，也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但那是多麼充滿着憤恨、悲愴。兩股精光，互相交射着，一時停頓下來。

「錚！」的一聲龍吟虎嘯聲——淡昏的周遭，驟然一片明亮，青霜短劍已經出鞘了。

同在瞬間的剎那，一縷清妙的簫韻響起——

玉面神簫萬人傑右手中已握着一支奇長的古簫，簫身晶瑩雪白，微泛出淡淡清輝，顯然是支絕非凡品的長簫。

正在激烈慘鬥中的諸葛妙機、金風子曹逸天、蒼髮神君呼延慶、金環劍楊元秀，一聽聞那縷簫韻，頓時大家閃躍開去，八道冷電似的眸光，疾速瞥視過來——

他們都知道萬人傑與岳雲龍，正是展出一場悲慘流血的生死相搏。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深深痛愛岳雲龍，他們豈能再有心情肉搏下去。

金環劍楊元秀與金風子曹逸天，他們也各存着一種心情，他們知道萬人傑外號為玉面神簫，但武林中人却從來沒有見識到萬人傑施用長簫與人搏鬥，所以，兩人存心要開開眼界，看玉面神簫之得名，是憑藉什麼？

其實萬人傑一生露出這支長簫，只不過昔年和絕魂手岳天鵬十幾次密約慘鬥，曾使用過，所以，武林人物，當然全沒見識過萬人傑施用長簫。

岳雲龍左手拇指微曲，和右手後抽的青霜劍劍芒，斜斜舉平。劍眉雙揚，星目凝視敵方。

其狀威凜，隱含着一股懾人煞氣。

此劍式，正是「天都魅踪絕命劍」的起手式：「威風凜凜震八荒」。

這劍式，曾經在金環劍楊元秀眼前，施露過一次，但此次岳雲龍手中是一柄威震武林人心的——青霜短劍。

其氣勢自非凡響，青霜劍發出一縷神采奪目的劍芒，如靈蛇般伸縮吞吐着，劍身泛出一圈圈青色烟霧，映射到他那張慘厲、凌寒的面容，更顯示出無比的威稜氣焰，恍似修羅煞神降臨一般。

玉面神簫萬人傑一見岳雲龍擺出此劍式，臉上肌肉一陣抽動，左手駢指如戟，向前平伸，右手瑩玉古簫，斜挑眉際，眼睛斜視。

其氣勢，眞也非凡，那種陰毒殘狠的氣色，使人看了有種胆寒心悸之感。

場中幾人都是當今天下武林有數的絕頂高手，一見玉面神簫萬人傑露出此手式，心內各自欽佩不已，的是一位蓋世的魔頭。

他們覺得此式內中深含無窮的殺機，奇詭絕倫的變化，無論是攻、是守，都使人莫測高深。

周遭一片沉寂，但各人心中忐忑不安的跳動着，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籠罩着四周的空間。

岳雲龍此刻的心情，顯得十分凝重。夜，更是使人有種冷索、肅然。

驀地——

雙方腳步移動了，但其速度是如此的緩慢，有如蝸牛移動。

漸漸地，萬人傑與岳雲龍之間的距離，由二丈縮小至四尺。

倏地——響起一聲「錚」，劍身顫抖鏗鏘聲，與一縷清脆的簫韻聲。

岳雲龍與萬人傑各自發出一聲悶哼，身形又各自暴退一丈。

金環劍楊元秀等四人冷寒眸光，疾速瞥視到二人身上，都由心底發出一聲驚駭的叫聲。

原來岳雲龍與萬人傑的左手臂，同在臂彎處露出一道二寸長的血痕，皮肉翻捲，鮮血立刻染滿了整片衣袖。

這招反擊，可謂迅快至極，金環劍楊元秀等四位高手，眼光何等的銳利，但仍然沒看清他們怎樣出招，怎樣受傷的，這怎不使他們驚駭不已呢？

一接觸之下，兩人仍保持原有的手式，神態靜若岳峙，毫不為臂傷而引起任何不安的情緒。

此種倔强的氣魄，實使人暗中欽服不已。

猛地——兩人的脚步，又漸漸的移近了，這次比上次移挪的步子更慢。

夜，周遭所籠罩的緊張氣氛，更是濃厚、恐怖！

「嘶！」一聲勁疾銳嘯響起！

岳雲龍手中的青霜劍劍芒，化為一道精光，條條射向萬人傑全身任何一處的要害，此招是多麼詭奧、精妙，又是如何的淩厲、毒辣。

萬人傑右手玉簫劃出一道閃光的影幕，挾帶一着縷懾人心神，勁疾的簫韻——「波！波！波！」幾聲輕密的聲音響起。

岳雲龍射出的幾絲劍氣，立刻被玉簫圈起的奇異氣牆，消逝得無影無踪。

萬人傑泛出一絲得意的獰笑，一聲冷喝，右手玉簫驟若雷奔電閃，自極其怪異的角度，暴出一絲青光，直襲岳雲龍「心坎」要穴！

此招發出的突然，動作奇速絕倫，兩人間隔又近，眨眼間，岳雲龍便要斃命在那縷銳利青光之下。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駭得幾乎驚叫出來。

驀地此刻——岳雲龍突然施出那精奧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脚步飄忽的一旋，捷速的飄閃出去。

雖是這樣，但萬人傑玉簫射出的那縷青光，是何等的銳利絕快，祇聽「嘶！」的一聲，岳雲龍左肩頭衣衫碎裂，鮮紅的血液，又如泉的溢了出來。

岳雲龍冷哼一聲，劍勢驟轉，殺着陡出，起手便是「天都魅影七絕劍」第一招「殘紅飛魂飄天涯」。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那懾人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式指襲的方向。

玉面神簫萬人傑，見自己那招最凌厲的殺着，沒有重創他，正當要演出另一殺手時，岳雲龍劍式，已劈空呼嘯射到。

他不禁大駭失色，右手玉簫連續震出

幾道寒光，身軀一個曼妙詭譎的騰轉，立刻飄閃出去。

「錚！錚！叮！叮！」一陣輕响，萬人傑玉簫震射出的寒光，恰好迎上岳雲龍這招「殘紅飛魂飄天涯」，射出四道詭秘氣流。

岳雲龍心中暗駭，怎麼這厮眼光如此銳利，知道此招之奧秘。

岳雲龍存心要施出此絕奇的劍術劈殺萬人傑，倏然一聲悽厲刺耳的長嘯，凝震雲霄。

手中青霜劍一盤一轉，精光暴閃，兩道劍氣，帶起「嘶！嘶！」尖厲銳嘯交叉而至！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要知天都魅踪七絕劍，招招講究超速奇快，式式保持奧妙絕厲。

這招正是七絕劍的第二招「流虹一綫天疑裂」。

玉面神簫萬人傑眞是驚駭的面容慘白，以自己蓋代的輕身法，居然不能搶制先機，出手反擊。

萬人傑右手玉簫，舞起漫天青光氣牆，同時左掌連續拂出六道幽幽氣勁，「劈！劈！波！波！」岳雲龍的兩股劍氣，仍被萬人傑絕世的功力逼退。

岳雲龍鋼牙一咬，存心硬拚到底，手中青霜劍，立刻施展出天都魅踪七絕劍，凌厲至極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一聲刺人心神的厲嘯驟起——

青霜劍光幕如山，重重叠叠　如江河倒瀉般，綿綿而至。

浩蕩的劍影之中，青霜短劍泛出十股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令人悚然。

岳雲龍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射，奇幻莫測。

看得場外四位奇絕高手，暗中自叫慚愧，若是換了自己，在對方任何一招攻擊之下，定會立刻魂飄天涯。

由這幾招兵器交接，二人所出的招式，俱是耐人尋思，精妙深奧，傾絕古今的奇招。以自己和人家比起來，眞似滄海一粟，太微不足道了。

其中就是金環劍楊元秀，內心最深具傷痛，他一生自負自傲，岳雲龍在最初三番兩次，敗在自己手下，但當其重歷江湖第一次與他交手，自己便傷在他的掌下，若不是師父震西天，及時趕到，定會一命歸陰。

自那一次慘敗他手後，師父不惜精血耗損，又傳授指點許多絕奧奇招，總想殺了岳雲龍，以洩慘敗之恨，但那知第二次在魔嶽絕谷中自己這方會合四人之力，仍不能將他置於死地，反被其安然逃逸。

這還並不打緊，而最使楊元秀凜駭的就是他今夜見岳雲龍的功力，像似比幾日前在魔獄絕谷中更增進許多。這種超人的進展速度，實使楊元秀迷惑難解。

其實，他那裏知道，岳雲龍自幼便吃了絕世奇珍「朱鶴靈果」，全身上下，已經脫胎換骨，而又獲得九天神魔雷去惡本身九成的精元，這兩種奇異的造化，雖然一時不能盡為岳雲龍眞氣所納，但却潛伏其丹田深處，當每一次他被內力震蕩之時，那潛伏的氣流，便會泛出一些為岳雲龍眞氣所納合，使其功力頓長。

魔獄絕谷一戰後，岳雲龍又逢到武林第一奇人，冷雲仙子姬白鳳，內家眞力的震蕩，功力又無形的增進許多，況且在剛才岳雲龍又喝下了能夠增長功力的絕世奇珍「青霜劍液」，所以，才造成他今夜奇高的深厚功力。

玉面神簫萬人傑，目見岳雲龍施出這招「星飛虹影斷腸紅」之時，臉上肌肉驚駭的一陣陣抽搐。

他祇覺渾身眞氣激蕩，自己玉簫舞出的氣牆，已被那無堅不入的十股劍氣冲破，鼻中已感窒息！

求生的智能，使他施出奇絕的罡氣功夫——

玉面神簫萬人傑右手玉簫仍是舞起漫天光影，左掌驟若閃電，圈起一道一道浩蕩似海的波濤。

緊隨着，身形有如巨風般，呼聲旋轉，那步法是多麼奇詭絕異！

一圈圈强烈的氣流，有若宇宙的罡氣，已自他身側四周捲起，倏如巨浪排空，洶湧捲向那十股銳利劍氣。

「波！波！波！」又是一連串的勁氣暴響聲。

銳利的殘餘眞氣，四溢飄散中，玉面神簫萬人傑狼狽已極的飄出二丈開外。

岳雲龍心中這一駭，眞也是非同小可，此招「星飛虹影斷腸紅」，自出道江湖，曾經使幾位絕頂的高手，喪命濺血劍下，但萬人傑毫無損傷的躲過。

岳雲龍報仇之心極切，他雙目怒睜，倏然一聲震撼山岳的厲嘯響起。

身形猝然，騰空而起，臨空盤旋三匝，彷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曼妙輕靈已極。

岳雲龍在空中，身形倏然騰轉，大喝一聲，盤瀉而下，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的曳光。

手中青霜劍的劍勢有如風起雲湧，江流倒懸般，幻成一片劍山，萬道寒森的劍氣，直擊向後退甫定的萬人傑。

玉面神簫萬人傑脚跟剛才站穩，驀覺一股奇寒劍氣，砭骨欲裂，他嘴角迅速泛出殘狠的獰笑！

一聲陰氣森森，鬼哭、狼嗥般的怪笑揚起。

玉面神簫萬人傑，身形也猝然然暴起，驟若閃電迎向岳雲龍。

在他身形飛起的剎那，萬人傑左手五指箕張，一彈一震，暴射出五股銳利已極，絲絲勁氣，玉簫化作一片瑩玉潔白的閃光，疾迎向岳雲龍之劍氣。

岳雲龍知他心存兩敗俱傷，當下鋼牙一咬，也心存兩人都要骨化灰粉，右手劍勢依舊，左手也五指箕張，由指尖暴出五股勁氣。

兩人的身形已經够快了，而又是一迎一撲之勢，那速度之快，更是駭人。

略一眨眼的瞬間！

兩道白光在空中互一接觸。

緊接着——

響起一陣「劈拍！錚錚！」之聲！

二聲悽厲的慘哼響起。

兩條人影驟分，恍似飛星隕石，連翻幾個觔斗，「叭噠！」兩聲落地的聲響，

岳雲龍與萬人傑各自由空中飛出三丈開外，一屁股跌坐地上。

兩人身上衣衫幾乎完全被撕裂，身上傷痕纍纍，血跡斑斑，更有幾處皮肉翻捲，慘厲已極！

「哇！」的一聲，岳雲龍與萬人傑各自噴出一口鮮血，嘴角掛滿血絲，臉色慘白，肌肉陣陣痛苦的抽搐着。

那是面臨死亡恐怖，所顯示出的慘厲臉容。

岳雲龍與萬人傑眸中均噴射出怨毒的稜芒，互相交射着，軀身一掙扎，便要挺立起來，但已經力不從心，口中微發出一聲輕哼，身軀一陣顫抖，重又跌坐地上，由他們漸呈渙散的眸光，使他們知道其傷勢，非常嚴重。

原來他們不但耗損內力過甚，而强抑制洶湧翻騰的氣血，在空中迅快絕倫的互搏了幾招後，雙方均身罹重創，被震落地上。

此刻，他們胸中氣血，如海波濤，洶湧怒排着全身骨骼疼痛欲裂，毫無一絲氣力能夠再支持着他們爬起。

其實，若不是他們的內功精湛，已臻至高無上絕妙之境，大概早已經心脈寸斷，魂飄天涯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雙雙疾撲至岳雲龍身側，低聲道：「龍兒，你不要緊吧！」

岳雲龍的體內，只剩一口殘餘的眞氣，根本無法傳出口中講話，他只得點頭示意，說不打緊，其實他現在眞氣已漸呈涸盡。

玉面神簫萬人傑比受傷岳雲龍較輕點，經過一陣凝神調息後，已經能夠開口說話，但他仍然無法挺立起來。

玉面神簫嘴角帶着一絲慘笑，向金風子曹逸天，道：「曹兄，這次便宜了此小子，過幾天再來取他的狗命。」

金風子曹逸天與金環劍楊元秀，在剛才也迅捷的撲至萬人傑身側，曹逸天深知帮主的性格，所以，不敢發話相問，這時見萬人傑所說的話，也就是帮主承認自己栽了，示意他們就此撤走。

金風子曹逸天與金環劍楊元秀，縱然他們乃是極爲跋扈、暴戾的惡徒，但事已至此地步，只有喪失平日虛假的做作，一左一右，駕起萬人傑的軀體。

一個武功蓋世，手段慘酷毫無人性的武林魔頭，落到連站起來也也無能爲力的地步，自亦不無傷心之感！

萬人傑原來誤會岳雲龍所受的傷比他輕，現在才急速凝神療治傷勢，以待最後之一擊，療傷中發現傷勢不輕，所以他才自降一帮之主的威嚴，催金風子趕緊揹他走。

不然，以萬人傑那種殘酷的天性，縱然他拚着功力全失，或者是殘廢一脚一手，他也要擊斃了岳雲龍，永除未來大患。

若以岳雲龍現在這麼慘重的傷勢來說，只要萬人傑勉强能够提凝一股掌風掃來，岳雲龍便會立刻心脈暴裂，而致畢命當場。

這一戰，可以說是岳雲龍以智能戰勝了仇人，讓他如此狼狽的退走。

岳雲龍心內雖然無比痛恨，浩天血仇，今夜不能了結，但他內心總是有着一絲欣慰，只自己能夠話着，再經過一段時間，自己的武功，便能夠靠實力來慘敗仇人，將其剖心喝血，粉身碎骨，隨心所欲了。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深明岳雲龍所受的傷，比萬人傑嚴重，所以，他二人雖然也無比痛恨，血仇未報，但也只有眼巴巴看着他們，瞬息間消逝夜幕中，然後雙雙架起岳雲龍，趕緊走入室中。

室中床上的凌秀風，目見岳雲龍悽慘之狀，虎目不禁滾出幾滴熱淚，他恨不得撲進岳雲龍懷中，嚎啕痛哭一陣。

蒼髮神君呼延慶，架着岳雲龍坐在一張椅上，向諸葛妙機道：「諸葛兄，青霜劍液，是否還有剩留？」

賽孔明諸葛妙機慚愧道：「呼延老弟，如你沒提起。我差點給龍兒錯過了，這種絕世奇珍的靈藥，眞是該死。」

賽孔明諸葛妙機說着，由懷中摸出一小瓶鮮紅如血的「劍液」，揚開瓶蓋，一股清香立刻撲鼻直入。

岳雲龍那本是神智渙散的星目，自嗅到劍液清香之氣，精神又爲之一振，隨即睜大雙目，凝視着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諸葛妙機，搖一搖頭，那意思是說，自己傷勢只要休息一會，便可復元，不必再耗損劍液。

賽孔明諸葛妙機露出一絲無比關切，慈愛的語音，道：「龍兒，你應靠劍液趕緊復原體力，若被奸人回去再派高手前來，事情可就不大好辦了，何況現在離中秋之夜，只不過三日時光，我們明日午後，也就須要趕程上毒龍潭附近！」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是無比的喜愛岳雲龍，對於岳雲龍生命之安危關懷備至，比自己的親愛的兒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每一件事情，總是要徵求岳雲龍的高興同意，這種愛，可說是人類最深刻的愛了。

岳雲龍由諸葛妙機語聲中，意識到這兩位伯伯，是如何的熱愛自己，唉！只可惜自己不久便要長逝人世。

岳雲龍腦際想至沉痛之處，星目迸出幾滴熱淚，支持着他理智的那絲殘餘眞氣立刻崩潰，身軀一陣寒慄的顫抖，眼皮慢慢的合了下去。

諸葛妙機左手疾若閃電，一托岳雲龍牙關，灌下了半小瓶劍液。

劍液端的是否千古罕逢的奇珍靈藥，一入岳雲龍口中，神智立刻清醒過來，微微長吁了一口氣，靠着青霜劍液的藥力，暗自凝聚着那口已散的精元之氣，重又納入丹田。

驀在此刻——

岳雲龍丹田深處，潛伏的那股奇異氣流，突然如海浪波濤般，滾滾盪盪，流竄四肢百骸，會合那已被震散的眞氣。

岳雲龍不敢怠慢，立刻導引那股奇異氣流，攻通奇經八脈，直達十二重樓，冉冉循環了幾周天，歸入丹田。

混身痛楚，立刻消滅，神清氣爽，臉容透出原有的紅潤。

蒼髮神君諸葛妙機看得驚奇不已，他們萬沒想到，岳雲龍功力之恢復，如此的神速，由他那雙銳利無比的晶眸中，好像他的功力，又精進一層。

岳雲龍突然悽涼的清嘆一聲，說道：「今夜被那惡賊逃脫，眞是心有不甘，唉，可恨自己的武功，還是如此的差勁，不知何日何時，才能夠親刃仇人，了此心願。」

賽孔明諸葛妙機朗聲道：「龍兒，你萬勿自暴自棄，那蟲賊雖然武功蓋代，但今夜之鬥所遭受的傷勢，並不比你輕，以剛才看你恢復功力之快速，不出一月，你之功力，定又進展許多，那怕仇人還會飛上天去不成。」

岳雲龍臉容沉重，悽涼地道：「諸葛伯伯，你有所不知，仇人最拿手的武功，是『寒風殘骨掌』與最近他慘害百個孕婦，取胎製藥練成的『天地寒陰殘骨功』，但今夜却全然沒有施展，所以，龍兒仍難揣測仇人功力之實力高深。」

蒼髮神君呼延慶點一點頭道說：「龍兒之見解甚是，今夜這廝沒有施出這兩種歹毒絕技，實難猜測他當今功力程度，不過見他今夜在龍兒劍下，好像也遭受重大的打擊，不然，以他那種殘狠暴戾的天性，絕不會忍受奇辱，甘心撤退。」

諸葛妙機接口道：「龍兒，你儘請放心，縱然那廝施出這二種歹毒陰功，但只要細心應付，時時刻刻凝聚『玄天冰魂』眞氣，護住萬千毛孔，大概也不能奈何於你。」

岳雲龍沉吟了一陣，開聲問道：「諸葛伯伯，奸人不是說那張毒龍潭所在地的秘圖，被他們搶走了嗎？」

賽孔明諸葛妙機，輕聲嘆了一口氣道：「萬沒想到，江湖武林人物，消息是如此的靈通，你呼延伯伯，在此地隱居十五年，根本沒有走漏一絲風聲，怎麼毒龍潭潛伏的盤龍星蜍的消息也有人知曉，啊！江湖之大，倒眞是波詭雲譎，使人難於防範。」

蒼髮神君呼延慶臉色凝重，道：「龍兒，如我們要得到『盤龍星蜍』的『毒龍火丹』，大概又要展開一塲極爲慘烈的凶搏，唉！眞是好事多折磨。」

「毒龍火丹我們勢在必得，如有人插手其中，便把他們一一誅絕，如今龍兒已顧不到什麼殺孽的罪過，只知道順我者存，逆我者死。」

蒼髮神君諸葛妙機，一見到岳雲龍充滿煞氣的眼光及語氣，不禁在心底裏泛出一股寒意，他們知道江湖免不了一番血腥的風浪。

賽孔明諸葛妙機輕聲道：「龍兒，蒼天有好生之德，如不是罪大不赦的邪惡之徒，能夠給其一綫生機，讓其悔改，則功德無量。」

岳雲龍目中淚光汨汨，悽聲道：「伯伯，龍兒何嘗要多殺蒼生呢，龍兒亦非天生孤傲，慘酷嗜殺之人，龍兒的身世，只有你們二位老人家最清楚，最先龍兒抱着滿腔希望，自幼流浪江湖十二年，受盡人間的悽苦，只是要學成超人的武技，親刃仇人，但自從巧遇恩師後，我的仇人不但不祇一個萬人傑，而是天下武林黑白兩道許多高手，月前龍兒已經連連殺傷九大門派的門人。

「當然，他們不會就此甘休的，但龍兒也永不懼怕他們，那恃强欺人之輩，現在我只痛恨蒼天，爲什麼對我如此的不公，處處捉弄，予以巧妙的安排，這是多麼的使人悲慘欲絕的事呀！」

以岳雲龍目前的處境，並不十分簡單，此刻天下萬千武林，無論正邪各派，黑白兩道的人物，無不欲殺他而甘心！

岳雲龍自幼孤苦無依，連自己認爲是可以補償自幼慘痛遭遇心緒的——愛情，也竟對他如此慘酷，逼使他要走向自殺之路。

若不是岳雲龍有種超人的倔强天性，這種一連串的慘酷折磨，精神打擊，他早已經不在塵世，或者是變爲瘋狂。

所以，他現在只恨天，不恨人。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他們二人也深表同情，岳雲龍如此冷酷慘殺之心，這些只有順其以後命運上的安排。

賽孔明諸葛妙機突然道：「呼延老弟，天下武林中人，他們難道能夠抗拒『盤龍星蜍』的毒氣嗎？」

蒼髮神君轉臉笑道：「奸魅惡徒，只知得其『毒龍火丹』，那知防備『盤龍星蜍』的毒氣，所以那顆毒火丹，仍非我等莫屬。」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呼延慶老弟，以今夜萬人傑這蟲賊，來搶奪那張秘圖，並非想知其所在地，是而想知關於『盤龍星蜍』及『毒龍火丹』的性質，以我淺識之見，對方定知『盤龍星蜍』噴出毒氣的厲害。

「我們當今處在四面楚歌的情勢之下，不能僅僅靠單方面着想，實應防範到萬一有不測事件發生之安排。」

蒼髮神君呼延慶聞言，實在佩服諸葛妙機心思之縝密，當即說道：「諸葛兄，你外號人稱賽孔明，不知有什麼錦囊妙計，兄弟洗耳恭聽。」

諸葛妙機微笑道：「呼延老弟，你又要恭維我了，眞是要被龍兒暗中笑掉了大牙！」

岳雲龍道：「諸葛伯伯，龍兒也是衷心欽服，你老人家超人的機智，如有什麼指示，龍兒與呼延伯伯，絕對遵從。」

諸葛妙機仰首一陣哈哈豪笑，道：「龍兒，你何時向你呼延伯伯，學會了那種不老實的窮酸氣息。」

呼延慶罵道：「老鬼，你愈老愈狡猾了，誰不知道你心中正洋洋得意呢？」

岳雲龍見這兩位伯伯，又像孩子般逗起嘴來，不禁掩嘴大笑不已，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也同時豪邁的朗朗大笑起來。

室中立刻籠罩着極温暖的氣息，剛才那塲極盡悽切、恐怖、緊張的流血搏鬥，立刻烟消雲散，化爲烏有。

諸葛妙機突然斂起笑聲，正色道：「呼延老弟，我們要去毒龍潭之行程，絕對要隱秘異常，因爲敵人大部份已知我們有克制毒氣之方法，他們定會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搶奪或是偷取。」

蒼髮神君道：「諸葛兄，兄弟早已在毒龍潭附近的一道山嶺，尋着一處秘洞，我們明日午後趕奔而去，便暫時呆在洞中，順便打探四週的敵情。」

諸葛妙機輕嘆了一聲，問道：「呼延

老弟，那顆毒龍火丹，當眞能夠醫好凌秀風的殘疾嗎？」

蒼髮神君輕聲道：「諸葛兄，這個但請放心，別說凌秀風當今傷勢已無甚大礙，就是在沒有喝下劍液之前，那種厲害的傷勢，也會藥到病除，只是他手筋、腳筋，都被奸人挑斷，恐怕要化費一段奇功療治，才能夠復原。」

岳雲龍急切問道：「呼延伯伯，你是說凌秀風兄，那手筋、腳筋能夠接回原狀嗎？」

原來岳雲龍根本沒有想像到，凌秀風那已被挑斷的筋脈，能有希望接回，他只不過想要凌秀風之內傷痊癒，只能言語，便心滿意足，這一聽蒼髮神君言語之中，能不使凌秀風落爲四肢殘廢眞使岳雲龍激動的迫不及待搶先發問。

大凡人筋被挑斷，就永無復原的希望，所以蒼髮神君之言可說是太玄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很肯定的點頭說道：「是的，凌秀風殘廢之四肢，仍然能夠恢復功用，這完全是要靠盤龍星蜍，腹中那顆毒龍火丹之功力。」

諸葛妙機急忙接口道：「呼延老弟，你是否可以說出盤龍星蜍，毒龍火丹之特性、功用，以增我們一點見識如何。」

蒼髮神君點頭說道：「盤龍星蜍，在古經記載說，此物乃是屬於龍種，龍生九子，就是其中最具殘酷，奇凶暴戾之一子，和雌恐龍交配而生的。盤龍星蜍之形狀，古經也說不甚詳，現在我也不能具實奉告，總之，八月中秋之夜，我們便可以一覩，這種天地奇物之形態。盤龍星蜍性喜水，這是牠們血統的天性，所以，一出生下來，便水居而長，此物身體龐大，生長迅快，一脫母胎，經過十五年後，便已經長成。牠可說是萬物之中，最具神奇的動物，生性惰怠，長眠水中，十五年不吃食物，仍不會餓死。但是，一旦牠肚餓得難忍之時，鑽出水來尋覓食物，那麼四周圍的奇凶毒獸，便要完全遭殃了。」

岳雲龍聽得神奇不已，忍不住發聲問道：「呼延伯伯，這話怎麼說，難道盤龍星蜍，會騰雲駕霧，飛擊萬物嗎？」

蒼髮神君呼延慶輕笑道：「盤龍星蜍之得名，也就是牠之天性，盤龍潛居而得名，怎能會飛呢？但其有幾種極厲害的特性，比飛還要來得凶猛。」

賽孔明諸葛妙機催促蒼髮神君，道：「呼延老弟，你不要再賣那悶葫蘆中的藥了，趕緊說出來如何！」

蒼髮神君呼延慶，哈哈一陣清越的朗笑，又繼續說道：「盤龍星蜍，本身有二種使那些飛禽走獸，不可抗拒的魔力，其一，就是牠有種怪音，每當牠潛出水中，便仰空發出一陣陣如兒有啼般的淒厲怪嘯，嘯聲有種懾人心魂的魔力，凡是周圍幾里的毒獸，一旦聽聞其嘯聲，便自動尋聲，爭先恐後，電掣飛馳，而前來做牠口腹之物。第二就是那奇異的劇毒香氣，無論人或暴戾無比的毒禽猛獸，一聞到其香氣，便會迷失原本之性，昏昏沉沉。盤龍星蜍發出香氣的時間，大部份都是怪嘯發完，羣獸奔馳至牠四周之時，方才發散出來的。盤龍星蜍的軀體每一處，無不堅硬如鐵，刀劍不能傷其分毫，力大無窮，投足之間，猶如山崩地裂，天地震動。」

岳雲龍又出聲問道：「盤龍星蜍既然全身皮堅似鐵，又是那麼厲害，我們怎樣取到牠體內那顆毒龍火丹呢？」

蒼髮神君笑道：「龍兒，你暫時聽我說，便知道取毒龍火丹之方法。」

蒼髮神君呼延慶連吸了幾口氣，又繼續說道：「盤龍星蜍可說萬物中，最懶惰的一物，牠要飽食毒獸之時，是由口中噴出一股香氣，擊中牠要吃的毒獸頭上，那麼這毒獸，就馴順異常，自己走至盤龍星蜍面前，任其食噬，至死也不抵抗。這是如何出乎意外的神奇，禽獸也是和人類同樣憐惜其性命的，但爲何甘願慘死，這完全是那盤龍星蜍口中香氣所致。盤龍星蜍，可說是萬物中極其凶殘的動物，牠飽食之後，凡是聞聲而來，被吃剩餘的毒獸，休想一隻得到生還。那時盤龍星蜍，立刻吐出那顆『毒龍火丹』，一一擊斃那被吃剩的羣獸。」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聽了嗟嘆不已，難道世間眞有此種神奇怪異的毒獸嗎？

蒼髮神君目見岳雲龍與諸葛妙機，臉上露出訝異的神情，當下笑道：「這些關於盤龍星蜍的記事，都是由古經上說出的，事實眞相，仍待中秋之夜來求證，便知其中虛實。」

岳雲龍道：「呼延伯伯，照說盤龍星蜍如此厲害，那麼世上產出幾隻，天地間之飛禽走獸，豈不被它完全消滅了。」

蒼髮神君笑說道：「盤龍星蜍，乃是神奇之物，若是數目一多，便無足神奇了，古經上說：「此物生長不易，數萬年也難尋覓一隻。」

岳雲龍站起身來，奔到凌秀風的榻前，柔聲道：「凌兄，兄弟與伯伯們，定能取得那顆『毒龍火丹』，醫好你的殘疾，然後手刃仇人，你現在安靜的休息吧！」

凌秀風虎目淚光，晶瑩閃耀，臉上泛出一絲無比激動的神色，他嘴角一陣掀動，但却說不出話來。

唉！他是多麼希望盡量傾吐心內感激的語言，但苦於有口難言。

岳雲龍又輕聲安慰道：「凌兄，我知道你有許多話要向我說，但請你再忍耐幾日，我們二人便談上幾日夜如何！」

凌秀風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點一點頭，表示答應，他現在內心悲痛異常，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希望，再恢復原有的形狀。

本來，他希望現在即刻死去，只因他感到胸中有千言萬語，定要向岳雲龍吐露，以及岳雲龍對待他這種奇厚的友誼熱情，支持着他繼續生存下去。

但他的心，已如枯木死灰，自己能夠呆留塵世幾日，還不能有所自信，怎敢企盼恢復武功呢！

這也難怪凌秀風心內如此的想法。一個雀躍武林的英雄俠士，一旦落至此種慘況，任是多麼堅毅倔强的人，他的心總是已經粉碎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也緩步走了過來道：「凌賢姪，三日後，你不但可以完全醫好傷疾，而且，武功有種使人意想不到的進境。毒龍火丹，乃是盤龍星蜍吸收天地之靈氣，凝練而成的內丹，其神效有奪天地造化萬物之機能。縱然你四肢筋脈被挑斷

，但一吃下毒龍火丹，全身經脈，有種伸縮張大之性能，只要再施手術療治，便可完全恢復原狀。」

凌秀風虎目淚水，滾滾而下，臉上的肌肉微微的顫動着，他現在是如何被岳雲龍等三人，這種對待自己的深仁惠澤所激動。

他暗中立下重誓，自己如有重復生還的一天，縱是挫骨揚灰，也要圖報浩海深恩，對於慘害自己的仇人，却要食其肉，寢其皮，粉其身，碎其骨。

時光，有若空中的浮雲，是那樣輕快飄忽！

這又是一個中午，麗日中天，藍天一碧，山風輕拂，松濤微微發出「嘩，嘩」的響聲，是一個晴朗的天氣。

茅屋中的岳雲龍等人，準備好了應用之物，展開絕頂的輕身功夫。翻山越嶺電掣奔馳向毒龍潭的那處秘密絕谷。

岳雲龍身上背着凌秀風，以他蓋世無匹的功力，背上一個人奔馳，並不感到吃力，飛馳的速度，絲毫不受影響。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盡量把自己的輕功提到極限，但仍然趕不上岳雲龍輕輕一躍一縱，他們內心更是無比欽佩他武功之蓋世。

心內也無比的欣喜，拜弟岳天鵬，有這位武林奇才的兒子，縱然是在九泉，也應該安心瞑目了。

金烏西墜，殘霞滿天，又是接近暮靄黃昏了。

岳雲龍與蒼髮神君及諸葛妙機經過三四個時辰的風馳電掣，翻過幾十座山嶺，到了一處形勢異常險惡的地方。

前面是一道一丈左右狹窄的谷口，兩側都是插天高峯，壁立如削，寸草不生，縱有絕頂的輕功，也不容易由那削壁間上落。

蒼髮神君停住身形，笑說道：「這道山谷，一直深進裏面，大約有五百丈長短，兩邊峭壁，直矗雲霄，高達千丈以上，由此谷的盡頭，却另一座山巒啣接之處，是處奇險無比的絕谷，谷底有一個湖沼，那便是盤龍星蜍藏身之處——毒龍潭。要經過那絕谷，有條急瀑險流，不易越渡，所以，這一谷口，也就是此山谷的咽喉要道，寬約一丈左右，只要一個武功蓋世的高手，守住這谷口，就可拒擋外人入內，眞有一人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眸光疾速的瞥掃四周形勢，暗暗叫道：「的確是一處形勢異常險惡的地方。」

諸葛妙機輕聲的問道：「呼延老弟，你所說的那個秘洞，是處於這谷中的哪一方？」

蒼髮神君笑道：「那處秘洞，是左方那座懸崖之腰際，我們人只要站在洞外，凝神察視這谷口一里方圓，人跡動向，均可一目瞭然，端的是處形勢非常有利的地方，中秋是後天之夜，我們現在就暫時棲身秘洞裏。」

語音甫歇，蒼髮神君一人當先，直往左方那座懸崖，電掣飛馳而去，岳雲龍與諸葛妙機一提眞氣，隨後縱躍而去。

眨瞬間，蒼髮神君等人，已奔馳至崖下，此座懸崖奇險異常，四週蒼松翠柏林立，削崖長滿苔蘚，滑濕異常。

蒼髮神君知道秘徑，進入一道幽谷，繞過一個山角，再經過一道狹長的山谷，左騰右轉，片刻工夫，蒼髮神君等人已處身在崖腰上。

蒼髮神君停住脚步，回頭說道：「我們再沿着削壁，深入二三十丈，便可見到那處秘洞。」

蒼髮神君說着，右手指在離這裏不遠的千仞削壁。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眸光隨着掃視過去，心內不禁各自一驚，暗忖道：「蒼髮神君是否在開玩笑，那邊明明是道陡削的岩壁，下面便是五六十丈深的崖底，怎會有路通到那口秘洞。」

蒼髮神君輕輕一笑：「我最先說那秘洞隱秘異常是否？你們現在根本不能發覺那邊是條奇小的山徑，來！隨我來吧！」

夕陽西墜，隨即夜幕四合——

穹蒼已經羅佈了千萬顆的閃耀着霜輝的星星，深秋之夜風，寒涼如冰，處身在此人跡罕至的深山中，眞有幽寂蒼涼的感覺。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緊隨賽孔明諸葛妙機等人後，已緩步至削壁邊緣。

蒼髮神君呼延慶手指着前面一塊突立的巨岩，道：「這塊突立的巨岩後面，便是通往秘洞的入口。」

岳雲龍星目轉動，果見三丈多高的灰黑色岩石，矗立在一道削壁前面，巨岩和削壁之間，相距約一尺寬，別說只有微弱星光的黑夜，就是大白天，不留心也很難看得出來，巨岩與削壁間這尺許空隙。

蒼髮神君一側身，閃入那巨岩和削壁之間，岳雲龍揹着凌秀風，也極爲細心的側身而入，諸葛妙機殿後。

一閃身沿着這一尺多寬的空隙走入一丈後，耳邊突覺山風呼嘯。

倏地——

傳來蒼髮神君的語音，道：「注意！過了這狹縫，便是一條沿壁二尺寬的奇險小道。」

岳雲龍隨着話音，星目疾速瞥掃到前面，不禁從心底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前面這條小道，緊啣着千仞峭壁，一邊却是陰暗沉沉的崖底。

這座削壁，恰好迎擋着西北風，周遭空間的勁風，都呼嘯着吹向山壁，激蕩起如泣如訴，淒涼哀怨的聲音。

愈增此奇險小道的恐怖、陰森——

三人俱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輕功都是已臻奧妙之境，但他們走完這條二十幾丈長的崎嶇小道，也花費了一盞熱茶的工夫，脊背上微微泛透出一些冷汗。

蒼髮神君發出一聲朗朗的笑聲，道：「諸葛兄，你看這秘洞的所在，是多麼隱秘、險要，若有高手來襲，我們祇要擋住道徑的任何一處，對方就休想越雷池一步，哈！哈！」

原來，此秘洞位處一塊突出的平坦巨岩與削壁緊啣之處。

這塊平坦巨岩，大約是四五丈寬闊，其邊緣四週，長滿奇花異草，陣陣幽香，撲鼻而入。

諸葛妙機長吁了一口氣，嘆道：「萬物造化，無奇不有，若不是呼延老弟，帶

我們來至此地 誰知道這座懸崖,有這樣一處 韜光養晦 深山靜志 古洞明心的人間佳境。」

蒼髮神君仰首發出一聲清越已極的朗朗長笑 說道:「諸葛兒 你是否想逃避武林大刦的責任 永居此地嗎?哈哈!」

賽孔明諸葛妙機有感的、蒼凉的浩嘆了一聲,道:「呼延老弟 待我們把龍兒之血仇,了斷之後 我的確想在此地隱居起來!」

蒼髮神君呼延慶也正色道:「諸葛兒,我的確也厭倦江湖武林了,以後我們這兩個老頑固 便永居此洞 明心養性 落一個清靜晚年。」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 星目瞥掃此洞形勢後 也暗暗爲此隱秘仙境所惑 但他一想到自己滿身血仇 敵人舉目皆是 以後若是不死在武林人物手中 自己一待血仇事了,心無懸掛 也只有死……。

想至悲傷、慘痛之處,岳雲龍已經淚光閃閃。

諸葛妙機轉頭瞥視到岳雲龍滿臉悽愴之色,不禁微微發出一聲輕嘆。

這幾日來 岳雲龍雖然拋棄自殺之優念 但心中好像都抑藏着一些極其慘痛之事,而這件事像似永不能使他忘記似的。

唉!這是什麼事情 值得這位冷傲、倔强的青年消磨英雄大志?

自己雖然知道那是兒女私情之事,但龍兒絕不是那種溺於兒女情長之人,其中隱秘 也絕不會那麼簡單!那麼其中又是怎樣的複雜曲折 致使他柔腸寸斷,以死明志呢?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怎會知道岳雲龍有那段羞見世人的孽緣呢?若是知道內情,他們定會深表同情的!

賽孔明諸葛妙機本是極端機智的人,目見岳雲龍幾日來的表情,他已意識到不祥的預兆 可能岳雲龍報了大仇之後,便會自絕了斷。

他心中暗暗盤算着,自己定要處處防範着岳雲龍 以免發生意外危險。

蒼髮神君呼延慶目見岳雲龍滿臉憂傷抑鬱之色,他也和諸葛妙機有同樣的看法,同樣的心思。

賽孔明諸葛妙機 緩步走到岳雲龍身側,悽凉的輕嘆了一聲,道:「龍兒 我們這幾日 還有極其慘烈的搏鬥,不要自尋苦惱傷壞了身體,不但於事無補 說不定 還會影響我們原定的計劃!來!我們先進洞中 休息一會吧!」

蒼髮神君搶先一步,躍至洞口前 運勁輕推一道石板,一陣「隆!隆!」輕微的響聲,那塊八九寸厚的石板已被推到一旁,立刻現出一個六尺高低、兩尺寬窄的石洞,洞中此刻却發出一絲淡淡的清輝。

蒼髮神君回頭笑道:「此洞四壁乃是晶瑩雪白的大理岩石砌成,它會映射出淡淡光輝,並不像別的石洞昏暗黝黑,而且乾燥異常。」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微一低頭進了石洞。

這是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天然石洞,又經過一番人工雕飾,裏邊也放着一張松木矮榻,岳雲龍知道這石洞,蒼髮神君常來此小住,觀察盤龍星蜍。

岳雲龍緩步至榻前,解下背上的凌秀風,輕放於榻上。

凌秀風事先是被岳雲龍點上睡穴,所以,現在仍然昏沉的睡着。

倏地——

洞中一片光亮,右面壁角,有一張圓形石案,案上已被蒼髮神君點了一支松油火燭,燭光照亮了石室中的景物,那放置火燭的石案,位於石室的一角,是以,燭光很難透射到石室的外面。

岳雲龍看得暗暗欽佩 自己這兩位伯伯都是機智蓋代,江湖經驗極其豐富,飽經世故的人。

岳雲龍右手輕向凌秀風「華蓋穴」輕輕一拍,解了他的睡穴。

凌秀風喉嚨一陣咕咕響動,虎目緩緩睜了開來,一眼看到岳雲龍,那雙充滿關切友誼熱情的溫柔眸光,他臉上露出一絲感激的微笑。

岳雲龍生怕半日來,奔跑波動中,會使凌秀風傷勢突起變化,此刻見他並無影響,遂輕聲笑道:「凌兒,我們現在已到了盤龍星蜍潛居地——毒龍潭,附近的一懸崖秘洞中,後天夜裏,就可取得那顆『毒龍火丹』治療你的殘疾了。」

凌秀風虎目顯出一絲難以表達其意之眸光。

岳雲龍又說道:「這處秘洞,隱密奇險異常,最近二日夜裏,我們要探察敵踪與形勢,你就委曲一點,靜躺於此,大概不會有外人侵入此洞。」

凌秀風嘴角微掀,喉嚨迸出一陣啞啞的響聲……

岳雲龍忙問道:「凌兒,你是否害怕孤單一人留在此地,太寂寞了是嗎?但是,我們這件一勞永逸勢在必行的事,又不能不即刻去做,凌兒,你……」

凌秀風虎目滾出幾滴眼淚,頭部連搖,喉嚨仍舊發出急促的啞啞之聲!

岳雲龍急聲問道:「凌兒,你是不是說,現在體內不舒服的很?」

凌秀風又連連搖頭,表示不是,但他是說什麼呢?

岳雲龍眞也被凌秀風這種奇異的舉動,感到迷糊起來。

凌秀風此刻一顆心,傷痛已極,他要表露出自己的心意,給岳雲龍知道,但是自己又苦於難言。

唉!世上有殘疾之人,才眞正知道其內心的痛苦。

岳雲龍這時也無可如何,只好柔聲安慰他道:「凌兒,你有話,暫時保留着,過幾日再盡情的發洩一下!」

凌秀風臉上露出一絲悽苦的苦笑,點了點頭。

諸葛妙機自入洞以後,轉了一會,便出去外面,眺望崖下的四周,此時他已經急急的轉入洞中。

諸葛妙機道:「呼延老弟,剛才那插天削壁的谷口,已隱約出現敵踪,輕功捷速,定是武林高手無疑。」

蒼髮神君呼延慶,聽得臉色微變,緊緊皺起眉頭。

他像似自語的說道:「怎麼會這樣快,難道除了我之外,還另外有人知道盤龍星蜍,潛居於此嗎?照這樣說,事情就有

些棘手了。」

諸葛妙機道:「呼延老弟,盤龍星蜍潛居於龍潭之消息,早在一月前,我已聽到有人秘密談及,而且也探聽到許多武林高手,要來圍攻你。所以,那夜我急速的趕回來報訊,若說只有天龍帮與陰陽教中人知道,絕對不可如此斷定。」

蒼髮神君呼延慶,輕輕嘆息一聲,說道:「那顆『毒龍火丹』,對我們極爲重要,若是一旦被那些邪惡之徒得手,那更要造成魔焰陡長,我們無論如何要把它取到。」

賽孔明諸葛妙機,臉色凝重,道:「大概前來毒龍潭的人物,並非單是邪派,黑道巨擘魔頭,恐怕還有號稱武林九大門派中的高人不少!」

蒼髮神君呼延慶,不解地問道:「此話怎講?」

諸葛妙機正色道:「盤龍星蜍之毒龍火丹,本是武林中人,視爲異寶的天下絕世奇珍,人一服下此丹,功力無形增長六十年,無論任何門派之人,一聽此消息,那有不爲之動容,不惜任何代價,千方百計,拚着身敗名裂,也要爭奪此火丹,這是決無疑義的。」

蒼髮神君點點頭,道:「諸葛兒的高論甚是!」

賽孔明諸葛妙機突然悽涼的長嘆一聲,說道:「我還聽到一個消息,這是關於龍兒的事,聽來實使人痛心已極!」

岳雲龍聞言,已概略知道諸葛妙機要講的那一個消息是什麼回事,但他知道自己命運,已註定如此多舛,所以,他並不爲之動容。

蒼髮神君極痛愛岳雲龍,一聽此話,急聲問道:「諸葛兒,你快說清楚是什麼事情,牽連着龍兒。」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龍兒自出道江湖以來,武功蓋世,一時已震驚天下武林,而且是昔年武林中人,視若蛇蠍的九天神魔雷去惡之徒,再者那柄瘋狂人心的青霜短劍,又在龍兒之手,武林人一時羣情沸騰。

「那些自鳴正派俠義中人,率先推出第一撥圍剿龍兒,也就是二十日前,龍兒在山陽嶺郊道上,由少林三老中之玄清大師率領的那些高手。

「二十日前那場圍攻戰,却被龍兒打得落花流水,擊斃了崆峒掌門,連傷了全部高手,武林中頓時引起羣憤,發出一道通知,不擇任何手段,誓殺龍兒,搶奪青霜劍而後已……」

蒼髮神君呼延慶聽得臉色驟變,全身氣得顫抖不已,憤聲道:「這樣說來,江湖武林還有什麼道義存在!」

諸葛妙機臉容泛出一股悲忿之色,悽聲的說道:「最近江湖武林道風日衰,烏烟瘴氣,魔焰陡長,沽名釣譽,盜世欺名之輩,屢見不鮮,武林道義,早已蕩然無存。」

蒼髮神君本是嫉世憤俗之人,此刻直氣得面色鐵青,鋼牙緊咬得格格作響,憤極過度,一時語言頓塞。

岳雲龍流浪江湖之時,早已深深體驗到世態之炎凉,「道義」二字,只不過是虛僞的名詞而已,人心之動向,實爲「利慾」。

他現在臉容冷漠異常,腦際疾速盤算,自己如何能夠在臨死以前,做出一件轟動天下武林人心,永垂不朽的事情。

他的決定是要以果敢的雙手,流盡天下武林人物的血。

諸葛妙機那冷電雙眸,瞥掃到岳雲龍,那副冷若冰霜的臉容,心中不禁一震,他已意識到不久的將來,哀鴻遍野,慘酷的景象,便要呈現眼前。

他暗中蒼凉的輕嘆一聲,心中叫道:「上蒼早已註定如此,人力豈可挽回。自古以來,江湖武林,時時隱伏着重重危機,凡是這危機到了成熟的階段,總是要出現一位魔星,格殺那些卑賤惡徒,以及歷刦一些蒼生。

「這似乎是一種流傳性,千遍一律的,如二百年前的青霜老人,六十年前的九天神魔雷去惡,當今的閻羅魔者岳雲龍。唉!難道武林中,就這樣無休無止的爭奪下去,一直到武林末日嗎?」

蒼髮神君呼延慶,突然發聲,問道:「諸葛兒,以你的意思,是否認爲那武林九大門派中人,也會參予毒龍火丹之爭奪嗎?」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以我之推斷,中原九大門派中人,已對龍兒存下如此卑鄙齷齪的心理,他們一旦聽到那顆毒龍火丹,有如此珍貴功用,絕對不會放棄。是何原因呢?只爲九大門派中人,深知龍兒之功力,武林九大門派中,任何一位絕頂高手,也不是其敵手。倘若他要明目張胆請出邪派黑道的高手,如昔年與九天神魔齊名的,掌轉乾坤震西天,冷雲仙子姬白鳳等人來對付岳雲龍,那無異是向邪派之人服輸。

「他們愛好臉面的正派人士,絕對不會這樣去做,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是嗎?所以,武林九大門派中人,絕對將靠自己的實力來對付龍兒,剛才已說過,龍兒功力舉世無匹,手中又有那柄厲害無比的青霜短劍,當然他們只有培育出一位,武功能與龍兒相頡頏的高手來。但是,要造就出一位出衆的奇世高手,絕非是一年兩年之事情,所以呢,他們就採取了捷徑。『毒龍火丹』乃是武林中人增長功力的異寶,中原武林九大門派中人,那會放過如此大好機會呢?」

岳雲龍聽了諸葛妙機賽孔明這一番推論,眞是欽服不已,他「賽孔明」的外號,眞是受之無愧。

蒼髮神君呼延慶,問道:「諸葛兒,你是否知道誰是被武林九大門派推出來的高手?」

諸葛妙機道:「這點我也不大清楚,聽說是少林派掌門慧空禪師的關門俗家弟子,金環劍楊元秀,若是此人的話,毒龍火丹,眞被其得去……」

諸葛妙機本想說,足能和岳雲龍一爭長短,但他却怕傷了岳雲龍的自尊心,所以,不敢再說下去。

其實,那顆天下奇寶毒龍火丹,倘眞被金環劍楊元秀得去,再經過一年的高手培養,岳雲龍確實已非其敵手。

蒼髮神君聽得心中一驚,暗自忖道:「那厮當今之功力,如儘力火拚起來,自



己巳非其敵，若那顆毒龍火丹被他所得，倒眞是後果不堪設想。」

岳雲龍星目噴出一道駭人的眸煞，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冷入骨髓的語音，道：「哼！毒龍火丹，除非凌秀風之外，任何一個人也不能得去，金環劍楊元秀，遲早都會喪命在我劍下！」

岳雲龍語音酷寒冰冷，說得非常緩慢，加之他那煞氣騰騰的凜人面孔，使人聽之不由心底冒起一股涼氣。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聞言，心中不禁各自一震，齊聲暗暗叫道：「好個駭人的惡煞魔星！」

洞室一時沉默起來，好像周遭的空氣，都全被凝結起來了。

諸葛妙機咳嗽了一聲，打破這駭人的沉寂，道：「照這樣看來，毒龍潭附近四周，大概早巳雲集了很多武林高手，我們在動手取得毒龍火丹之前，必需要有很週詳的計劃，免得爲人所乘……

「此舉成敗，和我們有着極切實的利害關係，而且，對當今武林的命運，更有着極厲害的關連，所以，我們必須愼重策劃一下。」

蒼髮神君呼延慶和諸葛妙機乃是生死之交，他深知這位拜兄，有着超人的機智，照目前形勢看來，要順利得到那顆毒龍火丹，實非輕易之事。

蒼髮神君腦際盤旋着，回頭向岳雲龍道：「龍兒，我們圍攏，大家策劃一下好麼？」

岳雲龍雖然臉上表示冷漠異常，但他內心是如何的沉重，如毒龍火丹不能順利得到，凌秀風的生命，也就跟着斷送！

岳雲龍聞言，輕快的走過來，笑道：「諸葛伯伯，這次全要靠你的妙計了！」

諸葛妙機哈哈一笑，道：「龍兒，你不要如此恭維伯伯，此事非同小可，我們大家從長計議一下，才不會有失，現在只要你一出現，便是衆武林人物的目標，一旦，毒龍火丹落入我們之手裏，勢必引起一羣高手的追殺，現下我們所要商量的，就是如何消滅敵人的勢力，再者，就是取得毒龍火丹之後，如何拒擋雲集毒龍潭的强敵，使那顆毒龍火丹，順利吃下凌秀風的肚中，然後安全退出此是非之地。」

岳雲龍朗聲說道：「消滅敵人之勢力，我們不妨先下手爲强，慘殺一些零星的高手，這手段雖稍爲殘酷、毒辣一點，但對於那些卑賤邪惡之徒，是無須留情的，何況當今我們巳處在人不傷虎，虎要傷人的劣處形勢之下。」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聽得暗自點頭，岳雲龍眞是位心思縝密，機智超人的絕世奇才，確有敢作敢爲的英雄氣魄。

岳雲龍又說道：「强敵雖多，倒不足畏，我們現在唯一可慮的，就是怕他們分成幾個方向，一齊出手干擾，使人無法分身拒擋，還有就是在最近，怕他們察出我們這個秘洞，凌秀風無人照顧，一旦被奸人所縛控制要挾，便要前功盡棄。」

蒼髮神君笑道：「龍兒所慮之事，我事先亦巳想到，這座石洞隱秘異常，而且非常險要，若我們稍斂行跡，三四日內，絕對沒有人能夠察覺到的，這事龍兒大可不必担心。

（未完・十五）

太空大白鯊

・本文承自第66頁・

他急於獲悉大白鯊是否能夠升空，同時也急切地想知道太空三雄的命運，盡快修理它，差不多花掉兩小時之久才完成修理的工作，可是，他想跟太空三雄交談却辦不到了，他每次打電話，對方仍是杳然無聲。

他認爲凶多吉少，逼於把實情向列根總統報告。

總統問他究竟要不要替大白鯊作任何一種準備，它降落的設備時，他毅然說：「我的無綫電通話器在大白鯊升空那一瞬巳經震毀，需要頗長的時間修理它，故此我無法知道大白鯊升空之際的情況，也不知道太空三雄的命運，我只能說大白鯊本身在升空的一瞬，必須從泥土中拔出來，太過吃力，仍然一飛冲天，似乎沒有甚麼惡劣變化，三雄就很難說了，既然大白鯊有希望回到地球來，應該替它作出好好的準備，協助它降落。」

列根總統認爲這個意見相當正確，依照原定計劃去做，趕快在佛羅里達州甘乃迪機場作一切準備，下令在二十天之內任何飛行物體不能使用它，包括升空的火箭或者穿梭機在內。

巴東博士以及金光博士加上了卡奇這三個人，最爲緊張，他們希望大白鯊安然降落。

這個希望當然是很渺茫的，他們一直抱着痛苦的心情，守候了十多天，然後在月球上面的雷達網獲得一些微弱的訊號，知道有一件飛行物體以高速在月球附近掠過，奔向地球。

巴東博士盡快通知列根總統，總統下令，不分晝夜，啓用甘乃迪機場跑道兩邊的電磁吸力器，到了黑夜，啓用所有探空的照明燈。

三天之後，果然有一件長條型飛行物體在甘乃迪機場的跑道降落，它就是大白鯊。

在機場工作的人，趕快走近去看，發覺它透着難以接近的高溫。

金光博士以及卡奇都走到大白鯊前面，他們設法弄開了外殼的金屬門，還沒有走進去，只是看了一眼，嚇呆了半截，在他們手握的四柄强光電筒照射之下，所看見的東西，除了自動操縱的機件被石棉罩保護之外，全部焚燬，太空三雄早巳燒焦，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有如燒焦牛肉一樣。

奇怪的是它的外殼沒有燒毀，可能是石棉發揮它的保護作用，外殼的內層以及外層都有石棉保護，太空艙以及食品貯藏倉庫只有冷氣，沒有石棉，故此燒到不成樣子。

事後估計，大白鯊剛剛離地升空，內部巳經燃燒，無綫電通話器早巳焚燬，故此巴東博士沒法跟太空三雄通話。

太空三雄沒有一塊隕石檢回來，他們在途中所拍的照片及在太空孤島上所拍的彩色照片，全部焚燬，幾千呎的菲林變了灰！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